武俠世界

飛燕游龍

(原野游龍傳奇故事)伴霞樓主・新著

一個于眼前有敵而心中無敵的姑娘，有一身絕世武功，竟不自知，非但化險爲夷，且化敵之戾氣爲祥和，竟連暴君也封之爲公主，奇情奇絕，感人至深，亦爲哲理至深之奇情說部。



$2.50

962

編後話

「飛燕游龍」是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這是一部充滿感人氣氛，兒女情懷的武俠故事，主角中男女人物他們都有隱秘的身世，同時也都各懷絕藝，因而他們在湖海中飄蕩，事事都能化險爲夷，更且化敵氣爲祥和⋯故事過程曲折，峯廻路轉，要看一部亦俠亦情的最佳小說，請千萬不要錯過本文。

＊＊　　＊＊　　＊＊

蕭逸繼「鶴高飛」完結後即由本期開始又撰新作——武俠長篇「殘山俠隱」，蕭君的作品，素以結構嚴謹，描述細膩見稱，「殘山俠隱」爲他構思經年，瀝血嘔心之作，故事內容新穎脫俗，人物塑像也別出心裁，保証令你有料想不到之滿意⋯⋯

＊＊　　＊＊　　＊＊

下期巨型小說刊出的鐵拐俠盜故事壓軸篇「天降橫財」，故事中的呂偉良和他的妻子林愛莉從此之後由半退休變爲眞眞正正的收山了。但他的唯一門徒阿生，事業正如日中天，驚險的任務將會接二連三在新篇「國際特警故事」肩負，屆時看他的驚人表現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0.00
	一年港幣$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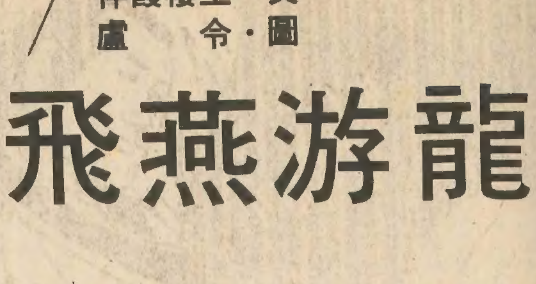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96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原野游龍傳奇故事之二

伴霞樓主·文
盧令·圖



飛燕游龍



谷中幽蘭　金枝玉葉

金烏早已西墜，玉兔却才東升，那山崖林木，也更清晰的顯現出來，霧，也給搖曳生姿的樹梢，披上了輕紗。

「咦！」崖下林間，突然傳來了一聲脆生生的驚呼，是一聲驚而不懼的輕呼。

澗邊隨即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你見到甚麼啦，小燕，你怎麼長得大，總是大驚小怪的，別是小兔兒又嚇着了你吧？」

小兔兒也嚇着了她，眞好笑，那女人的聲音也帶着笑，又道：「月亮升起來了，野狐兒，野兔兒，也都出窩了，虧你還練了這麼多年功夫，殺過虎，也裂過狠，倒怕了小兔兒。」

「姜姨。」崖下那清脆的聲音，眞是嬌滴滴，說道：「不是小兔兒，是個……人，還是……還是個……」

澗邊那女子噗嗤一聲，顯然那女子向崖下走來了，話聲也由遠而近，說道：「是個少年郎，是不是啊，原來你不是怕，是臉嫩，啊！」

那女子轉過身來，姑娘也從樹蔭下轉了出來，站在那女子身後，姑娘叫她姜姨的女子，年紀看來不過三十來歲，姑娘却只得十六七，正是豆蔻年華，不，只不過是她那脆嫩嫩的嗓音，加上那份令人愛憐的羞怯，也才令人覺得她只是豆蔻年華，其實她已是個貌美如花的少女了。

那女子俯身一見躺在石後的少年，不禁啊了一聲，皆因那少年面如冠玉，衣服也極華麗，顯然是個貴家公子，却躺在這樣的荒山野嶺中。

她本是隨口取笑這姑娘，不料眞是個少年郎。從衣着容顏看來，又分明是個貴胄公子，怎能不驚訝。

姑娘眞還是羞怯怯，說：「姜姨，他像……像被人點了穴道。」

那女子已瞧清楚了，說：「正是被人點了穴道，奇怪，點的不是重穴，像是被人刦持來此，把他藏在這石後的。」

對於一個被點了穴道，失去知覺的少年郎，姑娘自是不那麼羞怯了，站出來走近了些，說道：「姜姨，咦！看來這點穴的人手法高明得很，不是麼，他像熟睡了一樣。」

那女子道：「小燕，來，我正要考驗一下你的武功進境，你來替他把穴道解開，讓我問問他。」

小燕急地疾退一步，說：「不不……姜姨！」

姜姨噗嗤一聲，笑道：「瞧你，臉兒也紅透啦，虧你還練就一身功夫，難道你今生今世就不和男人過招了。適才你說得不錯，點他穴道的人武功高明得很，若我沒瞧錯，他不僅被點了睡穴，快來，這點穴的人倒不像有惡意。」

小燕說：「還說沒惡意，把人家的穴脈閉了，棄在這荒山裏，要是竄出一隻狠來，人家還有命麼？」

那姜姨抿着咀兒笑，說道：「那你還不快把他的穴道解了？」

「不不。」小燕臉兒更黑了些，羞紅了的臉兒，在月下看來就黑了，說：「姜姨……」

姜姨道：「小燕，我問你，若是我不和你一道兒，難道你也見死不救，這山裏雖沒虎狠，可也不是沒傷人的野獸，咦！你聽……我去去就來？」

那姜姨一幌身，只帶出輕微的風聲，一條黑影已由濃而淡，又落下溪澗那面去了。

姜姨聽到甚麼啊？奇怪，她怎麼一些兒也聽不出來，莫非是擄這少年來此之人回來了，那可得眞要快。

小燕顧不得害臊，急忙把少年翻轉身來，三推五拿，隨在少年背心上拍了一掌，只道那少年必會醒來，不料少年仍然雙目緊閉，只是長長透了一口氣，僅僅像回復了知覺，仍然動彈不得。

小燕啊了一聲，她本是隨同那一掌拍出，只道這少年必然醒來，是以早一躍退後。

她心下好生驚奇，不覺又走近身去，忽聽右側有人說道：「奇怪……」

小燕嚇了一大跳，她雖然已聽出是姜姨的聲音，仍然嚇了一大跳，臉兒熱得像火燒一般，說：「嗳呀，姜姨，原來你，你……」

那姜姨道：「我要是不借故走開，你也不肯替他解穴，小燕，你臉兒這麼嫩，怎麼好，往後，遇上咱們的對頭，難道你也……」

小燕說：「姜姨，那可又不同啦，原來你騙我的，並沒人來，姜姨，我不來啦，原來是……你壞，偏要我把人家搬來擺去。」

姜姨道：「不搬來搬去，怎能解得開穴道。」

小燕說：「但我……可沒解開，姜姨我不行。」

那姜姨搔搔頭，說道：「我見你已替他通了中樞巨闕兩穴，腦戶穴下那一推一拿，勁道也用得恰到好處，我來動手，也不過如此了，眞怪，他怎會醒不來？」

小燕着急道：「那麼，姜姨，連你也解不開？那怎麼辦？」

姜姨道：「小燕，你不用着急，我早知點他穴道的人武功極高了，看來那人比我料想的還要厲害，我不是說過了麼，這少年雖然昏迷不醒，那人却不想傷他。」

小燕道：「但我們却救不醒他。」

姜姨道：「沒法兒了，只有把他帶回去，你雲姨只要一伸手，包他立即醒來，哈……」

其實這姜姨只哈了半聲，結果成了一聲噗嗤，皆因她才說得一句把少年帶回去，姑娘立即後退，顯是怕姜姨命她把少年揹起來。

姜姨笑道：「瞧你這孩子，難道會要你來揹他不成。你瞧這少年一臉正氣，又秀秀氣氣，不論是甚麼人，總不是個壞人，既然被我們遇上了豈能不管，噤聲！」

話聲未落，閃電般快抓住小燕的腰帶，喝了聲：「起！」

兩人剛剛竄到岩上，適才兩人站身之處，已現出一個幪面人來，姜姨握着小燕

的手一緊！

那是盡在不言中的驚悸的一握，小燕也目瞪口呆，那幪面人現身得好快，顯然他萬想不到這荒山深谷之下，竟也會有人闖來，否則怕不早發現他們了。

那人只瞟了石後的少年一眼，便已轉過頭去，似有所待。

不到一刻工夫，呼呼兩聲，分自兩株樹梢上飛落下兩個道人來，到了那人面前，躬身而立，一人道：「稟師傅，京城的一十三道城門全已關閉，御林兵馬也皆出動了，城中各街巷不准人行走，正在逐戶搜查。」

那幪面人哼了一聲，轉面向另一人，那人道：「師傅，弟子奉命守候在西直門，約有半個時辰，並未見有人追來，却是那城門曾一度開啓，放出四匹快馬來，兩騎向海濱方向奔去，似是去了居庸關，兩騎奔了正西，是門頭溝方向。」

先前稟報的那人接口道：「弟子在永定門，廣安門，亦見各有四騎，也曾開了城門放出，似是分往長辛店和南宛。」

一言未了，呼呼連聲，又有三個道人現身，三人分別躬身稟報，所見亦復相同，說是放出城來的僅見快馬，並無武林高手，只見一個項下有三綹青鬟的道長，近前侍立，道：「師傅，各門皆有快馬出動，顯是八百里傳令，各路嚴查搜捕，咱們雖不把官兵放在眼裏，只不過……」

那幪面人一擺手，道：「你不用說了，一旦露了行藏，我們那根本之地便不能安寧，他用八百里傳書，原在我意料之中，否則我也不把他帶到這裏來了。」

三綹青鬟的道長道：「師傅，那怎麼辦，若是他們只出動大內的高手，那倒好辦了，他們暗裏來，我們也暗裏動手，必教他們有來的，沒回去的，惟其是官兵武功平常，明着出動，我們倒有顧忌了。」

幪面人道：「我已有主意在此。」一指石後的少年，說：「我把他交給你，且待三日之後，他們在近處搜捕不獲，必然遠去，那時你們再上路，你附耳過來。」

幪面人在青鬟道長耳邊說了幾句，那道長直點頭，姜姨和小燕饒是全神貫注，可惜相隔了不下四五丈，一句也聽不清楚，隨才聽那幪面人道：「我先回去，宮中有我主持，官家搜查前去，才能無疑，你們抬着棺木，緩緩而來，一路小心。」

道長躬身應是，幪面人掃了身外四個道人一眼，說道：「你們四人即刻回去，趁天色未明，回去城中。」指着一人道：「你留下在宮中打探，白天不可離開御書房。」隨指着兩人，命一人去九門提督衙門，餘外的一人，暗中接應三人，說道：「你們記住了，若有緊急事故，即刻來此稟報大師兄，三日之後都來此會合，護送棺木回燕山，却要取道妙峯山，我吩咐的，你可都明白了。」

這最後兩句，幪面人乃是面對三綹長鬟的道長說的，那道長躬身道：「師傅放心，青雲觀已派出六師兄去佈置了，萬一有事，也牽連不到咱們青陽宮。」

幪面人說了一聲好，只見他身形微矮，左袖一拂，慌得那姜姨和小燕緊貼崖壁，縮身入草叢中，那崖壁上原已在夜風中飄拂的籐蔓，更拂到了她們的臉上來。好險，若不是兩人警覺得快，幾乎被人發覺了，那幪面人打從她們面前不足三呎的空間，騰身上崖去了，待得兩人探頭下，那崖下只餘下兩個道人仍在，石堆後的少年仍然隱約可見。

只聽三綹青鬟那道長，對身傍那道人說：「師弟，你稍候些時候再走，雖說我們不把大內的高手放在眼裏，但我們若稍露行藏，一旦出動官兵圍堵搜捕，可還是眞討厭，再說，接應也不用跟踵前去。」

那道人說：「師兄說的是，其實那倒不担心他們三個，却是師兄你不能明着把棺木扛進山來，你走了以後，這裏又乏人看守。」

三綹青鬟的道長望了石後的少年一眼，道：「何須看守，這地方隱秘，山中又沒吃人的野獸，我不會命人把棺木抬進山口裏來麼，那抬棺木的人一轉背，我再扛來此間也不遲。」

傍邊那道人的目光也落在少年身上了，只見他緊皺了眉頭，道：「師兄，眞是人算不如天算，師傅多年的策謀，算準了的時刻，偏在期前出了事，這是打那兒說起，偏跑出個女妖來。」

道長說：「我却担心，他……師傅的性子你我都清楚得很，師弟，這次雖說事有湊巧，但事情却壞在他身上，回到燕山，不知師傅會不會……還是不說也罷，師弟，你我都該出山了，走吧。」

兩人走了，邊走邊說，直到谷中只朦下了陣陣夜風的呼嘯，兩個女子才飄落下來，那姜姨怔怔地望着少年，俯下身去瞧得更仔細些。

小燕道：「姜姨，他到底是甚麼人啊？聽他們說來，京裏關了城門在搜查他，又說甚麼八百里傳書。」

那姜姨冷冷地說道：「八百里傳書就是說限一日內把文書傳出八百里去，一日之中，必要十數次換人換馬，必也是要捉拿這少年了。」

姜姨緊鎖了蛾眉，兀自在打量少年。

小燕道：「噯唷，姜姨，那麼他一定逃不了，多可憐啊，姜姨，你說，他會不會是欽犯，皇上要捉拿的人？」

可是因為是皇上要捉拿的人，小燕的好奇與同情，勝過了羞赧，也走近前去仔細瞧那少年，雖然先前她也曾替他解穴，但羞人答答她連正眼也不敢瞧人家一眼！

不料她不瞧也罷了，這麼偏身一凝眸，那心兒裏登時鑽出無數隻小鹿兒來，那臉兒又熱了起來。

却聽那姜姨哼了一聲，倒把小燕嚇得急退了一步，那臉上不僅熱了，而且感覺發起燙來，啊！他是多英俊的少年，多可憐，京裏關了城門更用八百里傳書拿他。

「姜姨。」小燕脹紅了臉，說：「若是捉住了他，他……一定沒命了，是不是啊，他犯了甚麼罪啊？」

姜姨冷冷地說道：「我雖不知道他犯了甚麼罪，但顯然是燕山那老怪物在利用他，哼！我必不教那老怪物稱心如願，小燕……」

小燕喜道：「姜姨，你可是答應救他啦，啊！你說甚麼？姜姨，那幪面人原來就是……」

「燕山那老怪物。」姜姨說：「饒是

他用遮羞布幪了面，也露出了馬脚來。」

「啊！燕山一眞人。」小燕說：「不怪武功那麼高了，那五個道人必是他的徒弟，各個都也身手了得。」

姜姨又哼了一聲，說：「我可還不把他放在眼裏。雖然我不願與官家作對，但我偏不教那老怪物稱心如願，小燕，你打前頭走，發現有人，立即示警，你那小彈丸派得上用場啦。」

小燕說：「姜姨，妳是說，一旦有警，我就用兩顆小彈丸在空中撞擊，好，我我……」

姜姨說：「還不快走，雖說這幾個老道走了，一時不會回來，但也防萬一。」

小燕說：「姜姨，我祇問一句，聽說那燕山一眞人，當年是建文皇帝的一位大將軍，是不是啊？永樂皇帝篡了建文皇帝的大位後，他也逃到燕山出了家。」

姜姨說：「是逃回燕山，不是逃到，當年他追隨太祖皇帝打天下，原來就已是個老道，本就是下燕山去從軍的。」

小燕說：「眞好笑，出家人怎生作了將軍。」

姜姨道：「有什麼奇怪好笑的，太祖皇帝不也出家做過和尚麼，小燕，却是你這句話提醒了我，這少年的來歷出身，我已猜了些，快走，有話回去再說。」

小燕順着那崖脚跑了去，不，不是跑，她看來不過是輕移蓮步罷了，但她那衣袂却立即飄飛起來，比跑還要快。

這小燕稱為姜姨的女子，把少年扛在肩上，相距三丈外，隨後往西奔了去，出谷又上山，落山又上山，山嶺綿亙不絕，眞看不出，那小燕比閨中的女子更溫柔嫣羞，行走起來，却快逾飛鳥，扛着少年的姜姨，竟也始終保持着四五丈的距離。

小燕在一個幽谷的崖頭停下步來，而且轉過身來，盈耳的松濤聲中，隱約有潺潺的泉聲，在她的脚下，現出了倚着山崖而建的十數間房屋，右面的崖上，掛下一條細小的飛泉，目下看來，直似一條在山石間蜿蜒鑽行的銀蛇，那飛泉在崖下屋前滙成了一個數畝大的小潭，夜風把潭邊的明月搗碎了。

那是一個崖不高而青翠，也不深邃的小山谷，但四壁上掛下來的籐蔓，却在婆娑飛舞，是了，這是一個不見谷口的葫蘆谷，灌進去的山風迴旋蕩拂，把崖上掛下來的有如絡纓的籐蔓，激蕩起來。

小燕待姜姨也到了崖頭，這才飛身而下，叫道：「雲姨雲姨！啊！」

小燕穿房過戶，屋中竟連半個人影也沒有，啊！雲姨呢？

不料那姜姨前脚才進屋，如飛隨行般進來了一個黑衣女子，衣袂兀自在飄飛。

「啊！雲姨！」小燕叫道。

那黑衣女子柔聲道：「不用放下，你把他拉進山腹那石室中去，快去快來。」

扛着少年的姜姨一怔，說：「扛進石室中去？」

黑衣女子點頭道：「那道石門我已替你打開了，出來別忘了把石門推上，再放開閘門，把山泉引過來。」

「啊！」姜姨說：「難道你已知道他……但你不先替他解開穴道麼。」

黑衣女子道：「既然遲些解開穴道，也不會傷害他，還是暫不解為是，快去快來，小燕，你去峯上轉一轉，這附近我已搜查過了，雖然不見人，還是小心些為是，快去快來。」

快去快來，黑衣女子對那姜姨和小燕都是一般吩咐，別說那小燕了，連姜姨也驚愕滿面，但都不敢問。

原來黑衣女子說的那山腹中的石室，乃是一間半天然的密室，一塊長滿了青苔的千斤大石作了門戶，放開石壁上引水的水閘，山泉就從那石上掛下來，立即成了一個水簾，眞個隱秘之極，不知那秘奧的人便到了面前，誰也不信裏面有石室。

小燕從那峯上轉了一轉，從那裏可以望得到進山口的來路，而且約有半里之遙的一段山路，盡現在眼前，但空山沉寂，連半個人影也不見。

小燕滿腹驚疑，雲姨可不是一個急燥的人，誰不說小燕最像雲姨，說話細聲細氣，溫溫柔柔，但今晚她那聲調可急促得令小燕驚訝，而且，若不是雲姨清楚那少年的來歷，且有兇險，豈會把少年藏入那秘室裏去。那秘室每年也會開啓幾日，只不過為了要放出室中的潮氣，裏面除了一張石床外，甚麼也沒有。

快去快來，雲姨從沒說過這樣的話兒，小燕心跳得好厲害，少年端的是甚麼人？又是誰敢到這裏來搜查，除非那人不想活了，不會是官兵的，一定是燕山青陽宮的道人，啊！若眞是那燕山的一眞人，雲姨和姜姨眞是他的對手麼？

小燕像飛一樣的奔回去，氣促令她更心跳，但在門外，她却霍地止了步，是那屋中有話聲。

是姜姨的聲音，說道：「啊！原來他就是建文皇帝的兄弟，大姊，你怎麼會知道？」

雲姨柔聲說道：「我一直疑心那孩兒仍在人世，難道你不知道我為何搬到這近京城之地來居住麼，就為了要打探這孩兒的消息。」

小燕張大了的咀兒，再也合不攏來，她只知道雲姨是金枝玉葉，且還不過是一年多以前，那時小燕也還是個稚氣未脫的小姑娘，有次姜姨帶她去山裏狩獵，那姜姨活捉到了一隻小兔兒，活生生的，那麼可愛的小兔，她竟抓住那兔兒的後腿，猛可裏向樹身砸去，那兔兒的脚亂登，死了，雪白的毛也染紅了。

小燕那時慌忙掉過頭去，說：「姜姨！你啊，一些兒也不像雲姨。」

小燕的話聲有些兒顫抖，眼裏也噙了淚，那姜姨便笑道：「我當然不像她，我從小就是個出名兒的野丫頭，你雲姨可是個金枝玉葉。」

小燕打從那時起，才知雲姨是金枝玉葉，她倒也知道甚麼是金枝玉葉，那是說雲姨是皇宮裏長大的，是皇上的親族，但小燕追問時，姜姨非但不說，而且嚴禁她不許向任何人提及，甚至在雲姨面前也不許提起。

小燕的咀兒張得更大了，脚像生了根一樣，因為雲姨稱那少年叫孩兒，是那麼溫柔又親切。

黑衣女子的聲音又在說了，小燕向傍邊挪了一步，啊，她不是要偷聽甚麼，也

不是要偷瞧的，只不過她是那麼驚奇，脚下完全不由自己。

她看見了，姜姨已回到屋中來，站在雲姨的身側，那窗上的布幔遮住了雲姨的大半個身子。

雲姨嘆了口氣，又道：「我知道，若是那孩兒長大了，一定會到京裏來，永樂也一定找得到他，果然，他來啦，他……長得這麼高大又英俊啦。」

姜姨忍不住說道：「大姊，是了，北京城現下一十三道城門緊閉，正挨門挨戶搜查他，這朱棣也太狠了，篡了建文皇帝的位，他的江山坐穩了，過了這麼多年，竟連這建文的小兄弟也不放過，哼……」

姜姨咬着牙，小燕可看不見，但聽得出她咬牙的聲響，聽得小燕打了個寒戰。

雲姨却像自言自語一般，說道：「這可憐的孩兒，等他醒了，我將好好問他，這十多年來，總沒些兒消息，竟長大成人了。」

她的聲調帶着歡喜的微顫，也有更多的感傷。

小燕的咀兒張得更大了，張大了的咀兒，就再也合不攏來，雲姨是金枝玉葉，她早已曉得，也早不以為奇，啊，這少年，多令人驚奇啊！既然是建文皇帝的兄弟，那當然也是金枝玉葉了，不怪今晚一見，便知他是個貴胄公子。

啊！他多英俊，多高雅，小燕的臉兒怎生又忽然發起熱來。

只聽姜姨道：「大姊，噯呀！我明白了，今兒你要我往那山溝裏去，原來有用意的，你早知道他在那裏，但你又怎會知道？分明那個老怪物也不過剛到那裏不久。大姊，敢是你能未卜先知。」

那雲姨淡淡地笑了，小燕眞還記不得雲姨也曾笑過，但現在，她却笑啦，雲姨一定心裏喜歡，只見她笑道：「那我不成神仙了，我原不知他會把這孩兒帶去那山溝裏，但我知道，那山溝是這京城之地一個隱秘的地方，其實非但我想不到，連燕山一眞人也是想不到，他竟會把這孩兒帶去。」

姜姨擡起頭來，說：「大姊，你越說，我可越胡塗了，端的是怎麼回事？」

雲姨笑起來，原來也那麼美，瞧得小燕也如痴如呆，雲姨像年青了十歲。

只見她笑道：「是這麼回事，永樂遍搜天下，偵騎四出，搜尋這孩兒，我可不能走遍天涯海角去尋找。」

姜姨道：「這個我知道，所以你找了這最近京城的地方來居住。」

雲姨道：「因為我知道永樂再狠些，也不會找到這孩兒立即就殺害他，必要帶他到京裏來。」

姜姨哼了一聲，說道：「還說不狠，他不過要驗明正身罷啦，擒獲的人也要請功，你說，却怎生曉得燕山那老怪……」

雲姨的眉頭兒皺了皺，說道：「你怎麼總叫他燕山老怪，我不是告訴過你麼，當年他原是建文的一員大將，後來勤王兵敗，他才再又回到燕山，披上道袍，我早就疑心這孩兒被他帶去那山裏了，偏是我前往暗中探查了不下六次，可就是不見這孩兒。」

姜姨哼了一聲，說道：「還說他不是老怪，更可見他是個極其狡猾的老怪，大姐，我是問你怎生曉得那老怪今晚要把他帶去那山溝裏？」

雲姨道：「我實未預知，只因前日突然發現燕山一眞人師徒的行踪，若只是一人，也許我也不疑，但他可是帶着青陽宮那八大弟子中武功最高的五個，突然出現在這近京之地，我就那能不疑，暗中尾隨他們到了山溝，只聽他吩咐五個徒兒，若有緊急事故，或事有變化，大夥兒立即去那山溝會合，天可見憐，不料我無意中偶然的發現，倒救下了這孩兒，也救了天下無數生靈。」

姜姨道：「大姐，你……你怎說？」

雲姨幽幽地嘆了口氣，說道：「雖然我並不十分明白，但也猜出十之八九，這燕山一眞人當年若不是醉心富貴，豈會下燕山，走出清淨道場，待得勤王兵敗，那自是也功敗垂成了，再返燕山，豈是心甘情願偏被他在兵荒馬亂中，得到了這孩兒，要知建文皇帝已遭不幸，他若把這孩兒撫養長大，那時就可打出太祖皇帝皇太孫的堂堂正正旗號，名正言順地和永樂爭奪大明江山，妹妹，你說，豈不是大河南北，九洲遍地烽烟，正不知有多少萬千生靈塗炭麼？」

姜姨啊了一聲，道：「原來那老怪物還有這麼大的圖謀，不過，大姐，我問你一句，建文皇帝慘遭不測，那皇位便順理成章，該由他承繼，正大位，永樂不但篡奪了建文的江山，也篡奪了他的江山，尤其是永樂骨肉相殘，令人髮指……」

雲姨一擺手，回答道：「你別再說下去了，天下原非一人的天下，何況他也是太祖皇帝之子，再說，正因骨肉相殘可悲可恨，骨肉又豈可再相殘，再令萬千生靈塗炭。小燕，進來吧，別站在風地裏，露重了。」

小燕駭了一跳，只道屋中人沒發覺她！不料……

她惶恐畏縮，不過是湊巧吧啦，不過是一時好奇，她原不要偷聽的。

小燕進了屋，只見姜姨霍地一旋身，面色懊惱，且帶怒容，道：「大姊，原來你也幇永樂，全不念骨肉……」

雲姨却幽幽一嘆，說道：「妹子，你錯了，正因我不願見骨肉相殘，也不忍見骨肉自相殘殺，這才走出皇宮，本想削去三千煩惱絲，從此永伴古佛青燈，偏是師傅不許，說我塵緣未盡，唉，我已棄富貴，把榮華視作過眼雲烟，還有甚麼塵緣，這些年來，我雖身未在佛前，心中自己有佛。」

姜姨哼了一聲，道：「大姊，師傅說的一點也不怪，你不過自欺欺人罷了，你要塵緣盡了，也就不上京來了，你心中有的不是佛，而是他，你敢說不是麼。大姊，別說師傅了，連我也傍觀者清，這些年來，你一心一意在你這姪兒，在太祖皇帝的嫡孫身上，我不和你多說了，却是忘了問你，你替他解開穴道了麼？」

雲姨搖了搖頭，說道：「何必解，你那麼聰明，怎會想不到，那燕山一眞人豈會傷他，妹子，看來你的功夫仍未到家，否則你就會看得出來，其實他不是被點了穴道。」

姜姨啊了一聲，小燕也大感驚愕，她已經長得成了個大姑娘了，可是和一個男子漢，連面對面說句話兒也不曾，但今晚她……噯呀，原來人家不是被點了穴道，她却……

想起今晚在那崖下的情景，她又感到臉上熱辣辣的，幸是姜姨瞪眼望着雲姨，雲姨又在說話了，道：「燕山一眞人金丹已煉成，功力已達化境，而穴本無形，炁發則成竅，機息則渺茫，其炁之行，後通乎督脈，前通乎任脈，中通乎衝脈，横通乎帶脈，上通乎心，下通乎陽關，上後通乎腎，上前通乎臍，靜則集氤氳而棲眞養息……」

姜姨啊了一聲，道：「原來他是在棲眞養息。不怪小燕解了半天，也不能替他活脈了。」

小燕的臉兒羞得更紅了，但她不是掉過頭去，而是睜大了眼睛，皆因雲姨適才說的，當眞是聞所未聞。

雲姨又道：「你明白了麼，眞人乃是替他閉了玄關，炁不發竅不成，何來穴，棲其眞而養其息，三日三夜以後，他自會醒來，那時他的功力便已倍增了。顯然這孩兒以往不在他身邊，但燕山一眞人對他期望極大，故爾借此機會，助他增長功力而已。」

姜姨道：「那麼，這老怪看來也不是太壞，以往我倒誤會他了。」

雲姨緩緩掃了兩人一眼，說道：「若我猜得不錯，那五個老道失去了這孩兒，必會尋到此間來，城中遍搜不獲，早晚也會來這山裏搜查，從現刻起，你兩人要小心了，心中要像沒有這孩兒一般，一切操作要如常。」

姜姨道：「大姐，你放心，任誰到了跟前，也不會發現那水簾後有石室，啊，大姐，我明白了，當我建那石室，你分明早知有今日。」

雲姨點點頭道：「我既是為這孩兒上京來，豈能不備下他藏身之處，你們都歇息了吧，記住了，從此刻起一切要像沒那孩兒一般，言談操作，要與往常無異。」

山中的冷月倍明了，風又在呼嘯，因為屋中燈又熄，聲也杳。

×　×　×

雲姨，連小燕也只知是金枝玉葉的雲姨，乃是太祖皇帝的第三個女兒，當年羣雄逐鹿中原，太祖起兵徐州的時候，張士誠已據高郵稱王，韓林兒稱宋帝，都亳州，明玉珍反於成都，陳友諒更席捲大江南北，天下大亂之際，就是成王敗寇之秋，太祖皇帝那時論兵力，數他最弱，長子標，次子現今的成祖永樂皇帝朱棣，尚可隨軍征伐，怎可把女兒帶在身邊，而且天下未定，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是以從小就把她送去黃山，拜在比丘尼大師門下。

那比丘尼不知何許人，一日來到黃山苦竹庵，正當苦竹庵的忍大師涅盤之際，衆女尼忽聞遠遠傳來一聲佛號，但入耳竟似獅子吼，忍大師開眼喜道：「她來了，此庵有主了，還不快去迎接。」

不料話聲未落，一個比丘尼已到了面前合十道：「來處來，來自來，去處去，去自去，何用相迎，我來了，你去罷。」

忍大師寶相莊嚴，雙目一垂簾，登時圓寂了，衆女尼即奉這比丘尼為主持，但詢其法號，却就以比丘尼相對，那自不是眞正的法號，她不說，人亦不敢問，因其現身時極是神奇，此後人皆以比丘尼大師相稱。其實大師乃是比丘尼的尊稱，是亦無名，因此在庵中，衆女尼皆以無名大師相稱，僅她對外仍自稱比丘尼。

那朱元璋早年原就是一個比丘，從寺中長老口中得知，黃山苦竹庵，有比丘尼，乃是一位神尼。是以起兵濠陽之前，便把女兒送去庵中，那比丘尼知道朱元璋並非送她去歸皈我佛，是以也就不替她落髮。却傳了她一身上乘武功，太祖皇帝登基，自金陵派人來迎取公主，不料公主已明心見性，視富貴如浮雲，因師命難違，這才進入宮中，但公主雖未落髮，身在宮中，仍長齋禮佛，不久太祖駕崩，建文皇帝繼位，不料燕王興兵南下篡位，這公主一聲浩嘆，不忍再見骨肉相殘，本意携帶大哥朱棕的次子，遠遁山林，偏是遲了一步，被黃子誠擁立於勤王軍中，宮中閉塞，她總是晚了一步，待得趕去軍中搜尋，勤王之師却又已土崩瓦解，朱標的次子，建文的幼弟又已失了踪跡。

公主本已視富貴如浮雲了，何堪又眼見骨肉相殘，生靈塗炭，是以那歸皈之念更決了，但佛門最重因果，尋訪姪兒之念一生，人未尋到，念不能滅，這才帶着那姜姨此來，在此山中結廬。

原來那姜姨也是苦中庵中一個帶髮修行的姑娘，比丘尼大師似是早已預作安排，收養那姜姨後，亦不替她落髮，只令她伴隨公主，同習武功，太祖皇帝接取公主入宮，比丘尼大師也命姜姨隨行，其實兩人也已無異同胞姊妹。

公主在這山中結廬後，她本名朱雲，從此不再提姓，有人問起，便自稱雲姑，姜姨只是自稱姓姜而不名，人亦稱她姜姑，後來有一天，姜姑在北京城道，拾到一個棄嬰，兩人本也閒來無事，建文的幼弟越無音訊，雲姑也漸漸心灰了，只不過仍每隔相當時日，潛入宮中去暗中探聽一下，那棄嬰却在兩人身邊，長成了個玉立亭亭的姑娘，自然也得到兩人的喜愛，盡傳了一身所學，因她生長燕地，便給她取名小燕，這燕確也身輕如燕，更因那姜姑內外的事務都要兼顧，日常都要離山，是以小燕留在雲姑身邊的時候更多，久而久之，也就習染了雲姑的氣質，最是溫婉仁慈，長到這麼大，連大聲些的話兒也沒說過，一旦在山中碰到了獵戶樵子，她也急忙嬌羞躲藏，是以雖然練就了一身功夫，却半絲兒也不像是個武林女兒。

小燕只知道有像親娘一樣的雲姨，有像大姊姊一樣，比她還要淘氣的姜姨，不知有父母，一個在疼愛中長大的姑娘，生活在像那小潭一般，連漣漪也少有的寧靜的山中，每天夜裏，她總有一個甜甜的睡眠，姜姨最喜歡悄悄溜進來，偷偷地瞧她唇邊的笑靨，偏又常會忍不住，在小燕的臉蛋兒上擰一把，把小燕驚叫醒來。

但今晚姜姨沒溜進她房來，小燕有生以來，竟第一遭兒睡不着，黑夜中，她把眼兒睜得大大的，臉兒上也熱辣辣的。

她沒想他啊，那個姜姨說他是雲姨的姪兒，太祖皇帝的皇太孫的少年，但她一

閉上眼，就在她眼前浮現出來，他那像熟睡一般的臉兒，多安祥，多英俊啊，她本是個見到陌生人就會躲起來害臊的，但今晚，她却把人家又摟又抱，雖說姜姨有命，那時又救命要緊，但想起就够她害臊的了。

燕山一眞人，姜姨叫他甚麼，燕山老怪，他的武功會比雲姨更高麼？但無論如何，這少年一定也有很好的功夫，眞羞人，人家在棲眞養息，她却以爲人家被點了穴道，竟把人家又摟又抱地推拿了半天，想想看，人家醒來若知道了，那時……

啊，她從那時驀地回到這時候，她聽到窗外風聲有異，本能地一躍而起，飄身到了窗前。

可是有人尋那少年來了？她吸了一口氣。

房上沒脚步聲，窗外也沒人，但她不信自己聽錯了，是一個人飛掠帶出風聲！是雲姨？是姜姨，即使是這兩人，這般行徑，那也一定是有外人潛進谷來了。她一退身，抓起枕下的寶劍，那劍原是掛在壁上的，是她臨睡時摘了下來，像預知今晚必有事故一般。

小燕托開窗，竄了出去，雲姨的房中有燈火，那是倚山而建的房舍中最高的一間，下面是一明兩暗三間，她和姜姨分居了兩個暗間，是以她的窗外就山崖，一株虬松盤曲若游龍，從崖壁垂伸到她窗上，夜裏常把月影飾到她窗上來，白天却擋住了毒日頭兒，給了她滿室陰涼。

小燕連那虬松的每一枝椏都熟悉得很，她竄上松枝，溜到最高那個樹椏上，啊，兩個人影，在雲姨房側的崖邊，有兩個人影，可不是雲姨和姜姨，是！啊呀，兩個老道！

奇怪，雲姨的房裏有燈，那窗戶也只是半掩，分明在房中，而且沒就寢，怎麼她在下面房裏也發現了，雲姨倒沒發現？

打從她懂事時起，小燕已見怪不怪了，雲姨的房一點也不像臥房，更像禪房，子夜以後，總是以打坐當睡眠，不唸經，不禮佛，但心中自有佛，不落髮，倒比一些比丘尼更虔誠，雲姨該是多少歲了？沒六十，也該五十出頭，因爲姜姨也巳是近五十歲的人了，但雲姨看來倒比姜姨更年輕。

小燕怎倒在這時想到些沒緊要的事來？可不是他眞有些像雲姨，雲姨眼前無佛，心中有佛，她却眼中有敵，心中無敵。

不，小燕豈僅心中無敵，壓根兒就不知有敵。

啊，姜姨，是姜姨！

只聽一聲脆响，兩個老道倏地一分，那五綹長髯的老道身子懸了空，用背脊貼在懸岩上，右面的一個也一旋身，但退得踉蹌，只見他用手摸着臉，憤怒又驚惶。

是姜姨，一現身就左右開弓，那五綹長髯的老道僥倖躲過了，但右面的老道却挨了結結實實一咀巴子，小燕啊了一聲，在她心目中，天下武功除了雲姨，就數姜姨了，這個小小的山谷，原就小燕的天下，不料那長髯的老道竟然躲過了！

姜姨也對那身子懸空的老道點了點頭，說道：「看來你倒眞有了點道行。」

有一點道行？這老道不但躲過了姜姨一掌，而且他身子懸空，却不用手脚，那可是憑丹田一口氣，時候越久，小燕也越驚訝，因爲她知道這道長是燕山老怪——姜姨是這麼叫他的，徒兒尚且如此，今晚那個幪面人，武功一定好得很了。

說時遲，那被打了一個咀巴子的老道驚魂甫定，早氣上心頭，只見他身子一斜，呼呼拍出兩掌，姜姨哼了一聲，但人影一幌，那老道兩掌才發，竟又跟蹌連退了兩步，幸是他是身在懸崖傍邊的斜坡上，一排碗口大的樹木在他身外形成了一個柵欄。

竟是那長髯道長搶來阻止了他，只聽他喝道：「師弟，不可無禮。」

小燕怔住了，便那姜姨也爲之一怔，道長却早打了個稽首，道：「請恕我等無知，誤闖寶山，尚祈手下留情。」

姜姨哼了一聲，冷笑道：「你這兩個賊道把我這裏的房屋逐間搜查遍了，還是誤闖，要不知敎你們死了這條心，我早出手懲戒你們了，好大胆，你們也不打聽打聽，便你們那個老怪師傅，入我山來也得低頭，你們竟敢闖進谷中來，總算你知機認錯，今晚我饒過你們，快給我滾。」

那老道低頭應了聲是，但才向那捱了個咀巴子的老道一揮手，姜姨又喝道：「站住了！」

長髯老道又忙轉身，垂手侍立。

姜姨道：「回去對你那老怪師傅說，你們巳搜查過了，若敢再來搔擾，便雲姑饒過你們，我可再不容情，快給我滾。」

小燕長了這麼大，還沒聽到姜姨恁地冷厲地說過話，對她，甚至重話兒也沒說過，原來姜姨惱起上來，還是眞怕人。

那兩個老道如飛去了，小燕才騰身上崖，姜姨巳低聲說道：「小燕，快追隨兩人身後，聽他們說甚麼，我躭心還會有人來。」

小燕一點頭，急忙追了上去，小燕眞是輕身如燕，穿掠在樹叢之間，眞宛若飛燕穿雲，才翻過山嶺，未曾落下山溝，巳把兩個老道追上了。啊喲，不料那長髯老道倏地停步，回身，小燕若不是打從樹梢上飛掠追趕，幾乎被老道發覺，但巳然收不住勢子，落在那老道立身處的大樹上。

天色巳近黎明，但却也更黑暗了，月亮早巳落下山後，山中刮起淸晨的勁風，是以小燕幾乎落在兩人頭上，那老道只顧向後搜索，倒反而忽略了上頭，竟沒被他發現。

小燕吸了口氣，定了定神，只見前行的老道回身過來了，啊，那老道半邊臉高高腫了起來，口角也見黑，血！過了這一陣子，他豈不擦拭，必是再又流出來的。

老道恨恨地說道：「適才你爲何……師兄，我不過一時大意，着了那婆娘的道兒，若不是巳逐間搜查遍了，毫無警兆，我也不致……」

老道恨恨的說，說得含糊不清，那必是老道的嘴唇又腫又破之故，其恨也可想而知。

長髯道長道：「師弟，罷了，若不是你着了那一掌，我還不知那女人是誰。你以爲是一時大意麼？幸是她從後面發掌，若然面對面，那時我們勢必還手，今晚只怕就出不了那山谷，你傷得必更重，我也

逃不出手去。」

那老道大驚道：「師兄，你怎說……你知道那女人是誰麼？那是甚麼功夫？」

長髯老道幾乎是一字一停的說道：「大須彌金剛掌，師弟，你聽說過吧？」

此語一出，那老道果然大駭，竟駭得退了一步，悚然向林中怯生生地掃了一眼，道：「師兄，那女子難道是無名大師的弟子！」

長髯老道道：「那麼，你記得師傅的告誡了，我們下山之時，師傅是怎麼吩咐的？」

老道說：「無名大師的大須彌金剛掌，只傳授了兩個女子，若然相遇，不許相抗，不……師兄，我不信連師傅也會怕了那無名大師，怕了她這大須彌金剛掌，說甚麼我也不信。」

長髯道長說：「師弟，你錯了，當今天下，師傅會怕誰來，但忌憚的不是無名大師，而是禮讓朱雲公主，你聽我說：我早知朱雲公主此來了，師傅曾先後派出無數人尋訪，連我也入京師不下三次之多，可是毫無踪跡。師傅因對我詳盡解說了那大須彌金剛掌，皆因朱雲公主來此，必然隱姓埋名，惟有大須彌金剛掌可資辨認，因爲無名大師一生只傳授了兩個女子。」

老道說：「啊！原來那女人就是朱雲公主！」

長髯道長道：「却又不是，我並未見過公主，但師傅說，朱雲公主像佛菩薩一樣，她身邊有一個姓姜的女子，却性烈如火，今晚我們所遇的，必是那個姓姜的女子，亮燈那房中，床上有一中年女子寶相莊嚴，我猜那才是朱雲公主，師弟，你休氣惱，雖然我們失了小師弟，但尋到了朱雲公主，亦可將功贖罪，我趕緊回去燕山，向師傅禀報。」

老道疑惑道：「將功贖罪？大師兄，多年來我一直不知師傅原來胸懷大志，苦心圖謀，失去小師弟，豈不前功盡棄？」

長髯道長捋髯一笑道：「師弟你錯了，咱們並未失去小師弟，就算是暫時失去了，却得其二，豈非不失而有所得麼。」

老道搖搖頭，說：「師兄，你是說：：你巳知道小師弟的下落？」

長髯道長呵呵笑道：「師弟，你今晚雖然吃了點苦頭，却也立下了大功，竟還不明白，先前你所着的那一大須彌金剛掌，巳對我們透露一切了。你記得那女子是怎生言語的麼？她說，若不是要敎我們死了這條心，他早懲戒我們了，是麼？」

老道仍然迷惑，但點頭道：「是啊，她是這麼說的，但師兄怎知……」

道長道：「師弟，我問你，敎咱們死了這條心，這話並不是再明白不過了麼？哈哈……那大須彌金剛掌果然厲害，今晚那一掌若是先對我而發，我必也躲不過的，打得好，師弟，你別惱，那一掌便是打在我臉上，我也不惱，還要謝她。」

樹上的小燕也迷惑起來，老道却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她說要敎咱們死了那條心，顯是知道咱們爲何而來了。」

道長說：「你總算明白了，這豈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麼。」

老道的眉頭舒展，怒氣頓消，道：「小師弟一定被她們藏過了，當眞我蠢。」

樹上的小燕也明白了，噯呀！姜姨才眞蠢。不，她不也蠢麼，當時她也沒有想到。

那道長說了，道：「今晚我一回去，不見了小師弟，我立即奔出山口，那是山溝通往山外唯一的出路，若是小師弟被官家搜捕去了，也是官家進山出山唯一的一條出路，師弟你又守候在那裏，既然你不見有人出山，官兵非但未入山，且仍在繼續搜尋，那我却又往東去，自東面回去時，後山却無去路。」

老道說：「不怪師兄毫不遲疑，立即往西追尋了，師兄，不怪師傅那麼器重你了。」

道長說：「師弟，其實別無奥秘，遇事臨危不亂，自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你快回去，能有多快就多快，須防她們把小師弟帶走了，我留下在此等候，師弟，快去快去。」

道長連聲催促，樹上的小燕也巴不得他們快走，這一陣工夫，她連大氣也不敢出，眞够她受的了，不料老道非但不走，而且也捋起他幾根山羊鬍來，道：「師兄，不用去了，你不想想，師傅爲何急急趕回青陽宮？因爲那是我們根本之地，小師弟不在宮，不怕他們搜得出人去，但我們那根本之地，豈是搜得的麼，成庫的兵器旗號，若被搜了出來，那還了得，師傅不在宮中坐鎭行麼？」

道長也作難起來，道：「你說得也是，近京之地搜不出人來，朱棣豈會罷休，越是少人烟的山林，也必要大搜……」

老道說：「師兄，我巳有個主意在此，江湖上的人對我怎麼稱呼？」

道長說：「師弟，江湖中人稱你火牛道人，你這名號與此事有何關連？」

老道得意的一笑，說道：「你豈不知人家爲何稱我作火牛道人？師兄請看！」

話聲未落，驀聽拍的一聲响，响聲未入耳，小燕幾乎驚呼出聲，皆因山石上發出一道眩目的閃光，閃光中，一股硝烟直衝雲霄，照得山林有如白晝，只不過乍明還暗，其實倍暗，因爲一時間，月色反而無光，但那刹間，林鳥驚飛，獐兔亂竄。

道長說：「師弟，你這霹靂火彈用於夜間對敵，敵人確也無可遁形，驀然發出，聲威也端的驚人，任何强敵也都會一時手忙脚亂，但在人家大須彌金剛掌下，只怕就派不了用場，再說，我們可又不是要和人家對敵。」

那老道得意地打了個哈哈，道：「師兄，若然我這霹靂火彈僅止於此，我也不配叫火牛道人了。師兄，適才這火彈因是打在山石上，是以僅見光，那樣不發火，若然……嘿嘿，若然打在林中樹上，似這般風高物燥，這一片山林，怕不立化爲火海。」

那道長啊了一聲，說道：「師弟你……你竟然私下裏製造這樣歹毒的……」

老道說：「師兄，這不過是備而不用罷了，刀劍一樣也可殺人，難道不也歹毒麼，師兄你那柄拂塵，施展開來，不也更勝於刀劍麼，武以止戈，暴以制暴，善惡全在一念間，用之於正，用得恰當，歹毒之物，何嘗不能爲人造福。何況我這火彈威力有大小，用途有別，因時因勢，因人

而制宜，誰曰不宜。師兄玄九丹士，當能悟得玄機，丹豈不也能成道，也能入魔的麼？」

原來這道長乃是玄九丹士，小燕更是大氣也不敢出，這名兒她曾聽姜姨不只一次提起過。她那雲姨除了不時夜入皇宮，眞是足不出谷，但姜姨可有時去江湖上行走，回來必向雲姨禀報，那姜姨提及之人，自是武林中的佼佼者。

那丹士半晌無言，小燕可心下着慌，皆因他們仰起面來，那目光登時篩落在他面上，雖不像是發現了她，而是仰望那西斜的一輪皓月，但他那炯炯有光的一雙眸子，却正望過小燕那藏身之處！

玄九丹士的頭緩緩轉過去了，說道：「師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要迫小師弟現出身來？」

那火牛道人說：「我也是此意，你必去知會師傅，師傅不能離尚在其次，若然這麼一點小事咱們也辦不了，你這玄九丹士，我這火牛道人，這名號也該收起來了。你想想，我只要一彈打出，不用說，她們必然忙着先救人，後救火，咱們趁她們救火，憑師兄你我的能耐，小師弟豈不就輕易回到我們手中，那時候，便也不用將功贖罪了，而是本無罪，却有了功。小師弟失而復得，何罪之有，却是小師弟若不是有此一失，師兄你怎能尋出那朱雲公主來，師兄三思，此事只你知我知……」

那玄九丹士陡然一聲呵呵，說道：「師弟，你以爲此間無牆，便無隔牆之耳，但眼前有樹，你怎知樹上無身，姑娘，請下來吧，我等不難爲你。」

小燕這一驚，非同小可，連那火牛道人也吃了一驚，不料玄九丹士早發現她了，那目光能枝葉間篩落在他面上，豈會不把小燕的影兒投到他面前地上，只因火牛道人適才陡發火彈，强光耀眼，令小燕一驚，身動影移，立被玄九丹士發覺了，却不動聲色，他望月似的在沉思，其實已把小燕看得清楚。

小燕大驚，心下着慌，飛掠而起，她是想在崖下那樹梢上一借力，借那反彈之上，便能騰竄上那七八丈高的陡壁懸岩，那時便能脫身了，不料人家更快，玄九丹士話聲未落，火牛道人幾乎是同時飛掠而出，只見他兩隻大袖一拂，喝道：「下去！」這火牛道人本是身形在下，當眞薑是老的辣，兩臂拂而倏翻，只聽轟然一聲响，那樹雖未折，却猛搖幌，小燕登時一脚點空，那身子也就直落下去，驀然領上一緊，啊喲！小燕翻掌後擊，那手腕却也一緊，再又被人家扣住了，那瞬間，脚也着了實地，只聽身後之人說道：「小姑娘，別怕，我不難爲你！」

小燕才覺手腕和領上一鬆，斜身疾掠，那知脚未點地，只聽前面有人喝道：「回去！」

啊！小燕蜷腿一滾翻，點地轉向左面竄去，不料玄九丹士又已阻了去路，說道：「姑娘好身手，只不過失了機先……」

小燕身形陡落，落地一滾，再騰身已是向右竄出，却聽一聲呵呵，說道：「小姑娘，你別勞動了，你該曉得機先已失，再脫不出我兩人的手去了，還是乖乖站住吧，我有話問你。」

小燕又急又氣，氣得直要哭，脚兒一跺，還是眞站住了，要是能逃得了，人家也不放她了。

只見面前仍是玄九丹士，含笑道：「這就對了，小姑娘，你既知已失機先，就不該徒勞，應該待機而動。雖然姑娘好身手，可惜欠了歷練。但你……啊啊！別哭，其實今晚我們若不是兩面攔截，怕不被你早脫逃了。」

小燕眞哭啦，被人家揪住了衣領，扣住了手腕，多丟人，她雖不是個好强的姑娘，但有多難堪！

火牛道人縱身過來，喝道：「甚麼人！趁早說了。」

玄九丹士一擺手，笑道：「休嚇壞了她，我來問她。」

小燕跺跺脚，一昂頭，說：「誰嚇壞啦，別以爲我怕了你們，我才不怕哩。」

玄九丹士道：「那就別哭啊，姑娘，我知道你不怕，只不過撒些淚珠兒，女孩兒家要不撒些淚珠兒，也就不成其女孩兒了。」

他不叫小姑娘了，因爲他已看得明白，這姑娘實是不小啦，說眞的，小燕一哭，他還是一時沒了主意，這姑娘那像是個身有武功的人，但她適才一掠數丈，求之武林中人，亦是屈指可數，可是，一個武林中的姑娘，又有了一身高絕的功夫，怎會受些兒委屈，就一把眼淚哭了起來？

小燕氣得把眼淚一抹，當眞她是怎麼啦，怎麼會哭起上來，倒教人家笑話，只不過那眼淚仍然忍不住，擦了又流出來。

玄九丹士和火牛道人交換了一瞥，都一點頭，老道不自覺也退了一步。顯然兩人都是一般心思，一般兒想！這姑娘豈是對頭人派來的，不過是一派天眞，還離不開娘的小姑娘罷了。

玄九丹士道：「姑娘，你姓甚麼，是何時溜到樹上去的？」

道長不自覺搖起頭來，看來妳該已十六七歲了，但給人的感覺却仍是個小姑娘，加上她梨花帶雨，更令人覺得楚楚可憐。不怪火牛道人也退回去了，面對着這樣一個姑娘，誰會生得出敵意來，便有敵意，也會消除得乾乾淨淨。

啊，小燕把臉兒轉過來，也抬起了些，現在月光照在她臉兒上了，多美的姑娘，不但嬌美，而且柔弱得像幽谷的嬌花。

「我我……」小燕使勁抹了一下眼淚，說：「我姓甚麼，偏不告訴你，我可不是溜，是你們溜到樹下來的。」

那麼，她是早在樹上了，火牛道人瞧了玄九丹士一眼，說道：「師兄，咱們可沒工夫和她歪纏，月亮可已擱了山。」

這近處可只有那未雲公主和姓姜的女子，也才有一身非常功夫，兩個老道却也立即想到這姑娘和這兩個女子必有淵源，玄九丹士尙在遲疑，忽然咦了一聲，叫道：「師弟，你你……」

只見小燕身子一幌，軟軟地倒了下去，玄九道人一伸手，抓住了小燕的胳膊，輕輕放落地上道：「師弟，你怎麼……」

火牛道人說：「師兄，你不瞧這是甚麼時候了。無論這姑娘和那未雲公主有無淵源，咱們適才所說的，可已被她聽了去，說不得，委屈她在這崖下躺個一天一夜

，師兄你放心，我絕不傷她一根毫毛。」

玄九丹士嘆了口氣，說道：「師弟，你把師傅這手功夫，可眞學到家了，難爲你把分寸拿捏得這麼準，一天一夜，她倒眞能無事醒來。」

火牛道人說：「師兄，咱們快走吧，回頭去，正是月亮烏啼時候，再晚可就不能下手了。」

玄九丹士道：「罷了，我猜，這姑娘必是先前我們所見的，那房中床上的姑娘，罷了，你說得也有道理，若師傅一時不能離山，公主把小師弟帶着遠走高飛，倒也眞可慮，說眞的，那大須彌金剛掌我可眞接不下幾招來。走罷，啊！你等等。」

玄九丹士提起小燕，小燕心下明白，只是一些兒動彈不得，却是心下一急，登時暈了過去。

不，她還有一些兒明白，只覺身子騰了空，有甚麼拂在她臉上？

是了，那是樹枝，原來是把她放在那大樹椏上，噯呀，這兩個老道必是去……放一把火！

她眼前出現的不過是金星罷了，是她心下在急，眼前一黑，便冒出了金星。但小燕像看到了火光！

那自是她幻覺中的火光，火光中，小燕失去了知覺。

燕雲三翻　湖海雙飛

小燕夢見她掉在寒潭裏了，渾身冰冷，一冷就醒來了。啊喲！身子怎麼兀自在下沉？回復了知覺的小燕伸手一抓，那可是一根飄浮在水中的樹枝！

原來是樹上的樹枝，她在晨露的嚴寒中，甦醒了過來，她幻覺在寒潭中往下沉，往下沉，却是她一掙扎，倒掉下樹去了，幸是她本能的抓住了一根橫枝。

從幻覺的火光昏迷，自幻覺中的寒潭裏醒了來，恰是一天一夜。但在小燕，却像是一刹那，那月兒剛好擱在那山頭上。

她更清醒些了，原來寒露濕透了她的衣裳，不是掉在寒潭裏。

她倏地一縮身，再旋身，一掠跳上崖下的一個大石堆，那是崖下一塊唯一空曠的地方。

原來她驀然記起來了，她是奉姜姨之命來躡踪兩個老道，也記起兩個老道截住了她。不，一個還擒住了她，但老道呢？

只有空山寂寂，盈身只有松濤之聲，小燕嚇壞了，因爲她完全清醒了，連昨晚兩個老道的話，她也記了起來，那麼，噯呀！那麼已過了一天一夜了，她已在那樹上昏迷了一天一夜？

小燕這時才眞嚇壞了，跳下石堆就跑，那兩個老道怎麼說？那霹靂火彈多大的威力啊，能把山林化爲一片火海，小燕當時便已明白了他們的話中之意，是那個火牛老道的詭計，趁天沒亮，只要暗中打出一顆火彈，她們谷中崖下的房屋，就化爲火海了。

小燕急得幾乎又要暈了過去，因爲兩個老道不似先前她以爲的那麼低能，武功實是厲害得很，想想看，姜姨都讚她輕身功夫眞像飛燕一樣，好得很了，却被人家手到擒下，那火牛道人若不是內家功夫極精湛，她豈會昏迷恰好一天一夜，準時甦醒過來，何況只要潛回崖上，只要打出一顆霹靂火彈！

月亮落下山去了，現在，黎明前的黑暗來臨了，但她已奔到了她對每一株樹木，每一塊山崖都熟悉的地方，因爲那是她從小生長的地方，那寒潭所在的幽谷近了，那崖頭該在望了。

那是說若在白天，她就看得見那崖頭，崖下倚山而建，就有她和雲姨姜姨居住的房屋，但現下正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而黎明前，氤氳的霧氣也令那一帶山林更迷茫。

近了，但小燕的脚步倒更緩慢了，她多心急啊，怎生脚步倒緩慢下來。怎生……眞奇怪，這時候，她却記起雲姨教她讀過的一首詩來：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那崖下的房屋仍然完好？雲姨和姜姨無恙麼？原來她越是近了，越更担心，害怕起來，她的脚步也不自覺緩慢下來，原來是心怯，步也怯。

啊，小燕眼睛閉上了，長長舒了一口，她眞傻，崖下的房屋若是毁在老道的霹靂火彈下，她老遠就該見到火光了，就不該見黎明前的黑暗。

現在舒了一口氣的小燕笑了，姜姨叫那燕山一眞人甚麼？燕山老怪，老怪的徒兒都這麼厲害，原不是個老怪麼，不過小燕安慰了自己，一定是雲姨姜姨把老怪的兩個老道徒兒打跑了，房舍一定完好，雲姨姜姨一定無恙。

啊啊！這是甚麼味兒，焦味兒，清晨的山風從寒潭那面吹來，送來了焦味兒。

小燕眞傻了，不，是陡然間又像沉在寒潭裏了，但也只是一瞬間，她步下不怯了，而是飛奔起來，一口氣奔上崖頭，啊！若不是抱着了身邊的一株樹，她差點兒又暈倒了。多怕人的景象，崖下的房舍不見了，她眼前一黑，崖下也一片焦黑！

啊！雲姨！姜姨！她狂奔，呼叫！

對每一株樹木，每一塊岩石都熟悉的小燕，倒會不熟悉她那一日也無數次奔上奔落的崖頭，她一時踏了個空，滾落下去了。其實天際已顯現出了曙光，她只不過眼前發黑，驚悸又惶急得暈厥！

陷於半昏厥中滾落崖下的小燕，竟沒傷損，因爲她跌落在厚厚的灰燼上。

依山而建的房舍毁於火，在那崖脚堆積了數尺厚的灰炭，正因火中倒塌下去的房舍堆積起來，才會燃燒得盡成灰炭，連半截斷木也不存。

原已半暈厥的小燕，現在眞暈厥了，但不是一點兒知覺也沒有，她覺得有人抱起她來，走了，又停下來了，是誰？

是誰啊？有人在她身邊呼喚。

「姑娘！姑娘！」聲聲呼喚，一聲聲更眞，也更响！

啊！小燕霍地坐起身來，她又清醒些了，這不是雲姨，也不是姜姨！不錯，是個男子的聲音。

她立即想到了那兩個老道，也立即想起是怎麼回事了，憤怒倒令她更清醒，也回復了她的氣力，她要跳起來，但有人按住了地，說：「姑娘，別動，你從那麼高的崖上跌下……啊！你！」

小燕氣極，也恨極了，不是雲姨姜姨，還會有誰，她躍不起身來，那人可在她身邊，她霍地蜷腿一翻，把滿腔怒氣怨氣盡運在掌上，向那人一掌拍出！

蓬的一聲响，那人一聲啊，顯然被她劈倒出去了，小燕立即跳了起來，但却睜不開眼來，那眼好痛啊，雖然憤怒又驚惶之際，她也感覺得出淚長流，原來兩眼滿是柴灰。

「你你！別走近來！」

看不見的小燕却聽得出，一定那惡道，惡道在面前，她雖看不見，怎不凝神貫注，甚至不敢擦一下眼睛，她聽得出，那人爬起來，向她走近來。

「你，站住！」小燕跺着脚，也急退了一步，啊唷！脚下被石頭一絆，她仰面倒了下去，勿被人扶住了，而且把她的兩隻胳膊都抓牢了。

她掙扎，却掙不脫。「放開我！」小燕叫！

但耳邊响起了柔和的聲音，說：「姑娘，你就是這屋子的主人吧，我想一定是的，不怪你這麼氣惱了，快，快來把眼睛洗乾淨，那是炭灰，而且若有木屑炭粒，可就會……」

小燕不掙扎了，現在她聽出來了，不是那兩個該死的老道，不是，是……年輕的聲音？

「你是誰？」小燕說。

那人道：「姑娘，你先別問，先把你的眼洗乾淨要緊。」

不用睜眼，她已知道這人帶她去潭邊了，因爲每一寸泥土，她都那麼熟悉，而她的眼睛痛得更厲害了，她明白，眼裏一定有炭粒。顯然面前不是那兩個惡老道，她不那麼激怒氣惱，也理智些了。

她任由那人扶她仰面躺下去，寒潭的寒水令她更清醒了，她知道，她的頭半浸在清涼的潭水中，也感到那人的手輕輕柔柔，她心下却慚愧起來。人家眞是好心好意，她適才却擊了人家一掌。

從那一掌發出來的聲响，分明擊在這人的胸膛上，咦！這人怎倒像沒事人兒一般。不不！誰說沒事，她聽得出，這人的呼吸陣陣急促。因爲挨得她這麼近，那呼吸直拂到了她清涼的臉上了，寒潭的人越令她臉上清涼，也更感覺出這人呼吸……啊，熾熱！那是傷痛者的呼吸，原來人家強忍住傷痛，替她洗眼。

而他的傷痛，却是她那不分清紅皂白的一掌擊的。

小燕睜開歉咎的眼睛，雖然睜開更痛苦，她仍然強睜開來。

一個俯身的人影更模糊了。因爲那人直起身子去了，說道：「姑娘，慢慢睜，別一下子睜開眼來，幸好，你的眼睛沒事，你試着輕輕，輕輕地搓揉。」

但小燕却不顧痛苦，一下子睜開眼來，而且霍地突然跳起身來，房舍是毀了，晨光下一片灰燼，但雲姨！姜姨呢？怎會不見人啊，難道也……

小燕向崖下奔過去，但被那人一把抓住了，雲姨！姜姨！你們在那裏啊？

抓住她的手是那麼強而有力，但那話聲又是那麼輕柔，說：「姑娘，啊，原來那兩個女子是你的雲姨姜姨，必是此間的主人了，姑娘你放心，她二人豈止無恙，而且追趕下去了，小燕……啊！小燕姑娘，你必也是小燕姑娘？」

不料輕柔的話聲，比那胳膊更加強而有力，小燕忽地停止了掙扎，一下子安靜了下來，啊！她睜大着紅紅的眼睛望着他，說：「你你……見到了我的雲姨姜姨，你見到……」

她閉了眼，又睜開，又閉上，淚珠兒滾滾落下來，他知道，那是痛楚的眼淚，不是傷心的哭泣。

「小燕！」那少年又柔聲說：「你把眼睛閉上了，我就告訴你，告訴你雲姨姜姨去了那裏。」

那麼，雲姨姜姨無恙了，她的眼睛也閉上了，她不奪出被少年握住的手來，而且靠近了些，因爲她要聽得更清楚些。

也許她壓根兒就忘了自己的手是握在少年掌中，若然不，嬌羞的姑娘怎倒不嬌羞，不掙扎這少年郎的掌握，還靠近了人家的身去，眞奇怪，他怎生知道她就是小燕？

「我知道你叫小燕，」少年說：「我聽到你那雲姨和姜姨叫小燕，再沒叫別個名兒，這裏只有你們三個人，是不是，那麼，小燕就是你，我知道你，就是小燕姑娘，小燕，你放心。」

柔和的話聲像催眠一樣地令她安靜下來，她感到一雙柔和目光的眼睛在睜大了，在向她瞧，不，是在凝視着她，但他的聲音柔和得多像雲姨，而雲姨的呼喚，總會立即令她柔順又寧靜。

「小燕，」那令她柔順的聲音又在說了：「我不知這裏是怎麼起火的，但一陣濃烟與燠熱，令我清醒過來，我發覺我是在一個石室中。」

啊！是他，原來是他，太祖皇帝的皇太孫，雲姨的侄兒，當眞他怎生醒了來，又出得石室？

「那火烟其實也並不很濃，因爲我見到了石縫中透進來的火光，我感到燠熱，却還不致不能行動，但我不知那來那麼大的力道，我把那作爲門戶的大石，一下子就推開了，小燕，你當然知道，原來那石室的門外，有崖上掛下來的山泉，山泉成了水簾，是以也阻隔了烟火，而且地勢也高，那房屋在大火中倒塌上去，出路便也沒了阻隔，謝天謝地，我剛練成了燕雲三翻……」

「燕雲三翻！」小燕說：「甚麼燕雲三翻啊？」

少年說：「那就是脚不用着地，在空中三滾翻，滾翻出七八丈去，是以我就脫出了火場，只是衣衫着了火，但我落地一滾就熄了，只是手上臉上灼傷了些。」

啊！小燕的眼睛又睜開來了，啊呀！不怪初時沒認出他來了，他臉上滿是灰烟，衣衫也骯髒破爛。

小燕說：「你傷得重不重，要不要緊啊！」

她抬起少年的手來了，不僅是瞧，還用另一隻手去輕輕柔柔的撫摸，現在，不是他握着她的手，而是她半握半托他的手臂來。

少年的眼睛望着小燕的眼睛，淚不流，也不那麼紅了，他安心了，啊，多美，

多可愛又溫柔善良的姑娘，雖然衣上髮上滿是泥灰，倒把她洗淨了的臉兒，襯托得眞個顏如玉。

少年溫溫柔柔地笑了，道：「小燕，你知道不要緊的，要是燒傷得重，剛才我能抓牢你麼。」

啊！小燕霍地放下他的手來，臉兒也像她那眼兒一樣紅了，像是才知道人家適才抓住她，而且抱住她一樣。現在，陡然間又嬌羞起來了，因爲她再也不焦急得忘了嬌羞，但無論如何，她也不感覺到陌生，對於她，少年再也不是陌生人了。

「說啊！」小燕說：「後來又怎麼啦，是不是我那雲姨姜姨正忙着救火。」

「不，不是。」少年說：「我痴痴呆呆地望着那火場，燒得塌下來的房屋，冒出更多烟來，但一個人也不見，我不知道怎會在那石室裏，我記得……」

小燕說：「你當然不會曉得，因爲你被那個老怪閉了穴道，啊！不不……」

她忽然想起來了，那玄九丹士和火牛道人叫他小師弟，而那兩個老道却是老怪的徒兒，那麼，老怪是他的師傅，也是師叔伯了，他怎可叫人家老怪，那只是姜姨才這麼叫的，怎生她也這麼叫了。

也許她恨那幪面的老道，因爲老道閉了他的穴道，老道的徒弟那該死的火牛道人，又燒毀了她們的房屋。

「我們把你扛回來，啊，不，是姜姨把你扛回來，你躺在那山溝的崖下，我們發現了你，像熟睡了一般，姜姨說你是被人家點了穴道，但我……」

是太陽爬上山頭了麼？初昇上來的旭日，像火一樣紅，可是火紅的旭日照得她臉兒紅了？但她也更嬌美得像初放的花兒一樣。

少年顯已明白了她那未盡的話意，道：「多謝你啦，小燕，那是燕山派獨特的一種功夫，不是點穴，那是任督二脈交遞逆行，似閉如封，其實是衝關活竅，啊，你這一說，我倒……記起來了。」

小燕非是不關心她，而是更關心雲姨，道：「你還沒告訴我，你遇到了她們，我那雲姨姜姨？」

「不是遇到。」少年說：「是見到，那房屋全倒塌下來，大火也弱了下來，那烟却更大了，那山風從山崖四外灌入谷中來，那濃烟也彌空匝地，她們來了，也像你一樣，一心在火場上，她們沒發現我，我也立即躲了起來。」

「爲甚麼你要躲起來？」小燕說：「啊！我忘啦，原來你不知道……」

「我眞不知道，」少年說：「我知道的只是，以爲我是她們把我擒來囚在石室中的，於是我就躲了起來，我猜，小燕，她一定就是你說的姜姨，她氣極啦，氣得直跺脚，直罵好賊子，她要騰身上崖，但被你雲姨抓住了她，說：『你沒瞧見麼？這火怕不已燒一個時辰，人家還會在這裏麼？』又勸她，大意說這居所原已要棄了，那意思要遠走了。」

小燕點點頭兒，說道：「那是眞的，雲姨找到了她要找的人，自然要走了。」

「我却立即溜跑了。」少年說：「你那雲姨說：快把石室中的人抬出來要緊，那自然是說我了，我眞慚愧，因爲我不知是被你們救回來的，我又已看出，她二人的武功高得很，我又受了傷，那敢不快快溜走，趁她們沒發現我之前，溜上了這潭後的崖頭，我見到她們一見那石室大開，你那姜姨大聲咒罵，說：必是那兩個賊道把人找到了，你那雲姨也急了。兩人就即刻追趕，也就在那時候，她們提起了你，小燕，她們說：小燕一去不返，必也是被賊老道擄了去，所以我一見你，聽你大叫雲姨姜姨，我就知你是小燕了。」

小燕說：「但你怎麼在這裏躭了一天，你可是……等我回來麼？」

少年說：「啊！不，不是的，我沒了主意，又受了傷，後來我本要走了的，忽然有官兵進了山，我就躲着不敢動了，那官兵在這山裏搜尋了一天一夜。」

「幸好你沒出山，」小燕說：「聽說甚麼……甚麼八百里傳書，到處捉拿你，這山口也有官兵守候。」

少年忽然瞪大了眼，退一步，又退一步，說：「你你，你知道我是誰？」

「我知道。」小燕說：「可是我不知道你的名兒。」

少年不往後退，反而上前了一步，因爲小燕嘸了咀兒，又說了，道：「你知道我叫小燕，我可還不知道你的名兒。」誰也不會怕一個天眞善良的姑娘，是不是。

少年笑了，嘸起咀兒來的小燕，多可愛，說：「我……叫袁野。」

「袁野？」小燕的眼兒又睜大了，也不那麼紅了，說：「你騙我，你不姓袁，我曉得，你姓朱，因爲雲姨是你姑姑。」

「雲姨……姑姑！是我姑姑？啊！」他不是不信，而是驚訝。

「雲姨是你姑姑。」小燕點着頭，說：「我聽到她對姜姨說的。」

於是，小燕熱心地把聽到的話，都告訴了他，道：「但你騙我，你不姓袁，你姓朱，你是皇太孫。」

「噓！」袁野伸出指頭兒，壓在唇上，惶然四顧，啊！當眞她是怎麼啦，官兵已進到山裏來了，到處都有人在捉拿他，他怎可說出口來。

袁野說：「但我眞叫袁野，眞的，小燕，我不騙你，也許我姓……」他又掃了一眼，才又說道：「也許我姓朱，但從小我只知道我姓袁，叫袁野。」

現在，他知道小燕口中的雲姨，敢情是他的姑姑，當然更放心了，而且心下甚喜，他竟有一個武功高絕的姑姑，啊，多可惜，他先前竟然躲藏起來。

他雖然又喜又着急，但要小燕相信他眞沒騙她，不得不耐着性子，把以往之事說了，而且從小說起，道：「小燕，我不是騙你吧，也許我姓朱，但我到此刻，仍然是袁野，我從小就不知有父母，師傅從小把我撫養大的，他們都叫我袁野。」

「你眞姓朱。」小燕說：「眞的，雲姨就爲了尋訪你，才到北邊來定居，她找啊，找了你十多年，終於找到了你，啊呀！她一定以爲你和我都被壞老道擄去燕山了，一定追了去，也一定急壞了。」

袁野嘆了口氣，說道：「小燕，他們不是壞老道，燕山一眞人是我師，你說的那國玄九丹士 火牛道人，是師伯的大弟子二弟子，我該叫他們師兄，啊，原來師

伯是當年勤王軍中的大將，那麼我眞姓朱，眞是太祖皇帝的皇太孫了。小燕，其實我已知道多少身世了，只不過尚未證實，若然你那雲姑眞是我姑姑……」

小燕插嘴說：「我也早聽姜姨說：雲姨是金枝玉葉，但也是前兒夜裏才知道，雲姨原來是公主，是你的姑姑，眞的。」

「眞的。」袁野說：「我現在相信了，我是……唉……」他望着天上的浮雲，嘆了口氣，喃喃自語起來，說道：「原來掌門師伯是這麼個用心，是了，師伯既然是勤王軍中的大將，永樂皇帝遍搜天下，當然會暗中監視他，所以他把我送去給師傅……是了，所以師傅回到武昌，就立即關了鏢局，隱於桐柏山中。」

「雲姨也這麼說。」小燕說：「雲姨說燕山一眞人仍不死心，說永樂皇帝篡了你的位，定要替你奪回天下來。」

袁野的目光又落回她臉上，道：「小燕，他們不是壞老道，他們也不知道你那雲姨就是我姑姑，不過想法不同罷了。」

「但他們知道雲姨是你姑姑。」小燕說：「我聽他們說的，本來不知道，因爲姜姨施展出大須彌金剛掌來，他們可就知道了，因爲黃山的比丘尼大師只傳了雲姨和姜姨，他們知道了，我聽他們商量，放一把火把房屋燒起來，那時雲姨和姜姨必然忙着先救出你來，然後趁她們忙着救火，就把你搶回去。」

「卻不料你雲姨……」

「你姑姑。」小燕說。

袁野道：「我姑姑和你姜姨卻不在屋中，他們必然以爲姑姑和姜姨把我帶着逃走了，他們的計謀落了空，於是也失望而回，啊，小燕，咱們快快追趕，我是說去追趕姑姑和姜姨。」

小燕噯呀一聲，說：「怎麼我們只顧說話兒，她們不見了你，也找不到我，眞不知怎麼焦急了。」

袁野說：「我聽她們說了，以爲我們兩人被擄去燕山，向北邊追趕去了，快，小燕，我眞担心，你那姜姨性子烈得很，我知道，若然遇上我師伯，小燕，那時……無論傷了誰，都不好，快，趕快，也許還來得及制止。」但他卻又搖起頭來，想想看，這兩人已去了一天，不，一天一夜了，還能追趕得上麼。

小燕道：「但是山口都有官兵，到處也在捉拿你啊，當眞怎麼你在桐柏山，卻跑去了北京，又被皇帝的人知道了。」

袁野焦急地道：「小燕，你瞧，我相信官兵見到了我也認不出來了，快走，說來話長，我們一面走，我一面告訴你。」

當眞他已不是前晚所見的富貴公子了，滿頭滿面都是黑灰，那衣衫也燒得破爛，又骯髒，臉上還見了血污，她不也初時沒認出他來麼。

小燕又如何不心急，她從小就沒離開過雲姨，而雲姨爲她急壞了。他說得不錯，那兩個老道也說過，大須彌金剛掌雖然威力奇大，燕山一眞人可不怕，她可不關心那個燕山老怪，但担心雲姨姜姨。

他們走了，袁野只不過一點皮肉之傷，既然健步如飛，自然也不要緊了，小燕卻輕鬆地跟隨着他。問道：「說啊，你怎麼上了京，又被人家認出了你來？」

袁野道：「若是早兩天，連我也不知道，雖然我已猜出了些，但現在，我可完全明白了，小燕，我從小被師傅撫養大，不知有父母，莫約兩個月前，師傅命我上燕山，去找掌門師伯，就是燕山一眞人，我見到了，師伯交給我一個黃楊木盒，命我貼身帶來京中，八月十五中秋之夜，命我前往西山，聽候指示。

「你猜，小燕，那木盒裏袋的是甚麼？原來是玉璽……你不知道甚麼是玉璽麼？就是皇帝的印信，唉！小燕，就有那麼巧，本來誰也不會想到我是建文皇帝的幼弟，太祖的皇太孫，可也眞巧，我在上京的路上卻碰到一個女妖。……」

「啊！女妖！」走在前面的小燕一縮步，幾乎撞入袁野的懷裏，因爲他跟踵在後。還好，他一側身，現在肩並肩了。

袁野不自覺握起她的手來，說：「小燕，別怕，她倒是喜歡人家叫她女妖，山中的獵戶也叫她女妖，但她不過是叫呂瑤，原來她是當年大敗勤王師，現今兵符在握的威遠侯爺的女兒，眞想不到，這威遠侯爺的妻子，竟是當時與勤王之師的黃子承的親妹，當年兩郎舅兵戎相見，各爲其主，可把這呂瑤的娘急壞了，兼程趕去戰場，不料晚了一步，她的哥哥黃子承已被她丈夫所殺，她夫妻也就反了目，卻倒把我從那萬馬軍中救了出來。」

「啊！」小燕說：「你是說那女妖的娘把你從戰場上救了出來？」

「是」袁野說，「我哥哥建文皇帝被害了，勤王之師無主，是以那黃子承奉立我爲王，我也在那軍中，其實，那時我不過尚在襁褓中，甚麼也不知道。」

小燕又驚又喜，道：「但你又說從小被你師傅撫養大的？」

袁野道：「便是我也不知道，那時勤王兵敗，永樂帝下旨遍搜天下，這女妖的娘……走啊，小燕，咱們眞得趕快，來，邊走邊說。」是小燕忽然停步不前，因爲袁野提及女妖，那污黑也掩不住她那唇邊流露的笑意，眼中也發出了光彩。

又走了，袁野道：「這女妖的娘把我救出那萬馬軍中，自是多人共見，誰都以爲她帶着我遠走高飛了，她倒眞是遠走了，走去關外人跡罕至的興安嶺中，她本已身懷六甲，不久生了個女兒。」

「就是那女妖？」小燕問。

「就是那女妖。」袁野說：「這女妖本是將門之後，又生長在天下亂世之時，是以有一身極好的武功，還有一個瞎婆婆，我猜，那瞎婆婆一定是早隱於興安嶺中的奇人，是她收留下女妖的娘，那女妖長大了，也傳了她娘和瞎婆婆一身所學，後來，瞎婆婆去了世，她娘也死了。」

「啊！」小燕說：「她豈不是孤苦伶仃，撇下她一個人在那荒山中。」

「正因她伶仃孤苦，她娘本是恨極了這女妖的爹，即是現今在京中的威遠侯爺，卻又憐她孤苦無依，不得已，臨終時命她上京尋父，我卻恰好下燕山，來北京，在路上巧巧地遇上了。小燕，唉！也許天覺如此，冥冥中早有了安排，我會遇上了她，她上京尋父，威遠侯爺可也派出人去尋她，竟又在那唐山巧巧地遇上了。」

小燕說：「我明白了，那侯爺派去的人知道她是誰，也就猜出你是誰了。」

袁野道：「小燕，你眞聰明，當時我卻一些兒也不知道，我本來也不知自己的出身來歷，又怎曉得，後來到了京中，便被他們設計騙進了侯府，本來永樂帝遍搜天下，沒尋到我，日久也淡忘了，卻因侯爺尋到了女兒，被永樂帝曉得了，便舊事重提，那侯爺便也犯了欺君之罪，何況永樂帝要尋到玉璽，那可是歷代相傳，已成爲傳國神器，得玉璽者得天下，永樂登基十有餘年，一直祕而未宣。」

小燕奇道：「可就是你那木盒中的玉璽麼，得玉璽者得天下，可是眞的麼？」

袁野道：「自然不眞，那不過是玉璽上刻着奉天承命，歷代帝王相傳，已深入人心而已，永樂帝要尋獲玉璽之心，比尋到我斬草除根更要迫切。」

袁野感到小燕身子一震，也就不自覺把握着小燕的手緊了一緊，說道：「因爲這些年來，他行文發詔，所用的御印，乃是僞刻的，若被天下人知道了，豈不是成了僞詔，那還了得，是以把女妖的爹拿下天牢，除非尋獲玉璽，拿下我來，才將功罪贖。……」

袁野的話聲漸似夢囈一般，是那一日夜的情景，歷歷現在目前，呂瑤，啊，那晚她親見到一切，她本不願去尋父的，因爲她娘恨他，她也從小對她這生身之父沒些兒親情，她不過不願違背娘臨終時的吩咐罷了，自然也更恨她爹了，因爲他們以她爲餌，設計拿他，她！這個可憐純 的女妖，小妹子，現在怎麼了？現在何處啊，啊！一定，她眼見她被救了，一旦 解開了穴道，她豈會仍留下在她爹的府中。

一定，女妖一定已離了京，誰也阻止不了她的，一定走遍天涯海角去找他了。

「你……怎不說下去啊！」小燕催促道：「你在想……想那女妖麼？」

「不……是……」袁野說：「小燕，你沒對我說，但我也猜得出來，你一定從不離山，從小就在我姑姑和姜姨身邊，她們愛你疼你，所以你……」

他想說：「所以你還像個小姑娘」，若不是她嬌柔天眞得令人覺得她比實在的年齡更小，他怎麼對她絲毫不避男女之嫌。其實，這小燕比女妖小不了一兩歲，眞是個大姑娘了。也眞奇怪，怎生他連正眼也不敢瞧呂瑤，在那女妖身邊，他也會陣陣心跳，而他握着小燕的手，心田裏卻微波不生，寧靜的宛若那不見漣漪的寒潭？

他想不明白，也壓根兒，就沒想過，就像一見就叫她小燕，自然而然。

袁野浩嘆了一聲，說道：「小燕，你還是不明白的好，名韁，利鎖，名利可又與權利分不開來，爭權奪位。那更骯髒醜惡了，有道是一將功成萬骨枯，通達權位之路也就是血腥之路，那權位也建築在屍山血海之上，屍山高處是至尊，唉！」

又一聲浩嘆，小燕啊了一聲，說道：「多可怕啊，但我明白，誰說我不明白，雲姨也這麼說。」

袁野喜道：「你說……你說……」

小燕噯喲了一聲，霍地奪出了手去，說：「你，把我的手握痛啦。」而且臉兒羞得紅透啦，若不是袁野這麼陡然之下緊握，倒像她才曉得手兒握在人家的掌中。

啊啊！袁野惶急，心下着慌，說：「小燕，我我……不是有意。」

現在，他第一次避開了她的目光，人家是大姑娘啦。他怎可把人家的手握在掌中，他這是怎麼啦？若是被人家誤會起他來……

幸好，那小燕只是羞赧，一點兒也不像生了氣，袁野心下也奇怪起來，聽這小燕說，她那雲姨皆已傳了黃山比丘尼大師的絕學神功，這小燕怎生一些兒武功也不會呢？

是了，袁野不自覺地點起頭來，這小燕心地也這麼善良，又這麼嬌柔。是了，必是姑姑認爲她不適合練武功，沒傳授她功夫，說道：「小燕，你雲姨眞這麼說過麼！」

「怎麼不眞。」小燕說：「前晚我聽姜姨說，若不是無名大師之命難違，雲姨還不回去皇宮哩。雲姨說起骨肉相殘，她也像你……像你剛才一樣，仰天浩嘆。」

袁野舒了一口氣，說道：「那麼，姑姑和我一般心思了，好極啦，小燕，你不惱我麼？」

小燕瞪圓了眼兒，說：「我爲什麼要惱你？」

不料小燕早已把袁野緊握她手兒的事忘了，可不是臉兒上已褪了羞紅。袁野放下了心，道：「沒……沒甚麼。小燕，你眞好。啊！我是說，姑姑眞好，小燕，我多想趕快追上姑姑啊，不，慢慢兒走，咱們趕了這一陣子，你累不累啊？」

他心下是急，卻忽然想起小燕不會武功，那麼他必是趕得快，豈不苦了小燕。

小燕不會武功？眞是好笑，她不過天眞善良得不像有一身功夫罷了，她也沒告訴過他，前兒夜裏還替他解過穴，一個會解穴的人，倒不會武功麼，但她想起那晚的情景，她也會羞赧臉紅，她豈會對袁野說？

她眞是個大姑娘啦，但給人的印象，卻是純眞得像個小女孩兒；她有一身上乘的武功，大須彌金剛掌要說威力之大，自不能與她雲姨姜姨相比，但她可是從小練起，扎基得早，甚至那朱雲公主也不及她精純。要知金剛至剛，須彌至大，而物之極必反，陰之極陽生，陰陽兩儀也，兩儀之生，太極之動化也，太極動化，散之別有萬殊，生之則有萬物，而一元復始，統之太極，是萬物之生，負陰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氤氳交感，始有無窮之變，而變者動也，動生於靜而制於靜，是須彌能納芥子，極柔之可以尅極剛也。

這小燕天性極靜極柔，極純極眞，由於性之近，反倒慧悟了這一上乘武學的大秘奧，秘奧者何？靜以制動，柔以尅剛也，是以小燕不自知，那授以這一上乘武學的雲姨姜姨亦不知，表面看來，小燕在這大須彌金剛掌上，威力遠不及她的雲姨姜姨，實則已具有了無窮之大，無窮之剛，是也能自生無窮變，正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故此小燕具有了超越這二人的大威力，只不過誰也不知，連她自己也不自知罷了。

當眞好笑得緊，那雲姨也罷了，姜姨教小燕掌上功夫，倒時常氣惱得了不得，氣極了，就對那朱雲公主道：「大姊，這是怎說，這丫頭越練越柔弱，越練越…嘿

！人是越長越高，小姑娘長成個大姑娘啦，你覺不覺得，總令人覺得她越來越小啦，任誰越練功夫越深，掌上威力也越大，偏是她越練掌上的勁道反而越小，反倒越是柔弱無力。」

「柔弱無力？」雲姨忽然心中一動，仍有所悟，她對小燕也越來越奇怪，和那姜姨一般，不像姜姨的是不動氣，動的可是念，覺得大有蹊蹺，反被姜姨這一句「柔若無力」，忽然若有所悟，所悟的也正是這一「若」字，若無力，便非無力，也就亦非柔，柔也自非眞柔。

那雲姨似有所悟，可又悟不出，悟不透，暗中，常常，對小燕試了又試，反而令她更加大惑不解了，皆因小燕掌上表現的，反倒不是若無力，那是眞無力了。

姜姨迄今不解，有氣，雲姨迄今仍似有所悟，反而大惑不悟，却不知小燕掌上的威力其實已達到了至大至剛的境界，日漸超越了兩人，實則陽極陰生，剛極柔生，只不過心中無敵，陰不生陽，柔不化剛而已。

別說袁野初遇小燕了，連姜姨雲姨也氣惱，大惑不解，小燕不自知的，他怎會明白，小燕分明輕易跟隨了他。分有那輕身功夫不在他之後，但袁野總直覺她嬌小柔弱，直覺得她一點兒武功也沒有。

若不是小燕令他直覺像個小女孩兒，他豈會一見就直呼其名，就不自覺地握着她的手兒，其實袁野心中的焦急，已是無以復加，想想那雲姑姑和姜姨兩人，以爲他和小燕被他師傅和師兄們擄了去，這一趕去燕山，那還了得，一方要人，一方無人，想想那結果，結果會不會……自然是兩敗俱傷，一方面是師門，而一方是骨肉親人，袁野如何不急。

他實是心下焦急得無以復加，却倒說：「小燕，慢慢兒走。」反倒說：「小燕，你累不累？」

便是慢慢兒走，也有出山的時候，時近正午了，慢慢兒走，山口也在望了，小燕是沒有出過山的，是以那山嶺綿延數十百里，小燕對那山的每一個山口，都極熟悉。

山口在望了，有官兵在把守搜查麼？京城在南，他們可是往此，但願北邊的山口沒有官兵。

山口竟然不見有官兵，謝天謝地，小燕站在那山坡上，閉了眼兒，長長舒了一口氣，袁野却是喘了一口氣，八月的天氣已經是涼秋了，日已當午，那日頭兒不像袁野下燕山時那麼毒了，但山路崎嶇陡峭難行，行到日中，饒是他內外功夫都已有了五七分火候，額上也見了汗。

小燕一聲格格，抿着咀兒笑，說：「嘻嘻，花臉貓。」

花臉貓？人家望着他笑，他却四下裏瞧，不見有甚麼花臉貓啊？那多岩石的山坡上，樹木稀少，草也不見動靜？那有甚麼花臉貓？啊……

袁野摸着臉兒，又瞧了一下手，瞧瞧他適才擦汗的衣袖，明白了，他也笑了。

從火場裏打過滾，還帶着些兒傷的袁野，那一臉一身如何不污黑，小燕洗眼，倒把臉兒洗得乾乾淨淨，他却污黑如故，額上一見汗，却不知那衣袖上也沾了黑炭，一擦之下，更是黑一塊，花一塊。

袁野也望着小燕笑了，道：「我……忘了洗……」

小燕却亮了眼睛，道：「你別洗，這倒好啦，再也沒人認出你來啦，只不過……只不過……」

袁野望望身上，又摸摸臉上，道：「只不過甚麼？」

小燕道：「只不過你仍然不像個窮小子，你不瞧瞧鄉下人家的小子，那有長袍大袖的，雖然你這袍兒燒得破爛又骯髒，但人家一眼就看得出來。」

袁野說：「那不容易麼。」嘩啦一聲扯下那又破又髒的長袍。

啊啊！兩人同是一聲啊！小燕又抿着嘴兒笑了，袁野却苦笑又皺眉。

更糟了，先前還只是衣衫是大些，但因破爛骯髒，也還不起眼，這一來可更糟了，他內裏的衣衫不但潔白，而且在陽光下閃閃光輝，雖非錦繡，却是綺羅。

糟了，這一來如何出得山，豈不是寸步難行。

小燕說：「有啦，我去給你找一件衫兒來。」

那敢情好，但那去找呢？

小燕向那遠處炊烟下一指，道：「那不是有人家麼？你別走開啦，我去去就回來。」

袁野越是心急，也少了主意，却也別無法兒，心想：「小燕粗衣布裳，倒眞像個農家女，聽她說是未離山，但這裏既無官兵，應付鄉下人家，自是應付得來。他目送小燕下山去了，只見她其行快極，偏是袁野巴不得她其行如飛，倒反而不覺她步下極快了。何況看來小燕也眞是緩緩邁步。

沒官兵，但他也非得小心不可，尤其那一身綺羅，在陽光下閃閃生輝，老遠就可發現他，而不用老遠，近處的田野裏也見了人。

近着京城的地區，便是山區也不會少了人烟，何況是山外，何況山下便見田連阡陌，又何況是秋收時候。

袁野躲到樹叢裏，八月的日頭兒不那麼毒了，中午時候可也炎陽，樹叢裏陰涼得多，眼望着小燕去得不見人影了，他才在樹蔭下坐下來。

啊啊，他明白了，不怪小燕臉上汗星兒也不見，他却大汗，敢情是餓了，也才想起這兩日來水米都沒沾過牙兒。

想想這兩日之中，他不是昏迷，就是驚奇駭怪，眞個無比之驚，無比之奇，可就連餓也忘了，這一坐下來，登時渾身癱軟，只覺眼前陣陣發黑，他可還不明白，饑渴之處，還加上憤怒，憂急，驚恐。

他沒明白饑渴也還罷了，這一明白過來，登時更饑更渴，饑尙可忍，渴却難耐，山脚下不就有水田麼？相距也不遠，小燕回來，即使見不到他，他却能見到，趁四下裏無人……

袁野掃了一眼，早站了起來，不料起身就是一個跟蹌，若不是他抱住了身傍的一株樹，幾乎倒下了，好不容易發黑的眼睛又見了亮光。

看來那太陽像是火，大地也在燃燒，在蒸烤，其實是他舌唇舌燥。

他跟跟蹌蹌奔下坡，不，不是奔，是跌跌撞撞，連他自己也不信，怎生一旦感到饑渴，他就恁地軟弱得再也不能支持？

總算爬到那田溝裏了，啊！把水灌滿了肚子，他立即閉上了眼睛，長長，長長地吐了一口大氣，他翻身躺下來，就動也不動一下，也不想動。

他實在喝了太多的水，喝得肚子也脹了起來，脹得不想動，但他可沒有忘了小燕。

小燕去替他找衣衫，該快回來了，小燕眞好。

小燕去的路上不見人，去路自然也就是來路，山坡下也看得到那遠處農家的炊烟，小燕就該從那方向來了，他現在也有了力氣了，但何必回到原來藏身之處，這山坡下更不易被人家見到。

不料他望見那農家的炊烟早已昇起，太陽也偏了西，小燕仍不見回來，初時還想到也許她在那人家找不到，也許人家不願給她衣衫，也許她去了更遠些的大戶人家。

嗳呀！他又想到了，小燕不是說是不出山麼？必然從沒使用過銀兩，她身邊又怎會有銀兩，農家窮苦的多，破布片兒都珍貴得很，她怎能找到衣衫，討不到，買又沒銀子，而她，又是那麼善良，若是女妖……

啊！他自然而然想到女妖？若是呂瑤那妹子，女妖可管三七二十一，只怕……

袁野竟然……這是甚麼時候，他倒忽然笑了，因爲想到女妖，那女妖的性情兒找不到衣衫會怎麼？一定會抓個人來，硬生生把人家身上的衣衫剝下來，一定會的，那怕是剝光了人家的衣衫，她也會的。

袁野在搖頭了，眞沒見過這樣的姑娘，眞比男子漢還要爽朗，不，在她心目中，壓根兒就沒男女之別，世俗，禮儀，全被她踏在脚下，但她的天性又多厚，多美啊，偏是人長得那麼美，美得那麼令人一見就臉熱心兒跳，那天性之厚，不厚得多麼令人可愛又難忘，當眞她在那裏啊？

他想起了呂瑤，登時那憂慮焦急一掃而空，而且沉緬在那些甜美的回憶，那是多麼一段令他永不能忘的旅程，打從第一眼見到那女妖……

他又臉兒發熱，心兒劇跳起來，他怎麼想到初見時那一刻？不，是一瞥，那豐滿胴體又浮現在他眼前，一瞥就永難忘。

太陽偏西，又落山了，啊唷，袁野一躍而起，小燕！小燕呢？

嗳呀！他躺在山脚下那草叢裏，怎麼想起女妖，就忘了小燕，忘了危機四伏，官兵在到處搜查捉拿他，甚至連饑餓也忘了，眞該死。

如何不該死，他躺在草叢裏，又不在原處，小燕回來也找不到他，也看不見他，豈有一去兩個多時辰，也不回來的，一定回來過了，一定是找不到他，以爲他是走了，這這……這來怎好？

他倒不是想到自身的安危，而是担心起小燕來，小燕，多善良的姑娘，若然她和呂瑤也有相似處，那就是小燕是不出山，也像呂瑤一樣，世間人只是存在在幻想中，但人世再醜惡，塵寰再骯髒，誰敢欺負女妖，但小燕可不同了。

小燕必是回來過，尋他不見，又走了，走了，一定個勁兒往北尋他去了，因爲他們原是要往燕山，燕山可在北邊。

袁野一急，可就甚麼也不顧了，小燕！小燕！他呼叫，奔跑，跑上高處？小燕會不會仍在山中尋找他？但山上沒有，高處望得更遠，田野抹上了絢麗的晚霞，也清楚地可以望得見遠處，遠處只有荷鋤歸去的農夫農婦，可就是不見小燕！

他跑下山，跑進田野，跑到那炊烟昇起來的農家了，只不過小燕去時是午烟，他却是晚烟來。

「老爹！」袁野蹌跟跟，氣喘喘，他霍地一躍而前，攔住了一個老爹的去路，嚇得那荷鋤老爹的鋤頭幾乎脫了手，啊！

却是袁野站立不穩，幾乎跌倒了，那老爹倒不怕，說：「小哥，啊！你……」

老爹不怕了，可驚奇起來？袁野也啊啊兩聲，却惶急起來，老爹驚奇的向他臉上身上瞧，他也惶急地往自己身上瞧，當眞他怎能見得人？

但見不得人，可已在人家面前了，忙施一禮，說道：「老爹休驚，我不過打聽一個姑娘，午間可有個姑娘來這裏麼？」

老爹登時怒形於色，說道：「是了，敢情你是……你也……」

袁野吃了一驚？難道小燕來討衣裳，得罪了他？不會啊，小燕不是女妖，那麼善良溫柔的小燕，怎麼可能，而且……

老爹忽然嘆了口氣，說：「是了，小哥，我一見就知你是富有人家，那般人如狠如虎，如何不趁火打刦，小哥，看樣子，你家也是被他們放起一把火來，被燒毁了。」

袁野雖不知他說甚麼，但正愁編造不出謊言來隱瞞，忙點了點頭。

那老爹又道：「今兒午間，我們這窮苦人家也遭殃，小哥兒，你說的中午時候，那夥如狼似虎的官兵，正在這裏翻箱倒櫃，說是捉拿欽犯……」

袁野目瞪口呆，敢情那時候官兵正在這人家，啊啊！那麼小燕……

那老爹又已說道：「小哥，那時我們那敢動彈，像我們這樣人家，那有甚麼財物，却把我家一口羊宰了，小哥，你問甚麼一位姑娘？」

袁野忙道：「正是，老爹，你可曾見到？」

老爹說：「想必那姑娘一見官兵，就躲去別處了，謝天謝地，幸是被那夥如狼似虎的官兵瞧見，要不然……只怕……」

原來小燕沒來這裏，袁野雖然失望，却也早想到小燕可能去了更遠的人家，忙道：「多謝老爹，我得去找……」

老爹說：「那姑娘是小哥你的妹子吧，兵荒馬亂，官兵眞比强盜還要兇惡，甚麼壞事做不出來，小哥，你倒眞得快快去找。」

袁野還待他說麼，掉頭就跑，小燕，你在那裏啊？雖然出了山口，仍是丘陵起伏，要望得遠，就要爬得高，他爬上一個又一個山頭，小燕踪跡不見，天色却黑下來了，驀見前山那面一片紅，烟火！一瞧就知是有房屋失火，難道眞是那些搜捕他的官兵，搶掠又放火！

他心下也昇起一股怒火，袁野發足狂

奔，那本來已拖不動的脚步，不知那來那股力氣，竟能狂奔起來，奔出了三里多地，才到了那山頭，啊喲！他脚下被甚麼絆着了？他俯身一瞧，血就往上湧，死屍！一具咬牙切齒的死屍！

血！仍然鮮紅，染紅的却是他的褲管，那白綾子的夾褲，被染紅了半截，因爲他適才幾乎被絆倒了，兩腿幾乎是跪在那死屍身上，他一躍而前，便也半身鮮血，染紅了褲管，可見那人被殺死並不久。

不是一具，他發現了一具又一具，轟然一聲响，火烟陡然直衝雲霄，原來是最高的一座樓台塌了下來，只是那火塲最後的一座房屋。好大的火塲，怕不有百十間房舍！

是一個莊園，看不見一個救火的人，只見死屍，那火烟一冒，把四處也照亮了，只見地上棄着些刀劍，啊啊，一個嬰孩的屍體，傍邊一個張大了咀的婦人，仍張大着恐怖的眼睛，躺在血泊裏！

袁野只不過繞行了半個火塲，已發現了不下三十具屍體，雖也見到有棄在地上的刀劍，却不過五七把，一瞧就知全是些鄉農，死了已有不少時候，血已凝結了。

看見這莊門前的土坡下，倒着一個官兵的屍體，袁野的熱血也在凝結，那老爹說得不錯，他也猜對了，是官兵殺人放了火，必是那些憤怒的鄉民羣起反抗，於是被……

爲甚麼？爲了誰！

當然爲了他，他這個姓朱，不是姓袁的袁野，永樂皇帝下旨搜捕捉拿的欽犯，他出得山口，還不過才得見兩戶人家，一家被掠，這莊園的人不甘被掠，反抗了，於是，莊園被放了火，成了焦土，人被殺了，連婦孺也不放過！

奉旨搜捕欽犯，抗官兵，自也就是抗旨，却還了得，誰敢申訴，不作爲造反的亂民，不株連九族，只怕已是皇恩浩蕩了，誰敢申訴！

這還只是僅見到的兩戶人家，而聖旨下，爲了他，他袁野，早以八百里傳書，遍搜天下，天下有千萬萬戶人家，多少人家被掠，慘遭滅門屠殺！

袁野凝望着那更濃的烟，逐漸熄滅的火塲，血液也在凝結。

他驀可裏一跺脚，罷了，現在，也許還來得及，還來得及制止更多的人家被搶刧，更多的人被屠殺，當然他投到官府，永樂皇帝斬草除了根。

他就是永樂要除的根，他會被殺，會被斬除，但死一個袁野，可救下多少萬千的人，那麼，雖死也重於泰山了，雖不甘心，却死得其時，死得其所。

袁野懷着滿腔悲憤，跌跌撞撞，走了，官兵在何處？城市在何方，黑夜不辨東西，却越走越荒凉，饑餓與悲憤，令地在轉，天在旋，黑夜更黑了。

他又被絆倒了，爬起來，又跌倒了，他怎會這麼軟弱，不能，他得趕快，想想那八百里傳書有多快，他得趕快投到官府去。

他只知道終於跌倒了，再也爬不起來，有人抱起他來，在行走，但却似在雲端，他感覺越行越高，像在雲端一樣，飄飄蕩蕩。

他並未完全失去知覺，就已清醒過來，他感到有人在他嘴裏餵進甚麼，他饑渴地狂嚥了下去，心頭一陣清凉，他更清醒了。

他見到了火光，火光一閃，更加明亮了。

原來那是一枝蠟燭，燭光照見一個包着頭巾的老婆婆，怎麼不是官兵？

原來不是官兵尋到了他，不，他得趕快投到官府。

袁野突地坐起身來，而且能站得起來了，但那老婆婆阻止了他，說：「快躺下，躺下來，你要做甚麼？」

「我要投到官府，婆婆。」袁野說。腿上有些力了，覺能站得牢穩。

婆婆滿臉皺紋，他感覺到這婆婆眼中神光的威嚴？但只是一瞬間，那神光就變成了冷冷的凉意。

婆婆點了點頭，問道：「可是你的家人被殺，房屋也被燒了，你要到官府里去報……」

「不不……」袁野道：「婆婆，多謝你救我，婆婆，多謝你，你救了萬萬千千的人，若我倒下去死了，天下的人可就遭殃了，但我得趕快，趕快投到官府去，也才能救得下萬萬千千的人，婆婆，多謝你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官府在那裏啊？」

說着，袁野已向外走了，但驚愕的婆婆又阻止了他，說：「且慢，你是誰，你說甚麼。」

「我！」袁野嘆了一口氣，啊，這婆婆若把他送去官府，豈不更快，更好，這好心的婆婆也許還會得到一筆賞銀？

「我就是官兵在搜捕的人。」袁野說：「我叫袁野，啊，不，我姓朱……我就是皇上要捉拿的欽犯，婆婆……」

婆婆的眼睛睜大了，打量他了，說：「你！……你是……你就是……」

「是！」袁野說：「我就是皇上要捉拿的人，我姓朱。」

「你不逃？」婆婆更疑惑了，說：「你却要報到官府，去……去死！」

「是，送死。」袁野平靜的說：「婆婆你說得不錯，我要去送死，因爲我死了，能救下萬萬千千的人。婆婆，我不知道這是何處，但婆婆你一定是這左近的人，這左近也一定被官兵捕查，搶掠了，我不知婆婆你見到有人被殺沒有，但我見到了，而且好多，好多人，連婦人與嬰孩也被殺了，若我躲逃去，婆婆，你想，那將會有……」

那婆婆拿起蠟燭來，原來那是神壇，啊！原來他身在一個破廟中。

婆婆走近他來，燭光照在他臉上，說：「擦去你臉上的血汚。」

他臉上有血汚？當然可能，他身上染滿了死屍的血，臉上自然也有了血汚。好，袁野出奇的平靜，一個下定了決心的人就會平靜下來的，他平靜地擦去臉上的血汚，道：「婆婆，可是外面已畫影圖形在捉拿我，所以你認得？好，我不騙你，我眞就是皇上要捉拿的人，你看吧，婆婆，快把我送去官府，你一定得到賞銀，也救了天下的百姓。」

他仰起面來，湊近燭光，婆婆啊了一聲，說：「眞是你？你！眞是袁野！」

袁野霍地退了半步，愕然了，這婆婆倒像早認識他，早知道他叫袁野？她那眼中令人凜然的神光，再又出現了，現在，相距得這麼近，是以不自覺退了半步，因爲身後是牆壁，已退無可退。

但那目中的神光只是倏忽再現，又柔和了，說：「好好。」而且點起頭來。

袁野道：「婆婆，那麼，你答應了，那就快點送我……啊！難道你仍然不信我是……」

那婆婆又舉起蠟燭，奇怪，不但照他的臉，而且照他的身，從頭移到脚，又從脚移到頭，終又把蠟燭放回神台了。轉過身來了。

袁野愕然而驚！皆因婆婆的面色如寒霜，本來相距不到兩尺，那婆婆却一步了三步，緩緩地向他走近身來，那面色越來越寒，那目中再現神光，又出現了，袁野明白了，這婆婆有一身武功，一身絕世的武功，他其實早就該想到的，這婆婆雖然以布巾包着頭，看不見髮，但眉兒却已脫落，稀疏的剩下幾根，像雪一般，看來不是六十開外，必已七老八十，但却能抱起他來，走了這麼長的一段路，又豈能是一個普通的婆子。

然則這婆婆，啊！她要做甚麼？婆婆逼近他來了，冷冷地說道：「你要去送死？哼！我偏不要你死！」地一伸手，啊喲！袁野竟然沒躱過，他的左臂一緊，已被她像鐵箍般的抓牢了，袁野右臂一圈，駢指如戟，疾點她的脈門，叫道：「婆婆，你……」

不料袁野右臂的力道陡失，覺然軟弱無力，這道……

婆婆早手腕往外一翻，冷冷地說道：「哼！你竟想死，我聽着就有氣！」

拍的一聲响，婆婆不但把袁野擲了出去，而且在他背上拍了一掌，袁野不但重重地撞在牆上，而且震得牆上的土塊滾滾下落，震得塵土飛揚！

塵土令他窒息，內臟在翻騰，袁野幾乎疼不起來，爬得他差點沒暈了過去，怎麼他像武功失了，叫道：「婆婆，婆婆，你爲何……我沒……得罪你啊！」

婆婆怒道：「我一見你就有氣，還用得罪我，好小子！」

剛掙扎着爬起來的袁野，又被她抓住了，又擲了出去，這番擲得更遠，轟然一聲响，直撞在對面土牆上，偏又是才擲他出手，又一掌向他背心拍落，袁野只覺眼前一黑，連那無數被撞落下來的土塊，落在他頭上身上，也覺得痛了，不不，不能暈過去，眞不料練了那麼多年的功夫，在這婆婆面前，他倒成了個燈草紮的人兒，絲毫抗擊之力也沒有。

不不，不能暈厥，袁野連滾帶爬，叫道：「婆婆，婆婆，我不知怎麼得罪了你，既然要殺我，求你……我懇求你，可不是討饒，求你送我去官府，婆婆，那時我活不了，你却可活人無數，救了天下萬萬千千的百姓！婆婆，婆婆，求你……」

婆婆怒道：「哼！你想死，我偏不敎你死，好小子，你竟然想死！」

她說甚麼？這倒是不敎他死，若然再被她這麼大力擲一下，他可沒命了！

但他早又身離了地，被那婆子抓了起來，又擲了出去，又重重地在他背心上拍了一掌！

罷了，這必是個瘋婆子，一個有一身絕頂功夫，却又瘋了的婆子！

袁野又被擲回那面牆上，再也不是眼前一黑，他再也見不到那搖晃的燭光了。

無相無形　無敵無我

袁野再見到的已是天光，塵埃在滿殿飛舞，因爲西斜的太陽，斜照進殿裏來。

他一下子，就完全清醒了，跳起身來，但他楞住了！

因爲他非但不覺得痛楚，而且感到內力無比充沛，這這……這是怎麼回事？

啊！袁野嚇得疾退一步，他看見了那瘋婆婆，他清楚地記得，他被瘋婆婆擲來又擲去，終於暈了過去，這陽光已偏了西，必是已偏了西，若是晨早的陽光，會是紅紅的陽光，那麼，他已暈過去一天了。

瘋婆婆躺在那神台上，就在他面前，眞是謝天謝地，這婆子像睡熟了，並不動彈，他跳起身來，也未曾將她驚醒。

可別驚醒了她，他像見到了鬼怪一樣，連大氣也不敢出，眞想不到，這麼大年紀的老婆婆，他竟會逃不出她的手去，但他不是害怕，一個要死，也自要去死的人，還會害怕麼？他只是太以驚奇，這瘋婆婆端的是甚麼人？他怎會身上一點傷痛也沒有？

眞的，他不痛，也沒傷，只是滿身塵土，管它塵土有多厚，他是要去死的人，當眞又管這瘋婆婆是甚麼人，走吧，趁她睡着了，別又被她阻攔。想這一天一夜，已不知道多少人家搶掠，多少無辜的人被殺，還不趁她睡着了，趕快走。

他悄悄溜出去，脚往外面走，兩眼可往後面瞄，溜到那殿門口了，袁野才鬆了口氣，瘋婆婆仍然睡得好熟，忙轉身，點地，挫腰，騰身而起，一掠到三丈之外，可就不怕這瘋婆婆醒來阻擾了，任她武功再高，也就追不上他，有道是棋高一着，縛手縛脚，說甚麼瘋婆婆也偌大年紀了，任她武功再高，也不過就是那麼一着。

那料，啊喲！他脚才離地，才縱起身來，陡然間，那身竟被一股無形的力道吸住了，不但落下地來，而且像被一隻看不見的巨靈之掌抓住了，拖回殿裏去。

袁野連退了兩步，又一步，總算站得穩了，這一驚，非同小可，但他轉身一瞧，却又愕然了，瘋婆婆仍然睡在神台上，仍然睡得好熟！

袁野登時毛骨悚然，退一步，再退兩步，可又退到了殿門口，塵封的破廟，陽光從殿門口，從塌了一角的殿頂，從破牆中照射進來，眞是化日光天，他不信有鬼怪，可不是作怪麼，他再又霍地旋身疾掠，幾乎旋身也就騰身，不料那股無形的力道上身也更快，硬生生又把他拖了回來。

袁野却也早已有備，倒要瞧瞧端的是甚麼作怪，脚未着地，身未旋，頭却早轉，啊！他可看見了，那神台上的瘋婆婆，右臂還未垂下來，仍然停留在空中，五指也仍然箕張。敢情是瘋婆婆作怪，何曾睡着了，還衝着他露齒一笑。露齒……哩！這麼老的婆婆，倒仍有一咀好牙齒。

袁野仍然吃了一驚，明知這婆子有一身高絕的功夫，但顯然比他明知的更要高絕，簡直到了超凡入聖的境界，豈僅見未曾見，簡直聞所未聞！

他眞正吃驚的是：是則這婆子若是橫加阻攔不許他走，可眞還不易脫得了身。

袁野叫着道：「婆婆，你……原來是你！」

瘋婆婆翻身坐了起來，笑容一歛，怒道：「好小子，你竟敢溜。」

袁野忍着氣，躬身道：「婆婆，求你別再阻攔我，我實有急事在身。」

「迯死，」瘋婆婆一瞪眼，說：「別說才過三日三夜，便三年五載，我也記得，你要到官府去報到，去迯死，我偏不許你死，給我乖乖地回來。」

袁野可駭壞了，這瘋婆婆怎說？已過了三日三夜？難道他已在這裏昏迷了三日三夜？那麼？這三日三夜中，聖旨所到之處，天下有多少人家被搶掠？爲了他，有多少人無辜被殺！

瘋婆子又怒道：「好小子，你翅膀長得硬啦，我好不容易把你的功力恢復了，你醒來就想溜，謝也不謝一聲。不謝我婆子，我也不稀罕，難道你也不把這小妞帶走，我婆子無牽無掛，可不要把個只會哭的女娃娃帶在身邊，滾回來。」

袁野不是就聽了話，而是看見了，那神台後面，露出一雙脚兒來。小燕！他一瞧就知是小燕！

啊！小燕！小燕躺在那神台後面，原來小燕在這裏，原來這幾日他就躺在小燕身邊，不，是躺在小燕的脚下，他竟毫不知曉。

袁野跑了過去，俯身一看，可不是小燕麼，神台下鋪着稻草，熟睡的小燕眉兒微皺，但唇邊却露着甜笑，陽光從壁縫裏篩落到她面上，更嬌艷得像鮮花。

「小燕！」

小燕的眼兒霎了霎，睜開來了，一見袁野就笑啦，說：「啊，你醒來啦，倒早醒來啦，那麼，婆婆眞沒騙我，婆婆說：『你醒來，就沒事了。』咱們幸虧遇到婆婆，嗳呀！婆婆呢？」

那婆子道：「你這女娃娃就會纏人，就會嘰嘰喳喳，醒了還不給我爬出來。」

「啊！婆婆，我出來啦。」

小燕爬了出來，婆婆說：「還沒打鑼兒啊，你倒出來啦。」

小燕格格笑道：「婆婆，你眞好，眞沒騙我，我看得出，他眞沒事，功力眞恢復啦。」

甚麼？功力恢復啦。陡然間，袁野明白過來了，全明白也，當眞他自幼就練功夫，別說外功，兵刄上的功夫，內家功夫也巳有了幾分火候，那日出山，竟然會走得辛苦，又那麼容易暈厥，原來他竟巳失了武功，啊，那麼這婆婆，……這婆婆那是瘋，原來……

袁野心中一動，被小燕一言提醒，施了一禮，恭恭敬敬說道：「多謝婆婆。」

那婆婆也不下地，抱着膝頭哼了一聲，說道：「小子，你還要不要去迯死！」

袁野道：「這個……」他迅速瞧了小燕一眼。

小燕瞪圓了眼兒，說：「迯死？婆婆，誰迯死啊！」

婆婆說：「哼！我好心救他，把他救到這裏來了，這小子眞不知好歹，倒要去迯死，提起來我婆子就有氣，哼！」

「啊！」小燕撲了過去，抱着了那婆婆，把頭兒埋在她懷裏，說：「婆婆，你眞好，你眞找到了他，把他救來啦。」

那婆婆面上的冰霜消溶了，而且輕撫着小燕的秀髮，話聲也柔和了，說：「婆婆豈會騙你，只不過這小子令我老婆子生氣。」

小燕說：「別惱啊，婆婆。」

婆子說：「我怎會不惱，喏，我救他回來，他却硬要投去官府迯死。」

小燕從那婆子懷裏抬起頭來，說：「你……眞的？」

「我我……」袁野囁嚅道：「小燕，你不知道，你是沒見……那官兵如狠如虎，放火打刼，還殺人，連婦孺也不放過，小燕，你不是對我說，官家用八百里傳旨，把聖旨傳到天下去了麼？天下有多大，有多少人家，有多少人被殺！可不是全爲了我……我一人。」

「哼哼！」那婆婆又怒起上來，說道：「就算你所說不假，你也眞有這份俠胆仁心，小子，我倒要問問你，你投到官府，官府把你迯進京，朱棣不論是把你打入天牢，還是立即斬草除根，你能救得了誰？那朱棣要搜捕你，用上了八百里傳書，既巳捉到了你，也會立即用八百里傳書去知會天下，停止搜捕麼？」

袁野心下連連啊了兩聲，說道：「這個……」

婆婆越說越有氣，怒道：「你這個傻小子，別說那朱棣便是也用八百里傳書，知會天下停止搜捕，那時也晚了，被打刼的也刼過了，被殺的也早死了，家園房舍，也早成焦土了，你又能救得了誰？」

當眞他沒想到這上頭，袁野悽苦，一聲浩嘆！

婆子又道：「傻小子，你知道甚麼，哼！那朱棣若是擒到了你，把你殺了，也會祕而不宣的，小子，我告訴你，那時倒反而害死了更多人，你所投到官府，把你押解進京的官兵衙役，若是迯進過天牢，凡是曉得的人，朱棣必然要殺人以滅口，那時，爲了掩天下人耳目，他非但不會停止搜捕，反倒會再下聖旨，再用八百里傳書，傳旨加緊搜捕，那時，必然被打刼過的人家再又遭殃，沒被殺的反倒被殺了，只有死得人更多，你自爲是俠胆仁心，其實是造更多孽，簡直就是火上加油，助桀爲虐，我婆婆越說越有氣！哼！」

袁野早汗流夾背，惶恐伏地，還道人家是瘋婆子，原來不僅武功出神入化，而且見事極明。他那還能言語，簡直無地自容。

小燕瞪圓了一雙眼睛，骨碌碌轉，望望婆婆，又望望袁野，像是明白了些，但不明白的更多，她見袁野伏地不起，婆婆是眞有氣，便又在她懷一陣搓揉，抱着婆婆的腰，仰着臉兒，說：「婆婆，別惱啊，你瞧他不去啦，我也不許他去。」

婆婆說：「哼，他敢去，他不是要去迯死麼，反正是死了，與其去還害死更多人，不如我先宰了他。」

小燕嚇慌了，叫道：「婆婆！婆婆，他不會去的，你可別……別……」

「哼！」婆子把小燕一推，下了地，說道：「諒他不敢去，小妞，我把這小子交給你，我有事去轉一轉回來！小子！」轉問袁野道：「你給我乖乖等在這裏。」

小燕道：「婆婆，他不會走的，我也不許他走，婆婆，你那去啊？」

婆婆走了，一下子，就走得不見了人，小燕才對袁野說道：「起來啊，婆婆走啦。」

袁野抬起頭來，那婆子可不是走得不見人了，既然這場眞個是滔天的大災難，大浩刼，已然不可挽回，他倒不再那麼急苦了，只不過心情更加沉重。

小燕眞是個天眞不懂事的姑娘，她倒笑得起來，陽光令她的笑臉更璀燦了。

小燕的笑臉也像陽光，袁野溶化了，是沉重得像寒冰一樣的心情，溶解起來，也溫暖起來。

他怎生這時候會想起女妖來？女妖說：不，我誰也不要，我要依靠大哥，小燕的憨笑表達了同樣的情懷，一般的心願，只不過女妖坦誠的直說出來，小燕却纖柔地用憨笑來表達，可不是像在他面前，見他無恙，她就心滿意足，周遭的世界也不存在了。

「小燕，」袁野不自覺地又握起她的手來，說：「這婆婆是誰啊，你還沒告訴我，昨天你怎麼一去不返，却被婆婆帶你這裏來了？」

小燕說：「不是昨天，是三天前了，你啊，在這裏睡了三天三夜。」

當眞那婆婆說過，說是巳過了三天三夜，那麼是眞的了？

小燕說：「我也不知婆婆是誰，但婆婆說，她會去找你，也把你帶來，我就跟她到這裏來了。」

袁野眉頭皺了一下，說：「小燕，你不知她是誰，你那麼一說，你却信啦？」

小燕却點點頭兒，說：「我相信婆婆不會騙我，婆婆怎會騙我呢？」

於是小燕說出了那日分手後的經過！

原來那日她去那農家討衣衫，不料才落到那山丘下，就撞來一夥官兵，小燕嚇了一跳，縮身躲了起來，雖說出了山，仍是山丘起伏，樹木鬱鬱葱葱，路又非大路，是嚇倒也沒被那夥官兵見到。

這小燕非但別人瞧不出她有一身功夫，甚至連她自己，也不以爲有一身功夫，更不知甚麼叫上乘功夫，她要知道自己有了不得的功夫，山裏驀然竄出來的小兔兒，也就巳經嚇她一跳了。

她驀見官兵，又怎會不嚇一跳。只見那夥兵丁槍尖上挑着包袱，肩上掛着大包小包，那自是趁火打刼來的財物，打她面前，逕往那農家去了，不用說，是那口被宰的羊，巳烤得熟了。

這一來可把小燕急壞了，她長了這麼大，是不曾離過山，不知田野間隨處都有農家，她可只瞧見這一家，去又不敢，不去怎麼辦？

正當她急得在林中亂轉，驀然眼前一黑，啊喲！她本能的一旋身，右掌拍出，身子却快逾電閃，向左掠去，那是雲姨姜姨教她的，若是變生頃刻，忽地裏有人打正前面襲來，她怎麼辦？就是恁地。

那料脚未落地，眼前又是一暗，這番却是斜刺裏打左面搶到她前面，快得仍然只見黑影，小燕本能地左掌疾翻倏拍，身子却往右面斜掠出去。眨眨眼間，那黑影飄忽，形如鬼物，無論小燕奔向何方，那黑影不僅如影隨形，而且總是攔阻在她身前，小燕嚇怕驚恐，又不敢叫喊，那一夥官兵過去不久，聞聲回頭就可見到她。

明知擺不脫那鬼物樣的黑影，小燕不再奔逃了，兩掌狂瘋一般交相拍出，劈掛印掃，這一來可成了掌隨影轉。

忽然間，黑影不見了，却見到一個黑布包頭的老婆婆，穿行在那林木之間。

袁野道：「必然就是這位婆婆了？」

小燕點了點頭，說道：「正是這位婆婆，我啊，幾乎脫了力，直喘氣，眼前也陣陣發黑。可沒想到先前那追逐我的黑影，就是這婆婆。」

袁野說：「不是追逐，是攔截住你，小燕。」

小燕說：「那婆婆看也不看我一眼，兀自瞧那樹木，一株又一株，也不睬我，像瞧不見我，我見到這婆婆，可就胆壯了，也好生奇怪，就走過去說：婆婆，你瞧甚麼啊？」

袁野道：「婆婆怎麼說？」

小燕的嘴兒噘了起來，說：「她啊，她不睬我，從這棵樹又轉過另一株樹，忽然間，她不轉了，左袖一拂，右袖又連拂了兩拂，嗳呀，可把我嚇壞了，一陣轟然響亮，嘩啦嘩啦連聲，她那左近三株樹倒了下來，一株壓倒一株，一下子倒了二十來株？」

袁野也是駭然，說：「啊！這這…這婆婆是什麼功，恁地不得！」

小燕嫣然一笑，道：「我啊！東閃西躲，逃出林子驀然間眼前又是一黑，又是那婆婆攔在我面前，我轉身就跑，你猜怎麼看？」

袁野道：「必是那婆婆又攔阻在你面前。」

小燕道：「你猜錯啦，婆婆的脚步聲震天價响，總不離我左右，我轉左，她就在左面一蹀脚，轉右，她就在右蹀脚，往前跑，她就在我後面蹀，蹀的更响，一面說好好，一面催促我快跑……」

袁野啊了一聲，說：「我可明白啦，小燕，因爲那裏有官兵，那官兵壞透了……小燕，爲什麼搖頭？」

小燕說：「不是的，我知道婆婆不是這個意思，但我知道不是的，我跑啊跑啊，就跑到這裏來啦，一見這廟，我可慌了，回頭就往山下跑。」

袁野向殿堂掃了一眼，說：「小燕，你必是從未見過廟宇，沒見過神像，一見就怕啦。」

小燕說：「才不是哩，我不知什麼是廟，也沒見到神像，我是一見這房子，心說，哎呀！我怎麼跑到這裏來啦。我是想起了你，想到你在山坡上等我回去，但婆婆却攔住了我，我就求她，我說：「婆婆，我求你，有個人在山坡上等我，我不回去，他會急壞啦。」

袁野道：「婆婆怎說？小燕，我可眞急壞啦，我又不敢出山來，又餓又渴，又

担心你。」

小燕道：「婆婆站住了，她瞪大了眼睛，說：誰？除了你雲姨姜姨，還有誰？她兩人不是早走了麼？」

袁野啊啊兩聲，說：「原來婆婆認得你雲姨姜姨，那麼一定不是外人了。」

小燕說：「我也這麼想，也就不怕她啦，也就老老實實說出你來，我說：婆婆，官兵正在搜查他，我是來找衣衫回去給他更換的，我怎麼跑到……這裏來啦，這是什麼地方哪？你不知道…我忽然又嚇壞啦？」

袁野說：「可是婆婆又惱啦，你說，小燕，婆婆是不是喜怒無常？」

小燕道：「才不是哩，你可猜錯啦，我和你分手，那時太陽可是在咱們頭頂，我轉身往山下跑，才知太陽已落到脚下了，不料我已跑了半天，跑到太陽落山啦，那麼，跑了多遠了？也再認不得路回去啦，想到你不見我回去，等太陽都落山了，會有多着急，我也就急起上來啦，婆婆就……就眞不高興了？」

袁野道：「還不是喜怒無常麼，她連人家着急也不高興。」

「不是的。」小燕說：「因爲我哭啦，我一急起上來，就哭啦。婆婆惱道：你這娃娃怎麼恁地愛哭，算我怕了你。」

小燕不僅笑了，而且格格一聲，說道：「婆婆原來怕人家哭，我啊，也就哭得越傷心，絕不是因爲婆婆怕人家哭，而是眞心急，因爲面前脚下，山連山，路茫茫，不知你在那裏，甚至連方位也辨不出來，婆婆就說，好啦，你哭得我心慌又心煩，瞧你急成這個樣兒，那人端的是你的甚麼人？我就說…我就說…」

原來袁野心下一陣激動，不自覺把小燕的手握得更緊了些，那麼，小燕是爲他哭泣，爲他流淚了，敎他怎會不感動。

小燕只是皺了皺眉兒，她的手兒雖有些痛，可不願奪回手來。

「小燕，」袁野溫溫柔柔地說道：「於是，你就老老實實告訴她啦？」

小燕點了點頭兒，說道：「婆婆既然認得雲姨，我就老老實實告訴她啦，我說，他不是我的甚麼人，是雲姨的侄兒，姜姨說：他就是太祖皇帝的皇太孫，當今皇上下旨，遍搜天下就是在捉拿他，我的話還未說完，她已啊啊連聲，說：原來是他，這啦，不怪你急得哭啦，也許……也許還來得及，小燕……你說奇怪不奇怪，她曉得我叫小燕，她要我別離開這廟，等在這裏，他說不到天亮，就會把你帶來。」

袁野道：「你眞信了她？」

小燕說：「她不是眞的帶了你來麼，婆婆的本事大得很，我知道她一定能够把你帶得回來，我就眼巴巴地等啊，等啊，後來……」

袁野沒發覺小燕說着說着，臉兒紅了起來，因他在想：「小燕天眞得可愛，一句話就信了人家，那又多可怕，幸好是這婆婆，要遇到壞人，她也輕信了人……」

只聽小燕小小聲，羞赧赧，說道：「後來，我等啊，等啊，等到後半夜，就睡着了，醒來，就見你躺在這裏，我高興極啦，我說：婆婆，你眞好，你眞把他找到帶回來啦。」

袁野總算明白了些，原來是小燕求婆婆去把他找來的，但不明白的，仍然好多好多，道：「小燕，但這婆婆端的是甚麼人？我眞在這裏睡了三日三夜麼？」

小燕道：「我我，噯哎，我忘了問婆婆。」

袁野笑了，也直搖頭，這小燕和誰一見，眞是一見如故，若是遇上了壞人也如此，那怎麼得了？

小燕又道：「你可不是睡了三日三夜，婆婆說：你那日下午該醒來的，却被那熱氣把你渾身穴脈焗得活了，但人雖清醒了，竅門却半封半閉，是以雖未武功全失，眞力却不能運行，是以這三日夜中，婆婆都替你推宮活竅，婆婆說：燕山一眞人本是一番好意，你那日不是失去知覺，是你那日不早醒來，到了時刻，火候够了，你的功力便會增多半。婆婆更說，若不是遇到她，你不但武功全失，而且只怕連性命也不保。」

袁野啊啊連聲，也早又汗流夾背，這婆婆豈僅救了他的性命，且挽救了他的愚蠢，他幾乎害了更多無辜的人，先前還把人家當作是瘋婆子。

就在那瞬間，只聽殿裏有人說道：「你兩個說話兒有個够沒有？還不快給我進來。」

「啊！婆婆。」小燕叫，當先奔進殿去。

可不是那婆婆，不但帶了食物回來，而且帶了衣物，袁野的白衣早成了黑裳，小燕也滿是灰泥，只有臉兒乾乾淨淨。

婆婆對袁野道：「廟側的山溝裏有條小溪，快去洗淨，我婆婆瞧着就有氣。」

袁野低着頭，接過衣物去了，婆婆道：「來來，趁他在跟前，你把我在這三日中敎你的功夫，演來讓我瞧瞧。」

原來在此三日，婆婆也指點了小燕三日功夫，却皆是雲姨和姜姨敎她的功夫，尤其是那大須彌金剛掌。婆婆言道：「化境至高，豈僅芥子可納須彌，更可無我無相，不但能化對方的內功眞力於無相無形，且能尅敵於無相。我以往暗中查看，已知你必能發揚這門神功，將來你不但遠比你雲姨更有大成就，假以時日，必能勝我，難得的是你心中無敵，唯赤子之心，始能達無相之境，非但你雲姨不及你，便我亦有所不如。」

小燕天眞一片，竟仍不知這婆婆是誰？却是明白那日在林中初遇這婆婆，原來婆婆是試她的大須彌金剛掌，迫她發揮出本能之功，要知心中無敵，敵仍是敵，無我並非就無敵，敵自在，又何能尅敵。

小燕迄今不明白的，乃是樹皆她的掌力所摧毁，小小年紀，竟已達到了毁也無相的境界，那婆婆不過拂倒罷了。

原來這婆婆便是黃山的比丘尼大師，每隔數年，必北來查考兩個弟子的武功，只不過皆在暗裏，是以早知有小燕，而且驚訝小燕在這金剛掌上進境神速，比之姜姑，更有過之，自然不是威力，而是在發於無相上，顯然已有更多領悟，將來的成就，實是不可限量。

這比丘尼大師暗中來，暗中去，任由兩人傳授小燕本門基本功夫，計算是時候



了，這才北來，原意是把小燕帶回黃山，傳以上乘心法，不料到得谷中，已是人去屋毁，巧巧地把小燕尋到了，即刻一試這些年來的修爲，不料小燕未經傳授，已窺無相無敵的秘奧，大師自是很歡喜。

却因那瞬間，林中倒了那麼多樹來，那聲响自然大極了，驚動了在那農家大吃大喝的官兵，奔了前來查看，大師這才把小燕引到這山間廢廟來，也才知道那房舍被焚之故，再又回去把袁野接到了來。

大師得知雲姑姜姑可能北上燕山去了，兩人尋不到袁野與小燕，雲姑也罷了，不易輕動無名，姜姑性烈，若然和那青陽宮的道衆動起手來，後患可就無窮了。大師可不把燕山一眞人放在眼裏，忌憚的是老道身後之人。但大師雖然心急救袁野却又刻不容緩，是以在此留了三日，就便傳授小燕上乘心法。

眞不料小燕小小年紀，便已能達到無敵無我的境界，大師明白，那是小燕天性如此，心性太以善良之故，但仍不能發無相。

這三日中，大師便專注在發無相上用功夫，這一來，小燕心領神會，更不像是身有上乘武功的姑娘了。要知無敵正因有敵，不過是敵自有敵，無敵在我，敵我兩不着相，又何尅之有，又何能尅敵，無敵不尅，尅敵自有敵，有敵有我，又豈能不着相。

是以唯發無相，也才能無敵無我。

其實，說來玄奧，練來倍難，一旦心領神會，非不易解，更無神奇之處，不過是攻其不備，而又制敵機先。其實我非無我，敵自有敵，不過是令敵無我，令敵無備，練武功的人，最重稟賦，即是與生俱來的自然賦與，亦即是所謂的氣質，甚麼樣的材料，製造甚麼樣的物件，不同的稟賦氣質，適合修練不同的功夫，小燕心地太以善良，本就心中無敵，她的美，她的天眞，尤其是她出奇的嬌憨與溫柔，眞達到了化戾氣爲祥和的境界，誰也不信她有一身功夫，誰又會以她爲敵。

正是大智若愚，大勇若怯，愚非愚，怯亦非怯，其理一也。

這比丘尼大師如何不喜，大須彌金剛掌非但有了傳人，而且必能光大發揚，假以時日，小燕必能在這門武功上，達到大師自己也不能達到的至高境界。

大師鼓勵了她幾句，道：「爲了你二人，我已經在此躭擱了三日，現不得趕快走。」

小燕叫道：「婆婆，婆婆！」

婆婆走了，多一句必不說，來不知其何來，去不知其何去，倏忽現身，又倏忽去了。

「小燕，」袁野叫道：「你在這裏發楞做甚麼？」

袁野連叫了她兩聲，小燕竟如不聞，待到了她身側，小燕的話聲帶哭，才道：「婆婆她……丟下我，走啦。」

好吧，袁野怎又不握着她的手兒，說：「小燕，別難過，我會永遠……永遠留在你身邊。」

但袁野話出口，連他自已也發起楞來，怔住了。

同樣的話兒，他不久前也說過，却是對另一個姑娘，但那姑娘呢？

像狂飇一樣的，如火如荼的搜捕，在那近京之地緩和下來了，也許這狂飇正在席捲大江南北，但這近京之地，無論如何是緩和下來了。

傍晚時候，袁野帶着小燕，到了一個鎭甸，向路人一打聽，才知是沙河鎭，離京不過數十里地，但令他放心的是，鎭口非但不見官兵，而且熙來攘往，絲毫不見驚擾，居民也各安其業。

袁野不禁舒了一口長氣，看來官兵在城鎭之中，倒也不曾肆無忌憚，鄉僻之地的人家，受害的才最多。總算心下稍安。

現下他和小燕都已換上了那婆婆帶去的衣物，可就像一雙鄉農人家的兄妹。他先還担心，待在那街道上行走了一遍，見他絲毫未引起人注意，甚至也沒發現一個可疑之人，這才投店。

他心急得只恨沒脇生雙翅，飛去燕山，青陽宮是否仍無恙？原來這小燕的雲姨，竟是他的姑姑，燕山一眞人可是他的師伯，無論如何師門有養育之恩，這番進京，顯然是他師父與師伯早作下的安排，對他來說，也無論如何是好心好意，雲姑姜姑即使尚未到燕山，一兩日間也會趕到，燕山一眞人交不出他和小燕來，玄九丹士和火牛道人又燒毁了她們的房屋，想想那結果是甚麼？青陽宮人多勢衆，燕山派領袖大江南北，小燕的姜姨又性烈如火……

那結果是甚麼？是你死我活？是兩敗俱傷？

但心急又有甚麼用，再急也脇下生不出翅膀來。甚至他也只能心裏憂急，不敢形諸於面，小燕，這天眞得近乎無知的善

頁姑娘，只不過僅是想念她的雲姨和姜姨，已是這麼愁苦了，若是知道她的雲姨姜姨此去有凶險，豈不更急壞了。

那沙河鎭乃是出京的第一站，出塞的必經之地，也是進京未晚先投宿之地，但這傍晚該是投店的時候，却顯得有些冷冷清清，街道上的店舖雖仍開着門做生意，客棧中却少有旅客。

他和小燕投到一個冷冷清清的店中，誰說城鎭中沒有驚擾，若不是道上盤查得緊嚴，旅客豈會裹脚。那店家也是懶洋洋的。

入夜了，那院中不下十五六間客房，却有四間上房才有燈火，袁野溜出去查看了一下，他豈能不小心，只見那店堂中連一個人客也沒有，掌灶的坐在櫈上打盹兒。袁野吩咐店家就便做幾樣菜肴，送去房裏。雖說改了裝扮，店堂中又無人客，但也以小心爲是。

不料他才轉身要入內，一騎奔馬已到了門口，簡直是蹄聲入耳便已到了門口。袁野閃身在暗處，只見那馬人立而起，馬背上飄身下了一人，好身手，馬上功夫也不弱，那人把韁繩向店門口的馬樁上一拋，立即奔進店來。吩咐道：「夥計，把馬牽去後槽。」

那人一陣風般進內去了，袁野心中一陣劇跳，他從暗處轉出來。

好馬！那馬兩隻前蹄一落地，便紋風不動，馬上人的功夫更好，倒像是來報緊急的軍情。啊！不錯，這人的氣概、口吻，分明不是平常江湖人。而這時候……

這時候皇上下了聖旨，在遍搜天下捉拿他，這人莫非爲他而來？若非是甚麼將佐，亦是馬快捕頭。難道，這店裏住的人客，是京裏下來的人？他和小燕本是因見這店的人客少，才來投宿，若所料不差，他豈不是自投羅網？

快！無論如何，人家尚未認出他來，小燕在裏面，要走，也不能丟下小燕。

他隨後溜進院子，只見上房亮燈的屋子門口站着兩人，馬上人在階下。袁野順着那廊下一溜，閃在院角的廊柱之後。隨見上房裏就又走出一個人來，那先已在門口的兩人向兩邊一站，垂手侍立。

只聽階下那人道：「稟虞侯，適才五百里快馬傳報，燕山已出事了，青陽宮已被夷爲平地。」

原來那人是宮中的虞侯，袁野嚇得呆了一會，青陽宮已夷爲平地！不，這怎可能？

那虞侯乃是宮中的禁衞官，在宮中，官職不大，出了宮可就逢官大一級，皆因是皇上近身的侍衞，出宮自是奉了聖旨。

那虞侯也怔住了，道：「你怎說？」忽地一跺脚，道：「吳總兵可把人捉到了？一定不會，憑他也沒這個能耐。」

階下人道：「文書隨後就到，因事在緊急，先用口頭傳達，傍晚時候飛馬傳到昌平，給我遇上了，是以即刻走來稟報虞侯。」

那虞侯哼了一聲，道：「好大胆，吳總兵竟敢妄作主張，只命他封鎖山口，他怎麼……」

階下人道：「不是他，據來人說，吳總兵調集兵馬，尚未出動，先頭的驍騎營才到南面山口，已見到青陽宮那面火光燭天，趕去一看，青陽宮已夷爲平地了。」

那虞侯啊了一聲，說道：「那會是甚麼人？端的是怎麼回事？」

階下人道：「來人還說，吳總兵奉令不過是未初時候，即使兼程趕去，即刻開拔，再快也得天亮時候才能趕到山脚下，驍騎營可不屬吳總兵管轄，馬也快，未奉令前，已得到了八百里傳書，是以早枕戈待旦，令到即行，但仍然晚了一步。却是令人不解，青陽宮那道場被夷爲平地了，竟不見一個死屍，來人說：倒像是失了火，令人奇怪的却是，搜遍了那一帶的山林，亦不見一個老道，若說是失火，怎又不見搬取箱籠雜物出來，而且驍騎營的人到了火場，那火也還未熄。」

那虞侯驀地又一跺脚，說道：「糟了，可不是晚了一步，這麼說，眞不出我們所料，那晚把人刼走的，眞是青陽宮的老道。」

那虞侯旁邊的兩人，和階下的來人都睜大了眼睛，一人問道：「何以見得？」

虞侯嘆了一口氣，道：「這有何難明的，燕山一眞人乃是建文皇帝的一員大將，也是現今僅存的一位，要尋找建文的幼弟，這青陽宮便也是僅存的一點綫索了，之所以這些年來不動他，便是爲了要留下這條綫索，吳總兵明裏是鎭守山海關，其實他的各營兵馬，駐守燕山四外，分守各路要道，時刻都在待命行動，這還不算，從京中更調去了一營驍騎兵，駐守在桂蘭峪和六道子河，因爲那兩處皆是進京的要路，你們想，這麼多年，那燕山一眞人豈會毫無所覺。」

袁野這才明白了，兩月前他下燕山，他師伯燕山一眞人竟命他繞道唐山進京，倒捨捷徑而不行，原來是這緣故。

虞侯又道：「那晚在威遠侯爺家中，建文皇帝的幼弟被幪面人救走，那老將軍的武功，是當今天下有數的人物，各門各派的武功，他都瞭如指掌，幪面人一掌竟能把老將軍震的破壁飛去，那是何等精湛的內家功夫？尤其是那人脇下挾着人，穿窗而出，一掠便上了風火牆，當今天下，誰辦得到？」

階下那人道：「燕雲十八翻？燕山派輕功蓋世無雙。」

虞侯道：「那還用說麼……」

不料話聲未落，黑影一幌，院中落下一個女子，說道：「不見得。」

登時啊啊連聲，一遍嗆啷啷，寒光陡閃，階下那人一旋身，已站在那虞侯身下，三件兵刄，已把那虞侯護住，傍邊一個喝道：「甚麼人！」

却聽小燕一聲歡呼：「姜姨！」門一開，奔了出來，向那女子撲了過去。

袁野不自覺也從柱後轉了出來，只不過仍在暗處，那階上階下的四人全神貫注在飛落的女子身上，自是誰也沒有注意到他。

姜姨！啊，原來這女子就是小燕的姜姨。袁野早摸住了劍柄。

那姜姨顯然也沒料到小燕在此，面上掠過一抹驚喜之容，但一擺手，目光又迅速回到階上階下的四人身上，說道：「原來你不是……好好，退後。」

她目不轉睛望着四人，話可是對小燕說的，小燕道：「姜姨，雲姨怎不來啊，雲姨在那裏？」

袁野心下着急，小燕竟一些兒也不知兇險，她那姜姨如臨大敵，她却眼中無敵。只不過倒很聽話，退後了些。

那姜姨上前一步，手中劍一指，說道：「說！永樂那昏君在那何處，要命的，快說！」

甚麼！袁野大吃一驚，難道爲了搜捕他，連永樂皇帝也出動了！

只見那虞侯呵呵一笑，顧左右道：「你們瞧，這女子的胆色倒也不小，當眞好大胆。」那臉可變得眞快，喝道：「給我拿下了！」

只聽小燕一聲驚呼，階下那人霍地一矮身，當先撲出，劍比身先，那姜姨却連脚跟也沒移動一下，冷冷一笑，袁野心下也爲之一緊，皆因那人的劍分明向她當胸刺到，姜姨兀自劍尖點地，說時遲，敢情那劍似虛還虛，劍身陡顫，往右一引姜姨的眼神，左脚疾踏一步，左手也閃電般向姜姨抓到！

不料這人也是個高手，否則豈能倏忽變招，啊啊，陡地寒光一閃，那人竟一聲慘呼，又是一聲跟蹌，劍落地，人也倒地，啊啊！小燕又一聲尖叫！

只見那人倒地亂滾，却把一條胳膊留下在姜姨面前！

姜姨却冷笑如故，劍尖點地也如故，雖然袁野明明見到她適才一揮劍，但看來眞似她壓根兒沒動彈過！

階上那三人都驚得呆了，還是虞侯叫道：「反了！反了！快給我拿下了！」

那兩人立即飄身下階，左右一分，左面那人一圈劍，右面這人劍橫胸，往右一滑步。

不好！小燕非但嚇得傻了，而且把臉埋在雙掌，這人只要一遞劍，便能够刺中她！

但袁野尚未搶出，啊啊！那姜姨陡地左轉右旋，燈光之下，但見寒濤匝地，早又是兩聲慘呼，兩聲瑲瑯，那兩人兀自緊握着劍，但臂與身去分了家。咦！姜姨呢？只見階上那虞侯在後退，退一步，又退一步，階上暗處轉出一人，是先現劍，後現人，也上了兩步，轉到那燈光下來了，是姜姨！

袁野早搶了出來，把小燕摟在懷裏，幸是小燕兀自把臉埋在掌中，若是見到這兩人的兩條胳膊也慘被砍斷，雖是燈下，但那半院子血染，也成了殷紅一片。

「小燕，別怕，不怕。」

那姜姨一聲輕啊，左肩微斜，但顯然已認出了是袁野來，她那面上閃過一抹喜容。

但只是那麼一抹，眼光一落到那虞侯面上，又冷若寒霜，說道：「要命，就快帶我去找永樂。」

燈光只從那大開的門中射出，院中倒照亮了，但階上的門兩邊，却陰暗得很，那人已退到暗處，陡然間，那虞侯一跺脚，已縱身而起，不，是兩條人影，只見人影交錯起落，乍合又倏分，落在階前，又復是兩人，不過那姜姨與虞侯已掉了個位，燈光之下，只見那虞侯面白如紙，睜圓了一雙恐怖的大眼！

袁野也駭然，把小燕摟得更緊了，說：「別怕，小燕，不怕。」

小燕頭也不敢抬，那臉兒又埋在他胸上，不見如何會怕，其實他自己下意識害怕就眞，也許是他萬想不到，這姜姨的武功如此高絕，尤其是她眨眼間就砍斷了三人三條胳膊，她那滿面冷霜令人怕，那滿地殷紅的血令他心悸！

那姜姨冷冷地說道：「我不殺你，快說！永樂那昏君在那裏？」

她劍光一擺，那虞侯的就顫身一縮。

姜姨又冷笑兩聲，道：「讓你瞧瞧，燕山派的輕功不是天下無雙，說！要命的就快說！」

她未上步，但劍尖遞前了些，指正那人的胸膛。

忽見那虞侯的胸膛挺高了些，頭也抬得高了，陡然打了個哈哈，說道：「我倒是想告訴你，就只怕你沒那個胆去，却是你若不想活了，那就請吧，皇上現在此去二十多里地的小湯山中……啊！」

陡地閃出一片寒濤，轟然一聲，那虞侯往後倒下，撞在那板壁上，發出一聲巨響，只見他軟軟地滑落下去，倒在階上。

袁野心中一凜，怎麼人家說了，她仍殺了人家，她她……一個女子，還是佛門的弟子！

姜姨道：「還不過來，怎生你一個男子漢，也像……小燕。」

袁野的頭尚未轉過來，姜姨却已在他面前說話了，而且從他懷中把小燕拖了過去。

小燕叫道：「啊！姜姨……我……」

姜姨皺眉道：「你怕了？眞沒出息，」對袁野道：「還不快去把那人揹了走，快，快揹了跟我來。」

原來姜姨並沒殺那虞侯，只不過被她點倒了，袁野倒也不敢怠慢，這姜姨顯然專爲這虞侯而來，自有原故，他不敢問，揹起那虞侯跟隨在姜姨和小燕身後，翻房越脊，不到兩盞茶工夫，已深入野林中，姜姨道：「這裏倒也隱密，亂石堆中草深可沒脛，把他藏在裏面，哼！若然他敢騙我，還得回頭來拷問他，也饒不了他。」

原來她是這個意思，袁野忙把那虞侯拖入草叢中，只見小燕已撲到姜姨懷裏，又扭又跳說：「姜姨，你和雲姨去那裏啊，雲姨在那裏啊，我找得你們好苦啊。」

小燕連聲啊，姜姨被她一陣搓揉，那面上的冰霜溶化了，也就呵呵笑，只不過那笑聲短暫得很，把小燕一推，道：「這麼大啦，還像是個小娃娃，別纏人了，我有話問你們，過來。」

袁野心頭一凉，因爲那一聲過來，不但是對她說的，而且冷得怕人。

小燕道：「姜姨，你怎麼對他那樣兇，雲姨是他姑姑。」

姜姨哼了一聲，道：「還用你來說麼，要不是看在他姑姑份上，我就……」

小燕又叫了聲姜姨，那姜姨道：「我問一句，你們答一句，我可沒時候，你們怎麼走在一起了，難道你們不是被那夥老道擄了去？」

小燕道：「姜姨，那個叫玄九丹士的老道眞厲害，我被他擒住了，點了我的穴

道，把我放在那樹杈上，一天一夜後才能活動了。我啊，跑回去……跑回去……」

「房子已燒了，你也找不到我們。那麼你呢？」

她轉向袁野，道：「快說，難道你不是被他們搜了出來？」

這姜姨顯然心急得很，眞皺眉，袁野忙道：「我，我被烟薰，那大火的熱氣一烤，醒了過來，才得逃出火場，我不知身在何處，又受了傷，白天又不斷有官兵進山搜索，故爾躲着不敢出來，後來，後來小燕就來了，因為我曾見到姑姑，小燕說，她是我姑姑，姑姑和你們說的話，我聽不清楚，那時雖不知你是誰，但知你們往北上去了，是以和一小燕路尋來。」

姜姨拿眼點望小燕。小燕忙道：「我們出了山，山下了又遇到了官兵，他又沒衣衫……」

姜姨道：「你們躲着沒出，所以四五天了，才來到這裏……不，別說了，我沒功夫詳細問你們，走，快跟我走。」

小燕道：「姜姨，我們那去啊，你還沒告訴我，雲姨在那裏啊？」

那姜姨忽然不動了，她只跨出一步就又站住了，那眉頭緊緊皺了起來，把小燕和袁野瞧了一瞧，才道：「就是為了去救她。」忽然嘆了口氣，冷冷地對袁野道：「就是為了你這小子，哼！」

小燕一把抓住姜姨，說，「噯呀！雲姨她……可是被他們擒了去。」

姜姨道：「憑他們也配，你雲姨和我只道你和這小子被燕山那老怪物擒回去了，本是北上燕山找你們的，不料出山不久，眼看……那官兵似虎如狼，直比強盜還絕滅人性，豈僅搶掠，更殺人放火，是我惱得性起……」

小燕哎喲一聲，道：「姜姨你……你也就殺了……多可怕。」

姜姨哼了一聲，道：「那官兵殺人就不可怕麼，若不是你雲姨阻止，我恨不得把他們斬盡殺絕，却是這一來，你雲姨再也不聽我的勸阻，不上燕山，倒進京去面見永樂那昏君。」

袁野啊了一聲，他萬萬料不到雲姑姑竟和他一般心思，不，不僅是心思，而且去了，那自是為了悲天憫人，救苦救難。這雲姑姑可是在這世上唯一的親人了，該說是對他唯一有親情的人，他多想見到雲姑姑，現今不僅是孺慕的親情了，而且令他更肅然起敬。

卻見小燕嚇壞了，叫道：「姜姨，噯呀！那晚我聽你說，那皇上也不喜歡雲姨的，她怎麼到宮裏去了？姜姨，雲姨不會有事麼？」

姜姨哼了一聲，道：「永樂那昏君為了皇位，骨肉相殘，篡了建文皇帝之位，是太祖皇帝的骨肉子孫，自也成了他眼中釘，他恨不得斬盡殺絕，你雲姨當年並痛斥其非，一怒，離宮，這永樂豈會不恨她，但你雲姨那肯聽我勸阻，囑我獨自上燕山，堅要進京去面見那昏君，你們想，我那會放心，走了一程，越走越不放心，也就轉回頭，進京去尋求你雲姨，本想暗中保護，不料尋遍了宮中，你雲姨竟是踪跡不見。」

小燕道：「可是雲姨也變了主意，不曾入宮。」

姜姨道：「我把劍架在那宮中總管的脖子上，怕他不說，原來你雲姨一進宮，便面見那昏君，要他立即下令停止搜捕，只道必要費一番唇舌，不料那昏君立即滿口應承，還命正宮皇后陪同雲姨飲宴，要當着你雲姨的面前下旨。」

袁野道：「啊！當眞？那眞謝天謝地，不怪再不見官兵擾民了。」

「哼！」姜姨面上的寒霜更濃了，說道：「你慢高興，原來那昏君知道她武功了得，暗施陰謀詭計，在酒裏下了毒。」

小燕一聲尖叫，幸是姜姨一把摟過她去，才沒栽倒，道：「你叫甚麼，那昏君在宮中收養了不少武林中人，難為他們竟知道你雲姨的武功淵源，敢情這些年來，我們居住在那山中，竟不曾瞞過那昏君，也還知道有我，若然他殺了雲姨，師傅和我豈會甘休，是以只是令她昏迷不醒，那總管道：你雲姨一昏迷，立即被送出宮去了，我削去那總管一隻耳朵，是他苦苦求饒，就是除了那昏君，他那幾個近身的死士，實無人知曉。還說出那昏君出了京，原來他們亦已得知你是被燕山那老怪所救，出京為了要親自督師，必要夷平青陽宮，捉拿到你才罷休。」

袁野低頭一聲嘆息，小燕聽說雲姨還活着，總算站得穩了，道：「姜姨，你可找到雲姨啦？」

姜姨道：「我打聽出那昏君落在沙河鎭左近，那知遍尋不得，適才見那一騎快馬來得有異，跟踪進店，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被我查訪出來了，快走，要救你雲姨，先得找到那昏君。」

小燕道：「姜姨，但這一個人……若不解了他的穴道……」

姜姨冷笑道：「他不識我，我却識得他，這些年來，我隨你雲姨數次入皇宮，早識得他的面目，這種鷹爪平時壞事做盡，死有如辜，你倒可憐起他來了，我不殺他，留下他這條狗命，乃是趕快尋找那昏君，若他所言不實，哼哼，可還得找他算帳。」

袁野道：「姜姨，為何你不拷問他，顯然他是皇上近身的虞侯，只怕知道雲姨的下落。」

姜姨道：「你知道甚麼，這人是他近身的虞侯，那總管難道不是他的心腹，永樂要不是詭計多端，生性狡詐陰險，也不會篡位了，非是他不放心這般人，而是早防到有這麼一刻，怕他們落入我等手中，供出囚禁雲姨之所來，雲姨被他們送出宮來，已不知換過了多少手腳，哼哼，我才不上他的當。」

袁野啊了一聲，一時間目瞪口呆，把牙兒咬得格格作响，說不定這正是永樂的詭計，他若變換囚禁之所，誘他們一處又一處地去追查雲姨的下落，青陽宮那面自然也就少了臂助，眞虧他想得到，好個狡猾的永樂。

也眞虧姜姨明察秋毫，看來這姜姨，雖然性烈如火，但不僅武功高絕，而且遇事冷靜更機智，袁野更是肅然生敬。

姜姨道：「時候不早了，還有二十多里地，走！」但那滑出去的脚步又縮了回來，凝視着袁野道：「你打前面走，哼，

燕山派的輕功，我倒要瞧瞧怎生獨步武林，再說永樂在遍搜天下捉拿你，此去越近小湯山，他的侍衞也密佈，其中更不乏武林中的高手，可不能讓你落在他手中。」

袁野應了聲是，却道：「但是小燕……她……」

姜姨冷笑道：「你是怕她跟不上你，好小子，瞧你這口氣倒眞不小。」

袁野那敢再言語，當眞適才已見過這姜姨的武功了，有她帶着小燕，還能跟不上麼，救雲姑姑要緊。

他當先奔了下去，不敢回頭望，但他不用回頭，也聽得出姜姨和小燕不但跟上來了，而且時而在左，時而在右，顯是因為避免撞上他之故，是跑得比他快了，幾乎收勢不住。不禁心下慚愧，也激起了好勝心，當下把輕身功夫盡施展開來，一口氣奔了十多里地。

那小湯山乃是溫泉，名勝之地，是以和京中有大路可通，只見前面月光下，大路要穿過亂石崗，幾處石崗更高出樹梢之上。

袁野心中一動：此去小湯山已近了，這樣險要之處，豈會無人把守，若然有人埋伏……

他心念才一動，不料那姜姨已在後低聲道：「小心了，那昏君若眞在小湯山，此處必有埋伏，你……小心！」

原來袁野已打定主意，若眞有埋伏，那就該反賓為主，誘對方現身出來。

他震地一挫腰，燕雲三翻，在空中三起三落，脚尖恰好點在樹梢上，借那反彈之力，再又竄出兩丈，落身已在一個石崗上。這一來可就不下十丈遠近了。他疾旋身，隱在肘後的劍也就劃了一個半弧，映着月光，也就劃出一道寒光。

只見大道穿過亂石崗，就在脚下，若然埋伏有人，這不是誘，是迫對方現身出來，也把對方由暗而明，他雖然仍在明處，但姜姨和小燕隨後，可就由明變暗了，他始終不信小燕有一身功夫，以為小燕從小在雲姨姜姨身邊長大，只不過會一些輕身功夫而已，若然對方勢大又驟然發難，只怕姜姨武功再高，也照顧不了她。

聽！他像聽到了甚麼聲响，像有倒地的聲响，他帶起的風聲才息，夜風勁了，樹梢在風起伏，却又變不出異狀來。

忽聽姜姨在前面崗下道：「下來吧，好，你已表演過啦，還不下來。」

表演！袁野感到一陣尷尬，雖說他是假定亂石崗中有埋伏，用意在迫埋伏之人現身，但也眞有表演的存心，適才姜姨譏飄燕山派的輕功，存心要讓她瞧瞧，眞不信掌門師伯，燕山一眞人傳授的燕雲三翻，他不過初學乍練，已能三翻七八丈，天下有人能及得上。

袁野忙飄身而下，却只見小燕站在崗下，不見那姜姨，咦！小燕怎麼了？

小燕如痴如呆，在瞧着面前地下，月光下，那臉兒好蒼白，這這……這是怎麼回事？

「小燕，」袁野縱落在他的身側：「啊！」

啊！只見小燕面前的道傍，躺倒一人，不是姜姨，是一個一身勁裝的中年人。

袁野到了她身側，小燕倒像才怕了，怕得像要哭，幾乎縮到他懷裏去說：「我……我沒有啊，我沒……」

她沒甚麼？小燕的眼睛裏有淚珠兒在轉，月光下晶瑩可見，她在瞧着她的手掌，又瞧瞧地上躺着的人，這是怎麼回事？

袁野走過去一瞧，只見那人嘴中有血泡在冒，睜大了一雙恐怖的眼睛，竟是死了，分明死於內傷，而且是一聲也沒帶出就死了，分明剛剛才死，若不是心脈震斷，內臟碎裂，豈會立即死去。

袁野瞧着也是駭然，忙退回身來，說：「小燕別怕，原來果有埋伏！」

小燕的淚珠兒滴落下來了，一滴，又一滴，又瞧了瞧手掌，說：「我沒有啊，我不要殺他的，我只是……」

袁野道：「自然不是你，小燕，怎麼是你，咦，姜姨呢？」

只見右面石崗後，轉出那姜姨來，原來大道在兩個大石崗之間穿過，分明她已把左近都搜查遍了。

姜姨也走去那死屍身邊瞧了瞧，怎麼她也望望小燕，却道：「果然有埋伏，好好，這麼說，那虞侯沒騙我。」

袁野低下頭去，因為姜姨的目光已落在他面上，道：「我不是……賣弄……」

姜姨道：「好小子，你還眞有一手，快把死屍拖去藏起來，可不能被他們過早發現了，還有，顯然那昏君眞在小湯山，你們就留下在這左近。」

袁野忙道：「姜姨，你的意思是：一個人去！」

姜姨的眉兒一挑，說：「先前我不但小看了你，連小燕這丫頭也在出我意外，去，你們是去得了，但此去不過是查訪你姑姑的下落，又不是去殺那昏君，我一人去，倒少了牽掛，若是我在兩個時辰中尚未回來，你們再去也不遲，你們見到了麼，那便是小湯山了，永樂在山中有一座行宮。」

敢情前面的山影，便是小湯山，這是月下看，若在白天，直是就在眼前，相去不過數里之遙。

姜姨道：「記住了，休要遠離此間。」只不過一斜肩，已去無踪影。

袁野不敢怠慢，忙把那死屍拖去崗後的亂石堆中藏了，那料他轉回身去，小燕卻已踪跡不見！

袁野只道她怕見死屍，躲到崗下或樹後去了，可又不能呼叫，不料由近而遠，把兩個大石崗左近搜尋遍了，小燕！

他着急，呼喚了，但呼喚也無人應。

小燕！你在那裏啊！

袁野一跺腳，一定，既現埋伏，就不會只一人，小燕一定是被擄去了，自然也是擄去那山中的行宮！

夜襲行宮　滿城風雨

「小燕，你在那裏啊？」

袁野心下一急，追尋，呼叫，難道小燕不見了，他仍要遵照姜姨的吩咐，仍然躲在那石崗左近。小燕怎會不見了？自不是自行走去的。被擄，必是擄去小湯山，也必是永樂的行宮。

他幾乎是想也不想，就向小湯山飛奔追尋：「小燕，你在那裏啊？」

陡然間，面前出現了點點燈火，這樣的時候，時已近午夜了，便是鄉鎭也難見燈火的，但這裏却燈火如繁星，是以烟鑽霧籠之下，必隱約可見房舍處處。

袁野停步，不再呼叫了，他在京中住了一月有餘，時聞人提及這小湯山，因爲氣爽秋高，正是郊遊好去處，小湯山溫泉名勝之地，達宮貴人，多在此建有別墅，溫泉地區，早晚多霧，是以近處看來也一片迷濛，只見一條大路，直通山裏，姜姨說：永樂在山裏有行宮，那大道若不是去行宮之路，豈會倍常寬大。

袁野毫不遲疑，既然前有姜姨來了，後有小燕被擄，他豈會再遲疑，心急之下，連身形也不掩藏，飛奔入山。既然烟籠霧鑽，月色不明，心急之下，又奔馳如飛，快得也更似一縷輕烟。

可不是不時有人在他後面現出身來，但無聲，也不追趕，因爲他快得似一縷輕烟，正因爲身後不時有人出現，袁野奔馳得也更快了，可見行宮已不在遠。

當眞那麼多沿途埋伏的人，暗處望明處，竟會發現不出他來，難道他的功夫在這些日子裏，竟增長了許多，爲甚麼？

正行間，驀聽蹄聲狂風驟雨一般而來，山路不陡而又寬大，那馬來的好快，袁野才閃身道傍，那一騎飛馬已打他面前過去了，是一個軍官。

袁野一恨，那馬後分明有一條人影，幸是他沒即刻轉身出來，否則和那人撞過正着，是誰？

那一騎和馬後的人影，迅速消逝了暗林中，原來那是一個彎道，他看見了燈下，就在對門脚下，雖然燈火疏落，但好大一片。

袁野的呼吸急促起來，行宮，那一定就是永樂的行宮，他又看到那快馬了，對山相隔不到半里之遙，高處不但可望得遠，而且望得清楚，因爲那宮門口的燈火忽然亮了起來，像是火把，馬上人在宮門前也下了馬。

那馬後的人影呢？不見。

袁野心頭一緊，顯然那是躡踪快馬而來的人，必是外來的人，一個能追及快馬的人，而且必然打從遠處而來，那人的功夫可見厲害之極，會不會是姜姨，但她怎會走到後頭了。

他不敢怠慢，如飛繞行過去，那馬仍在宮門口，鼻孔裏直噴白氣，馬上人已入內去了，只見宮門口四個掛刀，四進手持長槍的御林軍，一個拉着馬的人，對一個軍官模樣的人說道：「緊急軍情是五百里傳書，奇怪，有甚麼軍情這樣緊急的？」

那人把馬交給一個掛刀的御林軍，和那軍官入內去了，袁野繞過牆垣，騰身翻滾，落到牆根。

那行宮也不過比富貴人家的宅第寬大些，圍牆更高，也更見金碧輝煌，大堂前多了一個九龍丹墀，丹墀上有人提着兩盞宮燈，加上簷下的四盞宮燈，把院子照的明如白晝。

飛馬來的軍官站在丹墀下，正在解下佩刀，早見一個黃門走出門來，宣那軍官入內。

袁野略一遲疑，即忙順着牆根，藉花木隱蔽着身形，轉身後面，一聽五百里傳書，他已猜到是甚麼軍情了，不料他尚未轉過第一進房屋，驀聽一陣脚步聲響，打那大堂後的迴廊中，轉出兩個人來，跟着又是兩個，四人都是一身勁裝，步下快極了，袁野忙不迭翻上一個花壇，伏身在花叢中，因爲別無藏身之所。

原來不是他暴露了身形，那四人分先後，又迅速一分，分明是在搜查。

有兩人在近花壇來了，肘後都隱兵刄，竟在花壇前停下步來。

只聽一人低聲說道：「你說，會是甚麼人，據那店家說：還是一個女子，一出手就放倒了咱們三個人，並把那虞侯擄去了。」

另一人道：「不是一個，先已住在店中的，還有一男一女，咱們眞得小心，他們四人的武功，沒一個不在我們之上。」

原來是這麼回事，不怪這四人雖是出來尋查的，但顯然露了怯，現下是縮身在花蔭裏。

先前說話那人又道：「你說，會不會是青陽宮的人？我看八成兒是的，除了燕山一眞人和那座下的八大弟子，誰有這能耐。」

却聽這人失笑道：「你是怎麼了，可是嚇得胡塗了，女道士雖有，但青陽宮可沒女道士。」

那人道：「是是，我是怎麼啦，那店家分明說是個女人，另外兩個也有一個是女的，且還是個小妞。」

這人又道：「我倒想起一個人來，就是後面山洞裏的那一個，只怕是爲她而來的。」

那人道：「你是說雲公主！是了，一定是……」

這人喝道：「住口，你不可說出……你是不要命了？」

袁野心頭一陣劇跳，不料他方才入來，即刻就探知雲姑姑的下落，這兩人說的，當然就是雲姑姑，原來是把她囚在後面山洞裏，姜姨呢？怎生找到姜姨才好，且慢，小燕是否被他們擄了來了？

但這兩人再不言語了，不，只是改了話題，只聽那人又道：「咱們的人來到，青陽宮已被一把火夷爲平地這又怎說？」

這邊的一人道：「不是已夷爲平地，是火還未熄，皇上果然英明，聽來人一稟，立即就明白了，那時我就在面前聽得清清楚楚！」

那人道：「皇上怎說，你你……。」

寒光陡閃，兩人倏地一分，一刀一劍，橫在當胸，但兩件兵刄瞬已垂了下來，這人道：「原來是自己之人，皇上說：必是人馬已到了山下，青陽宮裏的人已得報，是以放起火來。」

那人道：「這一來可好了，不用一刀一槍，也沒死傷，青陽宮就被夷平了。」

這人道：「好甚麼，皇上可不喜，還直皺眉，我說皇上英明不是，這一來可後患無窮了，火既是人家自己放的，顯然人家已行先了一步，料定我們的兵馬必會出動，早已有備了，人家才是毫無死傷，你想，以往咱們還可暗中監視，對他們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現在，連人家撤退到甚麼地方去了也不知道。」

那人啊了聲說：「我可眞沒想到。」

這人又道：「不過，青陽宮的老道若不是心虛，若不是眞如所料，把皇上要的人刦走了，怎麼放起火來，青陽何止百十個老道，可說沒一個不會武功的，燕山一眞人和那八大高手更是了，若不是果如我們所料，爲何要逃，但皇上說：不怕他們逃上天去，正因青陽宮有百十個道衆，追查起來也就容易了，咦，你聽……」

是半聲慘呼，而且就在不遠處，這人叫了聲不好，挫腰旋身，已向那慘呼聲傳來之處撲了過去，這面的一個却打右面撲去，只聽兩聲咦，跟着火光一閃，一串火星騰空，跟着空中發出一聲炸响，像是冲天火泡。

也就在那瞬間，頓現一片光明，也不斷傳出號令之聲，那聲勢好不驚人，但却沒喧嘩的人聲。

袁野大吃一驚，這行宮中豈僅有備，看來全是訓練有素的高手，幸是他在那飛馬前來報信人之前溜進來，也未深入有房屋之處，否則只怕早就被發覺了，但是誰？可是那姜姨。

忽聽迴廊那面傳來一聲長嘯，和連聲慘呼，跟着叱咤之聲此起彼落，袁野見到三條人影，從他頭上一掠而過，顯是打牆頭上掠過去的，他心下一急，這面燈光較少，這時也正可魚目混珠，忙不迭溜出花壇，早見燈光之人，二丈處躺着一人，也就先前傳來的那半聲慘呼之處，他正要向那叱咤聲傳來之處趕去，驀地心中一動，皆因那躺在地上的人包頭布傍的鬢邊，有一朵白花，而適才這兩人，也一般用青布包頭，鬢邊有一朵白花，顯然就是宮中人用來辨認自己的暗記。

袁野這一遲疑間，有兩條人影打右面飛撲過去了，忙不迭把那死人的包頭布解下去，匆匆包在頭上，再插上白花。

可不是宮中帶兵刄的人，全是青布包頭，鬢揷白花，袁野穿過迴廊，遇到兩個把守通往第二道房屋門戶的，只對他瞧了一眼，便轉過頭去，兩人一般是青布包頭，鬢插白花。

袁野更放心大胆了，一連兩個起落，只見前面是一個庭院，院中躺倒了七八個漢子，顯然已死去了，却都是青布包頭，丹墀下，兩個鬍鬚花白的人，和兩個武林官員，圍着一個懞面人，四處把燈球高擧，把庭院照得眞個明如白晝，房上和右面院牆下，更是無數官兵，間雜着不下二十多個青布包頭的人，皆是箭在弦，刀出鞘，把那懞面人圍困在核心。

懞面人，啊，袁野立即認出來了，原來是燕山一眞人，他的掌門師伯，院中地上躺着七八個人，沒一人再動彈的，顯然已死了，除他這掌門師伯，誰有這樣的功力，人不但都死了，就和那花壇前的人一般，死不見傷，也不見血！

袁野混在人叢中，竟沒人多瞧他一眼，也更放了心，只聽那懞面人呵呵長嘯，說道：「今天只給你們一個警誡，我要取那昏君的性命，易如反掌，我暫且饒他一命，只不過時機未到，你們這樣狐羣狗黨，我也懶得殺你們，若然定要送死，那就來吧。」

只見那兩個鬍鬚花白的人互望了一眼，左面那人開了口，說道：「你竟敢目無天下人，別以爲你懞了面，我就不知你是誰，哼哼，今天敎你來得去不得。」

那懞面人又一聲呵呵，說道：「憑你那幾手鷹爪的，也敢在我面前口出狂言，若是你也想送死，那我也成全你，呵呵，鷹爪門的掌門，竟作了鷹犬，武林中，從此再沒你這個門戶，也沒你這號人物，出手吧。」

那人原來是鷹爪門的掌門，袁野不禁皺了眉頭，那鷹爪功乃是武林中一門極其難練，也威力奇大的功夫，本沒這個門戶，只立門派，還是近十年間的事，他記得師傅說過，山西雲崗有個姓邱名林的人，在這門功夫上更創新招，發揚光大，徒衆一多，也就自成了一個門派，囑咐他一旦遇上，要千萬小心，不料今日遇上了，而且還就是這姓邱的。

只見那邱林一揮手，咦，那兩個軍官對他一點頭，立即退了下去，他傍邊的一個花白鬍鬚的人却只退了兩步，大袖一揚，手中已多了把長劍。

懞面人對那老者也一聲呵呵，道：「青虹劍，原來你，就是杜桑！」

那人道：「既知我名，也識得青虹劍，還不束手就縛，邱兄讓開，這種不敢以眞面目示人的人，不配和你邱兄動手。」

袁野正爲那兩個軍官的點頭猜疑，不知安排甚麼詭計，聞言也一怔，青虹劍削鐵如泥，杜桑以九幽斷魂劍名滿江湖，聽說已失踪多年，不料被永樂收買了，原來藏身在大內之中。

那懞面人更是縱聲大笑，說道：「你龜縮在大內裏也罷了，當年我饒你不死，你定要魂斷九幽，好好，今晚我就會成全你。」

那杜桑忽地退了一步，明亮的燈光照見他滿面紅得發紫，目中像要噴出火來，切齒道：「你你，當年原來是你？」

懞面人道：「不錯，正是我，我倒想以眞面目示人，只怕你一見就已魂斷九幽。」說着，那話聲陡然轉落，道：「當年既你不死，只道你已隱姓埋名，痛改前非，不料反倒助這昏君，犯下更大過惡，今天饒你不得，哼！」

怎生都不動手，袁野好生焦急，既已知道了雲姑姑的下落，不趁此時去把雲姑姑救出來，更待何時，不自覺一跺脚，幸是全都目注在丹墀下的三人身上，沒人轉一下眼！當眞他是怎麼了，既然認出懞面人就是他師伯燕山一眞人，他還担心些甚麼，敢情這姓杜的當年絕迹江湖，便因敗在師伯手下，無面見人，連同那邱林，若是師伯的對手，倒會不動手麼，再說師伯那燕雲三翻輕功絕世，任他們施甚麼詭計陰謀，豈能困得了他。

袁野打定了主意，只見丹墀下的三人只不過相互移形換位，仍不動手，忙不迭悄悄溜出人叢，繞着那殿堂一轉，沿途都見暗處有人現身，或寒光一閃，但無人攔阻，顯是全把他認作自己人了，萬不料偶然生智，倒得了大便宜。

他飛奔第三進房屋，只見有五座樓台，各有迴廊相通，當中一座特高，更是燈火通明，袁野霍地一挫腰，正想：那必是永樂帝所在之所，驀聽發起一陣喊來，金鐵交鳴之聲才入耳，已是連聲慘呼！

袁野乃是順牆根，藉花木才隱身飛奔，那花木也阻住了視綫，看不見樓下的情景，忙奔過去一瞧，原來那樓下的御林軍，圍了何止三匝，階上全是弓箭手，箭在弦，階下的長槍與短刀交錯排列，四個幪面人四把劍宛如四條銀龍，地上已躺倒了十數具屍體，六個青布包頭的漢子和五個虞侯模樣的軍官，正力敵四個幪面人，這只不過一會工夫，便已死傷了十數人，但那十數人仍然前仆後繼，拚死力拒。

袁野倒吸了一口涼氣，他明白了，原來他師伯是故意在前面先現身，把大內的幾個高手引開，這四人雖然幪了面，但他本門的劍法豈有不識的，顯然四人乃是師伯那八大弟子中的四個。

袁野面容慘變，怎麼辦？他該怎麼辦？這永樂說甚麼也是他的叔父，叔父不仁，沒骨肉親情，他豈可不義，何況若是殺了永樂帝，那時天下豈不大亂！

他正心亂惶急間，又有四人倒地，那剩下的幾人顯然武功較高，却那是幪面人的敵手，袁野一咬牙，不料尚未撲出，只見兩個幪面人兩聲長嘯，劍起又砍倒了兩個，縱身而上，直撲那樓頭。

袁野那還遲疑，一急之下，蹬腳騰身，燕雲三翻，相隔五六丈，落在那高樓的第一層的簷上，但仍晚了一步，那幪面人已破窗入了樓，他也一腳破窗，只聽迭聲尖叫，他這裏尚未竄入，噗！那兩個幪面人幾乎是腳未落到樓面已被人拋了出來！

同一瞬間，兩個虞侯也騰身上了樓，兩個跟踵而上的青布包頭的漢子，一個落在袁野身傍，一個在斜對面窗，和他一樣，也呆住了！因爲都看得明白，樓中只有花容失色的宮女，三三兩兩抱做一團，驚得大張着咀，靠西面的床上，盤膝坐着一個頭戴軟巾的人，服繡金龍，一瞧就知他是誰了，那兩個虞侯飛身而入，撲向床前一跪。

床上人果然是永樂帝，揮手道：「還不快去給我拿下了，快去快去！」

兩個虞侯翻身出樓，袁野大吃一驚，難道這永樂帝竟有一身超羣的武功？那樓中除了他，只有一羣宮女，把兩個幪面扔出樓去的，還能有誰？

那樓下又發起一陣喊來，只聽嗤嗤之聲不絕於耳，有人在叫：「快！放箭！截住他們。」

是那幪面人退了，但袁野却不下望，順着那永樂帝的目光，他一見永樂帝身邊一個姑娘，登時驚得呆了！咀也張大了。

小燕！怎會是小燕？

可不是一個和小燕一模一樣的姑娘，正退回到永樂帝的床前，也瞪大了一雙眼睛，她瞪着眼，目光中充滿了迷惑，在瞧她的手，瞧她自己的手，迷惑中，顯然又驚悸尤存。

永樂帝亦在瞧她，他的眼睛也睜大了，但驚愕中，却有喜容。

驀覺有人拉了他一把，耳邊有人說道：「你可是想死了，保駕也只能背對着窗口，你留在這裏，我去追趕。」

袁野一回頭，那身邊的漢子已一掠三丈有餘，落入花叢中去了，喊聲，金鐵交鳴之聲也遠去了，他忙一閃身，窗戶已破，閃在窗外邊，怎麼是小燕？這不奇了！

只見那永樂帝說道：「你是誰？」

早見兩個黃門從床下爬了出來，帽子也歪了，兩人一見小燕，登時趾高氣揚，一聽永樂帝也在問小燕是誰，惡人已去，魂魄歸了竅，那威風也回來了，一個尖聲怪氣喝道：「那來你這小妞，好大胆，竟敢竄到這裏來，快拿下了。」

另一個黃門更是伸手就抓，只聽永樂帝一聲喝斷，說道：「你這兩個奴才大胆，還不退下。」

小燕已嚇得退到床頭，永樂帝怒道：「若不是這姑娘救駕，我早沒命，你這兩個沒用的奴才，竟敢無禮。」

此言一出，無不驚愕，救駕的竟是這個小姑娘，這工夫，門口搶進三個人來，當先是個身穿軟甲的將軍，後跟的是邱林杜桑，袁野認得這將軍那日在西山上見過，乃是九門提督，只見他向床前一跪，道：「臣罪該萬死，萬歲受驚了！」

永樂帝面色一沉，怒道：「拿下的賊人在何處？」

那將軍連連叩頭，邱林杜桑兩人更是不敢抬頭，將軍道：「賊子們雖沒拿下，但已受傷逃走了，萬歲明鑒，賊子實是武功了得。」

永樂帝道：「賊人既已受傷，爲何不追拿。」

那將軍道：「山外道路盡已封鎖，驍騎營正嚴拿中，臣等回來保駕，故不敢遠離。」

永樂帝一聲冷笑，說道：「若等你們現刻才回來保駕，朕早沒命了，不過才得幾個賊子，已把朕的行宮鬧得天翻地覆，平日你等揚威耀武，一旦來了賊人，竟然傢地無用，倒不及這位姑娘，姑娘，來，過來，別怕，你保駕有功，待朕回京，要大大賞封。」

那跪在床前不敢抬頭的三人，不禁都抬起頭來，小燕一身布衣，任誰一瞧就知不是宮中的人了，永樂帝無命，三人那敢起身，仍然長跪床前，眼望小燕，自是愕然相向。

袁野的驚愕更不下那三人，更驚訝失踪了的小燕，怎倒來救了駕？那四個幪面人無人能敵，眞不信小燕能出手就嚇退了兩個幪面人？但又不由他不信，雖沒見到小燕如何出手，但却見到那兩個幪面人逃竄，何況樓中人可是親眼見到的！

小燕說：「我我……我眞的是救了你麼？」

永樂帝眉開眼笑，說道：「姑娘，那二個幪面賊打左面窗口進來，你也同時從右面破窗而入，姑娘，眞不料你小小年紀，竟有這麼大的本事，你比那賊子更快，只見你兩掌一翻，兩個賊子脚尚未點地，已被你震出去了。好好，你救駕有功，我定要大大賞封，還不看坐，你這兩個該死的奴才。」

永樂帝面向兩個黃門，登時也怒容滿面，只見那黃門手中雲帚一抖，唱道：「皇上賜坐，兀那小女子還不謝恩。」

永樂帝笑道：「免了，錦榥放在我床前，姑娘，你坐啊。」

小燕畏怯怯，瞧瞧永樂，瞧瞧跪着的三人，又瞧了瞧那皇帝床後的一羣宮女，不下二十來雙眼睛，全都在望她，小燕便

不畏怯，也會忸怩的。

小燕說：「他們……還跪着啊！」

永樂道：「姑娘替你們講情，今晚且饒過你們，還不謝過姑娘。」

那虞侯和邱林杜桑跪着轉身，向小燕齊叩了一個頭，齊聲道：「多謝姑娘。」

永樂帝又沉了臉，喝道：「沒用的東西，還不快滾，滾！」

小燕說：「哎喲，你怎麼這兇啊！叫他們走也就是了。人家來保護你，你倒對人家兇，你不講理嘛。」

永樂帝面上的寒霜，登時被小燕消溶了，甚至莞爾笑了，說道：「謝過姑娘，去吧，此間有她在此！姑娘，不料你小小年紀，倒强過他們，更遠勝我的御林兵馬，你坐啊，看我的茶來。」

虞侯和邱杜二人向小燕又叩了個頭，才又向皇帝叩頭，悄悄退了出去，那六隻眼睛可瞧着小燕，不但流露出千恩萬謝，且還顯露出喜容。

袁野早騰身綳在簷下，小燕不懂，他可明白，皇上一怒，就會有人頭落地，而今皇上露了笑容，這三人項上的人頭，就算保住了，如何不千恩萬謝。

那三人退出來了，就在袁野身邊，只聽那虞侯低聲道：「快，快命人把死屍搬出去，別教萬歲知道。」邱杜兩人如飛去了，那樓下已沒了火把，但樓中燈火仍把四處照得明亮，巡邏的人仍穿梭般往來，那兵刄也閃爍出一道寒光，槍上的紅纓也還紅似火，只不過人人皆背樓而立，背樓而行，沒一人敢回身仰望的，這倒便宜了袁野，不想被人發現他來。

只聽那永樂帝又在問道：「姑娘，你還沒告訴我，你姓甚麼？你怎知朕今晚有難，前來救駕？」

袁野不由一陣心跳，這小燕天眞一片，若然說出她是誰，也說出他袁野來……

小燕說了，道：「我啊，見到那兩個道爺向這裏來，我姜姨那日叫我跟踪他們的，我就跟下來了。」

原來是這麼回事，必是袁野今晚把死屍拖去石崗後的一會工夫，他師伯帶着四個弟子恰巧打那裏過去，小燕就跟着來了，她只記得姜姨曾吩咐過她，竟然把多日前吩咐仍牢記在心中。

永樂帝道：「姜姨！你姜姨又是誰啊，姑娘，你爹媽呢？」

小燕幽幽地說道：「我從小就沒爹媽，雲姨和姜姨收養我，我啊，來找雲姨，你眞是皇上麼？姜姨說：雲姨來見皇上，就被你囚禁起來了。」

糟！袁野急壞了，心下着慌，差點綳不住身子，却聽那永樂帝啊了一聲，說：「原來你就是她收養的小姑娘，我聽說過，她收養過一個小姑娘，原來是你那姜姨帶你來救駕的，那麼……那麼……我眞是錯疑她了，她說的……全是眞的……」

說着，說着，永樂帝在自言自語起來，不僅面上的寒霜消溶，而且面色更柔和了。當眞面對着她，尤其是在這樣明亮的燈光，戾氣頓變爲祥和。

袁野看得明白，大大鬆了一口氣，永樂帝的眼珠子雖然在轉，但目中那不怒而威，令人見而生畏的淩芒，却盡歛了，這暴君的面上，竟然顯露了慈祥。

他明白，這永樂帝眼珠子爲何在轉，他一定在想：這小姑娘的武功自也是朱雲公主傳授的了。朱雲公主幼從黃山比丘尼學藝，他盡知其詳，從小燕看朱雲公主的武功，必然更是高絕了，若然公主不是眞心善意，他豈能仍坐在這龍床之上。

只見他忽地下了龍床，對那黃門吩咐道：「快看公主，傳命童妃親迎，就近在鳳樓歇息，說朕稍後即往相見。」

黃門才轉身，永樂又吩咐四個宮女道：「你四人快去侍候公主沐浴更衣，傳命童妃，不得怠慢。」

四個宮女退出去了，永樂却又轉身指着兩個宮女道：「快帶這姑娘去鸞樓，傳命呂妃，待這姑娘如待公主，她二人身材不相上下，呂妃的衣服必也合身，換過衣衫，快帶來見我。」

小燕喜道：「你……」

她身側的一個宮女扯了扯小燕的衣袖說：「稱皇上，快謝恩。」

小燕瞪大了眼睛，說道：「謝什麼恩啊？」

那樓中的一羣宮女早趨前跪倒一地，齊聲說道：「參見公主。」

小燕慌了，咀兒也張得大大的，永樂帝呵呵地笑道：「胡鬧，你們這是在做甚麼？」

只見那黃門轉過身來，跪了一腿，道：「萬歲金口無戲言，奴才恭喜萬歲。」

世間最會瞧臉色，無過於太監，也許永樂帝適才說時無心，但宮女們這一聲參見公主，他倒喜形於面了，皇上高興的事，太監宮女那會不討好兒，必是從未見過這暴君喜歡一個人，有似喜歡這姑娘一般，那會不起哄湊趣。

永樂帝笑呵呵，不但眼笑，連濃眉也在笑了，說道：「好好，朕膝下便是少了一位公主，且待回朝拜過宗廟，曉諭天下，再行賞賜。」

黃門宮女齊聲謝萬歲，小燕迷迷惑惑，被那嘻笑的宮女簇擁去了，不，是捧鳳凰般，把小燕捧出去了。永樂帝只吩咐兩個宮女帶領小燕去呂妃處，竟然喜得忘了形，擁着小燕一湧而出，永樂帝也不加阻止。

那樓中登時靜了下來，只見那永樂已移步窗前，目送宮女擁着小燕去遠，袁野見那黃門兀自在偷瞧永樂帝的面色，太監最會察人之言，觀人之色，那是一些兒不假的，永樂帝才轉過身來，那黃門又再屈了一下腿，道：「奴才再恭喜萬歲。」只見他溜了門窗一眼，低聲諂笑道：「萬歲萬千之喜，這姑娘不但人見人愛，美慧絕人寰，而且，她年紀幼小，不封爲公主，她如能留在宮中，有了她在身邊，强過萬千御林兵馬。」

只見那永樂捋鬚而笑，道：「看來你倒也不蠢，朕正是這個主意。」

那黃門道：「但雲公主……萬歲眞要放……」

永樂道：「公主原是我胞妹，江山原是我朱家江山，她不過心地慈悲罷了，她的眞意已明，休再多言，却是你提醒了我，此女原是她所收養，我封爲公主，於法於理，却也極合，好好，朕有了她二人在身邊，從此大可高枕無憂了。」

這可眞是萬萬意料不到的，驀聽下面的樓梯上有步音傳來，來人尚不祇一個，袁野忙不迭落到簷上，順着那樓簷，溜到無人之處，只見那五座樓台下，已不見了兵將，儻遠處花木間，偶見一兩人，那鬢邊的白花隱約可見，但皆背向樓台。

就在那瞬眼之間，驀覺肩上被人拍了一下，總算他沒驚呼出口，尚未回頭，只聽得身邊有人吩咐道：「還不快走，好大膽。」

是姜姨！原來她也在此，袁野更不回頭跟隨身邊掠過的黑影，飛掠出了行宮。

× × ×

「姜姨！」袁野道：「那麼你也全見到了。」

天色已漸明了，他隨着姜姨奔出了不下二十釋地，來到一座無人的荒山上，那姜姨回身遙望行宮之處，竟然怔怔地出起神來，不言也不動。

她轉過身來了，凝視着袁野，道：「你也太以大胆，竟敢進入行宮，可是不要命了。」

袁野低下頭去，道：「姜姨，非是我斗胆，只因我回頭不見了小燕，以為她被皇上的人擄去了，是以……」

「是以你就大胆溜進行宮。」

袁野在她冷厲的目光下再又低下頭去，不料那姜姨嘆了一口氣，她那面色其實一點也不冷。

袁野等了一會，只見她仍然凝眸那行宮所在小湯山，忍不住又叫了一聲姜姨，說道：「眞想不到，小燕她……姜姨，小燕眞有……除非是無敵神功，姜姨，那兩人雖然幪了面，但我也看得出來，一個是我師伯座下的大弟子玄九丹士，一個是二師兄火牛道人，小燕能一舉手就退得二人嗎？」

姜姨冷笑一聲說道：「你以為只有你們燕山一派的武功，才是無敵天下，今晚若不是你雲姑娘再三叮囑，我要取他二人的性命，易如反掌。」

「甚麼？」袁野愕然道：「姜姨，那麼，退那玄九丹士和火牛道人的，是你，不是小燕了，這就不怪了。」

怎麼姜姨眼中有迷惑？而且在搖頭？

袁野啊了一聲，道：「原來是姜姨你，但小燕怎會跑進樓中去了，眞是萬萬想不到，姜姨，難道你已見到了我雲姑姑，這全是雲姑姑的主意？」

令袁野萬想不到的是，這姜姨竟點起頭來，說道：「憑那一個小小山洞，豈能困得住你雲姑姑，原來你雲姑姑不過是逆來順受，存心要感化那昏君，是以一知燕山老怪率徒前來，我又帶來了小燕……」

袁野啊了一聲，說：「原來小燕不是失踪，是你帶走她的。」

姜姨道：「看來我要從頭說起，你就會不斷打岔，還要大驚小怪。你怎不想想，除了我，誰能一聲不響帶走小燕。」

原來是這姜姨才和他們分手，就發現了燕山一眞人率領四個徒兒，在那前面林中坐地，青陽宮果然是他們放起一把火，自己燒的，永樂帝既已出動了兵馬，便是他們能殺盡入山的兵馬，從此那青陽宮也無寧日了，永樂必也不甘休，他們可不能殺盡天下兵馬，何況燕山一眞人早料到有這一日，是以早備下了後路，便是桐柏山中，早在十年前，已建了個下院，只不過隱秘得無人知曉，除了袁野的師傅外，無人知道山中的道場，便是青陽宮的下院，觀中的住持，乃是眞人的一個俗家弟子。

袁野道：「是了，好大一個道理，師傅不時命人送鹽米，從不見那觀中的道衆出來化齋，我也隨同師傅過幾次，那道場雖大，道衆却不多。」

姜姨道：「你那個老怪師伯指示四個弟子，原來他在率衆南下途中，為了轉移官兵的追捕，本是要入京大鬧一場，好令永樂調回追捕道衆的官兵，回師保衞京城，原也不是定要取那昏君的性命，不料尚未到京，探知這昏君在此，是以連夜前來。我既然遇上了，若然今晚他們得手，若然殺了這昏君，那還了得，這永樂已立了太子，太子繼位，不知天下有多萬千人頭落地，但我一人如何阻止得，休道保全那行宮，便是保全那昏君的性命，也感到人單勢孤，是以即刻回身，帶走了小燕。」

敢情是這麼回事，袁野道：「姜姨，便是我也想到了，永樂雖然不仁，但念及天下蒼生，我也不顧許多了，甘作師門叛逆，上那樓頭，原意也是保護他，但我那是大師兄二師兄的對手，眞是萬千之幸，姜姨你和小燕早已在那樓上了，但姜姨怎又說見過了雲姨，眞是一到就尋到麼？」

姜姨道：「我帶着小燕，原是走前了一步，來到行宮，不料得來全不費工夫，這昏君竟養了那麼多鷹犬死士，在林中聽到兩個青布包頭的人談話，才知你雲姑姑被送來此間，明是送她來此溫泉之地休養，硬說她有病，其實是被軟禁在那石室中，我一去，就找到了，不過命幾個鷹犬看守，那還不容易打發麼，他們連我的人影也未看清，已被我點了穴道，你雲姑姑却說甚麼也不走，說這昏君對她並無惡意，早晚必要勸化了他才罷休，却是聽得燕山老怪率衆前來，反倒着了急，命我帶着小燕前去保護。」

那姜姨說着，突然笑了，道：「以後之事，你已眼見的了，小燕這丫頭也眞怪，那麼大一個姑娘了，倒天眞得像個小女孩，也眞是人見人愛，人見人憐，你便是有滿膛怒火，一見到她，只愛和她一對面，必會化為烏有了，那暴君，眞想不到，竟和她也投了緣。」

袁野可急了，說：「姜姨，難道你眞就讓她留在宮中，留在那暴君身邊？」

那姜姨笑盈盈轉過面來，說道：「有甚麼不好？你不見因為小燕一言，他立即釋放了你雲姑姑麼？別說她已下定決心，立意要感化那昏君，不願離開宮庭，何況你雲姑姑不知被那昏君給她服了甚麼藥物，武功全失，除非得到那昏君的解藥，豈能復原，有了小燕在她身邊，我們自然也放心了。」

當眞說得是，他只知道雲姑姑受了昏君的暗算，迷昏不醒，原來人雖醒了，武功失去了。小燕先前說是奉雲姨之命去救他，永樂帝不就有了悔意，立命童妃去親迎出來麼？

那姜姨忽然嘆了口氣，道：「你和小燕才不過相處得幾日，你已捨不得她了不是？我可是從小把她撫養大的，豈會離得

開她，但我問你，那昏君暴戾成性，豈是輕易感化得了的，你雲姑姑的心願一天達不到，就休想她會離開宮庭，却是小燕雖不能立化他的戾氣為祥和，但有小燕在他身邊，朝夕相對，只要他能稍減些殘暴之性，豈不是蒼生有福了，豈不也就活人無數。」

袁野點頭道：「但願如你姜姨所說就好了，我非是捨不得她，只是担心，姜姨，有道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姜姨擺了擺手，說道：「你不用再說了，小燕非但救駕有功，而且那昏君仍然要她保駕，何況我也看得出來，那昏君是眞喜愛她，若她眞被封為公主，那麼，你雲姨便是身在虎口，也安如泰山了。」

袁野說不出心中是何等滋味，却見那姜姨又莞爾而笑，這還是袁野初次見到她恁地莞爾而笑，這那還像是個性烈如火之人。

那姜姨緩緩轉過面去，凝眸着遙山隱隱之處，那正是小湯山的方面，說道：「你說，小燕便是眞練成了一身絕世武功，她也不屬於這血腥的江湖，是以你雲姑姑和我，雖然也敎她武功，却從不嚴厲督促，任由她性之所好，我們也從不望她在武功上有所大成。那麼，你想想，她將來何所歸宿？」

姜姨在搖頭，袁野却在發楞，當眞他沒想，其實這些日來，他那有暇去想遙遠又遙遠的未來。

姜姨又在說了，道：「我們不但想過了，而且為此不時談論憂心，你雲姑姑心願一了，終歸是佛門中人，早晚也要皈依我佛，我是江湖中人，身在江湖，江湖不老我已快老了，那麼，小燕何所歸？」

姜姨忽地轉過身來了，目中忽又現了冷冷的光焰，說道：「你喜歡小燕，我知明白，你能長久愛護她，也能長久保護她麼，你，你連自身也難保，那昏君便是受了你雲姑姑的感化，有小燕留在他身邊，他能停止搜捕，不再擾民害民，但休想他會放過你。一旦不得到你，他仍然寢食難安，要知，他不是怕你，而是青陽宮的道衆盡數漏網，禍患仍在。」

袁野低下頭去了，一聲嘆息。

姜姨又道：「今晚之事，實非我事前所能料及的，我並不喜歡，更非貪圖富貴之人，但宮中的悠閒歲月，在你雲姑姑身邊，她不是強過在你我身邊麼，我的話說完，你去吧，海闊天空，任你飛翔，人各有志，我也不問你何去何從，你雲姑姑此來，雖說為你而來，既已得知你已長大成人，又且安然無恙，她的心願也該了了，你也不用去見她，要知她不離宮，你去了對她，對你自己，而皆無益而有害，你去吧，好自為之。」

袁野才叫得一聲姜姨，不料她已霍地一挫腰，如飛落下山去了，那旭日雖已昇上山頭，東邊天際一片光明燦爛，但山林鬱鬱葱葱，瞬已失了她的踪跡。

袁野站在那高高的山頭上，羣山盡在脚底，耳邊唯有淸晨寂風的悲鳴，一時間，他感到倍常的空虛，孤寂。

姜姨丟下他孤寂一人，獨自走了，她走了，他原不識姜姨，只不過她是小燕的姜姨，只不過昨晚才偶然相遇罷了，人家自人家的事，豈會為他留下，又為何要為他留下來。

袁野仰天一聲浩嘆，姜姨所說，句句金石良言，他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為何他偏是生在帝王家，而今他却是這樣一個不祥之人，為了他，天下萬千人氏被擾被害，不得安居，為了他，雲姑和姜姨小燕的居所被燬了，為了他，青陽宮被夷為平地，那百十個道衆雖然幸免於難，但也顚沛流離，而昨晚……

袁野眼前登時浮現出那死屍滿地的情景，那慘死之人，又為誰而死？不也為了他麼。

他想到了小燕，可愛的小燕，宮中的歲月，眞如姜姨所說的悠閒麼？小燕雖不是屬於這血腥的江湖，但宮庭之中，那險惡又豈下於江湖，歷朝歷代，宮庭中又何嘗不是充滿了血腥。

不，姜姨錯了，小燕不是屬於江湖，也不屬於宮庭，而是山林，該是像山林中的野鷹與閒雲。

忽然間，袁野呆住了，像是黑暗中，心下陡然出現了一綫光亮。

他想起了呂瑤，不不，是森林中的女妖，那眠松臥月，以野鹿為伴的女妖，也許她曾令那驚嚇的獵戶裹脚，再也不敢進入興安嶺，但她沒傷害過人，甚至連鹿兒也沒傷害過。

她怎麼說啊，那女妖？

袁野聽到了呼喚聲，眞是聲聲呼喚，不，原來不過是晨風在山林間呼嘯，若是呼喚，那不過是原野在對他呼喚，但聽來，却似女妖，那可愛的呂瑤，正在對他呼喚。是的，他想起來了，女妖對人世間的新奇，立即在人世間的醜惡中幻滅了，她怎麼說啊？她說：若不是她娘臨終的遺命難違，她才不要上京哩，她恨她那心中只有富貴功名的爹，她多想回到原野中去，

但女妖終於上了京，回到了她爹的身邊，但她……袁野自明白不過，因為她對他說得明明白白，她娘命她進京，只不過因為留下她孑然一身，無依無靠，但從原野中來的女妖，遇到了他這個袁野，她叫他甚麼，大哥！她有了大哥，有了依賴了，她要依賴大哥。

那麼，他走了，女妖親眼見到他從醜惡奸詐的陷阱中，被人救走了，他又記起了她那目中燃燒的怒焰，她又失去了依賴，她還會留下在那深似海的侯府中麼？她一定已回到原野的懷抱。

原野在呼喚，那是多麼親切的呼喚。

不，那是女妖在呼喚，遙望那雲天，但雲天並不渺茫，何去？何從？他終於尋到了方向。

他奔向了遙遠的原野。

（本節完全文未完）

預告

原野游龍故事之三：

大漠驚龍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武林軼事

張瞎子勇挫袁家雙傑

賴嚴霜

一般而論，盲了眼睛的人，當然是舉動遲鈍的，不過，身為教頭，就算瞎了一雙眼，手上仍有些斤兩，甚至可以趁着雙目失明，留在家裏的時間比較長，把拳脚愈練愈精。黃隱林活到晚年，六十過外，雙眼變盲，仍可靠着鐵綫拳不怕任何人向他挑戰，就是一個例。

其實這種情況不止是南派拳師會得發生，在北京也發生過這樣子的一種奇事，當時北京的北門之外，有一名老教頭姓張，因他雙目失明，認識他的人都把他稱做張瞎子，奇怪的是他眼盲心不盲，雖然沒法睜開眼睛，仍可教授武功，至於他所擅長的一套拳脚，叫做五行拳，落塲交手，不但打足東南西北四隻角，而且能够拳打五方，出手就包括金木水火土五種拳路，故有此稱。

他在二十歲的時候，渾身武藝，出門就打，幾乎每天都有人到他的家裏投訴，或者求賠償湯藥，當年張家屬於富戶，雖然如數照賠，仍是心裏非常憂慮的，担心他愈打愈兇，發生命案，株連父母，不過這種担心只是兩三年間就消失了，因為被他打傷的人買通一個老中醫，趁着他發燒吃藥，故意開錯藥，廢了他的一雙眼，雖然病癒，眼睛却失明，無法看見東西。

當時他的父母以為他變成了瞎子，就不再練武，即使練到渾身武藝，亦不會到外闖禍，仍算不幸中之幸，殊不料他因為失明之後，留在家中的時間更多，閒來無事，便把以前學過的拳脚詳細分析，繼續苦練，愈來愈精，到了四十歲，他就得到上乘的功夫，居然以張瞎子的名稱設立武館，公開授武。

那時張家家道中落，父母先後逝世，他需要謀生，設館授徒那是很合理的，況且他本人因為變成盲子，修養方面就跟以前不同，看來不會無故傷人，故此他的武藝繼續有了進步，求學的人愈來愈多，兩餐能够自給。不過，人怕出名豬怕壯，他已經變成一個非常有名氣的拳師，當然有些開眼拳師不服氣，上門挑戰，為了保護自己 同時也想保存名氣，他就更加苦心的繼續苦練，眞的練到能够聽風辨影，拳無虛發

有一天，有一名挑了黃包袱的精壯青年進門求教，自稱姓袁，單名一個方，並且對張瞎子說，他已經苦練了十五年的武藝，正在壯年，到處尋師訪友，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瞎子能够設館投徒的，非常佩服，懇求張瞎子收他為徒。

這番話似乎很是謙虛，實際等於變相的挑戰，張瞎子說：「我雖然沒有眼睛看見你老哥臉型體態，可是，你走進來的脚步非常沉着，說話時中氣極壯，顯然武功有了很深根底，如果你想挑戰，索性同到演武廳較量高下好了，不必說及拜師。」

袁方說：「我遠道而來，當然是渴望找到名師指點的，拜師與否，那是另外一回事，既然你答應晚輩，那就不客氣了，就在演武廳讓晚輩向張先生學習。」

過了一會，兩人到演武廳，分東西位站定。袁方說：「現時我們準備動手，以拳分別輸贏，不過，我總是覺得驚奇，坦白點說，張先生的一雙眼睛已經失明，從何能够知道我怎樣向你發招呢？萬一我出手太重，一拳傷了你，我就非常不安。」

張瞎子說：「袁先生，你放心好了，十年之內，我已經接戰過三十多個名師，他們都是敗在我的手上，你不必担心我是否受得起。」

袁方說：「既然張師傅有命，晚輩只得放肆了，不過，我想向你說一聲，我一定是依照正路發拳打出的，決不會放輕脚步繞到你的背後，然後發招！」

說完他就大喝一聲，向對方當胸一拳打出。因張瞎子那雙眼睛無法看物，故此，他只是一拳打出，準備對方接招，然後發招出擊，根本上存着輕敵之心。

張瞎子身經百戰，聽到拳聲虎虎，立退半步馬且把脚法改變，本來是雙脚很悠閒的站着，忽然變成弓式，即是左弓右箭，兩隻手則使勁絞動，形如兩個車輪。

照他的估計，對方這一拳打到盡，而且發力甚雄，十居其九是施展火箭拳，連打幾拳，故此，坐低半步馬，使用車輪手截擊，如果對方的拳剛剛在那雙手所劃的圓圈當中，便即把他抓住。

果然不出所料，袁方發的第一拳落空，第二拳剛剛打出，就受制於車輪手之下，竟給張瞎子左右兩手抓住他的左臂，用力一拋，整個人離地六尺，飛出一丈過外，然後跌下來。

袁方到底是個武功甚好的一名武林新秀，剛跌下來，雙脚碰着地面，立刻借勢躍起，向前奔走兩步踢出連環鴛鴦腿來。

怎料張瞎子好像預知他會改變作風用脚出擊似的，忽然蹲下避過對方的連環鴛鴦腿，並且在他剛剛有一條腿落地之際，即時施展掃堂腿，把他的用以支持體重那一隻脚掃跌，於是袁方第二次仆倒在地。

袁方勃然大怒，說：「張瞎子，現時我施展虎爪絕招向你撲攻，請你接招。」

他只是口中說着，但不動手，看看張瞎子的反應，張瞎子豎高耳朵傾聽，毫無動靜，笑着說：「袁方，你是否想用貓步走過來，然後化為虎爪進攻呢？」

他這一句剛剛說中了袁方的心事，袁方暗吃一驚，本來他已經講過，決不放輕脚步然後繞到對方背後進攻的，那時他正在這樣想，怎料給張瞎子一語道破，反而不敢依照這個計劃進攻。

袁方聽了張瞎子所說，便道：「張師傅請放心好了，我現時發招，請你聽着，我逐步逐步走過來，且用虎爪進攻，並不起脚。」

他果然逐步走近，剛剛走到非常貼近張瞎子身邊時，正想把雙虎爪向對方中上

門撲攻，已經慢了一步，忽然看見張瞎子施展車輪步，雙勾手出擊，上撥下掃，有如一團風，向自己直滾過來，他的手脚一慢，再度給張瞎子整個抱住拋開，於是，袁方心悅誠服了，說：「張師傅的拳脚確是非同小可，不但是聽風辨影，能够隨時出擊，而且可以主動出擊，煞是驚人，請收袁方為徒。」

張瞎子說：「你的語聲帶着殺氣，將來必是江湖人物，請勿怨怪，張某不願收你為徒，亦不接收你贈的銀両，就此拜別。」說完這句話，拱手為禮，送客出門。

袁方無可奈何，只得黯然離去，不過，袁方走出張瞎子的武館之外，三天之後，忽又有另外一名姓袁的拳師到訪。

袁某自稱是袁方的叔父，單名一個偉字，此行並非替袁方出氣，事實上袁方登門挑戰，受了教訓，正好挫折他的銳氣，至於他自己，今天到來，無非較量棍法。

張瞎子說：「你跟我都是上了年紀的了，雖然棍下留情，難保有時不會打傷對方，因為我是瞎子，看不見你，有時出手太重，傷了你並不知情，恕難遵命。」

聽了進耳，袁偉當然是不服氣的，冷笑一聲，說：「原來張瞎子純盜虛名，只是拳脚方面能够敷衍得過去，說到兵器，就束手無策，我白費此行了。」

他正想轉身出門，張瞎子突然改變主意，向他打個手勢，叫他留下，笑着說：「袁師傅，我一直都沒有興緻跟別人過招的，不瞞你說，登門求教抑或挑戰的傢伙，俱是九流貨色，故此我不高興接戰，現時聽你所說的話，大概老哥在棍法方面很有研究，反而挑起了我的興趣，如果你認為我們作友誼的比賽，一決雌雄，盡可能的留手，那就請到演武廳那邊玩玩。」

袁偉欣然點頭，兩人同入演武廳。

站定脚步，他問袁偉有沒有帶棍到來？袁偉說：「精於棍法的人從不帶棍。」

張瞎子說：「那麼請你在兵器架上隨便拿兩枝棍好了，自取一枝，把另外一枝交給我，你拋過來，我自會把它接住。」

張瞎子這樣說是有些作用的，因為棍有許多種，若他不知對方選擇那一種棍，未免吃虧，故此他把鼠尾棍放在演武廳左邊比較深的一處，至於接近門口那邊，放置長棍，至於右邊，只是普通的棍，照理精於棍法的人，多數用鼠尾棍的，故此他作如此擺佈。聽到對方的脚步聲移到左邊或右邊，是深還是淺，便可知道對方採用那一種棍作戰。

不過，袁偉並不欺瞞張瞎子，抓了兩枝棍，說：「張師傅，我找兩條鼠尾棍，現時把其中的一條交給你，兩枝棍的大小長短全部相同，請即接招。」

說完他就好像飛鏢似的把一枝鼠尾棍向張瞎子當胸拋出，其快如風。說也奇怪，張瞎子眞的能够聽到風聲，就知道那些武器向何方面飛過來，而且可以伸手接住。鼠尾棍向他當胸飛擲過來，他略為閃側，便即抓住，而且即時擺出鐵牛耕地這一招，說：「袁師傅，請即發棍。」

袁偉說了一聲：「看招！」便即趨前，當胸刺了一棍，立刻轉身橫棍向下三路掃去，這一招稱做「龍蛇混集」，專門是為了對付精於棍法的敵人而設，因為第一招向中路出擊，提棍之際以為向上路斜刺，殊不料轉身橫掃下三路，等閒之輩，不易閃躲，不過，碰着張瞎子，他的棍法就無所施其技了，由於張瞎子看不見對方如何發招，總是抱着一個原則，剛剛交手，後退半步或一步，要是用長兵器接戰，一退就是四步，既然退了四步，對方如何能够把他掃跌呢？故此，他不但避過那一招，而且口裏十分輕鬆的說：「袁師傅，你這一招龍蛇混雜，非常精彩。」

袁偉聽了大吃一驚，說：「張師傅，你究竟是眞抑或偽盲呢？即使你能够避開我的鼠尾棍，那雙眼睛如果眞是瞎子，怎能看得清楚我用何種招式向你進攻呢？」

張瞎子說：「袁師傅，現時正在比武，打完再談，讓我告訴你，我即時發招，因為我已經知道你站着的位置，我施展的一招就是烏鴉展翼。」

說完他就直衝過去，把那條鼠尾棍忽左忽右的橫劈，有如烏鴉用牠的翼撲下來，這一招相當古怪，因此袁偉受制於對方，不過，他到底是個很有份量的拳師，認為對方忽左忽右的烏鴉撲翼之法，連消帶打，爭取上風，其實有一個很大的漏洞，因為那枝棍向左右撥開，中間騰空，如果向對方的中路發棍直刺過去，化棍為槍，那就很有機會獲勝，主意打定了，他即時以中平槍的姿勢出擊，把那條棍向前刺了一半，再踏進一步，忽然直刺過去，第一棍是偽的，第二棍才是眞的，由於第一棍刺出去僅有半棍，第二棍就全棍直刺到盡，普通的師傅以為擋住第一棍就可以擋第二棍，正合他的意思，當然是無法閃避了，不過，張瞎子另有一手，對方的棍以中路出擊之法直刺過來，他忽然伏地，單手持棍，以另外一手使勁一推，把那枝棍好像彈棉花似的由下邊彈上去，故此，袁偉第一棍落空，第二棍刺到盡，正好給他彈着，這種彈棍絕招，張瞎子已苦練十年，任何一種長兵器給他的棍尖彈去，立即脫手而飛，袁偉亦無例外。

袁偉發覺兩手空空，心悅誠服，仍怕他繼續進攻，一退七步，然後說：「張師傅，我的棍已丢了，請勿發招。」

他這句話簡直是多餘的，因為張瞎子憑着指掌之間的暗勁，已經知道對方那枝棍已經離手，自己打贏了這場仗，收棍而立，沒有繼續進攻。

當晚張瞎子在家設宴，很誠意的請袁偉留下來一同喝酒盡歡，暢談江湖人物的驚人事跡，結為知己，袁偉留居三日，然後告辭。此事發生之後，張瞎子的名氣更響了，他居然在盲了一雙眼之後，不管以拳技較量高下，抑或以鼠尾棍決鬥，仍佔上風，實在是一宗奇事。

事後有些門人很誠懇的求教，問他一句：「師傅，如果你有一雙眼睛，跟對方較量，是否比較現時打得更加出色，起碼勝過三幾倍呢？」

張瞎子冷然說：「你是我的門人，在此習技多年，居然這樣說，可見你非常幼稚，應該從頭學起。讓我告訴你，開眼打鬥之法跟瞎子打鬥之法完全不同，我盲了眼睛能够用一枝棍或一雙手戰勝對方，如果我是個開眼拳師，未必打贏！」

那些門人聽了愕然。（完）

民間技擊鬥智故事

邊城風雲（二）

高　皐·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司馬蘭泉一日來至秋雪庵下，正徘徊沉思時，忽從小樓的窗中潑出一盆冷水，正好淋在他頭上，他抬頭一望，只見窗口有一個美麗的人面，眉心之上有一紅痣，逐把她錯認爲殺父仇人蕭娘。由於他質問庵主人不得要領，便決定貪夜探小樓，却無故昏了過去，醒來發覺自己武功盡失，秋雪庵亦不復存在。失望之餘，他昏倒雪地上，幸賴庵主的女兒宛文文所救活，並助他恢復武功。二人乃四出遍尋司馬蘭泉的殺父仇人，終於尋至玉簫莊，正值莊內比武招親，司馬蘭泉亦蒙莊主簫王魔手邀請住參賽……

比武會招親　甄拔乘龍婿

宛文文呆了一呆道：「大哥：我不許你去。」

司馬蘭泉道：「文文：妳不想我報殺父之仇了！」

宛文文道：「誰說我不想你報殺父之仇了？可是玉簫莊是想招婿，你如果做了玉簫莊的女婿，我怎麼辦？」

司馬蘭泉道：「相信我，文文，我只是去查證殺父兇手，不會做玉簫莊的女婿的。」

宛文文道：「如果那姓卜的看中了你呢？」

司馬蘭泉道：「我會應付的，總之，司馬蘭泉頂天立地，決不是一個負心的人，妳只管放心好了。」

宛文文幽幽道：「你一定要去了？」

司馬蘭泉道：「良機不再，我怎能放棄。」

宛文文輕輕依到司馬蘭泉的懷裏，一臉幽怨之色道：「大哥：如果那卜墨珠一定要嫁給你，我也不反對，只是你不能有了她就不要我了。」

司馬蘭泉一嘆道：「文文：我沒有負過任何人，妳對我恩比山高，情似海深，我怎能不要妳？不要胡思亂想了，咱們去吃點東西，回來再拾奪一下就好去了。」

宛文文道：「好吧。」

他們在午前提早進餐，然後併肩向玉簫莊走去，宛文文忽然啊了一聲道：「大哥：我如若認作你的妹妹，我就不能姓宛了？」

司馬蘭泉道：「那妳就姓司馬吧，妻子跟着丈夫姓豈不正好？」

宛文文道：「好吧！」

距離正午還有頓飯時間，他們便已到達玉簫莊，司馬蘭泉擧目一瞥，但見一幢門第巍峨，氣象萬千的莊院，像一座雄山般的聳立着。

門前廣場之上，有四名黑衣白帶，懷抱長刀的大漢在往返巡行，氣氛在嚴肅之中還有一種迫人的感受。

司馬蘭泉與宛文文剛剛到達廣場的邊

沿，立有兩名大漢迎上前來道：「來人可是司馬公子？」

司馬蘭泉抱拳道：「正是在下。」

黑衣大漢擧手肅客道：「莊主正在花廳相候，公子請隨小的來。」

司馬蘭泉道：「有勞。」

黑衣大漢帶着他們走進莊門，經過不少房廊，才到達擧行武會的花廳

大管事夏炎迎了上來道：「司馬公子果然是信人，請。」

花廳頗爲廣大，設備却十分簡單，這幢幾達八丈見方的花廳，却只有一些長椅和茶几而已。

原來花廳三面臨水，是一個夏日納涼的好所在，但廳前是一片廣場，兩側有兵器間，更衣室等，也是莊上練武的場所。

此時花廳之內已聚有不少參與武會之人，上首長椅中坐着一名輕袍暖帶，面容清矍的老者，他的右側是一名年華雖已逝去，風韻仍然不俗的青衣婦人。

緊靠着青衣婦人的是位全身黑衣，艷光迫人的少女，她那明眸皓齒，與白如羊脂的肌膚，在黑色衣裙襯托下，更令人有一股眩目的感覺。

在清矍老者身後，侍立着一胖一瘦兩名少年，及五名僕婢打扮的女人。

左首長椅上坐着一名身材高大，長相粗獷的錦袍少年，他身後立着兩名侍童，衣着也頗爲華美。

距錦袍少年不遠處，就是身材修長，油頭粉面的諸葛駿，此人是隴西世家諸葛柳營的獨子，與司馬蘭泉曾有一面之緣。

右首坐着一位白衣公子，身後立着一對年老的夫婦，此人司馬蘭泉在客棧見過，他就是雁蕩山主獨孤峯之子獨孤岡陵。

司馬蘭泉進廳之後目光微一流轉，已將廳上的人物全部瞧到眼裏，宛文文從未見過世面，此等場面雖然不大，她仍窘得不敢抬頭。

及夏炎爲他們介紹莊主，司馬蘭泉在說「晚輩參見莊主」之際，她才跟着斂衽一禮，並抬頭瞧了過去。

其實她要瞧的是卜墨珠，對其他之人只是一掠而過，因爲卜墨珠可能會搶去她的丈夫，她要瞧瞧這個女人究竟是怎樣一個長像。她不知道誰是卜墨珠，但目光却停留在黑衣少女的嬌靨之上。

此時黑衣少女也正在瞧她，兩人目光一接，很自然的報以一記微笑。

這一記微笑似乎構通了她們之間的感情，黑衣少女亭亭起立，邁開蓮步，伸手握着宛文文的柔荑道：「妹子：妳眞美，來，到這兒坐。」

黑衣少女拉着宛文文走，她却回頭瞧着司馬蘭泉，顯然，她不敢自作主張，要徵詢他的意見。

黑衣少女的行動象徵着好的開始，於是在司馬蘭泉點頭應允之下，宛文文也就跟了過去。

這一段小小的插曲，惹得玉簫莊主卜北國哈哈大笑起來。

「少俠：不要管她們，坐到這裏咱們聊聊。」

司馬蘭泉在夏炎指點之下坐到獨孤岡陵的下首，卜北國微微一笑道：「邊塞馬帮大鍋頭，司馬湘大俠可是少俠一家？」

司馬蘭泉道：「正是先父。」

卜北國一怔道：「什麼？令尊已然作古？」

司馬蘭泉道：「在晚輩離家之時，先父竟遭人暗害。」

卜北國道：「可曾找到兇手？」

司馬蘭泉道：「沒有。」

卜北國嘆道：「老夫與令尊雖是緣慳一面，但却心儀已久，想不到一代人傑，遽爾作古！不過少俠應該節哀順變，善自珍重，如有需要，玉簫莊願全力支援。」

司馬蘭泉抱拳道：「多謝前輩。」

卜北國面色一肅，回顧管事夏炎道：「時間不早了，開始吧。」

夏炎應了一聲道：「各位公子：敝莊此次擧行武會，是以武會友之意，因而訂了幾條規定，希望各位能共同遵守。」

接着宣佈規定道：「一、四位公子分爲甲乙丙丁，待會以拈籤決定，抽籤後以二人爲一組，互相比鬪，敗者淘汰出局，勝者再比一場，每日上午共比三場，選出一位優勝者，二、第一日比拳脚，第二日比輕功，第三日比兵刃，以勝負的多寡決定名次，三、比鬪之時不得使用詐術，招式點到爲止，不得蓄意傷人，否則將視爲敗陣。」

夏炎宣佈規定之後，再咳了一聲道：「各位公子如有疑問，不妨提出來共同研究。」

左首身材高大的錦衣少年道：「請問夏管事，爲什麼不比賽內功？」

夏炎道：「內力修爲可在拳脚及兵刃中表現出來，所以不必另比內力。」

錦衣少年是關東神簫別九堂的第三子別三卓，關東神簫的絕藝，是將他家傳的九轉離魂內功由簫聲中播出，它可以亂人心神，傷人內腑，是關東神簫的成名絕藝，按夏炎適才宣佈的規定，他不可能吹簫傷敵，故而有此一問。

接着獨孤岡陵也詢問道：「請問夏管事，爲什麼不將暗器列爲比賽的項目？」

雁蕩山的「狂風沙」是一種馳名寰宇，毒絕天下的暗器，玉簫莊不將暗器列入比賽，他自然要表示不滿了。

夏炎道：「敝莊以武會友的本意，在於切磋武功，不得傷人，暗器多半難以控制，如若因而傷人，就與敝莊武會的本意相違背了，事出無奈，請獨孤公子多多諒解。」

那位油頭粉面的諸葛駿也跟着發言道：「在下並無問題，只是有一點聲明：」

他說話之間不斷的裝腔作勢，好像舞台上的表演者，那份德性叫人瞧看一眼就會生出厭惡之心。

不管別人的臉色如何難看，他還是一幅洋洋自得的神情，一雙鼠目則不斷的抛向黑衣少女，希望舌燦蓮花，引起伊人的注意。

接着他咳了一聲道：「各位一定明白，武當劍道，冠蓋寰宇，百步之外取人性命，在武當劍道來說，只不過如同反掌折枝而已，自然，在下功力尚淺，還難以達到百步傷人的境界，不過在下所習的袖中劍，仍有飛劍克敵的功能，由於本次武會禁用暗器，在下不得不預作聲明，袖中劍的劍道，決不是暗器，其實，嘿嘿，各位

都是當代武林有頭有臉的人物，縱然不經在下說明……」

他語音未落，一個如同夜梟般的尖嗓門忽然叫了起來，

「小子：你有沒有完？要吹麼，到別處去，這種陳腔濫調老娘聽得多了，哼，袖中劍算什麼東西？老娘一把狂風沙準叫你小子回姥姥家去。」

說話的是獨孤岡陵身後的黑衣老婦，她不只是嗓音高大，而且語氣尖刻，如此一來，諸葛駿自然再也吹不下去了，

玉簫莊的管事夏炎為免節外生枝，立即打了一個哈哈道：「諸葛公子話已說明，我想在下就不必重複了，咱們現在就開始抽籤，來人，拿籤筒侍候。」

一名武士應聲捧來籤筒，筒裏插着四隻竹籤，夏炎向莊主卜北國躬身一禮道：「稟莊主，可否立即抽籤開始比賽？」

卜北國道：「開始吧。」

夏炎應了一聲，再向參與者雙拳一抱道：「籤筒中四隻竹籤分為甲乙丙丁，抽中甲乙的首先比賽，抽中丙丁的第二次出場，兩場勝者再賽第三場，最後錄取一名優勝者，現在請四位公子前來抽籤。」

諸葛駿原想向黑衣老婦叫陣的，如此一來他只好等待以後再說。

抽籤的結果，別三卓與獨孤岡陵一對，諸葛駿碰上了司馬蘭泉。

比賽開始之前，四位參與者先要到鬪場兩旁的更衣室，那兒有茶水，有盥洗用具，以及救傷藥品。

宛文文見別人都有人跟下去侍候，於是對卜墨珠道：「卜姐姐，我要去照顧他，咱們待會再聊。」

卜墨珠道：「別急，妹子，我叫兩個丫頭去照顧令兄就可以了，儘管咱們聊咱們的。」

宛文文道：「那不好，姐姐，咱們來日方長。」

卜墨珠道：「好吧，柳烟，夢雲，快跟司馬姑娘下去。」

宛文文還想推辭，兩名青衣垂辮，嬌小玲瓏的丫環已走過來檢袵一禮道：「小婢柳烟夢雲參見姑娘。」

宛文文知道已不便再作客套，只得微微一笑道：「有勞兩位了。」

她帶着兩個丫頭到達更衣室，司馬蘭泉一怔道：「這兩位是……」

宛文文道：「她們叫柳烟夢雲，是墨珠姐姐派來侍候的。」

司馬蘭泉眉頭一皺道：「那有這個必要，妳為什麼不替我推辭?」

宛文文道：「誰說沒有?只是墨珠姐姐一定要這樣嘛。」

柳烟夢雲道：「小婢參見公子，這是一點小事，公子就不必介意了。」

這的確是一件小事，原本勿須介意，而且場中已經開始比賽，司馬蘭泉要注意觀察比鬪雙方的武功，也無暇為此事再作爭論。

別三卓的拳脚剛猛無比，獨孤岡陵走的是陰柔的路子，雙方一上來就是榮辱互見，看來非經五百招以上很難分出勝負。

但柳烟却微微一笑道：「公子快準備一下，他們就要分出勝負來了。」

司馬蘭泉道：「哦，妳如何知道他們就要分出勝負?」

柳烟道：「關東神簫的獨門絕藝是九轉離魂，江湖上很少人能討得好去。」

司馬蘭泉道：「什麼叫九轉離魂?」

柳烟道：「九轉離魂原是一種魔道玄功，如以洞簫吹出，不僅擾人心志，還可以傷人內腑，後經別三卓的祖父精心研究，創出離魂十三掌，及九轉離魂簫，遂使關東神簫名揚宇內，公子如若遇到此人，千萬不能大意。」

司馬蘭泉道：「多謝姑娘的指示。」

柳烟嫣然一笑道：「不敢當，啊，別公子果然勝了。」

別三卓的確勝了，獨孤岡陵被他一掌震翻在地，半晌爬不起來。

為了玉簫莊不得傷人的規定，別三卓手下留情，否則獨孤岡陵豈只跌翻而已。

當獨孤岡陵跌倒之際，夏炎立即宣佈別三卓獲勝，第二場也跟着登場。

司馬蘭泉上場之後，首先雙拳一抱道：「諸葛兄：久違了。」

諸葛駿一嘆道：「你不該來的。」

司馬蘭泉道：「諸葛兄此言何意?」

諸葛駿道：「邊塞容易出頭，中原成名可不容易啊!」

此人言下之意，是說邊塞無人，出頭較易，在中原麼，憑司馬蘭泉這點道行，要想揚名立萬，只怕是自取其辱。

他是在為司馬蘭泉惋惜，但輕視之意却溢於言表。

司馬蘭泉心頭雖是憤怒，神色上却一片冷淡，道：「多謝好意，只不過能夠向名家領教領教，總算是不虛此行。」

諸葛駿道：「好吧，你可得多加注意了。」

武當拳脚功夫屬於內家，多半借力使力，眞力含而不吐，所謂四兩撥千斤便是，一旦時機成熟，眞力一吐，勝負立判，常使人防不勝防。

但諸葛駿却捨長用短，一上來就使出混元一炁掌力，招招眞力急湧，如同巨斧劈山，似乎想在幾招之間就將司馬蘭泉敗在掌下。

他的混元一炁掌力，的確也不容忽視，司馬蘭泉除了連連閃避，一招也不敢硬接。

看來諸葛駿是佔了上風，因而在勁風橫溢之中飄揚着他得意的笑聲。

「老弟：我說過你不該來的，中原藏龍臥虎，那有你插足……啊……」

他的得意似乎早了一點，語意還沒有完成，身形就像騰雲駕霧一般的飛了起來，自然，他再也得意不下去了。

吧噠一聲巨响，他摔了一個暈頭轉向，眼冒金花，雖然他很快就爬了起來，但脚下虛浮，很難再繼續拚鬪下去。

諸葛駿敗了，勝負原是兵家常事，本來算不了什麼，只是他適才把話說得太滿，因而有點無法下台。

再說，剛才這一摔大出他意料之外，一直到現在，他還是想不出是怎樣摔出去的。

不服就得再鬪，只可惜心有餘却力不足。

於是，他紅着臉氣鼓鼓的道：「姓司馬的，這算什麼?使詐?嘿嘿，你太藐視

玉簫莊了，難道你忘了夏管事適才宣佈的規定?」

司馬蘭泉淡淡道：「諸葛兄誤會了，在下何曾使詐?」

諸葛駿哼了一聲道：「沒有使詐?嘿嘿，在下適才是怎樣摔出去的?」

司馬蘭泉正待分辯，管事夏炎忽然哈哈一笑道：「諸葛公子不知道是怎樣摔出去的麼?這也難怪，沾衣十八跌是少林七十二種絕藝之一，不要說你諸葛公子了，連咱們也算開了一次眼界，不過，咱們要算司馬公子獲勝，因為沾衣十八跌不是詐術。」

這一次諸葛駿的臉當眞紅了，求榮反辱，他幾乎想找一個地洞鑽將下去。

夏管事似乎不願使他過於難堪，又是一聲哈哈道：「這沒有甚麼，當今之世，除了幾個老一輩的絕頂高手外，只怕沒有人能在此種絕藝下討得好去，再說每人的武功各有所長，諸葛公子就不必放在心上了。」

這是一個台階，諸葛駿不傻，自然要借機下台了。

「夏管事如此說，在下只好不再追究，不過，嘿嘿，但願咱們後會有期。」

聽口吻，他是大人大量，放過司馬蘭泉一馬，下一回如果遇上，他就不再客氣了。

司馬蘭泉微微一笑，逕自返回更衣室，宛文文立即奉上毛巾，喜笑顏開的道：「大哥：你眞行，快擦擦臉歇着。」

柳烟奉上一杯熱茶道：「公子快罰倜嗓子，注意放鬆心情，使精神體力儘快恢復，好贏最後一回合的勝利。」

夢雲道：「其實公子用不着緊張，別家離魂十三掌雖負勝譽，遇到沾衣十八跌他就遇到尅星了。」

柳烟道：「不錯，所謂離魂十三掌，是每一掌連環十三個變式，其中十二式是虛招，只有最後一招才是殺着，公子只要不被他虛招所惑，他就無能為力了。」

司馬蘭泉估不到玉簫莊的兩個丫頭，見識如此之高，她們的武功，自然也不能等閒視之，如果那簫王魔手卜北國當眞是殺父仇人，這個仇如何能報?

他心中雖是不安，面上可不能顯露出來，除了連聲多謝，神態上還得表現出一片輕鬆。

在一盞熱茶之後，管事夏炎宣佈第三場開始。

司馬蘭泉及別三卓互相一禮之後，兩人就開始兜起圈子來了。

因為他們對對方的武功都有點顧忌，誰也不敢輕易出手，希望藉身法的活動來找出對方的破綻。

司馬蘭泉習的是沾衣十八跌，在邊塞更盛行摔跤，一個身具此等功力之人，兜圈子對他最為有利，別三卓不明白這一點，因而上了一個大當。

當他們兜到第四個圈之時，兩人之間距離已伸手可及，司馬蘭泉忽然左脚向前面踏進半步。

別三卓以為司馬蘭泉要貼身進攻，雙掌一錯，一片掌影向司馬蘭泉全身罩來。

其實司馬蘭泉的左脚提在空中，並未當眞踏出，當別三卓的雙掌攻出，他像陀螺般的一轉，已然到了對方的身後，同時右掌一掀，左掌一撥，別三卓便像稻草人般的摔了出去。

「好，好，司馬公子勝了，今日到此為止，各位公子請回賓館安歇。」

在夏炎的宣佈下，結束了第一日的比賽，司馬蘭泉連戰皆捷，獲得拳脚功夫的冠軍。

柳烟夢雲連忙向司馬蘭泉道賀，並將他導入事先準備好的賓館。

這些賓館是玉簫莊招待客人之處，屋宇整潔，用具精美，還有兩名小斯侍候。

按說宛文文也是客人，也應該住在賓館之內，但卜墨珠與她一見投緣，硬將她接入後院紅樓深閨之中同住。

如此一來，宛文文不止心懸兩地，也無法與司馬蘭泉說體己的話兒了。

不過卜墨珠美麗而熱情，她與宛文文雖是初見，却相見恨晚，歡若平生，因而宛文文也有賓至如歸之感，倒也減少了不少懸念司馬蘭泉之心。

次日辰初，玉簫莊的武會再度開始，這天是比賽輕功，參加的四位公子要經過「登萍渡水，浮沙掠影，以及百丈奪標」等三次考驗，結果司馬蘭泉名列第二，輸給別三卓半籌。

第三日較量兵刃，也是壓軸好戲，司馬蘭泉的一柄鐵傘技壓羣倫，又獲得一個第一。

三天的武會結束了，司馬蘭泉名列首位。

當參與武會者紛紛離開玉簫莊之後，司馬蘭泉及宛文文被請到大廳參加慶功宴，這是一種家庭式的宴會，參加的人數並不太多。

主人方面除了莊主卜北國夫婦，還有卜墨珠，大弟子楊宏，二弟子葉楓，以及管事夏炎，賬房先生崔華章等。

客人只有兩個，就是司馬蘭泉及宛文文。

酒席分為兩桌，安排也十分有趣。

莊主夫婦這邊只有司馬蘭泉及管事夏炎，另一桌是四個少年陪着一位老夫子。

當酒過三巡之後，夏炎咳了一聲道：「司馬公子……」

司馬蘭泉抬頭道：「夏管事有什麼指教?」

夏炎道：「指敎不敢當，在下想公子對敝莊武會的目的，必然早有耳聞了。」

司馬蘭泉道：「這個……只恨在下孤陋寡聞，直到昨晚才聽人言及，但也只知舉行武會，仍不知道武會另有目的。」

他此言一出，卜北國夫婦的面色幾乎同時一變。

夏炎也微微呆了一呆，接着打了一個哈哈道：「當眞麼?司馬公子，敝莊武會的目的，可以說無人不知，公子既在江湖，怎能毫不知曉?」

司馬蘭泉一嘆道：「在下老父被害，整日陷於悲傷之中，一個心情哀傷的人，自然不願與聞外事，此次如非夏管事到客棧邀請，在下並無參與貴莊武會之意。」

他說的是實話，莊主夫婦的臉色也和緩了下來。

夏炎向卜北國瞧了一眼，然後笑笑道：「這不要緊，現在在下告訴你司馬公子

也不爲遲。」

司馬蘭泉道：「夏管事請說。」

夏炎道：「咱們莊主只有一位千金，就是墨珠小姐，論人品，可算是端莊賢淑，風華絕代，且身兼兩家之長，一身功力，當代年青一輩，只怕無人堪與匹敵。」

語音一頓，接道：「咱們莊主胸羅玄機，名滿寰宇之人，現在司馬公子總明白咱們舉行武會的目的了吧。」

司馬蘭泉道：「夏管事是說……」

夏炎道：「自然是替墨珠小姐選婿了，公子榮膺首選，在下要說一聲恭喜。」

司馬蘭泉道：「原來如此，這當眞是在下的一項殊榮，只可惜在下已有未婚妻，貴莊的美意在下只有心領了。」

卜北國的面色再度一變道：「你說什麼，你已經有了未婚妻子。」

司馬蘭泉道：「晚輩十分抱歉，但却不敢不實話實說。」

他這麼一實話實說，卜墨珠可有點承受不了，無論她如何穩重，在此等情形之下，這個宴會她如何還待得下去！

她沒有當場落淚，却無限傷感的離開了廳堂，卜夫人及她的貼身丫環自然也跟了進去。

這是一樁自然的發展，但它却爲宴會帶來了一片殺機。

簫王魔手名震江湖，可以說人人敬重，婦孺皆知。

一個名重武林的人物，竟鬧出如此嚴重的笑話，他實在無法忍受，也栽不起這個觔斗。

因此，他滿臉殺機的叱喝道：「誰是你的未婚妻子?」

司馬蘭泉指着宛文文道：「她，她就是晚輩的未婚妻子。」

卜北國詫異萬分的道：「什麼?她不是你的妹妹?」

司馬蘭泉道：「不是。」

夏炎道：「司馬公子：這就是你的不是了，她分明叫你大哥，怎能說不是你的妹妹?而且在下到客棧奉請之時，令妹也要前來瞧熱鬧，在下曾說歡迎令妹參加，公子也未否認。」

司馬蘭泉道：「未婚或已婚夫婦，以哥妹相稱的十分之多，她叫我大哥並沒有什麼不妥，至於你說『歡迎令妹參加』在下未作解釋，是因爲在下不知貴莊武會的目的，認爲對閣下沒有解釋的必要，再者當時閣下轉身就走，在下也無從解釋。」

三人抬不過一個理字，司馬蘭泉却佔盡了理。

卜北國所以能够人人敬重，除了他胸羅玄機，武功超人，更重要的是他辨是非，重視這個理字。

於是他長長一吁，道：「這是一項誤會，希望司馬少俠不要介意，不過咱們相逢就是有緣，老夫想請少俠在敝莊盤桓幾日。」

盤桓幾日不正是司馬蘭泉希望的麼?因此他一口答允道：「承蒙前輩錯愛，晚輩敢不遵命。」

卜北國一笑道：「好，夏管事替老夫好好的招待客人，老夫想歇息一下。」

夏炎道：「屬下遵命。」

當卜北國起身之時，司馬蘭泉抱拳一拱道：「恭送前輩。」

卜北國道：「少俠多飲幾杯，恕老夫不陪了。」

他回到後堂，夫人梅三娘迎上前來道：「莊主，這該怎麼辦?墨珠她……」

卜北國道：「別急，夫人，此事還有轉機，不過咱們要先問問女兒。」

梅三娘道：「什麼轉機?爲什麼要問女兒?莊主快說。」

卜北國道：「我已將司馬蘭泉留了下來，他既肯在本莊作客，此事就可以慢慢研究。」

梅三娘不解的道：「老身不懂莊主的意思。」

卜北國道：「我想收司馬蘭泉及宛文文爲徒，先讓墨珠跟他多作接觸，使他們有個瞭解。」

梅三娘道：「以後呢?」

卜北國道：「那就要問女兒了，只要她願意，我想不會有問題的。」

梅三娘道：「莊主：你是要咱們的女兒做小?」

卜北國道：「夫人想到那兒去了，咱們的女兒豈能做小!」

梅三娘道：「那麼莊主之意，是要司馬蘭泉跟宛文文解除婚約?」

卜北國道：「如果他們自願解除婚約，自然再好不過，不過咱們不能參與任何意見，連暗示也不可。」

梅三娘道：「那我就不懂了，你到底要跟女兒說些什麼?」

卜北國道：「我是說如果咱們的女兒願意，我可以設法讓她得到正室之位。」

梅三娘道：「我明白莊主的意思了，好，此事交給妾身來辦。」

× × ×

「小姐……小姐……小婢告訴妳一個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瘋丫頭，瞧妳那瘋瘋癲癲的樣子，有什麼好消息這麼緊張?」

奔走來的是柳烟，她先向迎着她的夢雲眨眨眼，然後對卜墨珠神秘一笑道：「小姐：妳猜我聽到了些什麼來着?」

卜墨珠是小姐，柳烟是丫頭，她們身份頗爲懸殊，但柳烟的態度却逾越了主僕的範圍。

因爲她們主僕三人是從小一塊長大的，名雖主僕，實際上情同骨肉，與親姊妹並沒有什麼差異，因此，墨珠只是哼了一聲道：「我又不會未卜先知，怎知妳聽到了些什麼。」

柳烟道：「其實小姐要猜也很簡單，自然與妳的終身大事有關了。」

爲了適才司馬蘭泉幾句冷水洒頭的言語，卜墨珠傷了好一陣子的心，經梅三娘多方安慰，她的心情仍然未能開朗，此時柳烟又提起這樁子事，她不由面色一變。

夢雲瞪了柳烟一眼道：「別賣關子了，有話就快說吧。」

柳烟急忙道：「聽我說，小姐，事情是這樣的……」

她將偷聽卜北國夫婦的對話，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然後撇撇嘴道：「咱們小姐國色天香，武功絕代，那宛文文算得了什麼?司馬公子眞有點不知好歹，趕明兒他拜在咱們莊主座下，我非得想個法子要

他好看不可。」

夢雲道：「使不得，烟姐，妳這樣做會砸了鍋的!」

柳烟微微一笑道：「我只是爲小姐抱不平，私下裏說幾句話罷了，妳以爲我當眞那麼不懂事?」

她們主婢說笑之間，夫人梅三娘已遠遠向卜墨珠的閨房走來，柳烟夢雲急忙迎出道：「婢子參見夫人。」

梅三娘擺擺手問道：「小姐可在房間中?」

柳烟道：「在。」

梅三娘道：「我要跟小姐說幾句話，妳們在外面守着，不要讓別人進來。」

柳烟夢雲道：「婢子遵命。」

梅三娘緩步入房，隨手將房門掩上，然後握着卜墨珠的玉手道：「來，坐在這裏，咱們娘兒兩個聊聊。」

卜墨珠坐到梅三娘的身邊，道：「娘，有什麼好聊的?」

梅三娘道：「怎麼沒有?譬如司馬蘭泉吧，娘不知道妳對他的觀感如何。」

卜墨珠明知她娘要說些什麼，却故意櫻唇一撇道：「此人恃才傲物，女兒……恨死他了。」

梅三娘微微一怔，忽然哈哈一笑道：「這麼說妳爹是枉費心機，打錯了主意，好吧，娘就去將他撵出莊去，免得妳瞧着心煩。」

卜墨珠道：「不嘛，娘，誰說女兒瞧着心煩了?」

梅三娘暗忖道：「小丫頭，妳是娘肚子裏掉下來的，妳這點小心眼還能瞞得過娘去?」

她心裏在這麼暗笑，口中却啊了一聲道：「原來恨歸恨，倒不一定瞧着心煩，其實娘對他也是瞧得很順眼的，有性格，有骨氣，跟那些紈袴子弟一比，可算得是一個英雄人物，但不知道妳對他的看法怎樣?」

卜墨珠螓首一垂道：「娘瞧着好就是了，女兒不知道。」

梅三娘面色一整道：「墨珠：妳爹想先收他爲徒，然後再將妳許配給他，自然，咱們卜家的女兒，一定要做正室，好在他跟宛文文並未成親，這一點當不致有什麼困難，如果妳願意，咱們就照妳爹的意思進行。」

卜墨珠道：「女兒沒有意見，全憑爹娘作主。」

梅三娘立起身來道：「好，乖女兒，娘走了。」

卜墨珠道：「娘好走。」

梅三娘走後，柳烟夢雲立即回到房中，眼見卜墨珠那面帶嬌羞的神情，兩人不由相視一笑。

卜墨珠瞪她們一眼道：「鬼丫頭，笑什麼?」

柳烟道：「小婢適才溜到客廳暗中瞧了一下，他們已經散了席了，不過……」

卜墨珠道：「鬼丫頭，又來賣關子了，哼，我不想聽。」

柳烟道：「這回小姐非聽不可，因爲這個關係十分重大。」

夢雲道：「那妳就說吧，要是誤了小姐的大事，可有妳瞧的。」

柳烟伸伸舌頭道：「別嚇人，我說就是。」

一頓接道：「司馬公子不勝酒力，喝醉了……」

卜墨珠哼了一聲道：「我當是什麼大事，喝醉了有什麼要緊!」

柳烟道：「喝醉了是不要緊，喝醉以後就要緊了，因爲那宛姑娘在衣不解帶的侍候着他……」

卜墨珠面色微變，最後輕輕一嘆道：「他們是未婚夫婦，宛姑娘侍候他是應該的。」

柳烟道：「話是不錯，但在咱們的立場却不希望他們之間好得難以分離。」

夢雲道：「烟姐說的不錯，咱們應該及早想個法子。」

柳烟道：「這個簡單，只要小姐聽我的，包管萬無一失。」

夢雲道：「怎樣聽妳的，妳倒是說說看。」

柳烟道：「據我看那宛姑娘好像是個雛兒，什麼也不懂，只要小姐以感情籠絡她，咱們再拌着她不讓她跟司馬公子時常接近，以後……」

夢雲道：「以後怎樣?」

柳烟道：「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各人，以後就要看小姐的了。」

卜墨珠道：「好啦，別儘在說廢話，柳烟去照顧司馬公子，夢雲去將宛姑娘請來。」

柳烟夢雲各自應了一聲，立即向賓館奔去。

她們到達賓館，司馬蘭泉業已入睡，宛文文却在床前一個人打盹。

柳烟輕輕叫醒宛文文道：「宛姑娘……快醒醒，這樣妳會凍着的。」

宛文文啊了一聲道：「是柳姑娘，我只是才合上眼打個盹兒，不要緊的。」

柳烟道：「宛姑娘太客氣了，我是丫頭，不敢當姑娘的稱呼，以後宛姑娘就叫我柳烟好了，哦，咱們小姐叫夢雲來請姑娘，請。」

宛文文道：「可是，他……」

柳烟道：「司馬公子這一睡只怕會有幾個時辰，我留在這兒照顧他，姑娘先去歇一會兒。」

夢雲道：「走吧，宛姑娘，小姐還在等着妳呢。」

宛文文拗不過這雙丫頭的一吹一答，只得跟着夢雲去見卜墨珠。

卜家這位千金小姐，果然按着柳烟的計劃去做，因而宛文文受到十分的禮遇。

在賓館的司馬蘭泉，也受到柳烟親切的服侍，手巾把子，醒酒湯，茶水，侍候得無微不至。

當天色接近黎明之際，司馬蘭泉才清醒過來，一眼瞧到柳烟，不由一怔道：「柳姑娘：是妳?」

柳烟櫻唇一噘道：「人家侍候了你一晚，都沒有合一下眼皮，怎麼，不是我還會有誰?」

司馬蘭泉道：「對不起，柳姑娘，在下以爲是宛文文，勞動妳眞不好意思。」

柳烟道：「別這麼說，公子，在玉簫莊，你跟宛姑娘都是客人，你醉了酒却要宛姑娘服侍，敝莊豈不失禮。」

司馬蘭泉道：「貴莊如此好客，勿怪玉簫莊名滿江湖，人人稱道了，姑娘在莊上多少年了？」

柳烟道：「我跟夢雲從小就被夫人收養，是在本莊長大的。」

司馬蘭泉道：「原來如此，姑娘也曾走過江湖麼？」

柳烟道：「有時陪小姐到外面走走，最多玩個把月就回來了。」

司馬蘭泉道：「那麼姑娘有沒有到過邊塞？」

柳烟道：「沒有，咱們走江湖不過逛逛名勝，瞧瞧熱鬧罷了，邊塞那麼遠，咱們去幹什麼？」

司馬蘭泉道：「邊塞也有好玩的，譬如廣大的草原，成羣牛羊，一望無際的沙漠，都是中原瞧不到的。」

柳烟道：「哦，以後有機會倒是要去瞧瞧。」

司馬蘭泉道：「武林中很多成名的人物，都去過邊塞，我想莊主也一定曾經去過。」

柳烟道：「以前也許去過，那時我還小，有點不記得了。」

司馬蘭泉道：「莊主領袖武林，自然會常在江湖中走動，他縱然最近去過邊塞，妳也不一定會知道。」

柳烟道：「這回公子就猜錯了，近三年來，莊主的足跡從未離開過徽州。」

司馬蘭泉道：「當眞麼，姑娘，一個江湖中人，怎能不行走江湖？」

柳烟道：「公子忘記莊主是成了名的高人了，成名之人，多半愛惜羽毛，我想這是莊主不再行走江湖的原因。」

司馬蘭泉本想在柳烟的口中探查卜北國有沒有殺害他父親的嫌疑，經柳烟這麼一說，他的心中也就釋然了。

柳烟見他已無話可說，遂立起身來道：「公子還要不要再睡一會兒？」

司馬蘭泉道：「不睡了。」

柳烟便道：「我去替公子舀洗臉的水來。」

她服侍司馬蘭泉洗過臉，在賓館侍候的小廝已取來早餐，餐後略作歇息，管事夏炎就打着哈哈走了進來。

「司馬公子：昨晚睡得可好？」

「多謝總管關心，在下睡得很好，總管請坐。」

夏炎在司馬蘭泉的對面坐下，道：「司馬公子藝業驚人，昨天使在下開了一次眼界。」

司馬蘭泉道：「在下這點莊家把式，不值方家一顧，總管的謬讚，在下實在愧不敢當。」

夏炎道：「好，好，少年人的確應該謙虛一點。」

語音一頓，忽然扭轉話題道：「昨日席間所提之事，公子可曾再作考慮？」

司馬蘭泉道：「總管是說墨珠小姐的婚事。」

夏炎道：「不錯。」

司馬蘭泉道：「此事在下十分抱歉，還要請莊主多多諒解。」

夏炎道：「此事關係莊主及墨珠小姐的聲譽，不是諒解就能解決的，公子可曾替敝莊想過？」

司馬蘭泉道：「這個……」

夏炎道：「公子身在武林，應該知道武林中人愛名重於惜命，公子如不答允這件婚事，玉簫莊將從此除名江湖，墨珠小姐也會因此而要抱恨終身的。」

司馬蘭泉長長一吁道：「先父爲人暗算，如今屍骨未寒，在下浪跡天涯，只是爲了尋訪仇家而已，以在下的心情與處境，實在無法答允貴莊的要求，宛文文對在下有救命之恩，在下與她訂婚，也是情非得已。」

夏炎道：「公子說的也是，不過在下有一折衷的辦法，希望公子能够接受。」

司馬蘭泉道：「總管請說。」

夏炎道：「令尊的一身功力，在當代武林並不多見，那暗算令尊之人，必然不是一個等閒人物，公子縱然找到仇家，你自信報得了殺父之仇？」

司馬蘭泉道：「父仇不共戴天，只要找到仇人，成敗利鈍就無法顧及了。」

夏炎道：「不，如果公子只講匹夫之勇，硬拿鷄蛋碰石頭，你送掉自己生命不要緊，司馬一門可就由此斷了根，你這是大不孝，我想令尊在天之靈，也不會同意的。」

夏炎這幾句話司馬蘭泉從未想過，此時如同一記驚天霹靂將他自夢中驚醒，他額頭在冒着冷汗，却立起身來抱拳一揖道：「多謝總管的金玉良言，但……」

夏炎道：「不要着急，公子，在下爲你借箸代籌，想好了一個主意。」

司馬蘭泉道：「請總管指教。」

夏炎道：「敝莊主胸羅玄機，武功之高，放眼天下將不作第二人想，夫人梅三娘也是出身武林世家，一手巧打神拿無人能望其項背，公子如能拜在莊主門下，一方面可以挽回敝莊的顏面，公子也能學成驚人藝業，爾後再快意恩仇，自可無往不利，公子認爲可好？」

司馬蘭泉道：「莊主願意收留在下爲徒麼？」

夏炎道：「公子骨格清奇，是練武的最佳材料，莊主那會不願。」

司馬蘭泉道：「如此在下就拜託總管了。」

夏炎道：「此事包在在下身上，公子歇息吧，在下就此告辭。」

夏炎走後，柳烟立即跳起來道：「恭喜公子，小婢要趕緊告訴小姐去。」嬌軀一擰，逕自奪門而出。

片刻之後，宛文文帶着夢雲匆匆奔來，一見面就迫不及待的詢問道：「大哥：聽說你要做莊主的徒弟，可是眞的？」

司馬蘭泉道：「是的，但還要看莊主肯不肯收留咱們。」

宛文文道：「可是你不是要找仇人的麼？」

司馬蘭泉道：「咱們功力不够，縱使找到了仇人也不見得就能報得了仇，所以我決定拜在莊主的門下。」

宛文文道：「也許你說的對，但我總覺得有點不妥。」

司馬蘭泉道：「不必担心，文文，這件事我會有主張的。」

宛文文幽幽道：「你既然決心留在這裏，我只好聽你的了。」

夢雲道：「宛姑娘也許還不知道，咱們莊主功力通玄，當得是武林第一人，司馬公子只要在本莊學好了武功，還怕仇人逃到天上去不成。」

宛文文道：「說的也是，大哥，咱們出去走走好麼？」

夢雲道：「咱們莊裏房屋很多，我帶兩位到各處瞧瞧。」

司馬蘭泉道：「如此一來就有勞姑娘了。」

夢雲帶着他們到處參觀，並替他們解說莊裏的情形。

敢情玉簫莊除了莊主卜北國夫婦，及一女二徒之外，還有紅巾武士十八人，藍巾武士廿人，白巾武士三十人，分別由武師蘇八，關山，鹿珠率領，這般人全有一身不俗的功力，是一股不可輕侮的力量。

宛文文有點不解的詢問道：「莊主爲什麼要養着這麼多人？人多了花費不是很大麼？」

夢雲道：「咱們莊主財雄勢大，多養幾個人算得了甚麼。」

司馬蘭泉道：「也許這就是成名人物的作風吧，盛名得來不易，自然要盡力維護了。」

夢雲道：「公子說的不錯，咱們莊主擁有十幾個田莊，十幾二十家商店，這些產業的一草一木，都必須有人維護。」

宛文文訝然道：「莊主竟有這麼大的財產，勿怪要養這麼多的人了。」

他們說話之間，一名小廝奔來道：「見過司馬公子宛小姐，莊主有請。」

夢雲道：「莊主在那兒？」

小廝道：「在南軒。」

夢雲道：「知道了，你去吧。」

夢雲打發走了小廝，再對司馬蘭泉一笑道：「南軒是莊主處理重大事務之處，除了莊主夫婦跟咱們小姐，非經允許，任何人不得涉足南軒，現在莊主在那兒召見司馬公子與宛小姐，此事極不尋常，咱們走吧。」

夢雲說的不錯，莊主卜北國在南軒召見司馬蘭泉及宛文文，的確不太尋常。

南軒是玉簫莊最崇高的所在，莊中弟子都以能進入南軒爲榮。

現在南軒開放了，莊裏有頭有臉的全都被莊主召到這裏。

南軒上方是一幅巨大的黃綾幃幔，幔前擺着兩張太師椅，並坐着莊主卜北國夫婦。

左側一列錦櫈，坐着卜門兩大弟子楊宏葉楓，及莊主的掌珠卜墨珠小姐，她的身後侍立着丫頭柳烟。

右側錦櫈之上坐着管事夏炎，賬房先生崔華章，武師蘇八，關山，鹿珠等。

他們是玉簫莊的領導人物，像這麼齊集南軒，在各人的記憶中並不多見。

當司馬蘭泉宛文文由夢雲領到南軒之際，軒中嚴肅的氣氛使他們神色一呆。

好在管事夏炎已經迎出，同時雙拳：抱道：「司馬公子宛小姐請進。」

司馬蘭泉道：「多謝。」

他與宛文文併肩而行，直到莊主夫婦身前五步之處，才抱拳一揖道：「參見莊主，參見夫人。」

卜北國微微頷首道：「不必多禮，聽說少俠要拜在老夫的門下，可有此事？」

司馬蘭泉道：「如蒙前輩不棄，晚輩與文文均願拜列門牆。」

卜北國面色一肅道：「一日爲師，終身是父，既入老夫之門，就得遵守本門的規定，這些道理你可懂得？」

司馬蘭泉道：「晚輩懂得，也願意遵守。」

卜北國道：「好，老夫收了你們。」

司馬蘭泉與宛文文立即跪下道：「弟子司馬蘭泉宛文文叩見恩師，師娘。」

卜北國受了他們三拜，然後哈哈一笑道：「老夫原已無意再收徒，想不到又收了兩個關門弟子，楊宏，替你師弟妹引見引見。」

楊宏是卜門的大弟子，生得人高馬大，像貌威猛，他應聲立起，首先介紹身材瘦長，神態瀟洒的二師弟葉楓。

卜墨珠原是小師妹，排列第三，現在第三讓給司馬蘭泉，她只得退居第四位了。接着又介紹管事，賬房先生及武師等，司馬蘭泉自然要跟他們一一寒暄幾句。

最後卜北國吩咐在前廳擺酒，對收徒之事作一番慶祝。

× × ×

世事是無常的，人生的遇合又變幻莫測，時常出乎人們的意料。

司馬蘭泉萬里覓仇，想不到遇上宛文文，更想不到會當上玉簫莊的關門弟子。

其實這些都算不了什麼，還有更大的橫逆在等着他呢！

× × ×

無論何種門派，關門弟子是最獲師門寵愛的，何況卜北國別有存心，自然會對司馬蘭泉用心培植了。

卜門絕學是簫藝，「雲笈七籤」，及魔手「除紅譜」，這兩項獨門武功，全是驚神泣鬼之學，只要學得其中一招半式，就可縱橫江湖，終身受用不盡。

現在卜北國不只是傾囊相授，並叫卜墨珠親自給他喂招，以便從旁指點，促使達到盡善盡美的境界。

自然，卜墨珠與他這麼朝夕相處，耳鬢厮磨，情感也會日增夜長，像乳水一般的交融的！

卜北國這一招算是做對了，他的苦心沒有白費。

因爲在一年多的日子裏，司馬蘭泉的功力突飛猛進，在師門中，除了卜墨珠，以他的功力最爲精深。其次是司馬蘭泉與卜墨珠，及卜墨珠與宛文文之間的感情。

先說「墨珠」吧，這位姑娘是美麗的。

只說一個美字，似乎有點委屈她了，因爲墨珠姑娘不只是美，且可當得風華絕代

不過她很樸素，也很保守，因而她的美是含蓄的，像明珠藏櫝一樣，很不易使人察覺。

在當初，司馬蘭泉並未發覺她是如此的美麗，這般的可愛，及朝夕相處之後，他發覺了，但粗獷豪邁的司馬蘭泉，不是美麗的外表就能使他動心的！

然而卜墨珠的內在比她的外表更美，這就無怪司馬蘭泉要爲之傾倒了。

她有一副外圓內方的性格，在溫柔剛艮之中，含有剛毅沉穩的個性。

因而她很得人緣，也能處事果決，臨危不亂，是玉簫莊的下人所敬愛的一位主子。

對宛文文，她待若姐妹，寄以心腹，使這位入世不深的姑娘被她潛移默化，最後，宛文文甘願讓出正室，使玉簫莊終於達到武會擇婿的初衷。

× × ×

司馬蘭泉與卜墨珠終於訂婚了，玉簫莊在洋溢着一片喜氣。

祇不過這片喜氣好像曇花一現的那麼暫短，前後不到四個時辰，玉簫莊就遭到一項驚人的劇變。

× × ×

「稟莊主：有一個年青人要屬下將這封信交給莊主!」

「哦，他人呢?」

「走了。」

卜北國接過一名白帶武士呈上的書信，及抽出信箋一瞧，不禁面色一變。

他將信箋放入懷中，回頭對管事夏炎道：「取我的簫來。」

夏炎一怔道：「莊主：你……」

卜北國道：「不要多問，快去。」

夏炎遵命取來玉簫，雙手呈給卜北國道：「莊主：要不要帶幾個人去?」

卜北國道：「不必。」

卜墨珠瞧出情形有異，立即奔到卜北國的身旁道：「爹：出了什麼事?」

卜北國道：「沒有什麼，我只是要出去一下。」

卜墨珠道：「爹，我跟你去。」

卜北國道：「爹還沒有老得要人照顧，妳跟着我做什麼?」

卜墨珠道：「爹一定有事瞞着女兒，你不說出來我一定要跟着你去。」

卜北國哈哈一笑道：「瞧妳這孩子連爹都不信任了，縱然有事，難道爹還不能應付。」

梅三娘道：「莊主：究竟是什麼事?這兒沒有外人，說出來了也免得咱們替你担心。」

卜北國道：「夫人，說來話長，以後我會告訴妳的。」

身形一轉，逕向門外走去!

卜墨珠纖足一跺道：「爹……」

她雖是十分着急，可不敢當眞跟去，因爲卜北國治家極嚴，一向言出如山，他決定的事，沒有人能够更改。

梅三娘牽着卜墨珠的玉手道：「不要担憂，墨珠，妳爹不會有事的。」

卜墨珠道：「娘，女兒相信爹不會有事，可是他老人家的神色從來沒有如此可怕過!」

梅三娘何嘗沒有瞧出卜北國的神色不對，而且他那隻伙以成名的玉簫，近年來根本很少使用，如今他竟然帶上兵刄，事態的嚴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卜門大弟子楊宏道：「師娘，咱們暗中跟下去。」

梅三娘搖頭道：「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師父的脾氣，如若被他發現那還得了。」

卜墨珠道：「娘：女兒倒是讚同大師哥的主意，不過去的人不必太多，我想由女兒與三師哥前往。」

梅三娘略作忖道：「好吧，可是你們千萬要小心。」

卜墨珠道：「女兒知道。」

語音一頓，回頭對楊宏道：「大師哥：請你集結人手以備萬一，咱們莊上也應該佈置一點警戒。」

楊宏一怔道：「師妹：這……。」

卜墨珠一嘆道：「這只是小妹的預感，但願它不會變成事實。」

楊宏葉楓，這兩位卜門弟子均已年愈三旬，對師門，他們可算得是赤胆忠心，永恆不貳，只不過他們資質較差，無論心智和武功，較卜墨珠都差了一截距離。

因此，他們對小師妹卜墨珠不只是十分愛護，而且言聽計從，楊宏雖然不明白小師妹預感的是什麼，仍不住點頭道：「師妹放心，小兄會辦妥的。」

卜墨珠道：「多謝大師哥，娘：咱們去了。」

× × ×

徽州位於安徽省的東南，城週阡陌相逢，四野却峯巒插天，玉簫莊是在天目山脈的山麓之下。

卜墨珠與司馬蘭泉出莊之後，已經不見卜北國的踪跡，通往縣城的道路，也瞧不到半絲人影。

司馬蘭泉道：「四師妹，咱們該往那兒追?」

卜墨珠道：「約門必在山區，咱們向東。」

司馬蘭泉道：「好!」

向東是天目山區，有一條山道通往老竹嶺及百丈峯，不遠之處有一個山鎭名叫「大阜」。

他們併肩急馳，首先奔向大阜。

入山約莫十里，司馬蘭泉忽然脚下一窒道：「四師妹：妳聽。」

卜墨珠沉重的點點頭道：「我聽到了，咱們快。」

他們聽到的是一股簫聲，音韻低沉，如訴如泣，那凄涼悲傷的音符，似乎爲山區帶來一片愁雲慘霧。

據卜墨珠估計，這股簫聲當遠在數十里外，他們聽來却是如此清晰，吹簫人功力之高，由此可以想見。

他們不敢作絲毫躭擱，提足全身功力，沿山道發足狂奔。

當大阜遙遙在望之際，他們正好馳進一條兩山夾峙的山隘，但在山隘之中他們却遇到阻碍。

敢情一名身着土布短衣的白髮老者，也牽着一頭毛驢通過山隘，誰知毛驢忽然獸性大發，不停的跳躍嗥叫，硬是不肯再走半步。

山隘原本狹窄，經白髮老者及毛驢這麼一擋，他們如何還能通過。

司馬蘭泉急忙奔上數步道：「老丈：讓我來。」

司馬蘭泉出身馬帮，對駕馭牲口有一套家傳的手法，他想帮助白髮老者是出諸善意，要是彼此都能通過山隘，豈不是利人利己?

誰知白髮老者竟冷哼一聲道：「走開，你想幹什麼?」

司馬蘭泉道：「老丈不要誤會，在下只是想替老丈將毛驢牽出山隘而已。」

白髮老者冷冷道：「牽出山隘，哼，如果能够牽出，何用你來多事?」

司馬蘭泉一怔道：「不能牽出山隘?這話怎麼說?」

白髮老者道：「瞧你一表人材，原來是一個人頭豬腦!那我就告訴你吧，老夫是在跟人打賭。」

司馬蘭泉道：「哦，牽一條毛驢到山來打賭?」

白髮老者道：「不錯啊，我跟他們打賭用笨驢阻笨蛋必會成功，你瞧我不是成功了麼?」

當着和尚罵禿子，這白髮老者豈不是欺人過甚!

司馬蘭泉這時終於明白了，眼前的一人一驢敢情是衝着他們來的。

卜墨珠道：「三師哥：不要理他，咱們由上面過去。」

司馬蘭泉也不願躭擱時間，兩人互相一使眼色，雙雙騰空而起。

他們是想用輕功飛越阻路的一人一驢，但正當他們飛臨空中之際，一片精芒忽然向他們迎面罩來。

這是一把細小而歹毒的淬毒暗器，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向他們凌空急襲。

他們身在空際，閃避十分不易，除了向地面瀉落，實在別無選擇。

在落回地面之後，司馬蘭泉怒吼道：「朋友，咱們無怨無仇，你爲什麼要向咱們猝下毒手?」

白髮老者道：「這可不能怪我，因爲我跟別人打了賭。」

司馬蘭泉問道：「朋友的上下怎樣稱呼?」

白髮老者道：「咱們又不攀親，何須稱名道姓，其實老夫對你們並無惡意，你們如若帮老夫贏了這塲賭，老夫還會送給你們一點不成敬意的證物。」

司馬蘭泉取出師門所賜紫竹簫道：「咱們很想帮你，但要試試你有沒有這個份量。」

語音未落，挺臂急吐，指顧之間，一連點出三招。

這三招是雲笈七籤中絕命三乘的第一乘，威力之强，無與倫比。

司馬蘭泉急欲通過山隘，也瞧出白髮老者不是等閒人物，因而出手三招就是師門絕學。

不過他並未使出全力，雙方萍水相逢，何必欠下一條命債!

就這樣白髮老者仍然被震退數步，滿頭白髮蓬飛，連他那頭毛驢也嚇得狂奔而去!

白髮老者呆了一呆，忽然一翻身向着毛驢之後狂追，同時不斷的呼叫道：「小淚花，快回來，你可不能抛下老夫，小淚花……」

司馬蘭泉眉峯一皺，回顧卜墨珠道：「四妹，妳說此人是不是一個瘋子?」

卜墨珠道：「也許他是瘋子，但咱們却被他就擱了不少時間。」

司馬蘭泉道：「不錯，咱們快走。」

通過山隘，是一片陡峻的斜坡，他們奔上坡頂，那白髮老者業已不知去向。

卜墨珠忽然面色一變道：「不好，三師哥，爹只怕……」

司馬蘭泉自然知道卜墨珠担心的原因，因爲他們踏上坡頂之際，曾經聽到一記撕心裂魄般的怪响。

一般人很難明白這聲怪响是何物所發，但玉簫莊的門下却能斷定它是簫聲。

只不過這一記簫聲是以極高的內力吹出，它可以傷人肺腑，斷人心脈，如非內力已達絕頂，就不可能吹出如此凌厲的簫聲。

而且它是最後一個音符，好像賭徒將全部所有作孤注一擲，生死禍福，只在一瞬之間!

司馬蘭泉也感到事態嚴重，猛吸一口眞氣，向前面的山頭猛衝。

最後他們終於衝上那座山頭，及擧目一瞥，兩人同時發出一聲驚呼。

這是一座石山，沒有草木，光禿禿的原本就不太好看。

如今那犬牙交錯的山石之間，更散佈着數十具殘腿斷臂的屍體，如此殘酷的畫面，自然更不好看了。

他們驚呼的原因並不完全爲了這個，因爲他們發現一塊山石之上，還坐着一名青衫老人。

他是簫王魔手卜北國，名震武林的一代高人!

「爹……」

「師父……」

卜墨珠與司馬蘭泉奔上山石，發覺卜北國已是面如紫金，口溢血絲，受傷極爲慘重。

卜墨珠悲聲道：「爹：是誰?是誰傷了你?」

卜北國緩緩睜開雙目，長長一嘆道：「他們約爹一人前來，却以下毒、羣毆來對付爹，最後……唉……」

卜墨珠道：「爹!不要說了，叫三師哥揹你回去。」

卜北國道：「不，爹……不行了?」

卜墨珠道：「爹，仇人到底是誰?」

卜北國道：「蕭娘……眉……間……紅痣……」

他很艱苦的吐出這幾個字，這位一代高人，竟然闔目而逝。

× × ×

天邊湧起一片烏雲，它爲大地帶來混黯，爲人間帶來凄風苦雨，使原本晴朗的天色，立刻蒙上了一片愁雲慘霧。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誰能料到名震天下的玉簫莊，會於忽然之間，落入風雨飄零的境界。

不過玉簫莊畢竟不凡，雖然由於莊主的死爲它帶來無比的悲痛，但還不致於樹倒猢猻散，因爲它仍擁有一股不可忽視的潛力。

此時廳上一棺橫存，整個莊院都瀰漫着一股悲哀的氣氛。

儘管如此，一項復仇的會議，仍在南軒嚴肅的擧行。

會議是由卜夫人梅三娘主持，玉簫莊武師以上全都參加。

首先由司馬蘭泉報告追尋卜北國的經過，然後由與會之人發表他們的意見。

管事夏炎道：「稟夫人，屬下認爲這是一項陰謀，武林動亂只怕會由咱們這兒開始。」

——未完——

一月完民間俠義傳奇故事

朱揚·文　盧令·圖

風起雲湧（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莊的哈王爺在烟榻上躺着，鐵飛龍正在向他吹噓着王莊防衛強大，治安平穩等，忽見九大天王中的老大，托塔天王李敬元被兩名漢子架着進來，滿臉鮮血，原來李敬元被一個姓秦的年青小子一拳擊中鼻子……在宜春院的賭堂上，秦風正和沈君山賭骰子，沈君山眼看已輸了，他見鐵飛龍走來，就叫鐵飛龍替他賭一把，並在骰子上做了手脚，在最後一局，鐵飛龍將沈君山先前輸去的都給贏回來，秦風走了，而這一來沈君山却給哈王爺的三女兒哈瑞雲所斥，哈瑞雲指斥沈君山不該贏秦風的骰子……

飛刀傳字柬　兄弟操干戈

沈君山眞正生氣了，但哈瑞雲對這位二叔多少還有幾分尊敬，不敢拿對鐵飛龍的臉色相待，笑了一她笑道：「二叔，我明白，我跟他們也是據理力爭，而且淸水那個人也還講理，他知道吉田的行爲過分，所以再也沒有派他來，不過他對吉田的話也提出了一點反詰，他說吉田那種態度，我們就是玩兒幾手假的，也是情理中應該的，但就怕我們假手法吃了江湖上的同道，引起反感，針對着我們展開報復，那就愛莫能助了，他很了解，假如我們的江湖過節擺不平，就無法再合作下去……」

「江湖恩怨是非很難牽扯得淸，他懂個屁。」

「不，他是眞懂，他說做這種生意開罪人是難免的，但只要站得在理上就不怕人找岔子，咱們如果憑眞本事，他沒話說，咱們如果理屈，他想幫助也沒辦法！」

「叫他提出證據來，看咱們理屈在那兒？」

「以前他沒有詞兒念，現在可抓住理了，秦風就是個人證，您在他面前玩兒了手法？還有什麼可說的！」

「什麼？秦風是他們派來的人？」

「不錯，所以我才一再向您示意！」

「三妞兒，妳對秦風了解多少？這小子的底細妳淸楚？」

「淸楚，他是奉天出了名兒的花花公子，跟東洋人的交情很熟，而且好像還是淸水的同門師兄弟。」

「他是頭山滿的學生，那大概不可能吧！」

「這倒不是，據我所知，他沒離開過中國，不可能跟頭山滿有什麼淵源，他跟淸水是什麼樣的師兄弟也不知道，但是淸水對他很客氣，當着我的面，請他到王莊來，試探一下咱們待人接物的方式，可是氣人得很，一來就叫他抓住了把柄，首先

是一個莊丁摸進了一個姑娘的屋子，而且正在人家換衣服的時候，叫人當場逮住了，再次就是二叔您弄了這兩假骰子，叫人把咱們看成了盜賊土匪……」

鐵飛龍低下了頭，沈君山也大出意外，嘆了口氣道：「三妞兒，妳怎麼不早說，關照一聲……」

「我不能說，秦風精明得很，否則淸水也不會叫他來調查咱們了，我想王莊一向是堂堂皇皇的，沒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讓他看好了，還能更增加咱們的名聲，那知道，唉！二叔，我怎麼也想不到您在那個節骨眼上來一手兒！」

沈君山深深地嘆了口氣：「他要是贏了我也沒什麼！我怕他就是一陣風，因爲他的名字上有個風字！」

哈瑞雲差點沒跳起來：「您敢情是從這一點去判斷呀，我的名字裏還有個雲字呢，我不成了一片雲了！」

沈君山苦笑道：「三妞兒，要不是我知道妳，還眞會想到妳是一片雲呢，因爲咱們折在一片雲手裏的那六處支舵眞絕，對方像是把咱們的底子摸透了，除了妳我跟飛龍，第四個人都不會那麼淸楚！」

哈瑞雲生氣地道：「那您就把我當作一片雲好了！」

沈君山拍拍她的肩膀，道：「三妞兒，別氣，二叔只是說一片雲的手段太厲害，把咱們的底子摸得太淸楚了，妳當然不會是一片雲，因爲那六處分舵是在妳名下的事業，收入全歸令尊，再傻的人也不會砸自己的脚，要是一片雲跟一陣風把下手的對象調了調，我倒眞會懷疑妳是要跟我們幾個老叔叔過不去，想把我們擠出王莊去呢！」

哈瑞雲冷冷地道：「假如地方掉了個丑兒，不必你懷疑，我還會多心是二叔邀了一陣風來擠我呢！這些年來，我爹已經不太管事兒了，想管也插不上手，要不是我在奉天能叫得開，搭上了滿鐵會社的路子，恐怕我們父女……」

沈君山立刻擺手道：「三妞兒，別說孩子話，我們還分什麼家，王莊這片天下當年是什麼個情況，現在又是個怎麼局面，妳應該明白，當年要不是令尊收留下我們，咱們幾個老哥兒們還不知道在那兒流浪呢，後來要不是我們哥兒幾個守着莊子，王莊連瓦都會叫人給拆了，現在好歹也算是有了這麼一畝三分天下了，老弟兄都可以安安穩穩吃口安樂飯了，誰還擠誰去？再說我們老哥兒九個人雖是九個姓，合起來也只有四雙半人口，個個都是老光棍，又都是大半截兒入了土，誰都沒有兒女後人，把令尊擠走了又有什麼用，誰又能活幾年？三妞兒，妳往這上面想……」

「二叔，您九位老大叔，我這做姪女兒的一向都是十分尊敬的，可是有些人，越來越不像話，我不得不懷疑！」

沈君山哈哈大笑：「我知道妳說的是飛龍，也知道妳爲什麼生氣，是怪他跟幾位姨娘背地裏拉扯不淸……」

「背地裏？當着面還不是照樣的打情駡俏……」

沈君山微微一笑：「我知道，以前我說過他，可是後來我不說了，妳知道爲什麼？」

「我怎麼知道，或許是他能言善道，把您給哄住了。」

「哈！妞兒，二叔又不是三歲小孩兒，再說這種事兒爲江湖大忌，二叔怎麼能徇情包庇呢，我之所以不管，是出之令尊的請求，換句話說，飛龍之所以如此，是令尊要求他的，那我還管嗎？」

「什麼？我爹會要求他來勾搭自己的女人？」

「妞兒！妳還是沒出閣的姑娘家，說話別這麼難聽，事情確實如此，令尊是個很開通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年紀已經不是風流的歲月了，可是他又離不開那些個娘們，後來弄進來的幾個，沒一個是正經出身，也沒一個是安份的，要她們安安份份地過日子，那比殺了她們都難過！」

哈瑞雲雖然臉皮子不薄，到底也紅了盤兒，沈君山笑笑道：「得了，對妳一個姑娘家，我不該說這些的……」

哈瑞雲紅着臉道：「不！我要您說，一定要說明白！」

沈君山嘆口氣：「妞兒！妳這是幹嗎呢！難道妳還信不過二叔，再說妳還可以問令尊呀！」

哈瑞雲執拗地道：「不！二叔，我要弄淸楚，這樣我才知道是爲了誰在忙着，知道這個王莊值不值得我巴心巴力的維持下去，我可不願意成了廿五孝，在外面賠盡了小心，到臨了還孝敬了別人！」

她的語氣像刀，兩道眼光也寒利得像刀，三把刀都銳利地指向鐵飛龍，嚇得他一個哆嗦，忙道：「三格格，這我那兒敢，那一回我在您面前不是恭恭敬敬的！」

沈君山無可奈何地道：「妞兒，妳眞夠倔的，好吧！妳要是不怕臉紅，我就明白地說給妳聽，王爺離不開那些狐狸精，却又應付不了她們的糾纏，只有暗地裏向飛龍請求幫幫忙，代替他降服一下那羣妖精！」

「就他一個人能幹，有降妖伏魔的手段了？」

潑姑娘的嘴皮子硬是不饒人，沈君山一笑道：「妳說對了，飛龍練的武功就走的邪門兒，換了第二個人還眞招架不住，不怕對妳說，在這宜春院的小池塘裏，能拴住幾個大魚幫了咱們很多的忙，春花秋月兩座花樓上，六七個當家的姑娘都是一等一的人才，光是銀子留不住她們的，全是衝着飛龍，她們才肯死心塌地的耽了下來，隨着咱們的意思擺布，妞兒，妳知道，王莊的客人很雜，除東洋人之外還有高麗棒子跟黃髮綠眼珠的洋鬼子，這些人好色倒也罷了，偏偏還好絕色，只有在王莊，他們才能得其所哉，換了別的地方，就算拿了金子堆在門口兒，要叫稍微有點身價的姑娘們去侍候他們，也是難上加難！」

哈瑞雲對宜春院的事兒並不陌生，想來也承認這事實了，一時沒做聲，沈君山道：「再說令尊這個王爺喊了多年，假的也成了眞的了，咱們這位老哥哥又愛擺個王爺的譜子，那就得有規有矩，不能出笑話，飛龍拿揑得住，不會亂了大譜，如果

由着他們去胡鬧，沾上個不知死活的小伙子，來個捲起細軟一走，那又該怎辦？」

哈瑞雲臉色一沉道：「誰敢有這個膽子！」

「妞兒，不怕一萬，在王府裏走動的人，多少全是知道底細的人，如果生了二心，還是防不勝防，跑出去能神不知鬼不覺的倒也罷了，就怕落在別人手裏，抖出了王莊的機密事兒，麻煩就多了，令尊大人年紀雖大，却不糊塗，他對我這麼一分析，我也沒話說了！」

沈君山沒話說了，哈瑞雲也沒話說了，這個問題似乎得到了圓滿的解決，沈君山覺得可以再深入談到正題：「我懷疑那姓秦的小伙子，還有一個理由，就是他身手太高，妳知道他伸手把大哥給打了！」

「我看見的，人家當然有兩下子，才會得到清水那麼器重，我問過清水，他沒說秦風跟他們有什麼關係，只說是他的私人代表，您也明白，黑龍會的私人代表是怎麼回事兒，有了清水那句話，他就絕不可能是一陣風！」

沈君山呆了一呆道：「這麼說是我過慮了！」

「二叔，你這一過慮，可把事兒給弄砸了，他回去一說……」

「沒關係，我向他解釋一下就是！」

「解釋？那管用嗎？人家是專爲調查咱們來的！」

「沒關係，我拿得定，他是易三和的傳人，最多我抖出當年的舊事，向他道個歉就是，妳放心，不管他是什麼人的代表，他是個中國人，而且也有手脚踏進江湖了就好辦，我以江湖規矩擺出話去，他應該會點頭！」

哈瑞雲剛要開口，沈君山笑笑道：「三妞兒，聽二叔的沒錯，江湖上的事兒，二叔可比妳懂得多，現在借着妳的關係，去邀他上春花樓的春花姑娘屋裏小酌！」

「二叔！您是怎麼說，叫我邀他上春花樓去！我一個姑娘家，把人往那兒邀，那還成話嗎？」

「對！對！這是二叔老糊塗了，那就叫飛龍去一下！」

「沒用，除了我之外，他不會接受任何人的邀請，這是清水跟我交代過的：我看還是用爹的名義，請他到王府裏去叙叙，或許他還肯賣這個面子！」

「這……三妞兒，王府裏從不邀請外客……」

「這我知道，不過他既是清水的私人代表，對咱們的底子早已一清二楚，王府裏的那些秘密他還有不知道的！」

「是的，三妞兒，東洋人只知道咱們批發鴉片跟白麵，偶而也做做洋槍軍火生意，却不知道咱們另外還有別的買賣，像王府大廳裏的那些擺設古玩，可都是來歷不明白！」

哈瑞雲道：「原來是這個，人家早就清楚了，秦風在古玩店裏買了好幾件古董，都是清水托他代購的，清水本人是個中國的古董迷，您總明白古董迷是怎樣的人，他們對古玩只重眞假，不問來源的！」

沈君山嘆了口氣：「三妞兒，有些事兒妳還是不太明白，不計較來源跟不問來源是兩碼子事兒，古董迷只是不計較來源，却不是不問來源，而王府大廳上陳列的那些古玩擺設，切忌叫東洋人知道的！」

哈瑞雲笑道：「不叫東洋人知道，那是賣給西洋人的了，難怪每次有洋鬼子來到，總要到大廳上去坐坐！」

「是的！他們對中國古董也是挺有興趣，而且出得起好價錢，而那些東西，多半是來自前朝宮庭裏面的，借重王爺的身份，使那些東西的身份更爲提高，因爲他們相信，那是庚子八國聯軍時，王爺從宮裏帶出來的！」

「實際上我爹在八國聯軍鬧京城的時候，壓根兒就沒離開過王莊一步，而您幾位護着那位眞王爺來到王莊時，兩手空空，什麼也沒帶來，所以那些東西沒一樣是眞的！」

「不！這妳又錯了，王莊從不賣出假貨，再說那些外國洋鬼子也精得很，贗品絕對騙不過他們，王府裏收藏的都是字畫卷軸較多，那更不容易做假，因爲那些名家的手法筆跡氣勢都是學不來的，乾隆皇帝本人是個很有名的鑑賞家，經他蓋上御覽收藏的字畫，都是天下無二的珍品！」

「這就怪了，既不是贗品，又是打那兒來的呢？」

「八國聯軍進了圓明園，那些洋鬼子只知道搶珠寶玉器，只有日本人最鬼，他們也比較識貨，在字畫上，他們取得最多，弄到手後，想偷偷的裝船送回日本去，却又叫我們給截了下來，所以這批字畫，可以賣給西洋鬼子，却不能叫東洋鬼子摸着消息去！」

哈瑞雲聽了格格一陣嬌笑：「原來是這麼一個來源，難怪王府大廳不禁洋鬼子，獨禁日本人了，當年火燒圓明園的那一批日本兵，跟黑龍會倒是頗有點關係，清水也跟我談起過這件事，感到很遺憾，說那一批古玩字畫，是前人心血文明的精英，只可惜失落了一部份，他做夢也想不到這批東西是落在咱們手裏的！」

沈君山道：「我知道，黑龍會裏有人還在打聽那些字畫的下落，因爲他弄到手後，立刻編造了一份清册，我知道了這件事，處理那批字畫必須十分小心，也只有幾個我信得過的洋商，才准到王府去看貨，同時也一再關照，這些字畫的買主必須要等到回國的時候，才能拿出來給人觀賞，也是怕日本人知道了消息來找麻煩！」

哈瑞雲一笑道：「不過，對秦風倒不必加以提防！」

「三妞兒，妳怎麼了，他是黑龍會的人……」

「他是清水的私人代表，却不是黑龍會的人，而且他要是知道那批字畫是您幾位給截了下來，還會對您幾位特別尊敬，所以這件事反而好辦了！」

「這是怎麼說呢？」

「秦風是奉天的世家子弟，而且也愛好收藏字畫，他家裏藏着一卷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可能還不是眞品，不過也有幾分神似，他說是王羲之後來再寫的，筆法沒有在蘭亭修褉時那麼自然，瀟洒，却也稱

得上是珍品了，清水看見了很喜歡，出了很高的價錢求他轉讓，他一口拒絕了，他說交情歸交情，國籍歸國籍，他是中國人，清水是日本人，這是無法更變的，因此他絕不能出賣了自己的國籍，錢有賺回來的時候，這種東西流到日本去，就永無歸期……」

「哦……這小子還挺愛國的呢！」鐵飛龍輕咦地一笑。

哈瑞雲却瞪起了眼睛：「鐵飛龍，你這叫什麼話，難道你不愛國，你喜歡作亡國奴！」

鐵飛龍一縮頸子，知道又說錯話了，連忙賠笑道：「格格，妳會錯意了，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給我說清楚！」

「我是說那位秦少爺，秦先生既然愛國，就不該跟黑龍會的人作朋友，難道他不清楚黑龍會的底細？」

「當然清楚，我問過他，他告訴我說，日本人利用黑龍會的力量打進東北，控制中國，他一個人的力量有限，阻止不了，他只有用另外一個辦法，黑龍會要他幫忙做爲害中國人的事兒，他可以盡力去幹，如果日本人想在東北做些有利老百姓的事兒，他反而會全力地反對破壞了！」

「這是什麼鬼論調，他打的是什麼主意？」

「這個人的想法有點兒怪，却不無道理，他說中國比日本大上幾十倍，國勢不振，是咱們自己不爭氣，可是日本人要想呑掉中國還沒這麼容易，他們在中國，壞事做絕都沒關係，那只能使老百姓更恨他們，這些恨積多了，一旦爆發起來，不用政府出兵交戰，老百姓合起心來，就能把日本人趕出去，怕就怕他們在這兒收買人心……」

沈君山嘉許地點點頭道：「這小伙子倒還是有點兒心眼兒，這番話未嘗沒有道理！」

哈瑞雲道：「當然有道理，咱們不也在做這個嗎？我們在日本人手裏買下了鴉片，海洛英，再轉手賣出去，雖然賺的是昧心錢，但是問心無愧，因爲一塊錢裏咱們扣下了六毛，如果咱們不幹，聽任他們把那些毒品直接賣給那些抽的人，一塊錢就全部叫日本人給撈去了。」

鐵飛龍笑笑道：「格格！妳這帳算得可眞高明，要是日本人搭上那些客戶後，也只賣四毛呢！」

哈瑞雲道：「咱們不讓他們這麼做，我替王莊出頭拉攏爭取到這筆生意的路子，就一再聲明，咱們一定要掌握住價錢，只能往上漲，絕不往下跌，賣得越貴越好，貴得叫人抽不起買不起，慢慢的自然會戒了，如果這些毒品賤得跟高粱小麥一樣，人人都買得起，使所有的人都染上了嗜好，那就是咱們亡國滅種的日子到了！」

鐵飛龍撇撇嘴道：「那咱們乾脆不買不賣，斷了這種來源，不就是斷了禍害了嗎？」

哈瑞雲道：「假如咱們的力量够，是準備這麼做的，可是咱們的力量做不到，日本人有貨，非往中國推，而咱們那些染上了癮的人戒不掉，非要買他們的不可，既然禁不掉，我們只有抓住雙方，把價格抬得高高的，不讓這種禍害的東西蔓延開來，不讓太多的錢流出去！」

忽而她神情一肅，向着沈君山道：「二叔，當初我爹決定接下這種生意時，您各位還反對過，爹說出了這番道理後，九位叔叔一致同意，才算接了下來，難道十幾年光景，您把咱們的本意都忘了？」

沈君山一笑道：「那怎麼會呢，三妞兒，妳總該明白我們老弟兄幾個當年在義和團裏，也是爲的驅逐洋人，只是看法不够深遠，大業未成，反而惹來了一陣災難，不過也不是全無是處，至少叫洋人知道中國的老百姓不好欺負，朝廷雖然無能可欺，老百姓却不可侮，以後那些洋鬼子在中國也收斂多了，不敢再耀武揚威，任意欺負人了！」

可不是嗎？家父把各位留下在王莊，也是因爲這個，而且當時一些有見識的人，對各位叔叔的胸懷也十分尊敬，儘管朝廷要通令追緝各位，但是大家都知道那只是做給外國人看看，您幾位住在王莊，大家都知道，誰也沒有來查究過，王莊才慢慢的能站穩住脚，建下今天的局面。」

「妞兒，妳放心，不管王莊做些什麼，咱們總不會忘記是中國人，總不會把國家往亡國的路上推的！」

「可是這個鐵飛龍似乎不知道咱們原先是爲了什麼了！」

沈君山一笑道：「他是不知道，我們沒告訴他，因爲他是總管，接觸的人太多，萬一那天漏了點口風出去，王莊可就要成爲衆矢之的，裏外不是人了，因爲有些人未必同意咱們的做法，如果再樹下黑龍會這個強敵，那不慘了！」

臉色一沉道：「飛龍，近幾年來你也老得多了，既然三妞兒說了出來，你也給我記着，只是要擱在心裏，若是人前洩漏了一點，你知道會惹來什麼麻煩？」

鐵飛龍唯唯稱是，沈君山笑笑道：「三妞兒，那個秦少爺瞧來也是個有心人，那倒是不妨接近點，妳去邀他吧！」

哈瑞雲這才喜孜孜的去了，沈君山跟鐵飛龍却又嘰嘰咕咕的商量了好一陣子。

哈瑞雲果然把秦風邀到王府，而哈王府也像欵接貴賓一般地欵待他，連最近很少見客管事的哈王爺都破例地洗了個澡，換了身乾淨的衣服，坐在主位上迎賓！

九大天王也到齊了，每個人都帶着一種異樣的眼光看着這個年青人，詫然中含着幾分敵意。

那是因爲這小伙子的態度，含糊籠統，沒一句眞心話，沈君山向他亮出了自己當年身份，問他是不是易三和的傳人，他的回答可絕了，說是根本不認識這個人，他的一手賭技是跟他們莊裏一個老更夫的，那個老更夫姓王，五年前已經死了，擲骰子的規矩也是那個老更夫傳下來的，或許這老更夫跟易三和有淵源，可是人已經死了，也無從問起，至於他本人則根本不是江湖人。

那很明顯地告訴沈君山，他不受江湖規矩的約束，也不講江湖道義的那一套，

他認出了沈君山在骰子上作鬼，但是他並沒有挑明，只說是他也沒想贏錢，不輸就好，不必太認眞，壓根兒不提受清水之托來查訪的事兒。

沈君山乾脆跟他攤明了，他笑笑說，「那是三小姐誤會了，清水是我的朋友沒錯，我們在大連交上的，大家一起在一個德國教師奧瑪夫的家裏學槍法，同門的關係就是這麼搭上的，但是外國人不興這一套，我們是繳了學費去學槍，他收了我們的錢，把我們當作祖宗一般的欵待着，沒有中國投門拜師的一套，師門關係如此，同門的交情也更不用談了，清水的確拜託我到王莊來瞧瞧，我沒理他，我是個生意人，找那個痲煩幹嗎？」

一推六二五，還一個勁兒的裝傻，沈君山無可奈何地道：「清水托秦先生代他買古玩的事兒總有吧？」

「那倒是有的，我在這方面小有心得，他聽說王莊的古玩店裏有些好東西，要我留心看看，我看了兩三天，東西是不少，而且也不假，只不過都是些普通的玩意兒，算不得珍品，將就着買了兩三件！」

「秦先生，你既然不是受托調查我們的賭局，那麼剛才我跟秦先生開的那場玩笑秦先生總能包涵一二吧，我已經解釋過了，要不是秦先生的手法與當年的易三和如出一轍，我也不會玩出那套手法來！」

秦風氣死人的哈哈一笑：「沈老爺子，我絕對不說半個字兒，不過我也聲明在先，我不是受清水的委託而來，但很可能就有別的人在，他要是把一切都看了去，告訴了清水，我可就沒辦法了，咳！這只怪三小姐沒把事情先告訴我一聲，否則我就是知道老爺子在手法上玩了花樣，也不會當場畧下那句話了，而且這也不能怪我不懂事，我已經認輸不開口，老爺子還要我再賭下去，似乎要吃定了我才甘心，我不得不畧下兩句話，免得被家人當成了欵子……」

沈君山氣得直吹鬍子，這小子簡直是滑到了家，軟硬不吃，還處處佔住了理，更推脫了責任，撇盡了嫌疑。

他準備翻臉的時候，秦風又開口了：「不過大家都是中國人，說什麼我都不會向着清水那東洋鬼子來跟王莊過不去的，要是他問起我，我一定盡力要爲老爺子開說，反正那顆骰子沒落入人手中，清水也沒憑據，是不是？」

擺出了這句話，才息止了沈君山翻臉的念頭。

這小子至少還識時務。

第二個光火的是李敬元，這位神力天王是個眞正的江湖人，心胸磊落，雖然輸在這年青人手下，却一點都不記恨，還一個勁兒的直向對方誇讚，問起師承來歷，秦風居然說沒有磕頭拜過師門，這身拳脚是怎麼練的他自己也說不上，因爲他是獨子，從小就寵慣了，養成了好勇鬥狠的壞習氣，動不動愛伸手跟人打架，家裏開的藥坊，在長白山挖棒錘的採參客帮來了，總是住在他們家裏，人家使拳弄棒，他就跟着瞎練，練會了就找人瞎比劃，慢慢的也就磨出點玩意兒，長大了到北京去唸書，老毛病沒改，還是好打架，只是他發現自己的拳脚走了樣兒，在家裏他一個人能敵三五個漢子，在京裏一個混混還勉强能對付，兩個書生却能把他打得臉青鼻腫，滿地找牙。

這時他明白了一件事，不是他的功夫好，是他在家鄉的聲勢大，人家是讓着他，哄着他而已，於是他下了個狠心，非把拳脚學成不可，但他又有個倔强脾氣，不屑投師學藝，他認爲那一家的功夫都是死的，呆的，有利也有弊，好在他家裏有錢，供得起揮霍交朋友，在京裏五年，他交了很多朋友，南拳北腿，什麼樣出身的都有，甚至於在天橋玩把式的，賣大力丸的都齊全，可沒有一個有名的。

他化錢結交這些朋友，目的在學功夫，這些人沒有一個是名家，自然也教不出什麼好功夫，可是他的目的並不是學他們的長處，而是學他們的短處，然後用自己的方法來制這些短處，五年之後，他不斷地找人打架，只是挨揍的機會越來越少了，因爲對方一伸手，他就看出了家數，而他一伸手，往往就擊中了對方的弱點。

這就是他學藝的經過，聽起來可氣死人，因爲他口中把那些赫赫盛名的名門大派功夫，貶得一錢不值。

李敬元是少林正統，常以此自傲，而且秦風的出手也像是少林的，但秦風對少林拳實在缺乏敬意，達摩拳，太和拳，大洪拳，這些拳法在他口中破綻百出，氣得李敬元差點沒吐血，但也只有乾瞪眼的份兒，因爲這小子口氣雖然狂，可是他的話也的確有道理，他指出的那些缺點，使人無法不承認，却也無法承認。

他說的缺點不能說是拳式的破綻，但是在他用的反擊招式下，又的確是能攻其所弱，一般人要想施展他說的招式，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却是眞能，一面說，一面手中還比劃，有時手脚齊動，四肢一起用上了，同時擺出四個不同的樣兒來，瞧了他的身手，李敬元不能不承認這個青年人是個好樣兒的，也的確沒人能教出他這種徒弟來。

武林最重傳統，這小子却偏偏打破傳統，武學重在防身，七分自衛，三分攻擊，這小子的拳脚却是專爲找岔兒的，專門找人的弱點，他的那些招式，似乎是專爲揍人而練的，話不投機，李敬元覺得說不下去了，可是私心之中，却又不得不承認，這小子是個練武的奇才。

在座中，對秦風最順眼的還是哈王爺，打從見面開始，這位老王爺就笑瞇瞇的看着秦風，問長問短，越問笑意越重，似乎老丈人在看女婿，越看越有趣。

他有趣，別的人就無趣了，尤其是他的女兒哈瑞雲。

哈王爺不是眞王爺，可是他比一位眞的王爺還像王爺，前清的王孫公子論學問欠缺，談消遣享樂却個個都是一等一的好手，那難怪，因爲他們生下來就註定了富貴，用不着花半點精神掙去，大好時光，自然是以及時行樂，才不負青春年少，風花雪月，鬥鷄走狗，駕鷹馴鷂子，養蟋蟀兒，玩戲子，逗相公，但十八般武藝很難

有人全通全能，哈王爺却是個全才，妙在秦風居然也無一不通，無一不精，談起來頭頭是道，因此，席上就是這一老一少談笑風生，別人全成了沒嘴兒的葫蘆，因爲那一套他們挿不上嘴，九大天王雖則無趣，却都感到很輕鬆。

因爲他們至少能確定一件事，這小子不是一陣風，雖然誰也沒見過一陣風，但是從一陣風行事下手的對象上判斷，那必然是個嫉惡如仇的人，一個很有抱負的俠客！

秦風却不會是，因爲他犬馬聲色，件件皆精，一定在這上面下過一番功夫，玩物喪志，一個年青人如果鑽進了這麼許多的玩意兒裏，卽使不是個敗家子，也好不到那裏去，至少他不會再有那麼多的閒情來行俠仗義了。

所以九大天王雖感到無趣，多少還有着點笑意。

哈瑞雲却不同了，她今年二十二歲，在王莊是至高無上的三格格，在奉天也是個風雲名媛，她的眼界高，交遊廣，人長得美不說，聰明能幹豪爽不讓鬚眉。

這樣子的一個女孩子很難有個她能中意的男人，秦風的優點很多，而且都是哈瑞雲欣賞的優點，所以把老父拖出之前，可能很爲秦風吹噓了一番。

只是她沒想到秦風的毛病也這麼多，多得不下於她的老子，她對於哈王爺固然還有一份孝心，但是却沒有多少尊敬，尤其是哈王爺的那些嗜好，幾乎沒有一項是一個女人所贊同的，而秦風除了抽鴉片之外，幾乎樣樣齊全了。

所以哈王爺跟秦風談得越投機的時候，她的嘴也噘得越高，忍不住哼聲道：「爹，你們倆倒是相見恨晚了。」

哈王爺的眼睛笑得成一條縫，連連點頭道：「可不是，風哥兒眞是全才，全才！咳，像這麼懂得生活情趣的年青人不用說現下難求，在前清也不多見！」

「你們所談的那些學問可眞了不起，沒一樣是正經的！」

哈王爺哈哈大笑：「什麼叫正經，在座大家都是自己人，我這個王爺是怎麼混來的也不怕抖出來說，我跟那位眞正的王爺只不過是一點遠親罷了，要不是憑着我這身消閒的本事，怎麼樣也巴不到他身邊去，撈到這個總管王莊的機會，更不會有今天了。不怕說笑話在王爺身邊，滿肚子經濟學問的人一抓一大把，就找不出一個像我這樣兒的，正經學問有什麼用，王莊記帳的老夫子有三名舉人，兩位秀才，四書五經滾瓜爛熟，可沒混出個富貴來。」

他說的是歪理，可也是事實，哈瑞雲氣得只有瞪眼睛，秦風笑嘻嘻地道：「老伯的話小姪不敢苟同，可是雲小姐說這些不是正經，我也不以爲然，假如我不是對鬥蟋蟀兒有興趣，也下過一番心血，這會兒就可能沒命了！」

他說着話，把手中的銀箸朝面前一橫，錚的一聲，一縷白光擦着銀箸，斜飛向上篤地挿入樑間，那是一柄薄薄的刀子，刀把上綁着條白白的紙捲。

在座的九大天王，個個都是老江湖，一眼就看得出這是江湖人的飛刀傳柬，只不過這把飛刀來得很絕，竟是奔着秦風的咽喉射過來的，不但來勢强勁，而且刃發無聲，要不是秦風用筷子擋了下，這封字柬就會不偏不倚，結結實實地釘在秦風的喉頭上了。

飛刀的勢子雖爲筷子引去一半，但是在樑上還入木寸許，可見發出飛刀的人，手法之高與勁力之强。

大家先是怔了一怔，然後至少有五個人一聲不響，分從五路撲了出來，哈瑞雲的臉都嚇白了，先是一聲驚呼，然後才發了脾氣：「這是誰？有這麼大的胆子！」

坐在一邊的君山依然是不動聲色，也不急着去起出刀子來，只是笑哈哈地點頭道：「秦少爺的眼睛眞尖，居然能及時發覺那把飛刀，了不起，了不起！」

秦風微微一笑：「其實也沒甚麼，我說過了，這就是愛玩兒的好處，因爲我喜歡鬥蟋蟀兒，對他們的行動習慣都很清楚，這花廳外面是花園，現在又正是秋蟲求偶的季節，靠窗的地方是假山，正有一頭雄蟋蟀兒在賣弄精神，對牠的女伴傾訴情衷，却被個捉狹鬼給打斷了！」

哈瑞雲忙問道：「秦風！你看見那個人了！」

秦風笑道：「琴挑驟斷，據我所知，蟋蟀兒求偶的歌聲應該是持續不斷的，除非周圍突然有意外，使我向那邊看了一眼，人沒瞧見，却看見了一隻手，指縫中夾着刀子，對準着我的方向，卽將投擲，我手裏拿着筷子，算來可以擋一擋，所以很放心，那知道我才說完一句話，飛刀就飛了過來，如此而已！」

從他的座位看出來，五六丈外的琉璃窗，半開半闔，窗外牆下是一人多高的多春樹叢，擋去了大半扇的窗子，再遠就是假山，發刀的人一定是躱在假山上，如果有所行動，從那一點空間裏，的確也只能看見一隻手而已。

君山道：「秦少爺，您怎麼知道那人是看你呢，從他那個地方，可以選任何一個人做對象！」

秦風淡然道：「我不知道他是對誰下手，我只知道我既然發現了他，而我手中有着那一雙銀箸，無論他對誰下手，我都有把握截下來，所以我沒有聲張，要是我一叫開，大伙兒那麼一亂，反而不好控制了！」

話也很有道理，君山却道：「這傢伙的飛刀勁勢很强，掠空無聲，刀是從老朽的身畔才飛向秦少爺的，老朽居然一無知覺，這傢伙很了不起。」

秦風一笑道：「不錯！我也沒想到這把飛刀的勢子這麼勁厲，要不是我先發現了，這一刀眞能要了我的命！」

「以他這種造詣，如果是拿老朽做對象逕取老朽的後腦，秦少爺，你眞能把它截下來嗎？」

秦風道：「幸好沒發生那種事，否則我還眞不能，因爲我的筷子跟飛刀之間，夾着君老的腦袋，就算我的筷子能不失準頭，也必須要先穿過君老的腦袋！」

「所以，秦少爺，你太冒險了在這種

情況下，你應該告訴大家一聲，如果老朽挨了刀，豈非太冤枉了！」

秦風一笑道：「君老！如不幸你眞挨了一刀，你只有自認倒霉却並不冤枉！」

君山臉色一沉道：「秦少爺！這話怎麼說？」

秦風淡然道：「因爲這兒是王莊，我在這兒只是客人，既不是護院的武師，也不是守値的莊丁，沒有義務要拿賊擒兇，我再說句老實話，那一刀如果不是衝着我來的，我根本就不想出手，只要我不是兇手，誰死了跟我都沒相干，如果我挨上了那一刀，才叫冤枉呢！」

哈瑞雲忍不住道：「二叔！您是怎麼了，秦風在這兒是客人，咱們防備不周，叫人摸了進來，讓他受了驚已經够丟人的了，您怎麼還在怪人家？」

君山冷笑道：「妳看這位秦少爺可有一點受驚的樣子，他接下那一飛刀，輕鬆從容，一點都沒在意！」

秦風笑道：「知道那把刀殺不了我，我爲什麼要在意！」

君山語爲之結，半晌才道：「秦少爺，我不是要怪你，如果你早點通知我們一聲，我就可以逮到那像伙了！」

秦風一笑道：「老爺子眞有那麼大的把握？」

「當然，不是老漢誇口，王莊這些年來沒出一點岔子，一半靠着我們哥兒幾個的老面子，江湖朋友不好意思來光顧，另一半也是靠着我們嚴密的防備，只要一聲警號，全莊的人立刻就各守崗位，連隻蒼蠅都不用想飛出去！」

秦風道：「可是我沒聽見那兒有警號呀！」

「是沒有，因爲老朽沒有發出，來人身手太高，一般人截不住他的，而且事起倉猝，有五個老哥兒們追了出去，陣脚已亂，如果發出警號，他趁大家在布防的時候，反而可以趁亂混出去了，他擲出飛刀，目的已達，本來就準備拔腿飄了，這時候發出警號，倒是替他開路了，如果秦少爺在初有所覺的時候告訴了我，趁他還沒準備……」

秦風含笑起立道：「這麼說來，再晚眞是罪該萬死了，這個要怪貴莊那位鐵總管！」

哈王爺皺眉道：「這跟鐵飛龍什麼關係！」

秦風笑道：「他該在王府的大門口樹塊牌子，寫上做客須知，然後分門別類，一條條寫清楚，使登門的人知道進門後該做些什麼事，就不會有今天的錯誤了！」

說完朝哈王爺一拱手笑道：「老伯，今夕一晤，快慰平生，本來小姪還想多請敎一些敎誨的，遺憾的是小姪太不懂事，惹起了許多誤會，實在失禮之至，容日後小姪弄清楚了府上的規矩後，再來請求敎益吧，告辭！」

哈王爺看看君山，臉上也浮起了不豫之色道：「秦先生，這是什麼話，是我這做主人的失禮！」

把頭一偏，對向君山，聲音中有着慍怒：「二弟！我們是幾十年的老弟兄了，你爲王莊出的力我很感激，關起門來，你就是打我兩個嘴巴，我也認了，可是當着客人，你多少還得爲我留點體面，你要當家也不爭這一會兒工夫，等明天把大伙兒召齊了，我當衆宣佈後，你再接過去，至少也是名正言順的！」

合作幾十年，君山還是第一次看見哈王爺發這麼大脾氣，倒是慌了，連忙道：「王爺言重了，小弟只是……」

一邊的神力天王李敬元也開口了：「老二！不管你是爲了什麼，都給我閉上嘴，不許再說！」

然後他自己却噗的一聲，跪倒在哈王爺的面前！

這個舉動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哈王爺也怔住了，連忙伸手要拉他起來，可是李敬元的身材至少比他重了兩倍，又是練過功夫的，他那裏拉得動，急得直叫：「敬元！起來，起來，你這是做什麼？」

李敬元直挺挺地跪着肅然道：「敬元敎弟無方，二弟才對王爺有不敬之狀，敬元代爲領責！」

九大天王出去了五個，還有莽天王羅菩提跟三目天王張法在座，他們雙雙看了君山一眼，同時站了起來，一左一右，貼近了君山，羅菩提沉聲道：「君山，你看見了沒有？大哥跪在地下！」

君山道：「看見了！那是王爺的誤會，愚兄對王爺並無不敬之處，對剛才的事，愚兄自有合理的解釋！」

羅菩提沉聲道：「跪下去解釋！」

君山臉色一變道：「老八！你是在對我說話！」

羅菩提道：「不錯，君山，是老子在敎訓你，這些年來你抖起來了，誰都不放在眼裏，對我們這些老弟兄都是指東呼西的，老子早就瞧你不順眼了，可是你的排行大，你是二哥，老子只有聽你的，今天你居然連大哥都不放在眼中了，老子還含糊你個鳥，不然老子立刻就斃了你！」

這位莽天王是名符其實的莽，說着話，拳頭已經舉了起來，君山一張臉上沉下了怒色，冷笑道：「好哇，老八，今天你算是說了眞心話，難怪你一直跟我鬧彆扭，原來你早就在跟我過不去了！」

退了兩步，手腕底下已經翻出一柄亮幌的七首，鋒口在煤氣燈下泛着藍色，很顯然的，那是淬了毒的。

三目天王張法立刻道：「二哥：自家兄弟，怎麼可以動起眞傢伙了，幾十年老哥們兒了，有什麼說不開的！」

他跨前兩步，似乎要去拉勸，但是君山却退了一步，沉聲道：「老九，你不要過來，我知道你打的什麼主意，你跟老八向來是一個鼻孔出氣的，你再進前一步，可別怪我翻臉無情了！」

他的眼光又轉向了跪在地上的李敬元，冷笑一聲道：「大哥，起來吧，我冒犯了王爺，我自己會認罪，不用你代我受過，你也不用借着這個題目來壓我，大哥，我知道這幾年我管的事情太多，有時冒犯到大哥頭上，我以爲自家兄弟，大哥不會介意的，而且我是爲了大家，並不是爲了我自己，沒想到大哥居然擱在心上了，而

且還串通了老八老九來算計我，大哥！你眞的那麼容不得我？」

李敬元淡淡道：「老二，你在說些什麼？」

君山冷笑道：「平時老八跟老九最好事，任何事他們都搶在頭裏，今天居然忍得住沒出去，我就有點奇怪，敢情你們是有心要在今天算計我的……」

李敬元嘆了口氣：「老二，你說這番話太令我痛心了！」

「大哥！別再假仁假義了，今天那個放飛刀的人，多半還是你安排的，本來嘛，王府中平時已經門禁森嚴，今天在這兒宴客，鐵飛龍還親自在外擔任警戒，外面的人絕不可能摸進來，更不可能摸到假山上去躲着，除非是自己人，對了，你的姪子李再興號稱飛刀聖手，他在那兒？」

李敬元看看他，目中流露出一絲異色，君山冷笑道：「我去問問鐵飛龍，看把他派在那兒了，是不是一直有人跟他在一起，要叫我拿住了看你怎麼個交代法！」

轉身欲退，羅菩提與張法都逼了過去，李敬元也從地上一躍而起喝道：「站住！君山，你太不像話了！」

君山也霍地回轉身來，眼中流露出狡譎的光，冷冷地一笑：「大哥！這麼說兄弟沒有猜錯，意外發飛刀的那個人果然是李再興，果然是你安排的，我一看那飛刀的形狀跟手法，心裏就在懷疑，王莊雖然門戶敞開，來往不禁，可是不管明裏暗裏，來的人絕對漏不過我耳目，這兩天沒有陌生人來到，而在王莊上上下下，能够把飛刀發到那個程度的，只有一個飛刀聖手，尤其是在王府裏面，能够一下子找到那個地方的眞還不多，我心裏面在那樣子想，却還不敢確定，因爲再興是自己人，他不至於也不敢做這種莽撞事兒，萬想不到是大哥給他撐的腰。大哥，你這是什麼意思，是因爲這位秦少爺白天揍了你一拳你輸得不服氣，想利用這個機會暗算人報復？還是另有目的！」

李敬元的眼睛看着他，目中流露出一絲悲哀的神色，答非所問地道：「二弟！你眞的變了，變得太多了。」

羅菩提叫道：「大哥！我早跟你說過了，君山現在是自以爲王莊的頭把交椅，眼睛裏面沒有第二個人，你還不相信，這回兒你總明白了吧！」

君山眼珠一轉，忽而冷笑道：「我明白了，原來你們是嫌我的事管得太多，凡事沒跟你商量一下，心裏感到不是味，所以趁着秦少爺在這兒的時候，故意鬧點事兒，想拆拆我的台是不是？很好，這份家業巴起來，你們一個個全是老太爺了，坐着享清福，我白賠了精神，出了力還忙出不是了，這倒眞應着了那句話兒：黑瞎子拉磨碾子，出了力還落了個熊。我不是吃飽了撐得慌，從現在起我不管了，誰愛管誰來管！」

他雙手一甩，做了個拂袖欲退的樣子，李敬元靑着臉不作聲，羅菩提跟張法想過去攔他，但是見到大哥沒作表示又躊躇不前了。

君山走了幾步，忽又不走了，回頭冷笑道：「可以不管，但是還未必輪到你們來管，這份江山是咱們九個人名義創下的，也不能由誰高興來接就接，當初是咱們九個人說好了由我負責的，這會兒就是要換人，也得等九個人齊了重作決定呢！」

羅張二人幾次躍躍欲動都沒有動起來，君山則始終保持着戒備的姿勢，哈瑞雲看氣氛太緊張，忙出來解勸道：「各位叔叔，這是何苦呢，大家都是幾十年的老兄弟了，有什麼事兒不能商量，還鬧這種意氣！」

君山哼了一聲：「三妞兒，妳是知道的，王莊的事兒多難辦，他們是看人挑擔不吃力，不是我要抓啊，我何嘗不想輕鬆一下，可是交給他們行嗎？」

李敬元忍無可忍，怒聲道：「沈二，你太過份了！」

君山也怒聲道：「我就是這樣子，這不是咱們混義和拳的時候了，拳頭硬就是老大。」

李敬元怒極欲撲，君山拔刀作勢，哈瑞雲在中間忙着解勸阻攔，然後砰的一聲輕響，君山的胸前冒出一朵血花。

誰都沒想到，這一槍竟是從哈瑞雲的袖口射出來的，這位姑奶奶臉上還帶着笑，可是她的袖口裏却接着又砰砰連聲響了五聲，連續地射出了五顆子彈，每一顆都擊中君山的胸膛，月白色的長衫上，一點點的紅花往外冒，到了最後一朵綻開時，第一次中槍的地方已經成了一大灘鮮紅的血漬了。

君山的外號叫不動天王倒是名符其實，雖然身中了六槍，他居然還沒倒下去，用手撫着胸口，眼睛瞪着哈瑞雲，滿臉都是不相信的神色：「三妞兒，是妳開槍打我？」

哈瑞雲這時已換了桃紅的彩緞上衣，湖紗的百褶長裙，衣領高高地撐起，寬大的袖口中探出了那隻玉手，手心裏握着那管小巧的德造白朗寧，大小才盈握，臉上居然還帶着笑，笑得很媚很甜，一點都看不出殺機，「是的，二叔，這管槍還是我過二十歲生日時你托人從青島給我帶來的禮物呢，當時你還說這是小玩意兒，留着玩防防身，殺不了人的，只是玩兒的時候要節省點，這種槍彈少，不易買，一定得買德國原裝貨，幾個月才來一趟洋船，我可是眞聽你的話，一盒子彈今兒才拆封，拿出來試槍，果然輕巧極了，槍響的時候，跳都不跳一下，而且還眞像你說的，殺不了人的，你身中六槍還能站着說話！」

聽她的口氣，眞像是個嬌憨作態的小女孩兒在向大人喋喋不休，撒嬌作態，君山的眼光一直凝視着她，右手那柄淬毒的刀舉了兩舉就像是要擲出去，可是始終發不出勁道來，終於嘆了口氣：「爲什麼？三妞兒，爲什麼？李老大他們不了解，妳難道也不了解，王莊的事，那一樣也沒瞞過妳，爲什麼妳要對我這樣？」

哈瑞雲微微一笑：「二叔！你自己說的，王莊是每個人的王莊，不是那一個的，可是這一兩年來，似乎只有你一個人在說話拿主意，別人只有聽的份兒，這樣子很不好，尤其是今兒個，你似乎忘記自己

的身份了。」

「忘記我的身份了？什麼身份，在王莊，誰又高着誰了？」

君山幾乎要咆哮起來，那使他胸前的血流得更急，哈瑞雲嫣然一笑：「二叔，你別沖着我發火，今兒格的事兒我是請准了李大叔的，你雖然不認這個結義大哥了，可是我爹還是十分敬重他，一直把他當作九位叔叔的領頭兒！」

君山的眼睛又轉向了李敬元，這位神力天王的臉上堆滿了黯然與傷感，嘆了口氣：「老二，別怪大哥心狠，人可欺，天不可欺，別忘了咱們初到王莊時，在神明前面立的血誓，立誓對王爺效忠，恭順，永遠敬他爲尊爲長，如有欺心背上，天誅地滅，可是你的行爲，唉！不用我說了，你自己明白，這樣對付你並不過分！」

君山哈哈一陣長笑：「不過分，的確不過份，這些的確是我該受的，別的都不怪，只怪我的心腸太軟，還念着那點結義之情，沒把你們先收拾掉，倒讓你們來對付我了，可是你們也別得意，雖然你們殺了我，王莊也不會落進你們手中的，飛龍！飛龍！」

鐵飛龍從外面進來了，對廳中所發生的事，甚至於對君山的一身鮮血，他都好像沒看見，像是什麼事都沒發生，躬着身子道：「二爺，你有什麼吩咐？」

君山看着他，只見鐵飛龍的神情平和，剎那間什麼都明白了，厲聲道：「好，鐵飛龍，算計我你也有一份！」

鐵飛龍恭順地道：「二爺，飛龍不敢，飛龍之有今日，一則是王爺的恩典，一則是各位老爺子的器重！」

「混帳的東西，你也不想想，你初到王莊，不過是個落魄的流浪漢，是誰把你提拔起來的！」

「當然是二爺的提拔最多，但是小的最重根本，飲水思源，還是王爺的恩典最深，小的不敢欺瞞王爺！」

君山一下子像洩了氣的皮囊，伸着一隻血淋淋的手，指着鐵飛龍，臉上現出了一種怪異的神情：「好，好小子，還是你行，你厲害，你夠狠，老夫今天是認栽了，不是栽在別人手上，而是栽在你的手上了！我只問你一句，還有五個呢，你怎麼處理他們了！」

鐵飛龍神色依然是那樣恭順：「回二爺的話，五爺跟六爺是你的好弟兄，小的自然會請他們陪着你的，至於三爺，四爺跟七爺，他們都是大爺的好弟兄，小的不敢得罪！」

「什麼！那三個也跟老大是一鼻孔出氣的！」

「不……二哥，這你說錯了，我們不是跟大哥一鼻孔出氣兒，我們只是守着江湖人的本份，守着江湖人的規矩，守着神前一炷香的血誓，始終對王爺忠心如一而已！」

說話的是個紅面老者——九大天王中行三，紅面天王魏上萍，他的身後跟着的是老四矮天王江虎跟老七鐵膽天王徐萬年，那一對鐵膽還在手裏盤弄着，上面的血漬仍然却沒有擦拭去，不用問，這血漬一定是沒到的兩個人身上沾來，君山看看他們，感到最後的一絲勁力也從身體裏洩出去了，他還想說什麼，可是，也只吐出了兩個字。

「好……好……」究竟好些什麼，什麼地方好，他再也無法對此多作解釋，因爲不動天王已經倒了下去，眞正的不再動了，每個人的臉都很平靜，只有李敬元的臉上出現了悲色，而哈王爺居然淌下了眼淚，哽着聲音道：「這是何苦來，君山也眞是的，既沒有兒女可遺，也上了一大把年紀了，就算把王莊讓他一個人抓在手裏，又能抓得了幾年，再說王莊這一畝三分地雖不算富裕，也還勉强過得去，再多幾人來，也還餓不着誰，何必連幾個老弟兄都容不下呢，鬧成這個結果，實在叫人傷心！」

莽天王羅菩提立刻接口道：「他原就不像咱們，當初捧香結義的時候我就不贊成，他根本不是咱們一流的人……」

李敬元一擺手，臉色凝重地道：「好了，不要說了！」

轉向哈王爺，將手一拱道：「王爺！我這三個兄弟生前也許對不起你，但是他們已經付出了代價……」

哈王爺連忙道：「敬元！這是什麼話，他們活着是我的好弟兄，死了更是我的好弟兄，飛龍，後事要辦得隆重，全莊上下一律守孝終七，敬元，老弟兄間只有我有家小，遺憾的我也沒有兒子，三個女兒嫁了兩個，只有三丫頭，我把她給你們哥兒幾個了，各位多疼她一點，也叫她以後多孝順各位一點，瑞雲！三叔是最疼妳的一個，妳可得在他靈前多盡點心！」

語氣很感傷，但是聽在別人耳中居然有陰森森的感覺。

李敬元神情肅穆地屈一下膝：「謝謝王爺！」

他另外五個弟兄也跟着他一起跪下去，而乖巧的哈瑞雲也跪了下來，哈王爺急得前後直跳，拖這個，扶那個，口中直嚷着：「兄弟，你們這是幹什麼？起來，快起來，雲丫頭，妳這孩子是怎麼的了，不幫着我請起各位叔叔，居然也夾在裏面湊熱鬧，還不快起來，我眞要惱了！」

倒是鐵飛龍上前幫着把李敬元首先起來，跟着扶起五大天王，口中道：「王爺，各位老爺子是代升天的三位爺謝謝您，他們算是有了後，至於三格格，也是應該的，你把她給了幾位老爺子，她是站在幾位老爺子的立場上謝謝你，這才是咱們禮義之邦的禮數，也是你跟幾位老爺子的生死交情跟義氣，更表現出咱們王莊裏外一心，上下有序，而各位老爺子的尊上不忘本的忠義精神，尤其值得我們這些做後輩的尊敬，效法！」

感人的場面，動人的言辭，使得原來肅殺的氣氛爲之一掃而空。

這期間，廳中的每一個人都是主角，在那一幕心辣的，緊張的而又充滿了詭異的劇情中佔有了一份地位，扮演了一角重要的角色，只有一個人是觀衆——秦風！

雖然，整個劇情的高潮與導火綫是他們引起的，可是當劇情發展，逐漸進入高

潮的時候，他就退爲旁觀者。

一波又一波的刺激，衝突，變化，使劇情曲折，離奇得讓人難以預料，一直到這幕戲將近落幕收場，他仍然有茫然之感，不過他知道不會再有什麼戲好看了，這才帶着極爲欣賞，却又餘意未盡的意味搖搖頭，準備離去了。

可是，鐵飛龍立刻叫住了他：「秦先生，秦少爺，請您留步，剛才使您受了委屈跟驚嚇，實在很對不起。」

哈瑞雲也跟着道：「秦風！你一定是聽到什麼風聲，說我們王莊的內部不穩，大家不齊心，所以清水社長才有意思想另外找人接洽生意，剛才發生的事情，你都看見了。」

秦風只有點點頭：「看見了，李老前輩忠義古風，義薄雲天的胸懷，的確使我十分感動，世風日下，江湖人成羣結黨，爭權奪利，早已把道義兩個字丟在九霄雲外，李老爺子的這份胸懷就彌足珍貴！」

哈瑞雲忙道：「那在清水面前，你可得美言幾句。」

秦風淡淡一笑：「三小姐，他如果問起我，我一定會把我看到的事情告訴他，如果妳還是認爲我是受了他的委託來調查你們的，那就大錯特錯了，他另外派得有人！」

哈瑞雲道：「秦風，你這就不够意思了，我們已經……」

秦風笑道：「是清水告訴你，他委託我來調查你的？」

「是的，他把好幾票該交割的貨都壓了下來，我去找他理論的時候，他說要等你的一句話，這還會有假！」

秦風臉色一沉，道：「有這回事？這傢伙太混賬了，我沒點頭答應，他居然就自作主張給我派上活兒了！」

這種撲朔迷離的態度，使得每個人都瞪大了眼睛，可是秦風笑了一笑後，說出來的話更令他們吃驚了：「好！清水這傢伙既然如此看得起我，我也不能太辜負他的盛意，我在王莊再留幾天，辦點事給他看看！」

鐵飛龍哦了一聲：「秦少爺，您還要辦什麼事？」

秦風笑道：「抓兩個人出來，給他看看！」

大家都爲之一震，哈瑞雲急問道：「抓人，抓什麼人？秦風，在王莊要抓人何必要你動手，告訴鐵飛龍……」

「不，我要抓的人一定要我自己動手，鐵總管恐怕不行！」

這句話使鐵飛龍有點受不了：「秦少爺，您的本事兄弟都領敎過了，兄弟當然不敢跟您比，可是兄弟是王莊的總管，而且王莊也有着不少人手，在別處，兄弟不敢說，在王莊，您秦少爺辦事總不會比兄弟方便。」

秦風笑了起來：「鐵總管誤會了，我說你不行，不是指你的本事不行，强龍不壓地頭蛇，在王莊，你是首屈一指的大總管，誰也不能跟你比，可是說到要抓這兩個人，你却不能跟我比！」

這話裏面有別的意思，鐵飛龍自然聽得懂，連忙問道：「抓兩個什麼人？是一陣風跟一片雲？」

秦風搖搖頭笑道：「不是，這兩個人誰也抓不着，因爲誰也沒見過這兩個人是什麼樣子，而且到底有沒有這兩個人還不知道，怎麼？鐵總管，你莫非是聽到什麼風聲，說這兩個人會上王莊來？」

「這……倒沒有，不過鄰近幾個地方，好像都被他們光顧過，我們總是得防着點兒，秦少爺，您是……」

秦風搖搖頭道：「你要是問我這兩個人的消息，我的答覆會使你很失望，雖然外面把這兩個人渲染得有如神明一般，但是我却不相信世上眞有這兩個人……」

哈瑞雲凝重地道：「不，秦風，是眞的，在過去的兩年中，一陣風跟一片雲各作了六件案子，挑了十二個地方，這十二個地方都跟王莊有生意上的關連，因此我們猜想他們遲早會摸上王莊來的，我向清水請求過幫助，也是希望以他們的力量來對付這兩個人！」

秦風微笑道：「三小姐，這是妳過慮了，清水跟我也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們倆的看法倒是一致的，認爲一陣風也好，一片雲也好，都不可能是一個人，這多半是一些不甘寂寞的江湖朋友在暗中搗鬼，故意製造出來的，然後又給另外的一些人附會利用，那不是一個人，一個人的力量絕對沒那麼大，也不可能如此神通廣大！」

李敬元點點頭道：「秦先生的話不無道理，我也不相信世上有這樣的神奇人物，因此我一直不主張爲這件事弄得鷄飛狗走，自亂陣脚，而且秦先生說有許多混水摸魚的人，利用這兩個名義，掩飾圖利，這也別有見地，譬如說吧！」

他縱身上躍，雖然身體因受過傷不太利便，但畢竟也拔起了兩丈來高，伸手摘下了樑上的飛刀，笑着道：「我叫我姪子發這一飛刀，就是借了一陣風的名義！」

他取下刀柄上的紙卷，抖開了那張紙緘，臉色都變了，張大了嘴，半天講不出話來，直到他定過了神，才大聲叫道：「飛龍！再興呢，快去把他找來！」

鐵飛龍愕然地道：「大爺，到底是怎麼回事？再興兄弟發完了飛刀，爲了便於掩護他撤退，我特別留了條路，叫他上會芳園去喝酒了，而且還替他安排好了人證，證明他從沒有離開過，那是怕萬一事情沒鬧開來，二爺問起來，好有個說詞，這會兒恐怕要抬了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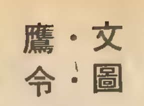
「哦，爲什麼要抬了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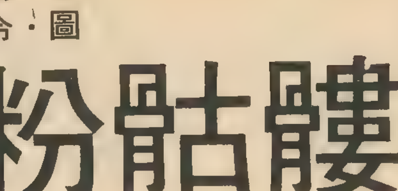
鐵飛龍道：「二爺那人多精明，再好的掩飾，恐怕也不容易騙得過他，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要他裝醉，再興兄弟的酒量太淺，兩斤黃酒下肚就倒下了，我先準備的是兩壺酒，讓他喝下了裝醉，讓人扶着到屋裏躺下，再悄悄地出來，在這邊辦完事兒，我給他屋裏準備了兩壺酒，眞正的酒，叫他一回去就喝，喝了趕緊躺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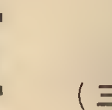
哈瑞雲笑了一下：「你的鬼點子倒是挺多的！」

鐵飛龍連忙哈哈腰：「三格格，小的對王爺跟大爺是一片耿耿忠心，對大爺交代的事，敢不盡心嗎？」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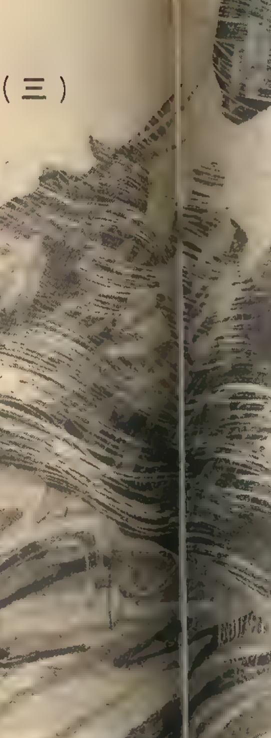




驚魂六記故事之四

黃鷹·文
盧令·圖

粉骷髏（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劍殺中州雙煞的蕭七獨自一人躲在酒家中喝酒、寫畫、做詩。回家途中碰見董千戶，向蕭七追問其女兒湘雲的下落。然而蕭七却說沒有見過湘雲。董千戶不禁大爲焦慮。二人在酒家買醉時，强要買下毒龍十一刀的馬，被急追至柳林才回身大戰。蕭七被瓢把子迫出林外，忽有人從背後對他暗襲，蕭七反身一劍，發覺那人是個瓷製的羅刹鬼女像，不禁發呆，瓢把子乘機偸襲，却被蕭七破壞。此時捕頭趙松及董千戶亦跟踪而至，看見那羅刹鬼女腰腹的傷口正流出一些紅黑色的液體，不覺大爲吃驚……

血流羅刹外　屍現瓷像中

幽冥先生

夜終於降臨。

東方月更亮更圓！

風也逐漸的急了。

蕭七第一個從驚愕中回復自我，探懷取出一個火摺子，「刷」的在風中剔亮。

火光下，那個羅刹鬼女的面龐上出現了好些陰影。

風吹火光不定。

那些陰影也隨着火光的搖曳不停在變動，本來已經恐怖猙獰的羅刹鬼面更加猙獰恐怖。

一種難以言喻的陰森恐怖氣氛無聲的蘊斥在天地之間。

三人彷彿都感覺到這種陰森恐怖的存在，不約而同的各自打了一個寒噤。

火光也照亮了那個羅刹鬼女的腰間，照亮了那些紅黑色的液體。

趙松看看那個羅刹鬼女的腰腹，又看看自己的手指，再一次將手指上蘸着的那些紅黑色的液體移近鼻端嗅了嗅。

到他將手指移開，雙眉已緊鎖在一起，道：「這只怕眞的是血。」

聽他的口氣，似乎仍然不敢太肯定。是不是因爲那是從羅刹鬼女的體內流出來的影响？

蕭七旋即問道：「人血？」

趙松道：「嗯。」

董千戶接問道：「不是鬼血？」

趙松苦笑不語。

他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眞的鬼，至於鬼血更就不在話下。

董千戶濃眉一皺，又道：「鬼據說是人所化，卽使有血亦不足爲奇。」

蕭七趙松都沒有作聲。

這個問題實在已超出他們的知識領域之外。

董千戶旋即大笑，道：「人化鬼，鬼變成這個瓷像一樣的東西，不知道這個東西又能够變成什麼？」

蕭七笑笑，忽然道：「這個瓷像若不是鬼所化，內中只怕就大有問題了。」

趙松聳然動容，連聲地道：「不錯不錯。」

董千戶接口道：「想淸楚還不容易？將它敲開來就是了。」

他手中長刀仍未入鞘，這時候猛一翻，便待用刀背敲去。

「且慢！」趙松慌忙攔住。

董千戶道：「你莫非有什麼高見？」

趙松道：「這若是一個瓷像，要將它敲開可不簡單。」

「放屁！」董千戶冷笑道：「我一刀敲落，看它不馬上四分五裂！」

趙松連忙道：「前輩是誤會我的意思了。」

董千戶道：「你是什麼意思？」

趙松解釋道：「以前輩的功力要一刀將這個東西敲開來，當然是輕而易擧，但萬一裏面眞的藏着什麼，一敲之下，也四分五裂，那如何是好？」

董千戶道：「這個也是。」

他回問趙松：「那麼你認爲應該怎樣做？」

趙松道：「對付瓷器這種東西，正所謂力輕敲它不碎，力重又怕它太碎，所以最好還是由陶匠來動手。」

董千戶想了想問道：「你是否陶匠出身。」

趙松搖頭。

蕭七接道：「我也不是。」

董千戶道：「這附近可都是荒郊？」

蕭七道：「卽使不是，我們也不知道那戶人家有陶匠。」

董千戶「嗯」的一聲，四顧一眼道：「這個時候那兒去找一個陶匠來這裏？」

趙松道：「城中的陶匠却是不少。」

董千戶道：「一去一回，如果騎馬，也要相當時間。」

趙松道：「我的意思是將這個羅刹鬼女拿回城中再處置。」

董千戶道：「也好，反正經已入夜，在這裏做什麼也不方便。」

趙松接道：「衙門中有一個仵工正是陶匠出身，根本就不用外出再找人。」

蕭七皺眉道：「趙兄想到用仵工，莫非是懷疑這羅刹鬼女之內，是藏了一具屍體？」

趙松道：「不滿蕭兄，小弟正是有這種懷疑。」

蕭七點點頭，忽然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趙松那種懷疑，事實不無可能。果眞如此，這只怕就是一件可怕的殺人案子。

到底是不是？

× × ×

夜已深。

燈光通明。

一股難以言喩，令人嗅起來極不舒服的氣味蘊斥在空氣中！

這就是樂平縣城衙門之內的驗屍房。

門盡敞、窗大開。

淸冷的夜風從外吹入，吹動了燈火，却吹不散那股令人極不舒服的氣味。

那個羅刹鬼女就放在房中的那張長桌上。

明亮的燈光照耀下，那個羅刹鬼女混身上下閃起了一種令人看來心悸的碧綠色

光澤。

四顆獠牙在燈光下更白，血紅的兩顆眼睛燈光下亦更紅。

紅得就像要滴血。

猙獰，詭異，恐怖！

仵工郭老爹瞪着那個羅刹鬼女，一雙手不由自主顫抖起來。

郭老爹其實還不怎樣老，才不過五十五。

他是陶匠出身，二十年前却已改做仵工。

因爲他覺得做仵工，最低限度比做陶匠舒服得多。

二十年經驗積聚，現在他已經成爲這一行的老手，也是樂平縣城的仵工中最老資格的一個。

方才他已經驗過那個羅刹鬼女腰腹中滲出來的那種紅黑色的液體。

他肯定那是人血。

死人的瘀血。

人死既說就爲鬼，那豈非就是鬼血！

鬼血！

蕭七由心寒出來，倒在他劍下的人雖然不少，鬼却是只此一個。

即使是死人也是。

在此之前，他的劍從未刺進過死人體內。

他已經將劍從那個羅刹鬼女的腰腹內拔出，再將劍浸在一盤清水之中。

那盤清水放在他身旁的一張矮几上，劍現在仍浸在水裏。

染在劍上的鬼血烟雲般飄浮在水面上，看來是那麼詭異。

蕭七的目光現在已經從劍上移開，落在郭老爹的那雙手之上。

董千戶趙松的目光也沒有例外，他們都是站在桌子旁邊。

郭老爹亦已肯定那個羅刹鬼女是一個瓷像，鐵鎚鑿子亦已準備妥當。

鐵鎚在右手，鑿子在左手，郭老爹的一雙手終於穩定下來。

完全穩定！

× × ×

「叮」一聲鐵鎚擊在鑿子上，「砉」一聲鑿子進入羅刹鬼女的體內。

蕭七三人的心臟應聲一跳。

也就在這刹那，又是一陣冷風透戶，燈火搖曳，羅刹鬼女猙獰的鬼面彷彿就起了變化。

鬼在劍下變成了瓷像，在鑿下又將變成什麼？

× × ×

屍體！

瓷像在鑿下變成了屍體！

一具女人的屍體，藏在瓷像中！

蕭七不幸言中！

× × ×

雖然已丟下二十年，郭老爹並沒有忘記他做陶匠時學到的技巧！

那一鎚一鑿在他的雙手控制下，將屍體外面的瓷土鑿下來！

每一塊瓷土都有巴掌般大小，裂而不碎。

第一塊瓷土方落下，郭老爹面色不由就一變，脫口一聲驚呼：「屍體！」

果然是屍體！

× × ×

那具女人的屍體一絲不掛，與瓷土緊緊黏貼。

瓷土脫落，屍體的肌膚不少亦剝落！

郭老爹屏息靜氣，盡量使一雙手保持穩定，盡量小心控制那一鑿一鎚。

豆大的汗珠從他的額頭滾滾落下。

他汗流披面，一身衣衫很快就已被汗水濕透。

屍體的肌膚仍然剝落。

郭老爹心力交瘁，始終都不能夠制止屍體的肌膚剝落。

× × ×

瓷土終於盡去。

一具女人的屍體畢露衆人眼前。

那簡直就不像一個人的屍體。

肌膚大半都剝落，整具屍體看來，就像是一團肉漿。

有些地方甚至已現出白骨。

骨是白，肉似紅非紅，燈光下，呈現出一種難以言喻，恐怖詭異之極的色彩。

郭老爹做了仵工二十多年，從未見過一具這樣的屍體，蕭七他們更就不用說。

一股似臭非臭，似腥非腥的氣味從屍體上散發出來，攻入了四人的鼻子，肺腑內。

一種噁心的感覺波浪般襲上他們的心頭。

他們居然都忍得住沒有嘔吐。

瞪着那具恐怖的屍體，四人一句話也都沒有，目光已凝結，猶如在夢中。

惡夢！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四人才先後從那個惡夢中醒來。

趙松雙手握拳，既驚且怒。

毫無疑問這是一件殺人案子。

他做了捕頭這麼多年，還是第一次遇上這麼恐怖，這麼殘忍的殺人案子。

是誰下的手？

× × ×

董千戶一額冷汗，一手冷汗，胸膛不停的起伏。

蕭七是最鎮定的一個，可是一雙手仍捏了一把冷汗。

郭老爹的視綫已經被汗水掩蓋，他却似若無所覺。

第一個開口的却是他：「我已經盡量小心的了。」

語聲不住的顫抖，完全就不像是他的聲音。

趙松聽得出郭老爹此言何意，也看得出郭老爹事實已經極盡小心，微喟道：「你毫無疑問，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郭老爹如釋重負，道：「謝頭兒。」

趙松道：「快將汗拭乾吧，莫教冷着了。」

郭老爹應聲舉袖擦汗。

趙松道：「以你看，怎會這樣子？」

郭老爹道：「屍體在塗上瓷土之後，是必就立即放進窟內火燒，時間火候都掌握不好，所以屍體的肌膚大半都與瓷土緊黏在一起，也所以與瓷土一迸脫落。」

趙松又問道：「人死了大概多久。」

郭老爹道：「應該不會超過三天。」

趙松沉吟道：「這樣的兇殺案子倒是

少有。」

郭老爹道：「前所未聞！」

趙松道：「兇手殺人之後，爲了將屍體隱藏，就在屍體上塗上瓷土放在窰內燒成瓷像，又恐怕被人發覺，所以用馬車貨夜運走。」

郭老爹道：「這即使被人看見也只以爲他搬上車的是一個瓷像，絕不會想到瓷像內竟藏着一個屍體！」

趙松道：「不錯，不錯！」

目光轉向蕭七，道：「若非那個車夫一驚，馬車一震，瓷像從車內跌出，若非你以爲有人從後暗襲，刺出那一劍，殺人兇手這個毀屍滅跡的計劃一定會完全成功，這個死者也就必然沉冤九泉之下！」

蕭七沉吟不語。

趙松仰天打了一個哈哈，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冥冥中果然有安排，不由人算。」

董千戶在一旁亦自大笑道：「不錯不錯！」

蕭七只等他們笑語聲停下，突然開口道：「若是只爲了毀屍滅跡，似乎用不着化這麼大的心機。」

趙松一怔道：「嗯。」

蕭七又說道：「還有死者手中那支劍，是一支眞正的劍，那樣的一個一絲不掛，赤裸裸的瓷像，再加上那支劍，又豈會不令人生疑？」

趙松不由點頭道：「這也是。」

蕭七道：「所以其中，只怕是另有蹊蹺。」

趙松沉默了下去。

董千戶插口道：「不過毫無疑問，殺人兇手必是一個陶匠，否則也造不出這樣一個瓷像。」

蕭七道：「從手工的精細看來，相信還是一個高手。」

郭老爹即時道：「這裏陶匠雖然不少，好像這樣的高手，我看還不過三人。」

趙松轉眼瞪着郭老爹，道：「你似乎心中有數。」

郭老爹點頭。

趙松追問道：「以你看，這到底出自何人之手？」

郭老爹一字字的道：「幽冥先生！」

董千戶一怔道：「城東郊的那個幽冥先生？」

郭老爹道：「董大爺認識這個人？」

董千戶搖頭道：「不認識，只是聽說過。」

蕭七接道：「我也聽說過這個人。」

郭老爹轉問道：「頭兒……」

趙松道：「也只是聽說。」

他一頓接道：「聽說這個人乃本縣首屈一指的陶匠。」

郭老爹道：「這是事實。」

趙松道：「他造的瓷像聽說很少流傳在外。」

郭老爹點頭道：「因爲他本身是一個有錢人，做瓷像在他來說只是一種興趣，沒有拿來賣錢的必要。」

趙松道：「聽說是這樣。」

郭老爹道：「他造的瓷像也別創一格，並不是以人做對象，造的盡是幽冥中的羣鬼，地獄中的諸神。」

趙松道：「所以有幽冥先生之稱？」

郭老爹道：「正是！」

趙松摸摸下巴，道：「看來我們得拜訪一下這位幽冥先生的了。」

董千戶急問道：「何時？」

趙松道：「現在已將近拂曉，就拂曉去好了。」

董千戶道：「也好。」

趙松道：「兩位也去。」

董千戶道：「非去不可。」

蕭七亦道：「我也想去看看這個幽冥先生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趙松道：「有兩位從旁協助，事情相信更容易解決。」

董千戶立時挺胸突肚的道：「這個還用說。」

蕭七不由一笑。

趙松亦笑道：「如此兩位就暫且休息片刻，我先去吩咐手下兩件事情。」

董千戶問道：「那兩件事情？」

趙松道：「一是清理毒龍十一刀的屍體，二是到處去打聽一下，有那一戶人家不見了妻子女兒！」

董千戶道：「我認爲第二件比第一件更要緊。」

趙松道：「不錯，我們必須弄清楚這個女死者的身份。」

屍體面龐的肌膚亦沒有例外，大半隨着瓷土脫落，破爛不堪，根本無法分辨得出原來是怎麼樣子的。

蕭七聽說目光不由又落在屍體的面龐之上。

目光從上往下移，一轉道：「這個女死者應該還很年輕。」

趙松領首道：「嗯。」

蕭七道：「若是年輕而美麗，相信必然很容易打聽出來。」

趙松又領首。

年輕而美麗的女孩子定必特別惹人注目，無論她什麼身份，一失踪，是必很多人都會知道。

也就在這個時候，郭老爹放下鎚鑿，拿起了屍體的右手。

那隻右手的手腕戴着一隻手鐲，郭老爹的另一隻手正是捏在那隻手鐲之上。

青綠色的手鐲，看來也是瓷土所造。

蕭七一眼瞥見，道：「老爹將這隻手鐲也鑿開來看看。」

郭老爹道：「老朽正有此意。」

趙松腳步已舉起，聽說又放下，道：「這隻手鐲倘若也只是在外面塗上一層瓷上，並不是完全瓷土所造，也許就會是一條綫索。」

郭老爹道：「嗯。」逐拿起了一把刀子，在手鐲上緩緩的刮起來。

所有的目光立時間都集中在那隻手鐲上。

× × ×

鋒利的刀，穩定的手。

刀刮處，吱吱的作響。

這種聲音就像是一羣老鼠在爭噬着一具死屍的骨頭。

刺耳恐怖。

趙松剛平服下來的毛管不覺又倒豎起來，董千戶環眼圓睜，一瞬也都不一瞬。

蕭七亦目不轉睛。

吱吱聲響中，一片片的瓷土在刀鋒之下碎落。

只是一層薄薄的瓷土。

在瓷土之下，赫然是一只白玉手鐲。

四人不約而同一齊探頭望去。

那只白玉手鐲色澤光潔，觸手冰凉，顯然價值不菲。

在手鐲之上，刻着一對小小的鳳凰。

雖然小，但嘴眼翎毛無不清晰可辨，神態靈活，栩栩如生，刻工之精細，實在是罕有。

蕭七第二個拿起那只玉鐲，目光一落，看見那對鳳凰的刹那，面色就一變，目光就凝結。

所有的動作亦凝結！

董千戶似有所覺，道：「怎樣了？」

蕭七如夢初醒，道：「沒有什麼。」

趙松道：「你似乎非常驚訝。」

蕭七盡量掩飾內心的不安，道：「我從未見過這樣精細的彫刻。」

趙松這時候已看清楚手鐲上那對鳳凰，道：「果然是精細得很。」

董千戶道：「這個女死者一定是大富人家的女兒。」

趙松道：「應該就是了。」

董千戶道：「如此查起來也就容易得多了。」

趙松道：「唔。」

兩人的注意都被那對鳳凰吸引，也以為蕭七眞的因此驚訝，沒有再追問。

一陣風即時又透戶吹入，蕭七又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眉宇間不覺又露出了不安之色。

為什麼不安？

「捺落迦」

清晨。

旭日已升，朝霧未散。

蕭七，董千戶，趙松走在凄迷朝霧中，柳林中。

東風如夢。

吹不動他們的衣袂，也吹不開柳林中的朝霧。

× × ×

柳林深處有一幢莊院。

城東這附近一帶，亦只有這麼一幢莊院。

孤獨的莊院，寂靜的莊院，凄迷朝霧中，彷彿並不是人間所有。

柳林靜寂，天地靜寂。

蕭七三人簡直就像是走在死域中。

他們現在去見的也只是一個似屬於死域的人。

幽冥也就是黃泉，也就是地獄。

幽，先生這個名字多多少少都帶着一些陰森森的鬼氣！

這個幽冥先生到底又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是否像幽靈一樣飄忽？幽靈一樣詭異？幽靈一樣恐怖？

他們不知道。

因為他們從來都沒有見過幽冥先生。

不過只要幽冥先生並沒有外出，他們很快就會見到他的了。

柳林中的這幢莊院正就是幽冥先生的莊院。

一股陰森森的感覺，已經開始在他們的身體內滋長。

× × ×

古拙的莊院，滿佈青苔的石階。

就像是很久沒有人居住，更像是並不是人住的地方。

三人終於來到莊院之前，石階之下。

陽光斜斜的透過柳林射來，射在莊院大門上。

黑漆大門，披着陽光，幾乎完全不起光澤。

死黑色，象徵死亡的那種黑色。

門之上，簷之下，有一塊橫匾，陽光也射在這塊橫匾之上。

死黑色的橫匾，刻着奇奇怪怪的三組花紋，却又像是三個字。

趙松看不懂，手指道：「橫匾上的是什麼？」

「不知道。」董千戶也看不出。

蕭七吁出了一口氣，道：「那是三個字。」

董千戶道：「哦？」不相信的望着蕭七。

趙松却問道：「什麼字？」

蕭七道：「捺落迦。」

趙松道：「哦？」

蕭七道：「是梵文。」

董千戶道：「你懂梵文？」

「多少。」

「捺落迦是什麼意思？」

「地獄！」

× × ×

「地獄？」董千戶面色不由得一變。

趙松聳然動容。

蕭七沉聲道：「我記憶之中，『婆沙論』上有這樣的記載——有說捺落名人，迦名惡，惡人生彼處，故名捺落迦。有說落迦名可樂，捺是不之義，彼處不可樂，故名捺落迦！」

董千戶笑道：「你懂的倒也不少。」

蕭七道：「也不多。」

董千戶又問道：「你怎麼會懂得這些梵文的？」

蕭七摸摸鼻子，道：「因為有一段日子我腦袋出了毛病，竟然走去研究了好一個時期佛經。」

董千戶道：「你又不是要去當和尚，研究佛經幹什麼？」

蕭七道：「我不是說那日子腦袋好像出了毛病麼？」

董千戶大笑。

蕭七盯着那塊橫匾，笑道：「想不到也不是完全無用！」

董千戶道：「如此說來，這幢莊院竟是惡人之地，不樂之所的了。」

趙松道：「地獄本來就是充滿了痛苦，懲誡惡人的地方。」

董千戶忽然問道：「你看我這個人惡不惡？」

趙松道：「老前輩雖然手辣心狠，殺的却都是邪惡之人，看似惡，其實却並不惡。」

董千戶笑道：「可是我現在却要進地獄了。」

趙松失笑。

董千戶摸摸腦袋，笑接道：「若是還

能够出來，我可以成佛的了。」

趙松一怔道：「哦？」

董千戶大笑道：「不聞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蕭七也不禁笑了出來。

三人心頭上那股陰森森的感覺也在笑聲中蕩然一掃而空。

董千戶目光接一落，道：「這個莊院看來已經很久沒有人出入。」

趙松道：「從石階上的青苔看來，應該就是了。」

董千戶嘟囔道：「這個幽冥先生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趙松苦笑道：「我們方才不是已經向幾個住在城東郊的人打聽過？」

董千戶道：「他們却都說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

趙松道：「也沒有胆接近這裏，所以幽冥先生這個人樣子怎樣，就已經是一個謎。」

董千戶道：「他就是巳死了，相信也沒有人知道！」

趙松道：「嗯？」

董千戶道：「只怕他眞的巳死了，而且巳死了很多年。」

「何以見得。」

「他若是未死，不免要出入莊院。」

「哦！」

「除非他這個莊院之內種有米麥，不用外出去找食糧！」

「不錯。」

「再說造瓷像，也得要外出買各種的材料。」

「不錯。」趙松連連點頭。

「他若是出入，石階上又怎會有這麼多的青苔？」

趙松實在佩服極了，道：「老前輩非獨刀用得迅速，頭腦也靈活非常，當眞是智勇雙全！」

董千戶大樂，笑不攏嘴。

蕭七卽時道：「到底如何，我們進去一瞧就明白。」舉步踏上了石階。

董千戶趙松亦步亦趨。

× × ×

沒有人應門。

蕭七手執門上獸鐶敲擊了半响，見仍然毫無反應，就伸手推去。

門竟然是虛掩，一推即開。

「依依呀呀」的一陣怪聲隨着門的打開响了起來，聽得人毛骨悚然。

門內是一個院子，長滿了及膝野草。

野草叢中烟霧迷漫，站立着幾十個羅刹惡鬼。

有男有女，有紅有綠。

既有玉白，也有墨黑，有幾個甚至五顏六色，七彩斑斕，雖不是一個個都青面獠牙，但雖不獰狰，亦恐怖之極。

每一個都是栩栩如生，那些手執兵刄的，兵刄閃亮奪目，竟然都是金鐵打成。

幾十個羅刹惡鬼都是面向大門一動也都不一動，但又似蠢蠢欲動，隨時都像準備撲過來，噬你的肉，吸你的血，破你的胸膛，挖你的心肝。

觸目驚心。

趙松刹那一連打了好幾個寒噤，董千戶一聲：「嗯！」那隻右手巳握在刀柄之上。

蕭七居然還笑得出來，道：「這簡直就是一個地獄！」

語聲却顯然有些變了。

董千戶吁了一口氣道：「是不是全都是瓷像。」

蕭七道：「好像就是了。」

董千戶接着道：「你說肯定一些好不好？」

蕭七苦笑道：「這得要待我逐個摸上一摸之後。」

董千戶笑道：「你眞的有這胆量。」

蕭七道：「假的。」

董千戶大笑道：「幸好沒有人強迫你逐個去摸一摸？」

蕭七目光一轉，道：「你現在居然還能够這樣大笑，我實在有些佩服你了。」

董千戶仍然大笑，却道：「我這是給自己壯胆子。」

蕭七目光再轉歎息道：「幽冥先生不愧是幽冥先生！」他說着舉脚跨過門檻。

趙松一把將他拉住，道：「你這就進去了？」

蕭七道：「還等什麼？」一步走了進去！

草叢中即時「颼」一聲，竄出了一條青綠色的東西，標向蕭七立足之處。

一條蛇！

蕭七眼明脚快，一脚踩在脚下。

「噗」一下異响，那條蛇的蛇頭，已被蕭七一脚踩爆，蛇身還未捲上去，就被蕭七的脚踢飛了。

一飛半丈，落在一個羅刹惡鬼的頭上，「索」一聲，蛇身就纏住了那個羅刹惡鬼的脖子。

本來已經恐怖的那個羅刹於是更加恐怖。

董千戶倒抽了一口冷氣，趙松看在眼內，一雙脚竟似有些軟了。

蕭七居然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董千戶佩服的道：「你小子的胆子果然大得很。」

蕭七歎了一口氣，道：「差一點就破了。」

說着他繼續舉步前行。

趙松硬着頭皮跟了上去。

董千戶也算够朋友，沒有搶在趙松之前，走在最後。

先也好，後也好，三人現在都巳走進了「捺落迦」。

——地獄！

× × ×

荒草及膝，烟霧凄迷。

院子中蘊斥着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怖氣氛，一股難以言喻的詭異氣味。

是泥土的氣味？是野草的氣味？是瓷土的氣味？還是羣鬼的氣味？抑或地獄的氣味？

鋒利的劍，尖銳的矛，刀芒奪目，斧光閃亮！

三人魚貫的從劍矛刀斧下走過。

提心吊胆！

每一個羅刹惡鬼都是那麼獰獰恐怖，都像要擇人而噬，每一種兵器都好像隨時會向他們身上招呼！

看似不動，又似要動！

不看猶自可，一看難免就心驚。

卻又不能不看！

× × ×

蕭七在前面開路，走得很慢，很是小心。

走過了院子，蕭七的左手已摸過十七個羅刹惡鬼。

觸手冰涼。

那似乎都是瓷像，蕭七卻始終一些也不敢大意，右手始終沒有離開過腰間明珠寶劍的劍柄。

他隨時都準備應付突來的襲擊。

劍隨時都準備出鞘。

× × ×

劍始終沒有出鞘。

沒有襲擊。

也沒有蛇再出現。

三人終於到了對門大堂。

× × ×

大堂中有燈。

一盞血紅色的蓮花燈在正樑吊下來，蓮花燈燃燒着的火焰卻是碧綠色。

整個大堂籠罩在碧綠色的燈光下。

三人一路進大堂，也被燈光映成了碧綠色。

在大堂的左右，站着好些瓷像，塑的都是地獄中的諸神，一身官服。

馬面，牛頭，鬼卒之外還有判官。

生死簿已打開，判官瞪眼裂嘴，右手筆高舉，似正在批判某人的生死。

對門有一面照壁，上面是一幅浮彫，塑彫的是飛揚的火焰。

血紅的火焰。

碧綠的燈光照耀下，火焰仍在隱約的透着血紅色，就像是以血煉成。

這儼然就是煉獄的景像。

× × ×

在火焰的前面，放着一張形式古怪的長案。

長案後有兩張形式古怪的椅子，左右坐着兩個身穿王袍，頭戴王冠的閻王。

一男一女。

男的猙獰，女的美麗。

男的威嚴，女的嫵媚。

那種威嚴嫵媚，那種猙獰美麗卻絕非人間所有。

最低限度，蕭七三人就從都未見過。

女的那個面色原就是青綠，在青綠的燈光照耀下，簡直就是碧玉彫琢出來，迷人之極。

她的一雙眼卻是血紅色，如火似焰。

男的那個恰巧相反，面色如火似焰，青綠的燈光照耀下，仍像要滴血一般，血紅得怕人。

他的一雙眼反而是碧綠色，就像是兩顆碧玉嵌在眼眶之內。

在他們的左右，懸着重重碧紗。

碧紗如烟，卻已被兩把紫金鈎左右鈎起。

蕭七三人的目光不約而同都停留在這兩個閻王的面龐之上。

三人亦不約而同，都生出了一種渺小的感覺。

那刹那之間，都感覺自己的生命已操縱在眼前這兩個閻王的手上。

也只是那一刹那，董千戶忽然笑了起來。

他笑得並不大聲，但是在這個寂靜的煉獄之中，已經很響亮。

蕭七趙松不由都奇怪的望着董千戶。

——他到底無端的笑什麼？

——不成是瘋了？

董千戶笑得雖然有些像一個瘋子，眼神看來仍然很正常，事實也並沒有瘋。

他笑着忽然道：「眞是奇哉怪也！」

蕭七一怔道：「有什麼奇怪？」

董千戶道：「閻羅王我見得多了。」

蕭七又是一怔，道：「你死過很多次了？」

董千戶道：「去你的，我是說廟宇裏供奉的閻羅王。」

蕭七道：「這又怎樣呢？」

董千戶道：「我這麼多年所見的都是男閻羅，想不到男閻羅之外，竟還有女閻羅。」

蕭七恍然道：「原來你是說這個。」

董千戶道：「我實在想不到居然有人連閻羅王的老婆也搬出來擺擺。」

他放聲大笑起來。

青綠色的燈火笑聲中搖曳，高坐在他們前面那兩個閻王的面龐彷彿在變動，彷彿在怪責董千戶的言出不遜。

董千戶的笑聲不由自主沉下來。

蕭七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他兩遍，忽然道：「我家中有好幾十册佛經，借給你看看好不好？」

董千戶愕然道：「那難道不是閻羅的老婆？」

「當然不是。」

「不是又是他的什麼人？」

「妹妹。」

董千戶大笑道：「你小子少在我面前胡謅，閻羅那兒來的妹妹？」

「你怎知道他沒有妹妹？」

董千戶一怔，道：「好，我不否認不知道，不成你就知道了。」

蕭七道：「你知道閻羅何意？」

董千戶道：「閻羅當然就是閻羅王的名字，閻羅王也就是地獄之主。」

「不錯。」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意思？」

「閻羅亦是梵語，或作閻魔，琰魔，閻羅之義，實爲雙王，根據記載，乃是兄妹二人，同主地獄！」

董千戶愕然道：「果眞如此？」

蕭七道：「記載上的確如此。」

董千戶捋捋鬍子，大笑道：「看來我眞要問你借幾册佛經看看了。」

蕭七笑笑，道：「開卷有益。」

旁邊趙松突然叫起來：「你們看！」

蕭七董千戶只道發生了什麼事，霍地轉頭向趙松望去。

趙松正戟指女閻羅的右側，碧紗帳之後。

一副棺材正放在那裏。

蕭七董千戶站立的位置，視綫正好被那張長案擋住，並沒有發覺那副棺材的存在。

他們橫移幾步，循指望去，終於發覺了。

三人連隨走過去。

× × ×

漆黑的棺材，放在碧紗帳後的兩張長櫈之上。

棺蓋已蓋上，在棺材前面，一般刻上死人名字的位置，刻着一行七個字。

「幽冥先生之靈柩」。

趙松看清楚之後，微喟道：「這個幽冥先生果然已魂歸幽冥。」

董千戶笑道：「這才是名符其實。」

趙松道：「綫索卻斷了。」

蕭七道：「沒有斷！」

趙松道：「哦？」

蕭七目光一掃，道：「這個地方甚至這副棺材之上盡皆一塵不染，定必不時有人加以打掃拭抹。」

趙松目光一閃，道：「不錯。」

董千戶接道：「幽冥先生也該有一個幽冥童子才像樣。」

趙松道：「也該有一個幽冥夫人。」

董千戶道：「什麼也好，我們全都將之找出來。」

趙松道：「好！」

兩人一唱一和，舉步方待搜索一番，蕭七突然叫住：「且慢！」

董千戶道：「事不宜遲。」

趙松道：「遲恐生變。」

蕭七歎了口氣，道：「那麼最低限度也等我將這副棺材打開來看看。」

「什麼？」董千戶瞪大了眼睛。

蕭七道：「你們難道不想見一見幽冥先生的廬山眞面目？」

趙松道：「也許他已經死了多年，已變成一具骷髏。」

董千戶道：「也許他死了才不久，魂魄還未散，一打開棺蓋，就化成厲鬼猛撲出來！」

話口未完，他自己已打了兩個寒噤。

蕭七歎息道：「這些話等我將棺蓋打開才說好不好？」

董千戶笑道：「可惜我說話已經出口，要收也收不回了。」

蕭七又一聲歎息，道：「最可惜的卻是你是老前輩，否則這件事少不免要請你代勞。」

董千戶大笑，說道：「這的確可惜得很。」

笑聲中，蕭七將棺蓋打開。

他小心翼翼，一些也不敢大意，董千戶手把刀柄，站在蕭七的旁邊，眼睛瞬也一不瞬，也隨時準備應變，惟恐應了自己說話，棺材中眞的撲出厲鬼來。

趙松站在蕭七另一邊，一雙手亦已反抄住了插在腰後的那對天門棍。

沒有異變，完全沒有。

棺蓋一打開，董千戶趙松目光一落，齊皆怔住在當場。

棺材中赫然空無一物！

蕭七也一怔，也只是一怔。

他早已預料到可能有這種情形出現，因爲這一幢莊院一如地獄，陰森而恐怖，除非對那些羅刹惡鬼別有好感，一心盼望住在地獄中的人，否則住不了一年半載，不瘋也得瘋。

幽冥先生也許是一個瘋子。

也許是一個心理變態，渴望置身於地獄的人。

也許他只不過就像那些獨喜歡畫鬼，獨喜歡作鬼詩，說鬼話的人，藉此來表達他那種與衆不同，超凡脫俗的思想，的技巧。

也許……

不管怎樣也好，像他那種人正所謂驚世駭俗，絕無僅有，多找一個也是困難。

即使眞的有兩個這種共同嗜好的人，也不會這麼巧碰在一起。

女人？

那就更不用說。

除非眞的那麼巧，否則打掃乾淨這個地方的，應該就是只有一個人——

幽冥先生！

人死若不能復生，若不能化爲厲鬼，棺材中的死人應該就不會是幽冥先生。

這幢莊院之內若只有幽冥先生一個人，那副棺材應該是一副空棺材。

道理雖然是這樣簡單，蕭七卻不敢立即肯定。

因爲到現在爲止，很多事情已超出常理之外，已不是都能够立即找出一個道理的。

現在他已經能够完全肯定。

董千戶連隨跳起來，大叫道：「好一個狡猾的小子，若不是將棺材打開來一看，眞還以爲他已經死掉！」

趙松連隨道：「殺人兇手一定就是他，想必他發現那個瓷像失落，恐怕我們找到這裏來，所以先裝死，使我們不再去找尋他。」

董千戶連聲道：「是必如此！」

蕭七道：「你們莫要疏忽了一點。」

趙松道：「你是說他盡可以將那個瓷像放在這個莊院內，用不着東搬西運？」

蕭七道：「嗯。」

趙松道：「這一次卻是蕭兄疏忽了一點了。」

「哦？」

「馬車乃是向這個方向奔來，幽冥先生不是運出去，乃是將那個瓷像運回來，準備放在這幢莊院之內。」

「那是說，人是在別處殺的了。」

「正是！」趙松倏的轉身回顧堂外院子，目露驚駭之色，顫聲接道：「院子中那些瓷像，有可能全部是屍體外塗上瓷土造成。」

蕭七聽說面色一變。

董千戶笑罵道：「他那來的這麼多屍體？」

趙松道：「去殺就有了！」

趙松的說話實在很有道理。

董千戶那裏還笑得出來。

趙松道：「好一個幽冥先生，原來是一個喪心病狂，滅絕人性的殺人魔王！」

董千戶猛捋鬍子，道：「這眞是駭人聽聞，老夫活到這個年紀，還是第一次遇上這麼可怕的事情。」

蕭七緩緩道：「這一切，目前仍是推測。」

趙松道：「要證據也很簡單。」

董千戶道：「如何？」

趙松道：「我們將院子裏的瓷像擊碎就是。」

董千戶道：「不錯不錯。」

兩人便待舉步，蕭七連忙叫住：「瓷像之內若是沒有屍體，幽冥先生若是清白

，你們如何是好？」

董千戶道：「大不了賠他錢。」

「他若是不要錢，只要瓷像？」

董千戶道：「還他瓷像就是。」

蕭七歎息道：「天下間只怕還沒有第二個人能够造出這樣的瓷像。」

董千戶一摸腦袋，亦自歎息道：「說句良心話，那的確是一流的技巧結晶。」

趙松道：「嗯。」

兩人的心情顯然已經平靜下來。

董千戶接道：「萬一這老小子真的是清白，要賠他一個瓷像也是困難，那麼我們就得準備坐牢了。」

趙松道：「嗯。」

董千戶瞟着他，道：「你還有什麼好辦法？」

趙松苦笑道：「只是這個了。」

董千戶回顧蕭七道：「小蕭呢？」

蕭七道：「我們還是先將幽冥先生找出來才作定奪。」

董千戶道：「不錯不錯。」

連隨問道：「那裏去找？」

蕭七道：「先搜一遍這個地獄莊再說吧。」

他蓋回棺材，立即在大堂內遊走了一圈，然後轉入一條走廊，步向後堂。

董千戶趙松緊跟在後面。

在他們三人銳利靈敏的眼睛耳朶之下，這個地方內若是藏有人，應該就無所遁形的了。

× × ×

名符其實，這個地獄簡直就像是一個眞正的地獄。

十五殿，奈何橋，傳說中地獄內應有的地方，應有的鬼神，應有盡有。

莊院相當大，却只有一處，沒有地獄中的鬼差遊魂。

那就是用來製造瓷像的地方。

燒窰，瓷土，釉藥，種種材料工具，無不齊全。

瓷土是上等的白不細泥，磚堆如山，釉藥也是上等的釉藥，數量也十分驚人。

這不足爲奇，因爲桀平縣本來就是盛產釉藥，要購買瓷土，也不成問題。

奇怪的却是，誰替幽冥先生採購這些材料呢？

是幽冥先生自己？

這個幽冥先生到底又是怎樣子的一個人？何以附近的住人，對於他一無所知？

莊院前後門的石階都長滿青苔，他又是如何出入？

更奇怪的就是莊院中竟沒有絲毫的食物，連廚房也都沒有。

這個幽冥先生難道竟不吃人間烟火？

× × ×

地獄中只有鬼神，沒有人。一個也沒有。

蕭七三人回到那個大堂的時候，已經是兩個時辰之後。

趙松汗流夾背，董千戶眼睛已有些發花，蕭七的眉宇間也已露出了倦意。

董千戶挨在一條柱子上，吁了幾口氣，嘟囔道：「再下去，我今天晚上非要喝酒大醉不可。」

趙松奇怪道：「爲什麼？」

董千戶道：「不醉睜眼盡是鬼面，睡得着才奇怪。」

趙松苦笑道：「我這個腦袋現在就已經給鬼面塞滿了。」

董千戶道：「怎麼這幢莊院竟一個活人也沒有。」

蕭七道：「有三個。」

「就是你我他！」董千戶苦笑道：「除了我們三人之外便盡是鬼了。」

蕭七道：「也許那位幽冥先生剛巧有事情外出。」

董千戶問蕭七道：「不知他什麼時候才回來？」

蕭七笑道：「你當我是童子。」

董千戶大笑。

趙松掩口道：「兩位的意思，現在又該怎樣呢？」

蕭七道：「在這裏守候或者離開。」

趙松道：「我早該帶幾個手下來。」

董千戶大笑道：「你若是叫他們留在這兒，我担保你前脚一走，他們後脚馬上就溜出去。」

趙松笑道：「不難想像。」

蕭七道：「不過趙兄現在應該回衙門走一趟了。」

趙松頷首道：「我派去打聽消息的手下也許有結果了。」

蕭七道：「希望如此，早些弄清楚那個女死者的身份，最低限度可以教人放下心來。」

「嗯，」趙松苦笑道：「消息現在相信已經傳開去，無論有女兒外出探親未回抑或有女兒外嫁的父母，現在是必都担心得很。」

董千戶道：「怎會這樣嚴重？」

趙松道：「那個女死者可能是任何一個人。」

董千戶道：「玉鐲……」

趙松道：「要將一只玉鐲藏在一個死人的手腕上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那只手鐲說不定就是在轉移別人的注意。」

「哦？」董千戶突然瞪了蕭七一眼，道：「我也得回家走一趟了。」

趙松道：「前輩也有女兒嫁在外。」

「沒有。」董千戶皺眉道：「但有個却外出未回。」

「不知道她現回來了沒有？」董千戶又瞪了蕭七一眼。

蕭七歎了一口氣，道：「看來我還是留在這裏等候幽冥先生回來的好。」

董千戶笑道：「你小子畢竟是一個聰明人。」

笑容突然又一歛，道：「現在你不妨就趁方便誠心禱告，希望我不會拿刀殺奔這個地獄。」

蕭七苦笑道：「不知道這裏的閻羅靈不靈？」

趙松奇怪，道：「這是怎麼回事？」

「與你無干。」董千戶笑罵道：「你小子現在已經够頭痛的了，還要過問他人私事。」

趙松慌忙閉上嘴巴。

董千戶一把拉住他的手臂，道：「我們走！」大踏步走出大堂。

趙松不走也不成。

蕭七目送兩人遠去，只有苦笑。

（未完）

數種特殊的武功

希華

稍爲喜歡練武功的人，都知道打沙包，但却不一定知道用沙紙或用白報紙作爲發拳打擊的一種工具更加有份量。這裏我試把報紙練習武功的各種方式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從舊報紙說起。一張舊報紙，把它搓成一團，放在兩個掌心之內，上下互壓，或者較細的一團報紙，單手抓住它，使勁壓下，又再鬆開，你就會發覺到報紙本身有些輕微的彈力，不容易把它壓細之後更加再壓，那時你的指掌之間彈力增加，就算普通人利用這個方法，也可以預防指掌之間發生骨膜炎，或者關節炎之類的病症，如果練習武功，更加需要這樣做。

發拳打出，如果希望拳上有勁，多數是向沙包一拳打去的，可是，這種勁屬於硬功，不能够把它化剛爲柔，那就不易傷及別人的內臟，如果你把幾十張報紙或沙紙包住那個沙包，外邊再用白布遮蓋，然後發拳出擊，那一拳並非很早就發力打出，而是快要接近沙包的時候，忽然使用強大的勁，那就會產生力量，把身上的陰勁打出來，練習既久，沙包不動，報紙或沙紙却打到低陷，那就十分成功。

如果這樣練習，應採用螺絲拳，即右手握拳貼腰，拳心或掌心向天，快要接近目的物時，將它扭轉成拳心或掌心向地，在這一扭之間，便會增加幾倍力量，如果那種力量在接近被打擊的物體然後增加，那就更沉重，有些人一拳打死人就靠這種內勁。

信不信由你，叫別人抓住一張報紙的兩端，那張報紙的大小跟手帕差不遠，你發拳向它的中央打去，不容易把它打裂，如果你的拳上能够集中氣勁在某一點，發力較遲，就有希望打破它，練習日本空手道的人，超過三段，然後有資格打裂那張報紙，如果發拳太早，拳風向報紙壓下去，它就會飄開，更加不受力，故此那一拳要打到跟報紙相距三四寸然後發力，才可以把它打破，就算天天打沙包，仍要打到三段過外，才有資格打裂報紙的，憑着一張紙，就可以試探一個人的拳力，不妨一知。

台灣有名高手經常做這種表演，至今沒人比得上他，此人體重超過一百二十磅的，他可以在一張報紙上面行走十步八步，報紙並不破裂，那種輕功，現時整個台灣僅有他一個人辦得到。他表演的時候，先在地上分別放置兩張四方枱，把報紙拉長亦分別放置在四方枱上面，用一些比較硬的東西壓住，兩張枱相距二十尺，他一躍而登，站在四方枱，瞬即發力奔走如飛，一口氣走完二十尺，就在另外一張四方枱停步，報紙那麼薄，居然沒有使它碎裂，這一手輕功確是難能可貴。

報紙有強大的承受力，在捲筒機上扯動得非常快速仍然不會撕裂，不過那種力量並非承受百多磅重量的，除非他奔走時提高自己的勁，使那雙脚僅僅壓着那張紙，走第一步就跟住第二步，才有希望做到這種表演。

報紙如果捲到實，非常沉重，有如木棍，有些黑社會裏面的人打架，就靠報紙捲成的一種堅實物體，代替長棍出擊，報紙的長度當然是很長的，它的闊度照例是兩英尺多些，把它捲到實，好像兩條銅棍，打起來十分威武，如果看見有警探想走近搜身，他們就急速把報紙拉開，不再是棍了，只是一堆廢紙，憑着這一招，瞞過警探的耳目，由此可見報紙的妙用。

報紙如此細微，也可變成練武的工具，其他細微的物品，亦可利用它作爲練武之用的，例如木頭，銅釘，鐵片，瓦片等，問題只是練武的人肯不肯絞腦汁去研究如何利用它吧了。

在「庇能」這地方有一名武林高手，精通中國功夫，他能够把一雙脚站在兩個空心的火柴盒上面，而沒有把它壓破，任何人都辦不到，原因是火柴盒抽出了火柴，它就十分脆弱，莫說百多磅重的一個人，就算拿它去承起十磅重的東西，也辦不到，那個武林高手都可以辦到，就因爲他懂得提氣之法，能够把身上的重量突然提升，有如浮在空中，僅有少許的東西可以支持火柴盒或鐵釘，甚至兩塊很薄的木片，都能够承受他的體重。

「提氣」之法，是以前中國功夫的一環，但在非洲來說，當地法師却看做法術。有一名非洲法師喚做摩加爾，他能突然提起自己的身體離地三尺向前飄浮有三十尺左右，然後落地，有如在空中飛行，沒有看過這種表演，簡直難以入信，不過，在當地居住的人都相信他有這種絕技，而且知道他是運用內勁把身體提起來，在科學上確有此法，不過一般人未經練習，或者沒有名師指點，沒法辦得到。

人不能在空中飄浮，只因有強大的地心吸力，若經過長時間苦練，可以抵抗地心吸力，便能在空中飄浮。

意大利三次發現過有些人可以突然在椅上起浮來，向窗口那邊飛過去，而且安然的飛入相隔三十尺另的外一座房子之內，有許多項紀錄證明有這種事情，相隔三百年內，竟有三個人能够提起身的身體飛行的，這種功夫並非魔術，而是一種武功，至於這些人如何練習，那是另外一回事。

如上所述，可見古代中國的武功高手，有些人練習輕功，在瓦面上奔走如飛，上高落低，輕而易舉，甚至可以飛過一條小河，身上沒有半點水，看來這一類功夫也是提氣的表現，可惜至今沒人眞正懂得如何練習它。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心尤物 （三）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接受了張根的要求，爲張根尋找他的女兒，司馬洛離開張根後找到瑪莉，了解一些情況就開始工作。司馬洛到藍石城私家偵探社，在那裏二個打手想把他殺掉，但均爲司馬洛制服……在汽車旅店又有幾個打手等着他到來，司馬洛機智的跑掉了。……

巨石從天降 大難慶生還

摩托車的行動是靈活得多的，而且也是很小的射擊目標，要把它擺脫是很難的，然而在摩托車上的人放槍却比較容易，因爲他們的前面並沒有擋風玻璃在擋着，祇要舉起槍來，就可以發射了。

司馬洛咬着牙，他不是沒有對付摩托車的經驗，祇是，對付摩托車的手段是比較殘忍的。他還是希望他能擺脫。

前面還有多少路程才到達市區？司馬洛記得，還有一段很長的路程，他雖然初來甫到，但他有一種習慣，就是在來之前先研究清楚一個地方的形勢，這裏的地勢他已經記熟在心，差不多像腦中有一幅地圖似的。因此他知道還有一段很長的路才到達市區，長到足够那兩部摩托車追上他的。

司馬洛踏盡油門飛馳了一段路，一直注意着倒後鏡。在採取行動之前，他首先要肯定的就是後面究竟有多少部摩托車。他駛了一段路之後，就斷定是有兩部，祇此兩部而已，如果後面還有其他車子的話，也很難追得上了！

司馬洛盡可能開得快，他仍然想趕到市區。市區熱鬧得多，要擺脫是比較容易的，如此，他就可以毫不流血地解決這件事了。

他駕的是一部性能十分優越的高價跑車，在任何路面上都能發揮很高的速度，但是，在摩托車的前面，是佔不到怎樣的優勢了。無論如何靈活，都不能勝過一部摩托車的，這就是爲甚麼交通警察多數是用摩托車了。

司馬洛在直路上是可以保持領先的，但一到轉彎處便麻煩一點了，他在轉彎的地方時不能不把速度稍減，於是那兩部摩托車便追得近了一點。

這樣一點一點地追近，終於近到進入槍彈的射程之內了。槍聲在後面砰砰地響，子彈在車窗旁邊嘘嘘地飛過。終於，有一顆子彈把車子的後窗玻璃給射穿了一個洞。

司馬洛咬着下唇，他現在是肯定逃不到市區的了。很好，他們要攤牌，他就和他攤牌好了，他小心地把着舵盤，他的手槍仍然插在腋下的槍袋中，不過隨時可以拔出來的了。

接着，他就從倒後鏡中看到了一件使他吃了一驚的事，那就是，其中一部摩托車忽然離開了路面，衝到了路邊的草地上。那草地的表面雖然平坦，但大致的地勢却是凹凸不平的。那摩托車以高速在那上面飛馳，便像一隻跳虱般跳來跳去。

這對於車上騎着的人當然不會是一件舒服的事，而且事實上，對他的駕駛技術是一種考驗，一不小心，他就會倒下來的。但是他這樣做是也有一種好處的，那就是走直綫，而司馬洛走的是一條彎路。這就使他的速度增加了很多。這就像走半徑到達圓圈對面的一點，而不是沿着圓圈的圓周走去，因此當他的車子跳回路面上時，他離開司馬洛的車子祇不過五十呎左右了。如果早一點，他可能已經到了前頭。

一連幾響槍聲，子彈嘘嘘地飛過，但不是在車窗外面飛過。而是在司馬洛耳邊飛過，車子的擋風玻璃也穿了一個洞。

司馬洛覺得頸背上一凉。這個人太接近了，接近得他很不放心。於是他就做了他準備做的事情，那就是忽然把車子的速度減到很慢。於是那部急駛中的摩托車就差點撞在他的車尾上。那人幾乎連手中的槍都丟掉了，連忙把車子拉開，竄到司馬洛車子的旁邊，當他的前輪追到車子的中部時，司馬洛又加速了。

這使那人的摩托車無法過頭了。而且，那人因爲角度關係，一時也不容易開槍射中司馬洛，不過，司馬洛也並沒有給他放槍的機會。司馬洛很迅速地把車子的舵盤左右一扭，那部車子就像一條蛇般，車尾向那部摩托車前輪擺過去。這不是容易做的事情，因爲汽車是用四輪行走的交通工具，除非對於汽車的重心及速度十分有

研究，否則是不容易單使車尾擺動的。

那人的摩托車的車頭被司馬洛的車尾重重地撞了一撞。以重量來說，摩托車與汽車是差得太遠了，一撞之下，司馬洛的車子幾乎是紋風不動的，但是那部摩托車却兩輪都蕩開了地面，整部飛了起來，跌落在路外的斜坡上，滾了兩滾，車上那人從車上飛起來，接着司馬洛的車子便已經走遠了，看不見了。

不過他也用不着看下去，這個人即使沒有受傷，而車子沒有損壞，他也要花費一段時間把車子弄回路上的，到那時候就一切都已經遲了，那人再也來不及追上司馬洛。因此，司馬洛祇要集中精神應付餘下的那部摩托車就行了。司馬洛希望被他撞了下去的那人沒有死掉。

那第二部摩托車因爲並沒有走捷徑，所以仍然落後很多，現在才漸漸的追上，司馬洛把速度減低一點，讓他快點追上來。早點解決這件事，一了百了，那就更好了。

砰，砰！子彈嗤嗤地在車窗的旁邊擦過，沒有射中，祇是在旁邊擦過而已，那人的槍法似乎不是一流的。

司馬洛把速度再減低些，那部摩托車追得更近了！司馬洛的減低速度是並不明顯的，因此那人還以爲自己是漸漸追上了。他喜不自勝地又放了幾槍。子彈打得車頂乒乒地響，司馬洛咬着牙，他祇希望那人的蹩脚槍法決不會忽然幸運起來而射中他。

那人結果都沒有射中，而他的車子已追得近了。司馬洛知道他現在採取行動是差不多了。於是，他忽然地踏下了煞掣，而且是完全地踏下了煞掣。車子給硬煞住了。

後面那人祇用一隻手把舵，另一隻手已拿着槍舉了起來，而摩托車的煞掣是在車舵的部份的，因此他一時不及把車煞停。於是那部摩托車便向司馬洛的車尾直撞過來，完全沒有機會減低速度。

司馬洛那部跑車的車尾是斜的，那人眼看要撞了，就祇能採用了沒有辦法中之辦法，把前輪一提，於是車子便由向前面衝而改爲斜斜地向上衝，於是摩托車衝上了那部跑車的斜背，沒有撞，祇是沿着那斜背直剷上去，好像會飛似的，越過了司馬洛的車子，在車頭前面幾呎的地方落地，這人的槍法雖然蹩脚，但是他的駕駛術却是高超得出乎意料之外的。司馬洛以爲這一撞會使那人連人帶車都散掉了的，但是却沒有撞。

而且，落地的時候，那人也並沒有離開車座，車子在地上彈了幾彈，好像喝醉了似的擺了兩擺，差點倒仆下來，但結果却仍然能保持平衡，仍然沿着路面繼續前進。

不過，他的失敗是注定的了，司馬洛跟着踏下油門，車子又怒吼着前進。那人現在還未完全解決平衡的問題，更來不及加速了。剛才司馬洛的車尾雖然撞不中他，現在司馬洛的車頭却撞中了他的車尾。他尖叫一聲，連人帶車飛了起來，飛得很高，人和車在半空中分開了，分在路的左右兩邊落地，人落在路的左邊，車子則落在路的右邊。

司馬洛又踏下了煞掣，車子吵鬧地停住了。

他瞥了一眼倒後鏡，那架摩托車倒翻在路邊的草地上，車輪仍然在轉動着，那個人即伏在草地上，一動也不動了。

司馬洛下了車，走到他的身邊，執住他的衣領，把他揪起來。那人的眼睛呆滯地滾動着。司馬洛把他搖一搖：「你聽得見我說話嗎？」

那人的眼睛定了下來，不過瞳孔的焦點要集中却有點困難。他的咀巴却嗡動着，但是沒有發出甚麼聲音。

「聽着，」司馬洛又把他一陣搖動，問道：「是誰派你們來的，告訴我！」

那人的咀唇再嗡動了一下，就不動了，他的兩眼翻白。司馬洛知道他還沒有死的，但是，他也知道這人在短時期內是不能回答他甚麼問題的了。他祇好嘆一口氣，把那人放下了，回到他自己的車子，開走了。

他希望經過這一次教訓之後，對方會派一些質素較高的打手來對付他；並不是他希望自己會快點被殺，而是，質素較高的打手也許與對方有較直接的聯繫，能够回答他百思不解的問題。

開着車子，司馬洛也奇怪對方是怎會那麼快就知道他是在那間汽車旅館的。也許，私家偵探社那座大厦附近是有對方的人在看守着的，司馬洛離去之後，他們便跟踪着。不過現在，却是一定不可能有人在跟踪着他了，瞥一眼倒後鏡之中，可以證明這一點。

司馬洛把車子停在市區邊緣的另一間旅館，在那裏租了一間房間過夜。他並不是太累，非睡覺不可。要他再熬二十四小時，大概他還可以輕易應付的，但是，現在時間已經相當晚了，他想去的好些地方，是不方便在深夜去的。因此他祇好借這個機會休息一下了。

那間旅館並不是一流的旅館，設備當然也不是一流的，但是却有一張特殊舒服的床。睡在這張床上，司馬洛就不禁想起瑪莉。瑪莉是一個值得眷念的女人。

他就在想念瑪莉之中睡着了。

在夢中，很多問題在他的腦中旋轉。這件事的確是太奇怪了。各方面都是不合乎常理的。張根的女兒現在究竟是在誰的手裏？有甚麼重大的秘密，使到這人動用如此的財力人力，如此兇狠的手段去阻止張根找回他的女兒呢？這些問題在司馬洛的腦中轉了又轉，到他醒來的時候，仍然找不出答案來。

× × ×

第二天一早，司馬洛便又開始着手偵查了。這一次，他是從頭開始查的。這一團亂綫的頭，就是張根和他的女兒分手的地方。那就是在二十年前，張根的家的所在。

那是一幢很舊的三層樓宇，是用木頭作骨架而建成的。二十年前，當張根把無依的妻女丟下在這裏，逃到外埠去時，這裏已經是一個破落的，窮苦人家住的地方。現在，隔了二十年後，這裏是更加破落了。

司馬洛希望他的對手沒有把這裏的人殺掉滅口。不過，這是大概不會的。這裏

一層樓起碼住着七八十人，很可能其中半數都知道張根的事，他們總不能把三十多四十人都一起殺掉的吧？

司馬洛的車子停在門口，看着這幢樓宇，等了差不多十分鐘，吸完了那根香烟之後，才下車，踏上樓梯。

那度木門是那麼地殘舊，他連敲門都不敢太用力，恐怕會把門敲破了。

不過，祇敲了二下，門就開了。開門的是一個滿面皺紋的老婦人，一個起碼有六十歲的老婦人；這個老婦人奇怪地看着他。

司馬洛很高興見到一個老婦人，因爲愈是老的人，愈知道得多前事。這種事情，問一個年輕人是沒有用處的。

「呃——老太太。」司馬洛抱歉地說：「我是來找張根的，你認識張根嗎？」

「當然認識。」老太婆說：「二十年前在這裏住過的張根。怎麼忽然間，這樣多人來找他了！」

「哦，在我以前已經有人來找過他？」司馬洛問。事實上，他也應該知道是這樣的，在他之前來找過的人，一定就是那兩個私家偵探的了。

「是的。」那老婦人說：「而且上次來的那人給了我一百元！」

「哦。」司馬洛微笑：「那麼你有機會再賺一百元了！」他掏出一百元塞在那老婦人的手中。他並不怕出錢，他向來就是一個慷慨的人，而且，一切的經濟問題，也有張根作後盾。總之，一百元不算是一個大數目，怕祇怕沒有花錢的門路而已。有人肯花錢，他正是求之不得的。

「你想知道甚麼？」她問。

「你上次告訴那人的話，再告訴我一遍好了！」司馬洛說。

「進來吧。」她把那張鈔票放進了袋裏，把門打開，讓司馬洛進去。司馬洛發現那裏面是一層陰暗的樓宇，果然是每一方吋的空間都給利用作爲居住的了。這包括許多三層的架床。司馬洛給她招待到一張三層架床的下層，坐在床尾，那個老婦人則去給他倒一杯茶。

屋裏靜得很。

「祇有你一個人在這裏嗎？」司馬洛問。

「是的。」她說：「他們都開工去了！這裏又沒有孩子的！」

「你在這裏一定住了很多年。」司馬洛說。

「是的。」她驕傲地挺起胸來：「我在這裏已經三十年！」

「那你是看着張根搬進來住的了！」司馬洛說。

「是的。」老太婆又驕傲地：「而且我看着他們結婚。他們本來是在這裏租床位住的兩個單身男女，他睡這邊，她睡那邊。她向空中那些架床的上層指點着：「後來他們就睡在一起了！」她又指指另一層：「孩子也是在那裏生的！」她頓一頓：「噢，你是要知道張根那個女兒的下落，是嗎？上次那人也是要知道這個！」

「你告訴了那人一些甚麼呢？」司馬洛問。

老太婆聳聳肩：「我實在也不知道她到那裏去了！這個女孩子，現在應該有二十五六歲了！」

「她的母親。」司馬洛說：「聽說她已經死了，是嗎？」

「是的。」老太婆黯然地點頭：「她的身體本來就是已經不好，再加上生過一個孩子，健康更壞了。他忽然這樣一走，生活也成問題，她又要做工，又要照顧孩子——」聳聳肩：「張根不應該走的，無論怎樣，他都不應該走的！」

「她過勞病死了。」司馬洛說：「那麼孩子呢？」

「她的一位朋友帶去了。那時孩子已經有七歲。」老太婆說：「臨死那幾個月躺在醫院，孩子已經是由那位朋友來照顧，後來她死了——孩子究竟怎樣，我們就不知道了。孩子又不是我們的，難道我們去追回來嗎？」

「那位朋友又是誰？」

「那是她工廠裏的同事。」那老婦人說：「名叫——名叫——」她搖着後腦，記憶着。司馬洛猜這個名字一定很難記的，不然，怎麼她不久之前才剛剛講過，又忘記了呢？

她終於說：「阿秀姑！」

這並不是一個難記的名字。也許，一個名字太普通了，也是一樣難記的。

「阿秀姑住在那裏？」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老婦人說。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有一種想把牙齒咬碎的衝動：「你不知道在那裏可以找到她嗎？」

「我聽說阿秀姑也已經死了！」那老婦人說。

司馬洛差一點跳了起來道：「甚麼死了？」

「死了就是死了。」老婦人說：「阿霞的媽媽死了大約三年之後，我聽說阿秀姑也死了，這女孩子的命也眞硬，專門尅死母親！」

司馬洛知道阿霞就是張根那個女兒的名字張春霞。「那麼，」他說：「女孩子現在到那裏去了？」

「我不知道。」老婦人說：「你還是問她的丈夫吧！」

「誰的丈夫！」司馬洛覺得，這個老婦人講的話，實在很難聽得明白。

「阿秀姑的丈夫。」老婦人說。

「那裏可以找到阿秀姑的丈夫？」司馬洛問道。

「他是工廠的管工。」老婦人說道：「我猜他現在還在那裏做事的。錦記五金廠。」

「他叫甚麼名字？」司馬洛問。

「阿雄。」老婦人說。

「沒有姓嗎？」

「我——」她苦苦追憶地皺眉，後來終於搖搖頭：「我忘記了！大家都叫他阿雄！」

「你還告訴了上次那些人甚麼嗎？」司馬洛問道。

「沒有了。」老婦人聳聳肩：「和我告訴你的差不多！」

她說的並不多，不過，司馬洛相信她所說的很可能都有些價值的，不然，那二個私家偵探也不會招殺身之禍了。一定是根據她所說的查到了甚麼，所以他們才要

死！」

「謝謝你。」司馬洛站起來：「我猜錦記五金廠一定離開這裏不遠吧？」

「相當遠。」老婦人說：「要我走路去就走不到了。橫沙坳的海邊，那裏是祇有一間五金廠。你是開車來的嗎？」

「是的。」司馬洛點頭：「開車去並不遠，幾分鐘就到了！」

他離開了那裏，回到他的車子，當他把車子開動時，他看見那老婦人出現在露台邊緣，隔着露台欄河那些水門汀柱子正在看他。

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了，飛馳而去。

阿雄是一個老人。二十年前遺下來的人當然不會是年輕人，不過司馬洛倒沒有想到他會這麼老。他看這人總超過六十歲了，滿面都是皺紋，很瘦，皮之外就是骨，皮和骨之間一點肉都沒有。當司馬洛找到他時已經是吃中飯的時間了，他就蹲在機器間的一角落裏，拿着一瓶土酒，一面吃飯一面喝酒。他老遠看見司馬洛走過來，他就停止了吃喝。他一定知道司馬洛是來找他的。他的臉沉下來了，司馬洛似乎從他的眼中看到一些恐懼。司馬洛相信他不會是要出錢才肯開口的。司馬洛在他的身邊停下來，說：「我是爲了阿霞的事而來的。你大概也知道了吧。在我之前已經有人來過，是不是？」

阿雄低着頭看着瓶中的酒。

司馬洛等着。但是阿雄却沒有說甚麼。很奇怪，司馬洛總覺得這人是充滿了恐懼的。

「怎麼樣？」司馬洛問。

「她不在我身邊！」阿雄說。

「她在那裏？」司馬洛問。

阿雄仍然低着頭，沉默了一會，終於說：「你找她幹甚麼？」

「有人託我找她。」司馬洛說：「對她有好處的！對你也有好處的！」

「我不要甚麼好處。」阿雄搖着頭。他舉起酒瓶來，喝了一大口，然後抬起頭來看着司馬洛，好像這樣才有勇氣面對司馬洛似的：「你去這個地址找她吧！」他告訴了司馬洛一個地址。司馬洛緊記在心裏。

「爲甚麼她在那裏呢？」司馬洛問：「那裏，是甚麼地方？」

「別問我。」阿雄揮着手：「下午六點到那裏去吧！」

司馬洛看看錶。還有好幾個鐘頭。「你沒有甚麼可以告訴我了嗎？」他問。

阿雄搖搖頭：「我已經說過了，別再問！」

「好吧，謝謝你！」司馬洛說着。便離開了那裏。

司馬洛在附近吃了午飯，然後到附近一間電影院裏看了一場電影，一直都留心着有沒有人跟踪他，但是發覺沒有。很奇怪，對方既然知道他會到那私家偵查的寫字間去，應該知道他會到張根的故居，以及會到這裏來找阿雄的。但是，這一次他們却沒有到這附近來企圖暗算他了。這使司馬洛頗感意外。

司馬洛出了電影院，就把車子開回工廠那邊去，在工廠對面一條巷口停下來，坐在車中等着。那裏的地區似乎很冷清，但是，一到五點鐘，就忽然熱鬧得不得了，那是因爲工廠都在這個時間放工了。忽然，街上擠滿了人，那些工人們好像潮水一般從工廠的大門流出來，流過司馬洛的車子，使司馬洛爲之眼花繚亂。但他的眼光仍然一直都在阿雄那間五金廠的門口。

人們開始疏落了，街上漸漸冷清起來了。這時，阿雄才出現。他低着頭，在斜陽中慢慢地步行着。司馬洛下了車，遠遠地跟在他的後面。阿雄走了沒有多遠，離開了工廠區，到了隣近的住宅區時，他就走進了其中一幢殘舊的樓宇，上樓梯去了。當他進入樓梯口時，正在路邊玩耍的一個女孩子對他招呼了一聲：「雄伯！」

但阿雄沒有應她，祇是逕自上樓而去了。等他上去了之後一分鐘，司馬洛逛到那女孩子的面前，停下來。那女孩子也停下了她的玩意，抬起頭來，好奇地看着司馬洛。

「雄伯。」司馬洛說：「我忘記了，他是住在三樓還是四樓？」

「他不是住在三樓也不是住在四樓。」那女孩子天眞地回答：「他是住在天台的。天台那間木屋裏！」

「噢！謝謝你！」司馬洛說着便轉身走開。

「是這一問！」那少女指着雄伯上去了的樓梯口。

「我知道。」司馬洛有點尷尬地：「我剛剛說起了，我要買點水果。去探人不能空着手去的，是不是？」

那女孩子目送司馬洛離開了。司馬洛當然不是要去探阿雄，他祇是想清楚阿雄住在那裏而已。這是個必要的步驟。

司馬洛走回工廠的外面，上了車，開走了。他一面看看表、現在差不多接近六點鐘了，去找阿霞，時間也適合。

當他接近那個地方的時候，他就皺起了眉頭。因爲那是一個很荒僻的地方！

阿霞怎會在這樣一個奇怪的地方呢？因爲司馬洛現在到達的是一個很荒僻的地區，在海邊，一座石山，山上有一座破落的大屋子。遠遠，司馬洛已看得到，這座屋子有一部份是已經破落得通了頂的。這樣一座屋子，決不可能還有人住着。然而，這就是阿雄所說的地址了。沒有弄錯，這附近沒有別的屋子。爲甚麼阿霞會在這樣一間沒有人住的屋子的。

即使乞丐也不願意寄居在這裏，因爲上山那條路也是很長的，乞丐決不會是有車階級。

懷着警惕的心情，司馬洛駛上了那條通到山上去的路。

那條是一條很奇怪的路，寬度祇可容一部車子通過，而且，路的兩旁是相當傾斜的斜坡，因此，如果迎面也有車下山的話，就駛離路邊讓路都不可能，必須一方面退讓。

司馬洛希望不會有車子迎面而來。他也不相信有車子迎面而來。

他沿着那條窄窄的小路向上駛去，一面注視着山頂上那屋子，留心着有沒有人出現？

人是沒有出現了，但是却出現了一塊滾動着的圓形巨石。起先，司馬洛還以爲是山頂在動，但是跟着才知道那是一塊圓

形的巨石。不是大石，而是巨石，因爲那是一塊和他車子一樣大的石頭，而且大致上是圓形的。

那塊巨石的後面，一定是有人正在推動了，因爲它滾到了山頂的路口。這樣大一塊石頭，如果不是有人在推它，那是不會無緣無故地自己滾動的。

司馬洛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這塊石頭會怎樣的。這塊石頭會沿着那條小路滾下來，而由於這條小路和一條大溝渠一樣，這塊石頭不會滾到別處去，一定要沿着小路滾下來，而司馬洛這部車子，則是這塊大石頭的必經之路。司馬洛這部車子雖然是一部相當堅固的車子，但是也決不能承受這塊石頭的一壓的。而現在退下去也已經遲了。他的車子已經到了半路，那塊石頭則正在愈滾愈快。

給那石頭一壓，車子會扁的，因爲車頂是不大承得起重量的，而因此，車中的司馬洛也會遭殃了。

司馬洛的車子祇能前進，或者後退，卻不能向旁邊逃走。看來是非遭那石子一壓不可了。司馬洛毫不遲疑地行動了，因爲在這種情形之下，遲半秒鐘都不行的。他推開車門，跳了下車，繞到車子的後面，就緊伏在那地面上，不知不覺地，全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

那塊石頭隆隆地滾下來，使得地面也劇烈地震動起來了。司馬洛祇能伏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他對於他現在所採用的這個辦法是完全沒有把握的，不過，這個辦法他卻又是非用不可，因爲再也沒有其他辦法了。

時間似乎過得很慢，在極度緊張中，時間好像凝住了似的，一秒鐘也像是一年，而在這幾秒鐘之中，司馬洛的細胞不斷死亡。接着，那塊巨石就壓中了他的車頂。一陣格格的聲音，看着車子扁了，然後，一如他之所料，那塊石頭飛越過了他的頭上，繼續沿路滾下去了，司馬洛站了起身，用手背抹着額上的汗。

他剛才在千鈞一髮之中已經想到會是這樣的；一件滾動中的物體，如果在途中給一件障碍物一擱，就會整件飛起來。他的車子就是這樣一件障碍物，而石頭被車子一擱，果然就飛了起來，剛好越過了他的身子，於是他才僥倖拾回了一條性命，這當眞是危險萬分，間不容髮的一回事。

車子已經給壓扁了，車頂是全車最脆弱的部份，因爲祇有車廂部份的幾根支柱在支持着，因此一受壓的時候，首先會扁下去的就是車頂了。

不由自主地，司馬洛拔出了槍來，同時抬頭向山頂上望上去，那大石滾下來的地方出現兩個男人。那顯然是把大石推下來的人，他們正站在那裏，看看他們那塊大石的效果如何？現在，他們看到那塊大石的效果並不滿意，他們是打算把那部車子壓扁的，車子現在已經壓扁了，但是很可惜，司馬洛卻不在車中。

山頂上砰地响了一聲，司馬洛向車尾的泥地上一伏，那顆子彈「乒」一聲在車頂上彈開了，司馬洛就這樣躺在那裏，讓那部扁了的車子作他的擋箭牌，一面，他則伸手進衣服裏面，拔出了一隻槍柄來。那是一隻來復槍的槍柄，司馬洛以很迅速的手法把槍裝在那槍柄上，於是他的槍便變成了一把樣子很怪的槍，有着長長的來復槍柄，但是槍管卻是那麼短，不過，司馬洛這把槍的射程是很長的，那槍柄可以增加這槍的準確程度，因此裝上這槍柄是很有用處的。

司馬洛在車子的後面小心地爬了起來，通過一隻變了形及已經碎了玻璃的窗框看上面，小心地瞄準。

那二個人正站在那裏談着話，似乎在商量下一步應該怎麼辦？司馬洛放了一槍，其中一個人簡直整個飛了起來，打了一個轉，消失在視綫之外了，另一個人則向地上一伏，也不見了，司馬洛小心地繞過了車子，開始沿着那條路爬上山去，槍一直指着前面。

如果那些人再出現，一定不够他快，還是會喪身於他的槍下的。

那些人卻沒有再出現了，司馬洛很順利地登上了山。那二個人也並沒有在破屋中等着他。司馬洛迅速地在破屋中巡視了一遍，那祇是一間一層的破屋，很容易就可以肯定屋中是沒有人在的，那二個人已經逃走了，究竟逃到那裏去了呢？

司馬洛跳過了一度破落的矮垣，而出了屋子的側門，看見那門外的地上有一些血漬，通向山下的。那是另一邊的山下了，不是他來時的那邊，而是山後，這下面是海邊，這血漬似乎表示，那二個人是逃下了後山了。司馬洛再走前幾步，俯低頭兒，向山下望下去。

山下果然是海邊，海邊有一塊大石形成了一座平台，平台的旁邊繫着一艘小型的快艇。這艘顯然就是他們來時所乘坐的交通工具了。

而且，司馬洛也看見了那兩個人，那兩個人已經跑到了碼頭邊，他們已準備把纜繩解開了，司馬洛一連串地放槍射擊。

那二個人不停在動着，而且距離也實在太遠一點了，司馬洛的槍彈沒有一顆射中的，接着，司馬洛的槍膛祇是發出一陣空虛的格格的聲音，因爲槍中的子彈已經用光了。

司馬洛知道他是來不及追到的，他需要幾分鐘時間才能趕到下面的，於是司馬洛跑向一塊亂危危地擱在山坡上的大圓石，那塊大圓石看來，不是在地上生了根的。他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司馬洛推推那塊大石，大石果然動了。下面，那二個人已經跳上了那艘小艇，司馬洛是無法瞄準的。

他祇是向那艘小艇的大致方向推去。那塊大石沿着山坡直滾下去，司馬洛看到那兩個人慌張得幾乎掉進了水中，司馬洛看見，當石頭滾到半路時，那艘快艇的馬達也已經開始發動了。

但小艇一時還開不動。也許因爲太過慌張之故吧，那馬達咳嗽了幾聲，又停下來了，那個沒有受傷的慌忙地又去拉那馬達的繩子，馬達又响起來，而那塊大石一面向山下滾下來，那艘小艇開動了。

但大石滾得更快。好些擋在中途的較小碎石都給撞得鬆脫了，跟着滾下來，小艇中，那個已經中了槍，半邊身子都是血的人大聲哀叫起來。他無法預測那塊石頭的滾撞路綫，也無法加以抗拒，他就祇能

把自己交託給命運之神了。

那塊大圓石轟轟隆隆地沿着斜坡滾下來，撞中了水邊那塊平坦的大石，發出了一聲像炸藥爆炸般的聲音，破碎成了幾塊，好像炮彈似的向好幾個方向飛射過去，跌到水面的時候，濺起的水花總有二三十呎高，但是奇跡般地，那些碎石卻並沒有射中他們，而且連揩都沒有揩着他們，那艘小艇祇是開動，迅速地破浪遠去，祇留下司馬洛在那山頂上，在吐着惡毒咒駡。

那二個人當然不會對他的咒駡有所反應，事實上根本就連聽都沒有聽到。他們祇是儘可能快速地離開了。

司馬洛在那山頂上呆了一會，然後又動了，很快地向這邊山下跑回去，他那部車子，現在當然是已經沒有用處的了，但他還是在旁邊停一停，從車子的夾層裏取出了他暗藏着的一批秘密武器，然後就繼續步行下山。

沒有了交通工具，他更加不能怠慢了。他必須要快，快點去找到阿雄。

是阿雄把他引到這陷阱中來的，這很明顯地是一個陷阱，因爲阿霞根本不在這裏，而且，也不能是在這裏。

× × ×

那部的士停在阿雄那幢樓宇前面的時候，已經是一小時之後了。司馬洛匆匆地下了車，才發覺那女孩子仍然在那裏玩耍，仍然是獨自一人。不過還是玩得那麼津津有味的，她抬起頭來看看司馬洛，就認得他了：「怎麼？」她說：「你不是說買點東西來送給雄伯的嗎？」

「呃——是的。」司馬洛有點尷尬地：「但我找不到雄伯呢——喜歡吃的那一種糖果！」

司馬洛付了車資，走向那樓梯口。

「雄伯不在家。」那女孩子說。

「哦？」司馬洛皺起眉頭看着她：「那麼，他現在是到那裏去了呢？」

「他這個時間很少在家的。」那女孩子說：「他回家換上一件衣服，便又出去了。」

「唔——你可會知道他會到那裏去了呢？」

「他去了喝酒。」那女孩子說：「後面街那間飯館，他總是到那裏去的。」

「哦。」司馬洛點點頭：「你可告訴別人嗎？」

「沒有。」那女孩子搖搖頭：「沒有人問我。」

「唔，謝謝你。」司馬洛喃喃地說着便轉身，不再走向那樓梯口了，他不是要涸阿雄的家去，他祇是要去阿雄所在的地方。

那個女孩子看着司馬洛在街口消失了，便又逕自繼續她正在玩的遊戲。

後面街是祇有一家可以飲酒的飯館的，不是那種講究的飯館，而是比較大衆化的，在這裏，你大可不必講究衣冠整齊與否，而且消費也不會很大。

司馬洛實在一進門就已經看見了阿雄，而且他也看見阿雄差點把手中那杯酒也打翻了，但是他卻詐作沒有看見，祇是佔了近門口的一張桌子。

他叫了一瓶酒和一碟鹵水牛肉，但是，酒還沒有拿到，司馬洛就已經溜掉了，只是在桌上留下了一張鈔票，那是因爲，他看見阿雄也正慌張地離座而逃，逃進了洗手間的方向，他一定是走後門去了。

司馬洛匆匆繞到後門，才發覺他的推測也並不準確，因爲，阿雄實在並不是從後門出來，而是從洗手間那窄小的小窗子爬出來，他還是倒轉着出來的，屁股先行的，司馬洛微笑，走過去輕輕托住他的屁股，說：「小心一點。」

阿雄嚇得哇的叫了一聲，直跌下來了，而且手中一件長衫的東西丟上了天空，司馬洛除了把他接住之外，並且還把那飛起跌下來的長形東西也接住了。原來那是一瓶酒，一瓶廉價的土酒。阿雄這個人倒眞是嗜酒如命的，他以爲自己是在逃命的時候，還是沒有忘記帶着一瓶酒。

在司馬洛懷中，阿雄的咀巴發出着無意義的叫聲，一面慌張地掙扎着。不過，在體力方面，他卻是無法與司馬洛抗衡的。司馬洛把他用力一夾，又擧起了酒瓶，喝道：「好了，阿雄，你再掙扎，我就把你的頭敲破。」

那酒瓶在阿雄的眼前一幌，阿雄不敢動了，他祇是求饒地哀叫着：「不關我事，不關我事的。」

「到我的車子上，你詳細告訴我吧。」司馬洛說着，攬着他的腰，挾持着他，走出了那條橫巷，到了大街上。

「我——我——不要殺我。」阿雄就要哭出來似的。

「媽的。」司馬洛吼道：「如果你再殺豬般叫喊，我就在這裏殺死你。」

阿雄於是連出聲也不敢了。

司馬洛把他挾到路邊，推到一部停在那裏的車子，打開車門，把他推了上車，還伸手到儀器箱後面去，弄那些電綫，弄了兩分鐘之後，於是他便把車子開動，離開了那裏。

「我們——要到那裏去？」阿雄吶吶着。

「到一個僻靜一點的地方。」司馬洛說。他是需要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去的，因爲這根本不是他的車子，而是他在經過的時候看到這是一部並未順手關好車門的車子，於是他就順手牽羊地加以利用的。一部偷來的車子，當然不方便停在公衆地方的了。

阿雄一直在司馬洛的身邊發着抖，司馬洛把那瓶土酒塞進了他的手中：「拿着這個，別打破。」阿雄狠狠地把那瓶酒抱緊。

那部車子沿着市中心區的路行駛，終於又離開了市區，到達了郊區。這時，阿雄又開口了：「你——你想幹甚麼，司馬先生？」

「我祇是帶你去看一些東西。」司馬洛冷冷地說。

他那部車子馳向的方向，也就是剛才他遇險的那個地方了，車子沿着那條狹窄的小路爬上去，又到達了他那部被壓扁的車子，司馬洛把車子停了下來。

「看吧。」他說道：「阿雄，這就是你送我去的那個陷阱，如果不是我的運氣好，我現在已經給壓扁了。」

「我——我不知道……」阿雄吶吶着說。

「但你知道他們是不懷好意的。」司馬洛說：「你知道他們是來暗算我的。」

「我——沒有辦法。」阿雄苦着臉：「他們強逼我的——」

「他們是誰？」

「我——不認識他們的！」阿雄說。

「忠實一點吧！」

「我——是忠實的。」阿雄吶吶着：「我不認識他們，我也不想認識他們。」

「他們這樣來叫你對我說些謊話，你就乖乖地聽命了？」司馬洛瞪着阿雄。

「他們——不是就這樣來叫我。」阿雄困難地咽着唾沫：「他們是恐嚇我的，他們說如果我不照辦，就先殺死我。」

「你這個人倒也眞容易屈服。」司馬洛冷笑道。

阿雄有點慚愧地低着頭：「他們——也給了我一點錢。」

「唔，也許還是那些錢最有信服力的。」司馬洛冷冷地說。

「不，不。」阿雄猛搖着頭：「我不想要他們的錢，也不想和他們有甚麼來往，我祇是想沒有人來騷擾我。」

「好了。」司馬洛說：「你回答我的問題，我就不騷擾你了，阿霞在那裏？」

阿雄抬起頭來，凝視着司馬洛，眼中有着一種奇怪的神情。好像是充滿了內疚和懊惱，恐懼成份反而是比較少的，他的咀唇在嚅動着。

「我問你阿霞在那裏？」司馬洛不耐煩地用膝一撞他的腿子。

「阿霞——她不在我身邊，已經很多年，我不知道她是在那裏。」阿雄吶吶着說。

「她是怎樣離開你的？」司馬洛問。

「我們把她賣了。」阿雄丟下了那瓶酒，用兩隻手掩着臉。

司馬洛覺得全身的毛孔都在擴張，而他很想就這樣揑着這人的頸子，把他揑死：「你在說甚麼？」

阿雄苦惱地搖着頭：「實在不是我的主意，是我太太，不過你也不會相信的了，我們沒有孩子，却把這樣可愛的一個孩子賣掉了，她說她喜歡兒子，不要女兒，她的死——也許是天的懲罰！但我——我又做錯了甚麼？」

「賣掉了。」司馬洛凝視着他：「也許是賣到一個會很好待她的人家，那也沒有甚麼不好的，是不是？」

「不。」阿雄搖着頭：「那不是個好人家，不是一個好人家。」

「誰？」

「他們叫她八嬸。」阿雄說：「她不是第一次買孩子了，她買的都是女孩子，美麗的女孩子，而且，這些女孩子都不會在她的身邊久留的。」

司馬洛取出香烟來，點上了，深吸了幾口，才能繼續說下去，他需要用香烟的烟味去冲淡一下咀巴裏那一股惡心的味道，終於，他說：「你知道這八嬸會把這些女孩子賣到那裏嗎？」

阿雄搖頭：「她的事情我不管的。」

「那裏可以找到八嬸？」司馬洛又問：「也許，我可以自己去問她的。」

阿雄恐懼地抬起頭來看着他：「沒有那麼容易的。」他說：「你問她，不會像問我那麼容易。」

「怎樣難呢？」司馬洛問。

「她有很多朋友。」阿雄說：「都不是好惹的，聽說她在此地的黑社會的勢力很大。」

「哦！原來如此。」司馬洛微笑：「但信不信由你，阿雄，比她更兇的人我也遇過不少了，我不相信她會給我甚麼困難的，你祇要告訴我，她是在甚麼地方就行了。」

阿雄想了一會之後，說了一個地址。

「阿雄。」司馬洛看着他，搖着頭：「我希望你這一次不是說謊了，如果你又是說謊的話，你知我會怎麼樣待你？」

「我不是說謊。」

「很好。」司馬洛點點頭：「現在，讓我來告訴你一個故事吧。」

「甚麼故事？」阿雄問。

「幾天之前，我還在賭場。」司馬洛說：「我在那裏交到了一個朋友，我暫時不想他把一些秘密告訴別人，我又不想殺那人，你知道，我這個人的心腸是很良善的，我就叫那人喝酒。」

「爲……甚麼？」

「他喝了酒之後就會醉，醉了之後就會睡着。」司馬洛說：「而且會睡得很久，在醒過來之前他是不會說甚麼的，是不是？」

「那麼——那麼我——？」

司馬洛從地上拾起了阿雄丟下的那瓶酒，塞回阿雄的手中：「喝吧。」

阿雄迷惘地看着司馬洛。「全喝掉？」他吶吶着問。

「是的。全部喝掉。」司馬洛說：「一滴也不要留。」

「但我喝不了那麼多。」阿雄說。

「那正好了。」司馬洛說：「喝不了那麼多，你才會醉的，是不是？」

阿雄想了一想，聳聳肩，祇好打開那瓶酒，喝起來了。

「快一點。」司馬洛說：「快一點，不能用你那種淺斟低酌的方法。」

阿雄又開始快喝了，他正如司馬洛所說，是那種習慣了淺斟低酌的人，一快喝，他就醉得很快，竟然像一個不會喝酒的人初次喝酒一樣，當他半醉的時候，司馬洛微笑問：「告訴我，這個八嬸，她是不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呢？」

「美麗？」阿雄做了一個不屑的表情：「從來沒有見過這麼醜怪的女人，比——比我的老婆更醜！」

司馬洛打開了車門下車，說：「下來吧。」

阿雄也跟着他下車：「到天涯海角都跟你去。」他醉態可掬，蹣跚地跟着司馬洛，到了那部給大石壓扁了的車子旁邊。

「你坐在這車子吧。」司馬洛說。他不想在阿雄醉倒之後再費力把他從車中拖出來。

阿雄很聽話地坐到了那部車子的車頭上。「這部車子眞醜。」他批評道：「也是和八嬸一樣醜的。」

「繼續喝吧。」司馬洛在旁看着說。

阿雄又舉起酒瓶來，喝了一大口後喃喃自語：「奇怪。」他說：「我從來不知道酒是那麼好喝。」

「乾杯。」司馬洛對他說。

「乾杯。」阿雄又舉起酒瓶來喝了一大口，他喝得愈來愈大口。

司馬洛站在那裏，兩臂交抱在胸前，看着阿雄喝。阿雄並沒有花很長時間，很快就把那瓶酒喝光了，眞的一滴不留。他就坐在那裏，拿着酒瓶，喃喃自語着。

司馬洛轉身回到他開來的那部車子，上了車，開走了。

× × ×

在同一時間，阿雄所住的那間天台木屋裏，兩個打手正在那裏焦急地等待着。

「媽的。」其中一個喃喃地罵着：「他到那裏去了，下了班還不回家，他不是去嫖妓吧？」

另一個祇是在吸着香烟，一聲不响的，祇是在等着，他們是比司馬洛還早來的，不過他們來時阿雄已經出去了，而他們並沒有想到去問問街上玩耍的那個女孩子，所以他們也不知道阿雄是到何處去了。他們以爲，祇要在這裏等着，阿雄就不會漏網了，但是他們却不知道，阿雄今晚是不可能回來的了。

「媽的，那老鬼。」開口的一個又在喃喃地咒罵：「見到他時，我一定要多刺兩刀，這老鬼！」

× × ×

八嬸果然是一個很醜怪的女人。不過，司馬洛却沒有想到她竟然醜到那個程度，而且，他也沒有想到，他會看得那麼清楚。因爲，司馬洛去到的時候，八嬸是正在洗澡。她是一個又肥又矮的女人，總有五十歲了，不過身體還是相當豐滿的，雖然豐滿得一點也不好看。她的身裁不好看，面貌也不好看，現在不好看，以前也從未好看過。

司馬洛去到她的住宅時，發覺那一座相當豪華的住宅，有一座很大的花園，有一座很大的花園的住宅，是最方便閃閃縮縮的人的，司馬洛閃閃縮縮地進去了，園中沒有人在着，這是一個有潛勢力的人，但正因爲她有潛勢力，她對自己更加有信心，所以她的住宅是沒有什麼打手在守衛着的。她以爲沒有人敢來對她不利的。

因此他進入來，並沒有人制止他在園中摸來摸去。

司馬洛專探有燈光的窗口摸過去，就摸到了浴室的窗外，從那窗口窺進去，就看見了八嬸。八嬸她是沒有見過的，但是聽說她是一個最醜怪的女人，那麼一看便知道是她了！

不過，她的沐浴是也有好看的一面的，那就是陪她一起沐浴的人。那是一間很大的浴室，是日本式的，有一座入地的大浴池，可以容六七個人一起沐浴的。司馬洛看見有五個年輕的少女和她一起沐浴，替她擦背。而這五個少女全部是一絲不掛的。既年輕，又美麗，她們當中每一個都不會超過十八歲。

司馬洛看得一時呆住了。

八嬸這個女人是很會享受的，洗澡的時候，有五個人圍着她服務，她根本就一點動作都用不着做的！她的享受並不好看，但是爲她服務的那幾個少女，却是非常好看。美麗的少女，司馬洛不是沒有看過，但是五個同樣美麗的少女在一起，這種景象司馬洛却是很少機會看到了。他伏在那窗外，呆了好一會，腦子才能再度運動了！

他記起阿雄說過的話。八嬸是最喜歡買女孩子的，如此看來，這五個少女大概就是她的養女之一部份了，像阿霞一樣。

司馬洛本來是應該在全屋走一匝，看清楚情形的，但是他却沒有動，因爲他是一個男人。一個男人看見了自己喜歡看的東西，就不肯走開了。他覺得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是不妨從容一下自己的。

八嬸那個澡洗了很久都沒有洗完。她可能是正在寓娛樂於工作吧，一面享受，一面則給那個女孩子以練習的機會。

但是雖然時間長，也不是沒有一個完結的。終於那個澡洗完了，她們離開了浴室。八嬸在屛風後面抹乾了身子，穿好了衣服之後，就回到她在二樓的私室。

那裏二樓全層都是她自己住的，一個人住，而那些女郎們則住在樓下，負責服侍她。今晚，大概服侍已經完畢了，所以她祇是一個人回到樓上去。

她懶洋洋地踏進那間豪華而寬大的睡房，開了電燈，司馬洛已經坐在那張大圓床上等着她了。八嬸嚇得差點跳起一丈高：「你——你在這裏幹什麼？」

「當然不會是强姦你的！」司馬洛冷冷地微笑，當八嬸轉身要走時，司馬洛的槍就出來了，指着她：「好了。」他說：「別逃！坐下來吧！」

八嬸略爲遲疑了一下後，祇好坐了下來。神情頹喪地坐在門口邊的沙發上。

司馬洛對她露出一個兇狠的微笑，柔聲地說：「你的女兒眞多，八嬸！」

「那些不是我的女兒！」八嬸吶吶着，眼睛望向電話。

司馬洛搖搖頭：「別嘗試做傻事，八嬸，你來不及打電話給甚麼人的！」

「喂。」八嬸的眼睛忽然獰惡地一瞪：「你究竟想幹甚麼？」

「問你一些事情！」司馬洛說。

「你知道我是甚麼人嗎？」八嬸問。

這樣一提起自己的身份，她的信心馬上又加强了，表情也硬得多！

「我當然知道你是甚麼人。」司馬洛微笑：「在這座城市的某些圈子裏，你是一個大人物，沒有人敢對你大聲講話的。可惜，現在情形却有點不同了。現在，你這座屋子裏根本沒有其他男人。我已經查過才上來的。因此，現在沒有人保護你，我要欺負一下你也不怕了！」

「你——究竟想要甚麼？」八嬸又吶吶地問着。

「正如我所說，我要問你一些問題！」司馬洛說：「第一個問題，你認識我嗎？」這樣問着時，司馬洛就凝視着八嬸的眼睛，想從裏面看出一些破綻來。因爲，派人來殺他的人，很可能就是八嬸。毫無疑問，八嬸就是一個職業的妓女培養者，專門把少女買回來作爲義女，長大了之後就賣出去或者强逼作爲妓女，這樣，八嬸也很有理由要殺死司馬洛以及要制止張根找尋女兒的。因爲，張根的女兒可能也是已經給賣作妓女，如果張根知道了，吵起來，就會禍延到她的身上。

如果事情是這樣，那就簡單了。八嬸

一定能說出女孩子的所在，司馬洛可以把她帶回去交給張根，至於張根會有甚麼反應，那是張根的事情了。司馬洛希望能快點辦好這件案子，就回去找瑪莉。

這件案子最令他感到興趣的部份還是他將可以得到的酬勞，是瑪莉，

但，從八嬸的眼睛裏，他却找不出甚麼破綻來。八嬸這顯然是一個慣於說謊的女人，司馬洛無法從她的眼中看出甚麼破綻。她看了司馬洛一會之後搖搖頭。「不，我不認識你！爲甚麼我會認識你呢？」

「告訴我。」司馬洛又說：「這些女孩子，你打算把她們賣到何處去呢？」

八嬸豈有此理地看着他：「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司馬洛把槍伸前去，抵着八嬸的額：

「別對我講花話，八嬸，我知道我是在說甚麼，而你也知道我是在說什麼的！」

大顆的汗開始從八嬸的臉上和額上流下。她當然是一個飽經世故的人，但是經歷這種場面的機會一定不多，也許，給人用槍抵着前額，這還是第一次呢！

「拿開槍！」她吶吶着。

司馬洛却沒有把槍拿開，而且故意扳後槍機，發出「格」的一聲。這一聲貼着肉傳過來，却是相當刺耳的。

八嬸臉上的汗出得更多，而且肌肉抖着，好像快要溶化似的，似乎是她的弱點之一。

「不要！」她以唸經般的哀求聲綫在說着：「不要，拿開這東西！」

「告訴你，這槍是裝了滅音器的，祇要我一扳槍機，你就會腦漿四濺，而聲音却不會很响的！」司馬洛一個字一個字，清清楚楚地說着，就像這是一件賞心樂事。八嬸的兩眼翻白着，就像隨時要暈倒似的。她不斷把頭擺開，但司馬洛的槍却跟着直逼了過去。

他要給予她以精神虐待。他要使她完全屈服下來。

終於，八嬸眼淚也流出來了：「不要——不要——」她好像一個女孩子般飲泣起來。

「你還沒清楚回答我的問題。」司馬洛說：「告訴我，你究竟認不認識我？」

「不！」八嬸還是否認。司馬洛仍然無法斷定她究竟是否說謊。

「聽我話，先生。」八嬸吶吶着：「如果你是要錢的話，我去開保險箱拿給你吧！」

「我不要錢。」司馬洛說：「現在你聽着我說吧，八嬸，我要找一個女人，阿霞，張春霞！」

「我——不認識這個人！」八嬸搖着頭說道。

「先等我說完！」司馬洛不耐煩地喝道：「她也是一個曾經你手的女孩子，二十年前給賣到你這裏的。阿雄和阿秀姑賣給你的，記得嗎？那時才是一個幾歲大的女孩子！」

八嬸還是搖着頭：「先生，我看你一定找錯人了。」她似乎相當誠懇地說：「不錯我那幾個女孩子是買回來的，但，買了不過一兩年！我怎會買一個幾歲大的女孩子呢？要養十多年賣出去，要賣多少錢才能收回她的伙食費呢？」

「這是一個道理。」司馬洛獰獰地微笑：「但正因此，我相信你是說謊的。我肯定阿霞是已經賣了給你的，阿雄不會對我說謊。如果是那些十多歲的女孩子來了又去，去了又來，你也許會忘記了。但張春霞是唯一一個祇有幾歲大的女孩子，你一定不會忘記的。」

「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八嬸苦楚地哭泣着：「我眞的不知道你在說甚麼，你一定找錯了人！」

「不。」司馬洛固執地搖頭：「阿雄不會對我說謊的！現在我給你十秒鐘，八嬸，你在十秒鐘內告訴我，張春霞到那裏去了！」

「我根本就不認識這個人，怎能告訴你——」

「二……三……四……」他數着。

「你殺死我好了！」她說。

「五……六……七……」他繼續數着了！

「我眞的不知道……」

「九……」

「我告訴你！」八嬸忽然大叫，眼睛也失神了，司馬洛把槍拿開，她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但……」她說：「你先告訴我，你爲甚麼要找她？」

「我祇是要找到這個人。」司馬洛說：「我沒有興趣告訴你爲甚麼！」

「你不是警探？」司馬洛哈哈地笑起來：「如果警探用這種手段問口供，祇怕在三天之內，我就要給撤差了！」

「那麼你是密探，你是要來破我們的

組織的了。」八嬸說。

「也不是。」司馬洛說：「雖然我也但願我是的。現在，別多廢話了，告訴我，張春霞在那裏！」

「她——不在這裏了！」

「到那裏去了？」司馬洛問。

「她——我並不是把她賣出去的。」八嬸說：「她——她是嫁了出去！」

「哦，那是一個好歸宿。」司馬洛吃吃笑：「幸運兒是誰？」

「不是在本地。」八嬸說：「是在麒麟市！馬光！她是馬光的太太！」

「馬光是甚麼人呢？」司馬洛問。

「馬光實業公司的經理。」她說：「他對阿霞很好！她已經得到了一個好歸宿，你可以放心！眞的，我並不是騙你！」

爲甚麼張春霞會得到特別好的待遇呢？甚麼別的女人又會被賣作妓女呢？

八嬸對這一點有一個似乎很合理的解釋：「她是特別的，她從小就給賣到我家，是我把她養大了的，她就像我的女兒一樣。事實上，阿雄的老婆把她賣給我時，雖然以爲我會讓她去做妓女，其實我自己却是沒有這個打算的。你知道，把她買作妓女，這算盤是打不响的，我實在是因爲她够精乖伶俐而把她買下來。因此，她就像我的女兒一樣！我的女兒，我當然是想她得到一個好歸宿的！」

「於是她就得到了一個好歸宿。」司馬洛說：「她嫁出去了！」

「是的。」八嬸點着頭：「我自己也選擇過的，如果不是一個好男人，我也不會讓她嫁的！」

「既然她有一個這樣幸福的結果。」司馬洛說：「爲甚麼你又這樣怕我找到她呢？」

「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八嬸緊皺着眉頭。

「算了吧。」司馬洛說：「很好，我祇要到那裏去找她就行了！」

「是的。」她說。

「告訴我，八嬸。」司馬洛微笑：「張春霞是個美麗的女人嗎？」

「是的。」八嬸點頭：「很美麗！」

司馬洛看着她，沉吟着。

「你要知道的我都已告訴你了。」八嬸焦急地說：「你——你也沒有必要傷害我的！」

「不錯。」司馬洛說：「但我還是要把你縛起來！」

「不要，我——我可以保證，我不會對外間宣揚這件事，我不會——」

但是司馬洛並不理會她的求饒。司馬洛已經匆匆地動手把一張床單撕成一條一條，續起來成爲一條長長的布帶，把八嬸縛了起來，然後他就到浴室裏找了一會，找出了一塊手掌般大的膠布，回到八嬸的面前。八嬸恐懼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要幹甚麼！

司馬洛微笑：「現在，我還有一件事想請教你的！」

「甚——甚麼？」八嬸吶吶着。

「剛才我在樓下巡視的時候。」司馬洛說：「我注意到工人房裏有一個老的女僕人！她在這裏工作了多久？」

八嬸問：「你認識她嗎？」（未完）

拳打寸勁揭秘

麥海雲

武林中人有所謂「寸勁傷人」的，聽了進耳，好像講故事，實在眞的可以打出「寸勁」，就能傷人，不過要選擇最適當的位置出擊而已，下面所述的幾招就是寸勁傷人的實例，不妨一知。

稍爲練習過武功的人都知道掌根的肌肉比較厚，可以利用它向下一壓，即使是一寸那麼短的距離，仍有份量，苦練過（掌壓功）的人，當然是更加有份量了，至於它所按下的部位，只限於軀幹中部。

人體軀幹中部有許多處屬於要害的，或者是氣門，或者是血囊，或是神經叢，不然的話，接近心臟，上述那些部份都是不堪一擊的，相距一寸，用掌根震動它，便有損害，另外一招是打擊對方肋骨的，兩人相鬥，甲方的雙掌放在乙方左右兩邊肋骨附近，相距一寸，一齊發力，使勁壓下去，仍有力量使對方受傷，就因爲那種力量可以透過肋骨與骨膜傷及肺部。

練習壓力之法，首先要把體力由手臂伸展到拳或掌，然後使它直達掌心與掌根。

有一個方法是很容易做的，却有驚人的功效，先行把一條竹筒截取一部份，約三尺長，然後把一條蔴繩縛在竹筒的中央，它的長度約四五尺，準確的計算如此，蔴繩的一端繫在竹筒的中部時，它的另外一端吊住一個秤錘，四兩重已够，站直了軀體，那個秤錘把蔴繩拉直，仍然不會接觸地面，由於每人的高度不同，蔴繩的長度各異。

至於那條竹筒，仍要特別挑選的，因爲竹筒有節，那一條竹筒務須包括兩個竹節，然後符合理想，最初練習的十天八天，只求姿勢準確，不必加進鐵沙，過了一個月，開始加沙了，鑿穿了另外一邊竹筒，便可把鐵沙加入，將來鐵沙愈加愈多，就要在加進鐵沙之後用木塞去塞住竹筒的節，使鐵沙不能够流出來。

辦妥了上述各種工具，便可開始練習，雙手緊握竹筒，它的闊度跟肩膊的闊度相同，跟着把它一步步的捲起來，蔴繩雖然沒有甚麼份量，可是，它的末端縛了一個鐵錘，便有份量了，由於鐵錘向上步步高升，蔴繩愈捲愈少，終於貼住竹筒，到了那時，略爲停頓，就把蔴繩鬆開，逐步放下鐵錘，因爲鐵錘一升一降都有蔴繩繫住，不會脫手而飛。

你別輕視這種功夫，根本上雙手平伸出去，伸到盡之後，還要緊握一條竹筒，已經是難以持久的，何況蔴繩逐步提高呢？當然是很吃力的了，這樣做逐漸不覺得吃力的時候，就要把鐵沙的數量增加，如此安排，便會使氣力透到雙臂之上，再進步，還把鐵鑄的秤錘照比例一級級的增加，要是它由四兩加到變成四斤，雙臂如鐵，力透掌心，用它在寸勁出擊，便可傷害對方的內臟。

至於在十分近的距離用拳傷人，並非使用按勁，而是以豬蹄手的招式出擊，所謂豬蹄手，把一隻手伸到盡之後，手腕貼近對方的臉孔，忽然搖幌它，利用手腕的彈力把拳頭彈向對方口鼻之間，打中了就一招取勝。

練習功夫打過沙包之人，握拳之後，拳背如鐵，用拳背撞擊對方上門的要害，眞的可以在一寸那麼短的距離打出勁來，這一種打法是另創一格的，舊日黃飛鴻很喜歡用它出擊，表示他打的是「師傅拳」，很文靜的取勝。

日本空手道多數特別重視掌刀或手刀，可是，打到高級，就用彈拳取勝，打出來的也是「寸勁」。

這一招是如此施展的，兩手握拳，曲肘，交加放在胸前，形如十字，逼過對方，如果對方發招，便即迅消帶打，反之，對方不敢出招，豎起來的右拳已經貼近對方的鼻子，便可施展「彈勁」，一拳打在對方的鼻上，那一拳打出去時，右腕不動，只是拳頭彈出去，因爲它在貼身的位置發招而又打得如此文靜，對方疏於防範，鼻子中了一拳，頭昏眼花，便即鬥志全消。

民間歷史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八絕

（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童風等人在小屋內，忽聽一聲唿哨，知道外面必有事發生，但他們都沒動，不久，見孫琴疲乏地走回來，一倒到炕上就大睡，醒後問她發生什麼，孫琴也不敢說，龍不王和童風又一起去那座茅舍，見一老頭兒在吸烟，原來他是巫婆婆派來的手下，不久巫婆婆出現，童風要她交回傅清和及童梨，但巫婆婆要龍不王查出神秘蜘蛛網的事……縣城奇珍珠寶店內，一個客人拿了一粒五彩珠來，郭掌櫃很驚奇，客人道出此珠還有九顆，若有人拿珠子來賣，要掌櫃通知他一聲，郭掌櫃知道事情不妙了……

飢寒起盜心　刦掠者奪寶

「金老弟！」中年人神定氣閑地說：「這不是玩兩手的地方，也不是玩兩手的時間……說正格的，買賣要緊，咱們不作買賣，就沒有利潤，也就沒法子生活。」

「老哥！你的買賣太玄了。」

「一點兒也不玄，一個人的名字，就這麼簡單，價碼由你開，這種條件還不算優厚嗎？」

「也許我會漫天要價，你怎麼辦？」

「金老弟！要價也是有尺寸的啊！」

「老哥！咱倆都在這兒說廢話，如果我知道那人是誰，我還用得着上『奇珍號』去買陷阱嗎？」

「金老弟！你是眞不知道？」

「眞不知道。」

「好！咱們談第二宗買賣。」

「哦？」

「你手裏那顆五彩珠什麼價錢？」

「老哥！希望你不要逼人太甚！」

「逼人太甚？這是什麼話？」

「老哥！如果你不想在這兒玩玩，現在你還來得及走出去……不錯，你老哥武功高強，吃定了我。如果我全力反撲，你也未必能討盡便宜，你最好想想清楚。」

中年人一直是和顏悅色的，現在他的臉色變了。

「金開泰，我一直都對你很客氣，那並不是我怕你；是因爲明知你是爲人跑腿辦事，不想跟你計較。若你是那種敬酒不吃吃罰酒的人，我就要對你不客氣了。」

曹玲早將情勢看得十分清楚了，在這個節骨眼兒上，她插嘴了。

「這位大爺，你既然看出開泰是爲人跑腿辦事的，又何必找囉唆哩！你是大人物，一出手就知道，你要談買賣，何不直截了當地去找開泰背後的那個主兒呢？」

「那得告訴我，他背後的那位主子是誰呀！」

「這位大爺，您也太客氣了。找到了和尚，還會不知道那座廟嗎？道有道規，你逼得開泰犯規矩，這不是要他命嗎？」

「這位姑娘芳名如何稱呼呀？」

「我叫曹玲。」

「曹姑娘！看來妳跟金老弟的交情好

像不錯。」

曹玲落落大方地承認：「咱們是好朋友。」

「既是好朋友，妳就不妨勸勸他，作人要隨機應變，見風使舵，我去別處轉轉，待一會兒再來，到那個時候，我希望得到滿意的答覆……好啦！回見！」

中年人站起來走了，走得非常輕鬆飄逸。

「怎麼辦？」曹玲焦灼地問。

金開泰似乎出道以來還沒有這樣窩囊過，他唉聲嘆氣地說：「怎麼辦？連人家的底細都摸不清楚，妳說我該怎麼辦？」

「開泰！我剛才沒有動手，你會怪我嗎？」

「曹玲，我不怪妳，不過，妳總得說出理由我聽聽。」

「合我們二人之力也絕不是他的對手，動手也只是自討沒趣，那又何必？」

「這老小子的確很厲害，武功也很邪門……」

「我方才就說過了，你這一招非常不妙，瞧吧！立刻就引賊上門了……開泰！他待會兒還要來，咱們又得先想好應付的方法啊！」

金開泰沉吟了一陣，站了起來。

「曹玲，妳在這兒待着，我出去一會兒。若是他先來，就教他等我。」

「開泰！你上那兒去？」

「別問！」

「開泰！我並不是想知道你的行動，只是想提醒你，別人也可能在注意你的行動，你要留神啊！」

「我知道。」金開泰胸有成竹地說。

金開泰離去後，曹玲一個人百無聊賴，她便找了一本書，在燈下看了起來。

時間過得很快，長街上已經响起三更的梆聲。

曹玲打了一個呵欠，下意識地看了看床榻。

但她絕不可能在這裏睡下，即使倦得睜不開眼睛也不能如此。她和金開泰的感情極好，甚至到了談論嫁娶的階段，但他們還是保留了相當的分寸。

書放下，閉眼養養神吧！

睏神是最靈巧的，它常常趁你不注意時爬上你的眼皮，現在，曹玲就是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進入了夢鄉。

有人進來，她竟然毫無所覺。

那人的脚步非常輕，動作也非常靈巧，始終沒有發出一點聲音，曹玲仍然睡得很沉。

那人似乎在搜索什麼，可是，他並無所得。

他又悄悄地溜了出去，曹玲還是在沉睡。

又有人進來，這一次是金開泰。

「曹玲！」金開泰將她推醒。

「眞糟極！我怎麼睡着啦！」

金開泰銳利的目光在觀察這間屋子，他看了一陣之後，凝聲問道：「曹玲！妳大概睡了多久？」

「一會兒工夫。」

「有人來過，妳一點都不知道嗎？」

「哦？」

「有人翻過枕頭，掀過褥子，想找什麼東西，妳連一點感覺都沒有嗎？」

「沒有呀，我怎麼會睡得那樣沉呀！開泰，丟了什麼東西沒有？」

「這間屋子除了妳之外，什麼也沒有。只要妳沒丟，就行啦！」

「開泰！你又在取笑我。」她嬌嗲地說。

「曹玲！下次可別這麼粗心大意，這樣太危險，知道嗎？有人丟了腦袋就是這麼丟的。」

「開泰！你的事情辦妥當了嗎？」

「我去會一個人，結果沒會着。」

「哦？萬一他再來，你怎麼辦？」

「我已經有辦法對付他的了，妳放心吧！」

「那……你上床躺一會兒吧！我守着你。」

「曹玲！妳不會再打瞌睡嗎？」

「不會啦！」

「那麼，我就上床休息一會兒。」

金開泰這一睡，竟然睡到東方發白。

曹玲說她不會再打瞌睡，她依然伏在桌上睡着了。

金開泰急忙翻身爬起，搖醒了曹玲。

他埋怨地說道：「瞧妳，還是打瞌睡了。」

「什麼時候啦？」曹玲一面伸着懶腰發問。

「妳不會看看窗外嗎？」金開泰不悅地說。

「那個人沒有來嗎？」

「幸虧他沒有來，要不然的話可就糟啦！」

曹玲歉然地說：「對不起，開泰！我實在太倦了。其實，咱倆也不是沒有警覺的人，要是有人進來，咱們還會這樣沉沉大睡嗎？」

金開泰也發現自己說話太不給曹玲留餘地，正想說幾句寬慰的話，他的眼睛突然瞪得像銅鈴。

就在他們熟睡的這一段時間裏，已經有人來過了。

因爲在茶几上留着一封信。

金開泰搶過信，連忙抽出信箋，只見上面寫着：

『開泰老弟：五彩珠暫借一用，三日後必定歸還。明知商洽難獲允准，只得取之不察，請原諒。知名不具』

金開泰慌忙坐下，蹺起脚，取下右脚的靴子。

靴帶子內測有一個暗袋，那粒五彩珠就放在暗袋之中，他睡覺時不但沒脫衣服，也沒脫靴子。

可是，現在那粒五彩珠已經不見了。

信是預先寫好了，由此可見，下手的人早就有了相當的把握。

知名不具？見鬼！誰知道你是那路煞星呀？

金開泰臉色發白，楞在那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怎麼啦？開泰！」曹玲倉皇地問。

金開泰垂頭喪氣地說：「那粒五彩珍珠不見了！」

「哦？」曹玲的心猛地往下一沉，淚珠也落了下來。「開泰！這都怪我不好，如果我不貪睡……」

「曹玲！這不怪妳，眞的不怪妳，咱們遇上了高手，說句良心話，咱們太不如人家了。」

「那……那……該怎麼辦呢？」

「曹玲！妳的臉色好難看，妳該好好睡一覺！」

「開泰！我還睡得着嗎？」

「曹玲！聽我的話，好好上床去睡一覺，我要出去一趟，大概要到晌午才回來，遇上這種事，妳就是煩死了也沒用。聽我的話，快上床去睡個痛快。」

金開泰又穿上了靴子，很快地走了出去。

沒有出太陽，似乎比起下雪的時候還要寒冷。街上的積雪已經凍成了冰，皮靴子踩在上面咚咚作響。

時間已經不早，有許多店鋪都已經開了。

金開泰一直走向東頭，走進了一家賣早酒的鋪子。

他要了四兩小壺，一盤羊羹凍。

鋪子裏有一個比他早到的客人，兩人背對背，各佔一副座頭，似乎互不相識，但他們却在輕聲談話。

「小金！瞧你臉色，似乎出了什麼漏子。」

「誰說不是，漏子可出得大啦！」

「哦？」

「想法子去傳報一下，我要見見掌櫃的。」

「外見不可麼？」

「廢話，不然我這一大早趕來見你幹嗎？」

「能不能先跟我說說，也許……」

「你作不了主，我非得面見掌櫃的不可。」

「掌櫃的如今不在縣城裏呀！」

「你趕緊想法子找他，晌午前，絕不能誤。」

那人沉吟了一陣，才回答：「我可以試試看，待會兒我如何與你碰頭呢？上客棧去找你嗎？」

「不！我一直在這兒等着你，愈快愈好。」

「好！你等我吧！可別喝醉啦！」

那人的年齡比金開泰要大一些，他的長相，穿着都很平實，是一個不太容易引人注意的人。不過，他也有令人一見就會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那就是他的眼睛特別小。

他付了帳，走了出去，現在，店堂裏只剩下金開泰一個人了。

店東跟伙計正忙着燙酒，在碟子裏裝上配酒菜，上市的時候就要到了。

果然，不多一會兒，就滿了八成座。

金開泰心頭舒坦了一些，他夾雜在許多人的中間，就不會有孤孤伶伶的感覺，也不引人注目了。

可是，客人又一個個地逐漸離開了。

由於時間坐得太久，金開泰已經叫了三個四兩小壺，他不敢喝多，只得偷偷的將酒倒在地上。

好不容易捱過去兩個鐘頭，他的同伴在對面街簷下露面了，就是那雙小眼睛。

金開泰付了帳，走出了早酒鋪子，小眼睛一直往城外走，他就若即若離地在後面暗暗跟着。

出了城，又走了約莫三，五里地，前面出現了一座破廟，那個小眼睛方停了下來，抬手向破廟一指。

金開泰明白了他的意思，就走進了破廟。

廟裏站着一個人，冬天，穿得臃腫，頭上也戴着帽子，而且又是背影。可是，仍然可以一眼看出，那是個女人。

「出了什麼漏子？」果然是個女的，嗓音很清楚，年紀還很輕，她仍然沒有轉過身來。

在幕後指揮金開泰的，竟然是個年輕女人。

「掌櫃的！」金開泰非常恭敬，「我一到縣城就照着你的吩咐去作，可是，沒想到……」

「直說吧，別在我面前繞圈兒。」

「是的……那粒五彩珍珠已被人偷走了。」

「你說什麼？」語氣非常嚴厲。

「那粒五彩珍珠被人偷走了。」

拍，金開泰挨了一個耳光，非常快，非常重的一個耳光，她對打耳光似乎格外有研究。

不錯，她在三家村就曾這樣出其不意地打了姓彭的女人一個耳光，原來她是孫琴。

金開泰口中的「掌櫃」竟然是孫琴。

她不是在三家村嗎？她不是已經神情痴呆，完全變了樣兒了嗎？她怎麼會到這兒來，又怎麼會如此盛氣凌人？

奇怪。

這個耳光很重，很辣，金開泰嘴角立刻流出了鮮血。

可是，金開泰仍然筆直地站在那兒。

「竟然有人在你身邊偷去了那粒五彩珍珠？」

「這是千眞萬確的……」

「是誰？」

金開泰無言地雙手呈上了那封信。

孫琴看完信，冷冷地問：「你將五彩珍珠放在什麼地方？」

「靴筒裏。」

「脫了靴子上床睡覺，讓人家找到了機會？」

「不！我根本就沒有脫靴子……」金開泰將事情發生經過仔細地敘說了一遍。

「曹玲！她是什麼來路？」

「她父親是江湖中人，父親死後，母親從此不和江湖上的人物來往，也非常厭惡江湖中人。」

「她值得信任？」

「掌櫃的，妳難道懷疑她……？」

「金開泰，你將五彩珍珠放在靴筒裏別人怎會知道？她一再勸你上床休息，保證為你守護，結果她自己又睡了，這其中大有破綻，你竟然沒有留意。」

「不可能。」金開泰連連搖頭：「太不可能了。」

孫琴在別人面前一開口就是粗話，那種粗野的姿態顯然是裝出來的，現在，她沒有一句粗口，可是她的神情却非常嚴峻，語氣也極為嚴厲，處處顯示她的威嚴。

「金開泰，難道你認為我的判斷不正確？」

「不是這個意思……」

「那又是什麼意思？」

「我與曹玲相交甚久，已經非常了解她！」

「就算你了解她，你知不知道人是會變的？」

「掌櫃的……」

「金開泰，你靜靜地往下聽，你說你在熟睡中毫無所覺，以你的武功基礎，和你的警覺性，那是不可能的事。也許你誤服了某一種喪失警覺性的藥物，曹玲與你生活在一起，只有她才有機會下手，你想到了嗎？」

金開泰猛地打了一個冷顫。

「金開泰，我和曹玲無怨無仇，沒有理由去栽她的贓，咱們先不要肯定這件事，你先從她的那兒着手，試試看，怎麼樣？至於用什麼方法，也不用我教你了。」

金開泰默不作聲地點點頭，他實在沒有理由去駁斥對方，而且他不敢絕對保證曹玲沒有問題。

「擦黑光景再來這裏一趟，我等你的回報。」

「是！」金開泰畢恭畢敬地應着。

金開泰回到客棧時，曹玲正在梳洗，雖然她只經過短短的睡眠，却已顯得容光煥發，嬌艷可人。

「曹玲！」他絲毫不着痕跡地說：「咱們該到前面去吃晌午啦，跑了一個上午，餓壞啦。」

「開泰，有點兒眉目了麼？」曹玲關切地問。

「唉！」金開泰嘆了口氣，「談何容易。」

「那怎麼辦？」

「等。」

「等？」曹玲一臉迷惑之色。

「等三天之後，他守信將五彩珍珠送回來。」

「萬一他不守信呢？」

「曹玲，本來我已經將這件事放開了，妳一提，又提得我心煩意亂，妳說，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曹玲目光一轉，還想了一下才回頭：「我認為你應該從『奇珍號』的掌櫃郭天寶身上着手。」

「理由呢？」

「你懷着五彩珍珠的消息是從他那兒洩漏出去的。」

「也可能是隔牆有耳，與他毫無關係呢。」

「我並不是說偷走五彩珍珠的人與他有什麼關係，可是對方一定還繼續在『奇珍號』附近活動，這種五彩珍珠有十顆，另外九顆在別人身上，那人還可能拿到『奇珍號』去求售，你不是與郭天寶談過這件事嗎？偷珍珠的人知一必知二，如果是你，你會就此罷手了嗎？」

「對呀！」

「開泰，我有一個絕妙的法子。」

「說說看。」

曹玲非常神秘地說出了她的計劃。

金開泰不禁感到慚愧，曹玲如此為他設想，而他還在懷疑曹玲，孫琴給他的指示又開始動搖了。

不過，金開泰還算是一個意志非常堅強的人，他將私情先放在一邊，免得感情朦蔽了他的理智。

「曹玲！」他故意皺起眉頭，「這不妥當。」

「為什麼？」

「我不希望你介入這件事情之中，眞的。」

「開泰，事實上我早就介入了。」

「可是，妳還涉世不深，妳現在可以立刻離開，回到妳娘的身邊去，當我一切都成了，再去找妳。」

「開泰，」曹玲不悅地說，「你要撵我走，你認為我待在這兒是你的累贅，對嗎？」

「曹玲，妳聽我解釋好不好，我的本意是……」

曹玲語氣柔和地說：「開泰，不必解釋什麼，我們應該相互信賴才對，現在，咱們就按計行事，如果這一着棋毫無作用，我就聽你的話回去，怎麼樣？」

見到曹玲的千般柔情，萬般體貼，金開泰也就無話可說了。

兩人很愉快地吃了一頓午餐，然後就分頭行事。

金開泰千想萬想，幾乎已完全肯定曹玲不會對他有異心。他們已有五，六年的感情，若非曹老太太對江湖人物有偏見，他們早就結成連理了，曹玲除他之外，再沒有與別人接觸過，異心從何而起？

他肯定，孫琴這一次作了一個錯誤的判斷。

× × ×

郭天寶一直在盤算着車夫老裴的行程，天氣不算壞，即使不如老裴算計的順利，明兒能趕回是絕無問題的。

他只有默禱：今天千萬別出什麼枝節來。

心神不寧地吃過晌午，正要躺下睡個午覺，王懷臣突然三步併成兩步地跑了進才好。

「懷臣，怎麼啦？」

「有客！」

「哦？什麼樣的人？」

「一位年輕輕的女客！」

「懷臣，你是怎麼啦？一個女客也胆顫心驚的，那咱們還作什麼買賣呀？」郭天寶認為那只是一個普通客人。

「掌櫃的，那位女客提着一個小箱子，說有極為貴重的珠寶要賣，還要掌櫃的親自出面跟她談。」

「哦？」郭天寶立刻聯想到五彩珍珠的事了。

「說不定……」

「懷臣，我出去見她，你隱在簾子後面，看我的眼色行事，如果他就是咱們要等的人，你立刻就從後門跑出去通知金開泰，咱們犯不着得罪那些瘟神。」

「掌櫃的，你是注定了得罪其中一個呀！」

「我看，還是那個姓金的客人不大好惹。」

「能不能把她推掉，請她明兒再來，你不是派老裴去三家村找什麼姓傅的，等他到了之後……」

「懷臣，我找傅清和是另一碼事……就這麼決定了，懷臣，到時候行動可要俐

落一點啊！」

「我知道。」王懷臣緊張地答應着。

這位女客就是曹玲，不過，她現在的打扮，穿着，就是金開泰見着了也未必能認得出來。

她像極了豪門中的貴婦，門口停着一輛騾車，還有兩個孔武有力的跟班站在那兒，好神氣。

郭天寶笑呵呵地打着招呼，「有勞久待。」

「你就是掌櫃的？」一副不信賴的神氣。

「是的，老漢郭天寶，就是小號的掌櫃。」

「你識貨嗎？」曹玲口氣眞大。

「什麼貨？」

「珠寶。」

「姑娘，那不是老漢誇口，要說珠寶，老漢絕對走不了眼，姑娘有什麼奇珍異寶，不妨讓老漢開開眼界。」

「貴號以往作過多大的買賣呀？」

「這……嘿嘿，小號在縣城是獨一無二，就是跟省城的那幾家字號相比，也弱不到那兒去。」

「一次五，六十萬大洋的交易吃得下來嗎？」

郭天寶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莫非正是那九顆五彩珍珠找上門來了？

「嗯？」曹玲氣勢咄咄逼人，「要是沒那麼大的財寶，咱們也就不用再往下談啦，免得白耗時間。」

「沒問題，別說五，六十萬，就是百把萬也沒問題。」

郭天寶一面很豪爽地答應，一面打出了一個手勢。這個手勢是敎王懷臣趕緊去通知金開泰。

曹玲將手提箱放在櫃面上，裝着要打開的樣子，似乎又有了什麼顧忌，使她將開箱子的動作停了下來。

「掌櫃的，貴號一時可以付出百萬把現大洋嗎？」

「姑娘，就是錢莊，銀號也不會準備那麼多現大洋。本號可以開票，都是信用卓著的『鐵』票！」

「是那些字號的，先說給我聽聽。」

「北京的『瑞蚨祥』，太原的『五龍泰』，開封的『金寶』，南京的『華泰』，武漢的『寶合居』，這些都是百年老字號，不拘妳走南到北，都能兌現……」郭天寶堆下滿臉笑。「說了老半天，妳的珍寶也該讓我見識，見識啦。」

曹玲的表演非常逼眞，她指望用這個方法將刼掠者引出來，事實上她那只手提箱一無所有，噱頭可以盡量耍，大話可以盡量說，箱蓋子可千萬不能揭開。

「掌櫃的，你幹這一行已有不少年了吧？」

「家傳的行業，可說已有五，六十年了。」

「這五，六十年當中你想必見過不少珍寶。」

「那當然……妳聽着，東珠，明珠，夜光珠，水晶珠，赤珠……我見過的名貴珍珠不下十萬粒。」

「那眞了不起……」說到這裏，曹玲故意將嗓門提高了：「不過，還有一種珍珠你一定沒見過。」

「哦？」郭天寶非常驚訝，不是假裝的，而是當眞的心驚胆顫，因爲他所畏懼的麻煩事兒終於來了。

「掌櫃的，你曾經看見過五彩珍珠的嗎？」

郭天寶忙道：「哦，哦，哦！沒見過，沒見過。」

「你聽說過嗎？」

「聽同業的談起過，這種五彩珍珠產在南海，要百年老蚌才來孕育這種名貴的珍珠，採珠人只要採到這樣一粒五彩珍珠，就一輩子吃穿不盡啦，莫非……」

「掌櫃的，這種五彩珍珠我這兒有九顆。」

「哦？」郭天寶臉色都發白了，「在那兒。」

「在這兒，」曹玲用力地拍拍箱子。

就在這一瞬間，曹玲所等待的刼掠者出現了。

他的動作之快，簡直超越了一般所能想像的速度，不能袮他是一個人，只能形容他是一道影子。

可是，任何人也能看見他進來，出去，看見他提走了那只箱子，任何人都沒有看清楚他是怎樣一個人，甚至他身上衣服的顏色都無法分辨，當然也無法去阻止他了。

金開泰本來不贊成曹玲這種「放下金鈎釣海鰲」的妙計，可是在曹玲一再慫恿之下他也只有答應了，當曹玲進入「奇珍號」之後，他一直埋伏在對街一根石柱之後，目不轉睛地盯着對面，他當然也看到了這個刼掠者。

刼掠者並沒有同伴，是一個「獨行大盜」。

刼掠者也沒有備下車馬，他顯然很信任脚下的功夫。

他脚下的功夫的確不弱，用「快若閃電」去形容他也絕不誇張，他出了「奇珍號」就一直向西頭奔去。

金開泰也自信脚下的功夫，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兩人始終保持一個相當的距離，不遠也不近。

兩人的脚程都很快，轉瞬間便出了西城。

終於，刼掠者停了下來。

他在路邊一塊石頭上坐下，將提箱放在膝蓋上，打開了箱蓋。

儘管夜色漆黑，他也立刻發現了已上當。

因爲，箱子裏只有一塊沾滿泥土的磚頭。

沒有一個正常的人會在箱子裏放着這種東西。

他憤怒地將箱子高高擧起，用力砸在地上。

就在這一瞬間，金開泰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

刼掠者就像遭遇雷殛似的猛地打了一個冷顫。

金開泰冷笑道：「朋友，你完全沒想到吧？」

「沒想到甚麼？」對方還能夠强持鎭定。

「沒想到箱子是空的，沒想到官兵捉

强盜的遊戲這麼快就結束了。」

「官兵捉强盜？」

「朋友，別裝瘋賣傻啦，是那條綫上的？」

「你想黑吃黑嗎？你明明看見我沒有撈着甚麼。」

金開泰出手非常快，他沒有把握就絕不會動手。

他的確有把握，一出手就鎖住了對方的鎖骨。

如果對方是螃蟹，這一招就等於是剪掉了他的八隻脚。

「朋友，別再裝啞吧了，你是那條綫上的？」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饑寒起盜心，懂嗎？」

「你是見財起意？」

「是的。」

「可是，你並沒有見到『財』呀。」

「我不是老手。」

「你的確不够老辣，不過，你的輕功却非常卓越，不是沒有來歷的人，再問一次，是那條綫上的？」

「你老兄問不出甚麼來的，我沒有『綫』。」

金開泰不願白耗時間，他的右膝上頂，猛搗對方的小腹，同時鎖住鎖骨的手猛往下壓，使對方佝僂着身子。

現在，他放開了手，這隻螃蟹已經鐵定跑不掉了。

「還不說嗎？」

「老兄……算我倒楣，我沒甚麼好說的。」

金開泰一脚踢在對方的背心窩上，這個刼掠者也很奇怪，他自始至終都沒有還手，已經認命了。

但他動手却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任何一個精明的獵人都不會去防範一頭遍體鱗傷的野獸。

刼掠者的反擊快速，勇猛，犀利，金開泰是徒手，而刼掠者却有刀。

一把短得不能再短的刀。

不管它是多麼短，它畢竟是一把刀。

是刀就能殺人，最少也能傷人。

鋒利的刀尖橫向切開了金開泰的衣裳，也割開了他的肌膚，鮮血已川川流下。

金開泰還來不及吃驚，刼掠者的第二刀就到了，直挑金開泰的咽喉。

「住手。」幽暗處突響起一聲沉叱。

刼掠者立刻停止了攻擊，這一聲叱喝對他來說，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命令，他必須服從這個命令。

人從暗處緩緩走出，赫然是那個中年人。

正是金開泰設計要尋找的那中年人。

「很精彩。」中年人冷冷地說，他似乎是一個不容易激動的人。

金開泰沒有吭聲，他顯然已了解自己站在不利的地位。

「很精彩，這是誰想的妙計？」中年人緩緩向金開泰踱了過去。「目的何在？我稍稍不注意，就出了這個漏子，我希望你傷得不太厲害。」

「別假惺惺，你簡直要了我的命。」

「我要了你的命？你沒有弄錯嗎？」

「你偷走了那顆五彩珍珠就等於是要了我的命。」

「可是我說過只是暫時借用，三日後還會奉還。」

「誰相信。」

「你應該相信。」

「就算我相信，我背後的大掌櫃可不相信。」

「昨晚我一再問你，你堅持不肯說，現在告訴我吧，那位大掌櫃是誰，我當面對他說去，卸掉你的責任。」

「你說得太輕鬆了，現在我只請你還給我那粒五彩珍珠，別無所求。」

「金老弟。我認爲你目前最重要的事是想法子將傷處裹起來，不能令它流血，一個人身上沒有多少血好流的。」

這番話具備了無比的威脅，任何人都有這種常識，流血過多，人會逐漸昏迷，最後終於死亡。

可是，金開泰絕不敢相信這是出於對方的善意關懷，如果他去裹傷，也許對方就趁這個機會給予他最嚴重的傷害。行走江湖，不要輕信任何人，這是原則。

金開泰目前只有一個願望，曹玲突然出現在他面前。

但他也非常清楚，曹玲絕對無法趕來，她脚下的功力有限，而且她根本就不知道金開泰在甚麼地方。

「金老弟，你還在猶豫甚麼？」

「我發現你是一個非常險惡的人。」

「我，我是一個非常險惡的人，眞的嗎？」

「你能够置我於死地，却根本不必用刀。」

「你從不認識我，因此也就不了解我，對我有誤會當然是情理中的事。」中年人的語氣非常平靜。「你不急着裹傷，我們就快些聊幾句……現在，我再重覆一次，你的大掌櫃是誰？希望你能告訴我。」

「我不會告訴你的。」

「爲甚麼呢？」

「因爲這是江湖規矩，而且我沒有必要告訴你。」

「你對他忠心耿耿，你能得到多少報酬？」

「不用你管。」

「金老弟，我不是要管，而是爲你謀一條出路，如果有人肯付你更多的錢，你還有必要繼續對他忠心耿耿嗎？」

「老兄，這是不可能的事，我金開泰是條血性漢子。幹不出見利忘義的事，我只希望你交還那粒五彩珍珠。」

「還有兩天，我一定還你。」

「我現在就要。」

「金老弟，你流血不止，還能跟我用强嗎？」

「老兄，你應該打聽，打聽，我是個至死不屈的人。」話聲一落，金開泰就飛身前撲。

那中年人輕輕一閃，就避開了。

金開泰脚步踉蹌，衝跌了好遠才停下來。

「金老弟，你這樣衝動，只會加快使鮮血流動，也就是加快你的死亡，你最好冷靜一點。」

「這裏還有個沒有流血的人。」幽暗處傳來一個冷冷的聲音。

局面立刻改觀。

那人是孫琴，中年人一楞，刦掠者也採取了戒備的姿態。巳經略顯昏眩的金開泰却是精神一振。

中年人一楞之後，隨即輕笑道：「金老弟，你的女伴來了，她正好可以扶你回旅店……」

他把孫琴當成了曹玲。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臉上就挨了一個耳光。

這是孫琴的專長，她要打別人的耳光，那個人就別想躲掉。

中年人撫着臉連退了幾步，在夜色中看不清楚他臉上駭異的表情，但可以從他急促的呼吸中聽出他是多麼的震駭，他似乎不敢相信這種事竟然會發生在他身上。

刦掠者又揚起了那把短得不能再短的利刀，等待着中年人給予他一個全力攻擊的命令。

中年人沒有動，因爲他還沒有看見那個打他耳光的人。

「你剛才說甚麼來着？」孫琴站在中年人的左後側。

中年人緩緩轉身，他看到了孫琴，他當然辦得出，那不是他在客棧中所見到的曹玲。

「我沒有說甚麼，我只不過是認錯了人。」

「你不是一直在打聽金開泰的大掌櫃嗎？」

「難道妳就是……」

「我就是金開泰的大掌櫃，有甚麼說盡量說吧，再不說，你就永遠也沒有機會說出來了。」孫琴突地語氣一沉。「你早就該想到，大掌櫃不會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睡覺。」

那中年人眞是一塊老薑，雖然事出突然，令他震駭，而他竟然還能嘿嘿連聲地笑了起來。

孫琴厲聲問道：「有甚麼好笑？」

「我可沒想到這位神秘的大掌櫃竟是一個年輕姑娘。」

「你少說廢話，也少給我戴高帽子，我不吃那一套，說吧，你一直在打聽我是誰，究竟目的何在？」

「挑妳一樁富貴。」

「哦？你的花樣可眞多，你以爲我是見錢眼開的人？」

「姑娘，財勢本是大家所追求的，這也不算是甚麼寒傖的事，實不相瞞，我也是替人跑腿的，背後也有大掌櫃，他對姑娘得到那顆五彩珍珠很感興趣，所以想見見妳。憑你倆的才慧，一大筆財富垂手可得，相當然耳。」

「你這張嘴挺會說話，我幾乎有點兒心動。」

「那就勞駕姑娘跟隨我去走一趟。」

「我很想先知道一下你那位大掌櫃是誰？」

「這……見了面自然認識，又何必急於一時？」

「那粒五彩珍珠呢？」

「在咱們大掌櫃手裏，見了面立刻奉還。比起那一筆大大的財富，那粒五彩珍珠又算得了甚麼呀？」

「好，你們先站遠點，我要跟金開泰說幾句話。」

中年人很識趣，立刻跟那個刦掠者站開了。

孫琴掏了一個小紙包交給金開泰，頗爲不悅地說：「眞是嘴上無毛，辦事不牢，這是療傷聖品金毛獅子，快些將血止住，然後回到客棧去等我的消息，別再亂走動。」

「妳決定跟他們去一趟嗎？」

「我倒要看看幕後的主人是誰。」

「可能是個陷阱。」

「陷阱？哼！」孫琴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難道我還怕誰不成？」

「要不要我隨後跟着？」

「不用啦，回到客棧休息去吧，對了，暫時別讓曹玲走，不是我犯疑心，我總覺得她有問題。」

孫琴果然跟着那個中年人走了。

金開泰將金毛獅子先敷在刀口處，那眞是一種靈丹妙品，血立刻就停住了，他坐下來歇了一會兒，再往縣城裏趕去。體力多少受了點兒影响，速度慢多了。

拖到起更時，金開泰才回到了客棧。

曹玲早就回來了，一見面，她眞是高興萬分。

「開泰，你總算回來了……你怎麼受傷了？」

「沒甚麼。」金開泰和衣躺上了床。

曹玲解衣探視，目光透出關切之色。

「刀傷？好奇怪的刀傷呀，對方用甚麼兵器？」

金開泰沒答話，他腦海裏想的都是孫琴的話，她爲甚麼老是在懷疑曹玲，他當然也在思索昨夜昏睡不醒的原因。

「是不是很痛？」曹玲柔柔地問。

「嗯。」金開泰裝模作樣地點點頭，其實，刀創並不深，金毛獅子不但能止血，也能止痛。

「那就早點睡吧。」

「可是，痛得睡不着呀。」

「那……怎麼辦呢？」曹玲一副束手無策的樣子。

「聽說有一種藥酒，喝了之後就能安穩一覺睡到天亮，又忘記那種藥酒叫甚麼名兒了。」

「開泰，隔壁就有一家藥舖，我去問問看。」

「曹玲，妳待我眞好，如果……」

「開泰，養傷要緊，你說這些話幹嗎呀。」

曹玲急步走了出去，金開泰面現痛苦之色，並非刀創在痛，而是心痛，情況似乎被孫琴料中了。

很快地，曹玲去而復回，她將一種白色的藥粉滲近茶裏，端到金開泰的面前：

「開泰，喝下去。」

「那種白白的藥粉是甚麼呀？」

「這是一種吃下去就可以安穩睡覺的藥。」

這種藥金開泰也曾聽說過，叫做安神石，據說用這種石頭做枕頭，使人睡後頭腦特別清醒，如研成粉，沖茶服，則有安神入眠的奇效。

「曹玲，妳怎麼懂得這種藥性呀？」

「去問藥舖掌櫃的呀，快喝吧，別東問西問啦。」

「曹玲，妳是昨天甚麼時候到的？」

「黃昏。」

「騎馬？還是坐車？」

「我坐的是騾車，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在那兒下車？」

「就在客棧門口。」

「沒去過別的地方？」

「沒有，開泰，你突然問這些幹甚麼呀。」

「曹玲，妳怎麼會知道隔壁有家藥舖子？」

「開泰，瞧你那副兇巴巴的模樣，好像……」

「曹玲，昨晚妳在我茶裏也滲進了安神粉，對嗎？」

曹玲瞪大了眼睛，沒有答話。

「說呀。」金開泰語氣柔和了一些。

曹玲點點頭。

「爲甚麼？」

「我看你太累了，希望你好好地睡一覺。」

金開泰倏地伸手抓住了曹玲的衣領，厲聲叱道：「曹玲，我想不到妳這麼卑鄙，說，是誰教妳這麼作的？」

「開泰，你……你這是幹嗎呀？」

「說，到底是誰收買了妳？是誰？快說。」

「開泰，你誤會了，我完全是一片好心……」

「好心？」有人接腔，是孫琴，她緩緩地踱了進來。「眞難爲妳有這片好心，不過，金開泰絕不會相信。」

「妳？……妳是誰？」曹玲並不認識孫琴。

「不用管我是誰，妳快些回答金開泰的問題吧。」

「開泰！」曹玲惶急地說：「這都是誤會的，爲了你，我跟娘弄得不和，你難道不相信我？」

「曹玲，我們之間的感情完蛋了。」

「開泰，感情是不能勉强的，可是你不能冤枉我呀。」

「曹玲，說吧，如果妳不說出是誰收買你，可能還有更令人不敢想像的下場，快說。」

「沒有誰收買我，完全是我自己的意思。」

「爲甚麼？」

「不爲甚麼，我只想使你好好地睡一覺。」

金開泰望着孫琴，希望她來裁決這件事。

「曹玲。」孫琴冷冷地說：「妳可以走了。」

曹玲望着金開泰，一動也沒有動。

「曹玲。」金開泰別轉了頭，「妳還需要我再說一遍嗎？」

曹玲氣咻咻地說：「金開泰，你會後悔的。」

然後，她氣沖沖地跑了出去。

孫琴把門關上，緩緩地坐了下來。

「開泰，你認爲我有冤枉曹玲嗎？」

「沒有。」

「可是，在你目光中分明還有惋惜之意。」

「本來就該惋惜。」

「爲甚麼？」

「她也許會成爲我的妻子，而她竟然背叛了我。」

「就算她巳經是你的妻子，背叛了你也沒甚麼好惋惜的。」

「哦？」

「你身在無情的江湖，任何人都可能出賣你，你也可能出賣任何人，這不是甚麼稀奇的事。」

「掌櫃的，妳爲甚麼不追根究底就放她走了？」

「事情不是很明顯了嗎？還有什麼好問的？」

「她還沒有親口承認她是眞的背叛了我……」

「金開泰！我看你變成一個傻小子了，如果我是她，我也不會承認呀！好啦！振作精神，我有正經事告訴你。」

金開泰對孫琴顯然唯命是從，立刻就肅容以待。

「最先看到那只箱子和那一箱珠寶的人是三家村的樵伕傅家父子。」孫琴此刻的態度非常嚴肅。「傅老爹還在童風的監視之下，傅清和曾經被巫婆婆逮了去，後來又放了出來。『奇珍號』的店東郭天寶不知道三家村巳經發生了變故，派車伕老裴去接傅清和，眞怪，龍不王竟然答應傅清和隨車到城裏來，明兒一大早就可以到了。」

金開泰聽得非常仔細，而他却沒有發問。

「金開泰！你從明天起全力盯住那個姓傅的。」

金開泰點點頭。

「別將這件工作看得很簡單，只盯住他，不去打擾他，看看有什麼人與他接觸！暗暗記下來。不能暴露你的行藏，也不能跟任何人起衝突，你明白嗎？」

「我知道了。」

「開泰！」孫琴托起了他的臉。「瞧你神色似乎還不太振作，你心中還在惦記着曹玲嗎？」

「沒……沒有呀！」金開泰連忙在辯駁。

「天涯何處無芳草？你也別太死心眼兒。」

「我知道。」

「開泰！努力，忠實，你一定會得到你應該得到的報酬。如果有了失誤，你也會得到懲罰。」

「我知道。」

「我還要去忙別的事，你歇着吧！」孫琴走到門口，又轉過身來，似笑非笑地說：「對了！爲了不使你隻身獨處，胡思亂想，待會兒有個人來陪你。」

從孫琴的曖昧表情中不難看出，這個要來陪金開泰的必然是個女人。

「掌櫃的！沒這個必要，我要好好休息。」

「怎麼？你要爲曹玲守身如玉？」

「不是這個意思，只……只是……」

「金開泰，記住一個原則，凡是我安排的事，你不能拒絕，知道嗎？」

孫琴是個悍潑的女人，而她在離去時却留下了一個嫣然的微笑，這在金開泰的

心目中，簡直是奇蹟。

要金開泰完全不去思念曹玲，那是不可能的，但他也不可能爲此事意氣消沉，孫琴說得不錯，身在無情的江湖，又可必如此多情？多情只不過自尋煩惱。

他和衣躺上床，不久就沉沉睡去。

當他突然驚醒時，屋內漆黑，身邊有一個柔軟的物體在蠕動，他不須接觸，也知道是一個裸裼的女人。

他沒有問什麼，也沒有拒絕，只是默默地接受。他畢竟是一個健康而又平凡的男人，自然有情慾上的渴求。

這是金開泰一生中最恣狂的一夜。

醒來，枕邊無人，他彷彿是作了一個夢。

× × ×

老裴眞沒吹牛，太陽剛露頭，他就回到了縣城。

他自己需要睡上三天三夜，那匹馬兒也一定要養上個十天半月，至於那輛車，非得進車店徹底修理一番了。

郭天寶起得可眞早，也可以說是一夜未睡，他總算把傅清和給盼來了。

但他立刻有一個印象，傅清和變了。

傅清和不再是粗獷，充滿活力的年輕小伙子；他似乎是個外表年輕的小老頭兒，連目光都是呆滯的。

不管怎麼樣，郭天寶都不會再將他看成爲他送柴火的樵伕；他摒退所有僕從，單獨接見傅清和。

「怎麼啦？小伙子！你很累嗎？」

「不累，在車上一直睡覺，那兒會累呀！」

「可是，你的精神顯得很差，是怎麼回事？」

「郭大爺！我好像作了一個好長的夢，而且還是惡夢。」

「小伙子，別緊張，你先喝一杯熱茶吧。」

一杯熱茶下肚，傅清和的精神似乎振作了一些。

「郭大爺！你派大車冒雪來接我，我不能不來，其實，我來了反而對你不好，因爲我帶來了禍事。」

「小伙子！」郭天寶倒很洒脫。「是福就不是禍，是禍也躲不過，莫非你回去之後又遇上了什麼……」

傅清和打了個手勢，示意郭天寶不要再問下去，而他就主動地將回去之後所遭遇的情況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

這一番敍述聽在一個正當的生意人的耳中，那實在足以驚心動魄。不過，郭天寶還沒有形諸於神色。

「清和！照你這麼說，那夥人應該不會讓你來。」

「是呀，可是他們竟然讓我來了。」

「一路上你沒留意有人跟着你嗎？」

「我留意過，沒有。其實，他們也不用跟，車伕老裴不明就裏，他什麼話都說了。」

「清和！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我只想問你幾句話，那只箱子裏的東西你都看清楚了嗎？」

「都看過。」

「還記得很清楚嗎？」

「東西太多，五顏六色的，不一定還能記住。」

「你在箱子裏見過這種珍珠嗎？」郭天寶拿出一粒樣品放在傅清和面前。「大小差不多，不過那種珍珠放射出五彩斑斕的光芒，如果你見過，一定不會忘記。」

「我見過。」

「你見過多少？一粒？兩粒？……」

「一共有十顆，放在一只精緻的小盒子裏。」

郭天寶吁了一口氣，他顯然已經證實了他的想法。

「清和！你仍然將那十顆五彩珍珠放在箱子裏了？」

「是呀！除了那只鐲子，還有那塊翡……翡翠之外，別的東西都沒有動。」

「那只箱子不見了？」

「是呀！」

「你見過你爹嗎？」

「見過一次。」

「他親自告訴你說，那只箱子不見了嗎？」

「是的。郭大爺！你難道不相信那只箱子是不見了嗎？」

「我怎會不信呢？你們父子倆都是老實人，而且，已經有人拿着那種五彩珍珠到我店裏來求售了。」

「對了！臨走時，龍不王曾交代我一件事，他要我轉告你，如果有人拿着不明來路的珠寶來賣，你就想法子把對方的底細打聽出來。」

「清和！這是談何容易的事……唉！」郭天寶愁容滿面地說：「清和！你我都好像被妖魂附體似的，眞不知道如何擺脫才好哩！」

「郭大爺！你看我是暫時留在這裏？還是趕回三家村去？」

「清和！我看你還是暫時住幾天吧！待會兒我派人送你到客棧去……」

「郭大爺！聽說在城裏吃住都是很貴的。」

「別躭心，由我化錢……清和！你記住一件事，別亂說話，別亂跑，不至於會有什麼大禍臨頭的。」

兩人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郭天寶立刻派人將傅清和送到客棧裏去。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傅清和投宿的旅店竟然和金開泰同一家，如此一來，金開泰可就省事了。

傅清和活了這麼多，也沒住過如此豪華的房間，店家又是如此殷勤侍候，而且，郭天寶早就向金門客棧的店東打過招呼，所有的費用全部由他負担。

熱騰騰的洗臉水，雪白的毛巾，噴香的肥皂。然後又是一壺熱茶，四個碟子的早食，其中一只碟子裏盛裝着水晶般透明的美點，稀飯裏還有蓮子紅棗，傅清和見都沒見過。

因此，傅清和楞住了，他懷疑自己在作夢。

房門輕輕推開，有人在房門口露臉。是金開泰，傅清和當然不認識他。

「小兄弟！咱們是隣居。」金開泰走了進來，順手帶上了房門。「我就住在隔壁十七號房。」

「哦！哦！」傅清和不知道如何應付

才好。

「剛到？」金開泰在他的對面坐了下來。

「是的。」

「這種大雪天，趕夜路可眞辛苦。」

「不苦，不苦，只是苦了車伕。」

「坐在顚簸的車子裏也够苦啦！」金開泰替他盛了一碗粥。「吃呀！冷了可就不是味道啦！」

傅清和不再拘束了，他覺得金開泰挺和氣的。

「小兄弟貴姓呀？」

「我姓傅。」

「哦，作什麼買賣呀？」

「我是砍柴的樵伕。」傅清和說不了假話。

「那可了不起呀！」金開泰豎起了大姆指。「像這種大雪天，炕底沒有火，火盆沒燒旺，人都凍死啦！」

像金開泰這種經驗豐富的人對付傅清和這種鄉巴佬是遊刄有餘的，不多一會兒，二人就談得很投契了。

陪着傅清和吃完了早食，金開泰就退了出去，他懂得適可而止，而且傅清和也很需要睡眠。

不過，他約好了，晌午要請傅清和吃火鍋，喝兩盅。

金開泰回到自己房裏，發現孫琴在等他，想到昨夜的事，他有些忸怩。

孫琴倒是落落大方地問：「昨晚如何了？」

「我好像作了一個荒唐的夢。」

「就把它當成夢好了，瞧！你今天神色好得多，而且，很快就和姓傅的小子搭上了綫，你表現還眞不錯。」

「掌櫃的！我有一個問題，也不知道該問不該問。」

「問吧！」

「我想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我不喜歡打迷糊仗。」

「開泰！」孫琴今天的情態與昨日迥然不同，她的臉上有笑容，語氣也非常溫和：「我也應該將內情告訴你，如果有了緊急情況時，你也好作應變處置……」

她示意金開泰坐近些，金開泰挪動了椅子。

「一個北洋軍的糧秣督辦，在任內很刮了點油水，他急流勇退，告老還鄉。他怕遇上強盜，就將一箱珍寶交給巫婆婆押運。你在江湖上闖蕩，想必也已聽說過巫婆婆。」

金開泰點了點頭。

「那位督辦走的是官道，巫婆婆爲了避人耳目，就選了山徑，在她來說，有十成十的把握不會出漏子，她的狠辣無人不知，誰也不敢自找死路，何況這件事極端機密，別人也不知道。想不到半途中還是出了漏子。」

金開泰沒有吭聲，靜待下文。

「這裏面有一段經過，大概除了巫婆婆之外，沒人知道。是誰刦走了那箱珠寶？巫婆婆沒有死，沒有傷，怎會令强徒逸去？事後强徒又怎會原封不動地將箱子丟棄？」

金開泰眞沉得住氣，他還是沒有提出問題來。

「好了！現在該從我這兒說起了，十天前，有人來找我，我用不着向你形容那是怎樣一個人，他簡略地說出巫婆婆出事的經過和地點，他還交給我那粒五彩珍珠，同時告訴我，箱子裏還有同樣的五彩珍珠九顆，他什麼都不要，只要那九顆珠子。他還告訴我，可以到奇珍齋找那掌櫃估價，這種五彩珍珠一顆可以賣三萬塊大洋，九顆珠子應該是二十七萬塊錢，你猜他許我的酬勞是多少？」

「等值。」金開泰說了一個合理的答案。

「錯了。」

「哦？」

「如果我替他找到那九顆珠子，他願意給我五十萬塊錢……開泰！你說說看，我怎麼不心動？」

「大掌櫃！妳只付我一萬塊錢。」

「你認爲太少是不是？可是你有沒有想到：你這一萬塊是穩拿的，我這五十萬塊可像大海撈針哩！」

金開泰笑了笑，他似乎是個不貪婪的人。

「開泰！你大概不了解我，這幾年我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樣樣都不行了。首先，我就想到要找一個好幫手，於是就想到了你，這幾年，你在道上，倒是很有點名聲。」

「掌櫃別捧我，昨晚差點被人開膛破膽。」

「那算不了什麼……我跟你把價錢說好，教你先到城裏來等我，我就趕去了三家村。一去才發現有好多長遠不見的道上朋友也都到了，那箱子却已不知去向。」

「都是那些人？」

「童風父女倆，龍不王，無影刀，那個像婊子一樣的爛娘兒們一脚踢，還有八面蜘蛛郎一雄……所有的人都照了面，他們也都承認是爲那只箱子去的，唯獨郎一雄始終未露面。」

「大掌櫃！妳的消息恐怕不確實。」

「哦？」

「據我所知，郎一雄在三年前就被人放倒了。」

「哦？我倒沒聽說。」

「大掌櫃，妳一旦不在江湖上走動，耳朵就聾了。」

「我承認。不過，你的消息也未必確實。」

「大掌櫃！我敢跟妳打賭，郎一雄已不在人世。」

「開泰！聽你口氣，倒像很有把握似的。」

「大掌櫃！我說話，辦事，都是很穩重的。」

「我看未必，你不是辦了一件不穩重的事嗎？」

「哦？」

「你不該帶曹玲來。」

「大掌櫃！這件事可不能怪我，妳說有一宗買賣，也沒說詳情，更沒交代我不准有旁人介入，我當然也需要有個幫手。妳發現我跟曹玲在一起，也沒阻止呀！」

「好啦！過去的事還提個勁兒？」

「大掌櫃！我認爲這件事情並沒有過去。」

（未完）

拳壇逸事

王千斤雙拳戰四雄

希華·文
盧令·圖

在李小龍主演的一套影片「精武門」裏面，開幕了不久，就看見大俠霍元甲的靈堂，跟着各人在靈前默念致哀，忽有一個姓趙的翻譯帶着兩名日本武林高手進入靈堂，送一張橫匾形的鏡框，有一張紙藏在鏡框之內，寫着「東亞病夫」這四個字，因此激起李小龍的憤恨，翌日親到虹口的「起倒流」拳打腳踢，把當時在場練武的日本人全部擊敗，並且迫那天送橫匾鏡框的兩名日本高手把東亞病夫這張紙吃掉，此舉揚眉吐氣，大快人心。

霍元甲在上海張園擺擂台，向世界各國的拳師挑戰，全部獲勝，嚇走俄國大力士，這樣子的英雄人物，雖然逝世，仍有別人繼起担當大任，怎能說中國人是東亞病夫呢？片中的日本人實在太過放肆了。

翻開了武林龍虎門的前頁看看，不但是霍元甲替中國吐氣揚眉，跟着另外一個姓王叫做子平的人，也是代表中國拳師出戰的，一口氣擊敗四個外國拳師，威名遠播，此人也是民族英雄。

王子平是河北的滄州人，當時滄州的武功極盛，雖是清朝末葉，仍然有些藩王提倡練武，他自幼是渾身是勁的，不過十多歲，由於天生神力，體格強健，而且對於單槓雙槓以及爬旗杆，舉石担等，各種軟硬功夫，非常熟練，因此他有資格加入摔角的隊伍中，苦練不已。

說到摔角方面，清代一向就分為兩派，一派是蒙古摔角，另外一派是滿州摔角，看來雖然相似，實則不同，滿州摔角營歸九門提督管轄，營兵五百，俱是八旗子弟，薪俸很高，年齡由十歲到廿四歲為止，超過這個歲數就稱為教官，分派各地，教士兵摔角，務求壓倒蒙古摔角的高手。

進入民國之後，清朝的「善撲營」就取消了，不過，當時沒有經過大戰，清廷就完全倒台，故此有許多八旗的摔角能手留在北京，其中有一部份摔角的高手，為了謀生，索性在北京設館教授摔角，就在此時，王子平有機會到北京去，順便在該處學習摔角，逐漸顯出他的威風來，不管他跟那一個同門的摔角能手相鬥，很快取勝，他往往出其不意把對方抱着舉起來拋到空中，然後雙手接住放在地上，因此，他得到一個很古怪的綽號，叫做王千斤。

當時山東的馬良拳師跟孫玉峯同是羅漢門的高手，充任濟南鎮守使，訓練部屬，先以羅漢的功夫教授他們，但因這門派的功夫未能包括全部中國功夫，有些人想學摔角，於是禮聘王千斤到該處作為教官，訓練士兵練習摔角。有許多士兵確是很認眞學習的。

那時青島有許多日本的武士精通柔道，根本上柔道等於摔角，故此，他們覺得在青島多了一名中國的教官教授摔角，覺得不舒服，很想找機會把這傢伙壓倒，顯出日本武士道的威風來，特別是八段黑帶的柔道高手村田和朝野兩人，更加希望和王千斤一決雌雄，此外，還有兩名西洋拳師，一個叫做柯治馬，另外一個是奧皮音，四個人並不交手，原因是日本柔道與西洋拳各走各路，贏了對方無法把對方的學生拉過來，萬一輸了，面目無光，故此，他們雖然各有各的逞英雄，仍未眞正較量過，碰巧王千斤在濟南城的馬良部下，每

戰必勝，不管對方使用摔角抑或西洋拳，又或中國功夫，都是輸給他的，那時村田等人住在青島，希望跟王千斤搏鬥，碰着馬良此人十分開通，濟南與青島很是接近，村田等人跟馬良見面多次，便懇求馬良帶王千斤到青島遊，順帶作友誼比賽。

照村田和奧皮音兩人的意見，只是跟王千斤作友誼的觀摩，殊不料馬良答應了對方約定時間，王千斤還沒有從濟南啓程到青島跟他們較量。村田和奧皮音兩人已經大聲疾呼，說是擺下擂台邀請中國第一流的武術高手前往該處正式比武。

友誼觀摩或者登台比武，截然不同，從這方面看，可見他們苦心積慮，想打倒王千斤了，不過，馬良聞訊，一笑置之，因為他認識王千斤，知道王千斤的武功相當厲害，能夠打贏對方一個，便即全部打贏，不管那是友誼比賽抑或打擂台，故此，他知道這個消息之後，派王千斤到青島去。對方因為有四名高手，以為僅憑王千斤一人作戰，必然打輸，為了表現自己的武功，故此放空氣，把王千斤說得活龍活現，使人覺得王千斤足以代表中國武林高手，到時打輸，目面無光。

王千斤抵達青島，便有人負責跟對方商量比武的辦法，決定連賽三天，最初的三天是由王子平打擂台的，分別和村田，朝野，柯治馬以及奧皮音四個人打完，然後閉幕。本來王千斤只是客人，應該客人出賽的機會少，主人的出賽機會多才合理，這樣的措施等於反客為主，不過，王千斤身懷絕技，並不胆怯很快就答應下來。

比武的程序，第一日由日本村田與英國的柯治馬分別跟王千斤挑戰，第二日則由日本的朝野和英國的奧皮音出賽，至於第三日，就由四個人當中優勝的人跟王千斤再度交手。假如王子平一出戰就輸，那麼，第三天就由這四個拳師作友誼比賽，故此，第一日非常重要，王千斤先要闖過村田和柯治馬這一關，實在不容易，原因是村田以柔道出擊，柯治馬却以西洋拳出賽，打法大不相同。

王千斤初時只是懂得摔角，後來在山東羅漢門高手馬良之下任職總教練，訓練濟南城的士兵，閒來無事，跟馬良研究武功，希望把羅漢門的功夫加在摔角之內，把摔角功夫混和於羅漢門當中，因此他的武功比前更進一步，不但精於蒙古摔角，還懂得用中國功夫應付西洋拳。

第一天有千人過外觀看王千斤跟日本的柔道高手村田出賽時，各人看了認為旗鼓相當，原因是村田體重約一百九十磅，王千斤跟他僅差幾磅，但却肌肉結實，兩人都是第一級的高手。

日本的柔道跟蒙古摔角略有不同，柔道極少揮拳出擊，碰頭就設法抓住對方拋開，或者兩人互相纏在一起，用腳去勾跌對方，隨即把自己的身體壓下去，直到對方不能動彈為止，大致上是如此出擊的，蒙古摔角有些地方近似中國的擒拿手，往往使用鎖臂術，箍頸術，以及鎖腕術之類的絕招，克制對方，照客觀的情形看，顯然是蒙摔古角略佔上風，不過，這種情況，日本的柔道高手村田却茫然無所知，他始終相信柔道異常。

落場交手之際，村田等候對方出擊，王千斤緩步走近，忽然捉住他的手向懷裏一拉，跟着想施展鎖頸術，不過，村田並非弱者，趕快設法解除對方的威脅，跟住緊捉王千斤的兩臂，自己先行倒地，然後飛腳撐向對方的胸部，如果王千斤無法以閃電般手法解開這種威脅，便給他一腳踢中胸膛，整個飛出十多尺遠，又很沉重的跌下來，原因是日本這一招一踢即時把雙手向上一鬆，使對方跌得更遠，不過，王千斤已經熟識日本各種絕招，不會上當的，對方剛剛捉住他的手臂，還沒有踢起一條腿，他就把雙手好像蛇似的纏住對方左右兩臂，在村田剛剛倒地之際，他反而把他拉高，又再倒地，於是，兩人好像車輪般倒地團轉，滾做一團，煞是有趣。

村田無法以仰臥姿勢踢出一條穿心腿來，已經失了雄風，他還妄想倒地滾動之際，能夠以柔道的一貫作風，希望消耗對方的體力，取得最後勝利。

殊不料王千斤懂得擒拿手，一邊滾動，暗中運用指勁，十指如鐵，向村田上臂愈握愈緊，愈陷愈深，村田驟然覺得雙手發軟沒有半點氣力，不但無法再滾，還給王千斤壓倒，他自知不敵，立刻認輸。

這一場比武，雖然王千斤以摔角的方式獲勝，實際上却是用擒拿手取勝的，不過普通的觀衆看不出來，很快就有另外一人向他挑戰了，此人就是英國的柯治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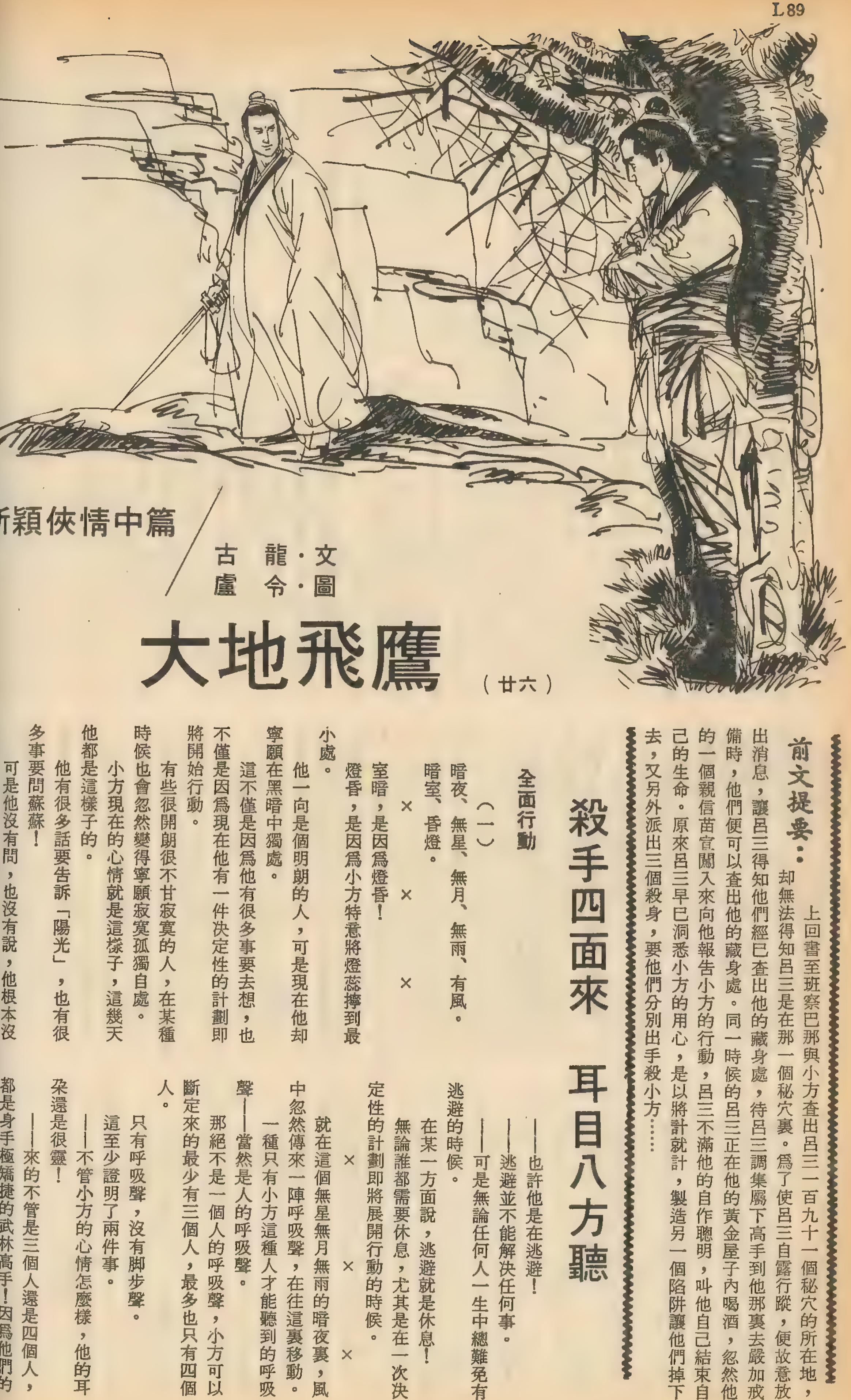
柯治馬早已宣佈用西洋拳出擊，不過沒有戴拳套，王千斤認為西洋拳只是用手，不會用腳，已經吃虧，何況蒙古摔角抓着對方的一隻手或一條腿，便有許多絕招施展出來，儘可以閃電般就壓倒他，故此，王千斤認為柯治馬的戰略必然比較村田更差，非常鎮定。

果然不出所料，落場交手了一會，柯治馬的拳頭只是向王千斤臉孔上擦過，王千斤沒有受傷，但他却給王千斤整個抱起來，拋向空中，又再接住，把他嚇到半死，不必再鬥下去，自動棄權。

第一天的比賽王千斤就大獲全勝，那晚日本的另一名柔道好手朝野以及另外一個西洋拳師奧皮音，兩人密密的計議，還很細心的盤問村田和柯治馬如何打輸的。

村田很是刁鑽，他認為自己鬥不過王千斤，輸在擒拿手，如果把這種秘密公開宣佈出來，朝野有所準備，可能會打贏王千斤的，萬一朝野打贏，豈不是反映出他本身更加不濟嗎？他希望朝野打輸，故此沒有把王千斤的擒拿手和指勁說出來，只是含糊的說日本柔道根本上鬥不過蒙古摔角，更加無法打贏以蒙古摔角與北派拳術混合的另外一些絕招，說得如此含糊，朝野聽了莫名其妙，只好悶在心裏，不再多問。至於村田簡直不知所謂，胡裏胡塗的一下子就打輸了，所以奧皮音問他的時候，他只會說王千斤非常厲害，肌肉結實，有如銅鐵，連發幾拳都不能把他打傷，再加上他的氣力沉雄，實在難以對付。村田說出這番話，奧皮音聽了就算沒有臨陣退縮，心上也蒙着一個暗影了。

到了第二天，王千斤分別跟朝野與奧皮音作戰，當然是輕而易舉的，王千斤戰勝了四雄，聲名大噪，他是正式在擂台上打贏外國拳師的，可見中國功夫比較任何一處的拳術更加出色。（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廿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班察巴那與小方查出呂三一百九十一個秘穴的所在地，却無法得知呂三是在那一個秘穴裏。爲了使呂三自露行蹤，便故意放出消息，讓呂三得知他們經已查出他的藏身處，待呂三調集屬下高手到他那裏去嚴加戒備時，他們便可以查出他的藏身處。同一時候的呂三正在他的黃金屋子內喝酒，忽然他的一個親信苗宣闖入來向他報告小方的行動，呂三不滿他的自作聰明，叫他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原來呂三早已洞悉小方的用心，是以將計就計，製造另一個陷阱讓他們掉下去，又另外派出三個殺身，要他們分別出手殺小方……

殺手四面來　耳目八方聽

全面行動

（一）

暗夜、無星、無月、無雨、有風。

暗室、昏燈。

× × ×

室暗，是因爲燈昏！

燈昏，是因爲小方特意將燈蕊擰到最小處。

他一向是個明朗的人，可是現在他却寧願在黑暗中獨處。

這不僅是因爲他有很多事要去想，也不僅是因爲現在他有一件決定性的計劃即將開始行動。

有些很開朗很不甘寂寞的人，在某種時候也會忽然變得寧願寂寞孤獨自處。

小方現在的心情就是這樣子，這幾天他都是這樣子的。

他有很多話要告訴「陽光」，也有很多事要問蘇蘇！

可是他沒有問，也沒有說，他根本沒有和她們單獨相處過。

——也許他是在逃避！

——逃避並不能解決任何事。

——可是無論任何人一生中總難免有逃避的時候。

在某一方面說，逃避就是休息！

無論誰都需要休息，尤其是在一次決定性的計劃即將展開行動的時候。

× × ×

就在這個無星無月無雨的暗夜裏，風中忽然傳來一陣呼吸聲，在往這裏移動。

一種只有小方這種人才能聽到的呼吸聲——當然是人的呼吸聲。

那絕不是一個人的呼吸聲，小方可以斷定來的最少有三個人，最多也只有四個人。

只有呼吸聲，沒有腳步聲。

這至少證明了兩件事。

——不管小方的心情怎麼樣，他的耳朵還是很靈！

——來的不管是三個人還是四個人，都是身手極矯捷的武林高手！因爲他們的腳步聲比呼吸聲還輕。

× × ×

小方住的是家客棧。

自從班察巴那已經將計劃決定之後，他就住進了這家客棧！

一家很僻靜的客棧，他住的是這家客棧中一個很僻靜的後院。

客棧中的掌櫃伙計客人小厮都隨時可以到這個後院裏來！

在附近一帶山野田郊裏閒遊的人，也隨時可能逛到這裏來。

只不過現在夜已深，大多數人都已經睡着了，沒有睡着的人，一定有特別的原因才沒有睡！

如果不是因爲某種特別的因素，一個人走路時候的腳步聲，一定不會比呼吸聲還輕。

這至少又證明了一件事。

——來的這幾個人，一定是因爲某種特別目的才會來的。

× × ×

在這種時候，在這種地方，誰也不會來找小方喝酒下棋，聊天談情！

就算有人會來找他談情，也不會找三四個人一起來。

他們是找小方幹甚麼？

最正確的解答只有一種。就是他們都是來殺小方的，在這個無星無月無雨有風的暗夜中，將小方刺殺在一個昏黯的斗室裏。

× × ×

小方想到這一點。

小方也想得對了。

他應該立刻跳起來，握緊他的「魔眼」才是。

可是他沒有動。

呼吸聲漸漸近了，他已經可以聽到他們的腳步聲。

一種只有他這種人，才能聽到的腳步聲。

一種只有曾經苦練過輕功或劍術的人，特有的腳步聲。

小方也可以聽出來的有多少人了。

來的是四個人，絕對只四個人，四個曾經苦練過輕功和劍術的高手。

他的掌心沁出了冷汗！

因爲他沒有把握對付這四個人，如果他們同時攻擊他，他連一點把握也沒有。

× × ×

令人想不到的是，腳步並沒有一直往這裏走過來，遠在二十丈外就已停頓。

等到腳步聲再響起時，來的已經只剩下一個人了。

這個人的腳步聲和呼吸聲，都比剛才重得多，顯見他的心情也很緊張，甚至比小方還緊張。

——如果他是來殺小方，爲甚麼要一個人來？

——他的同伴們爲甚麼不跟他一起出手？

小方想不通——。

他也沒有時候去想了，這個人的腳步聲已經來到他的窗口。

（二）

從高原那邊吹來的風吹過這一片富饒而肥沃的平地，窗紙被吹得簌簌的響，却不是被這陣風吹動的，而是被這個人的呼吸吹動的。

小方立刻判斷出一件事——這個人無疑是個很容易衝動的人，身手雖然不弱，做這種事也絕不是第一次，却是很容易衝動。

以逸待勞，以靜制動。

經過了無數次出生入死的經驗後，小方已經非常明白這八個字的要領。

所以他仍然保持安靜，絕對安靜。

× × ×

安靜不是冷靜。

小方也不能保持絕對冷靜，因爲他本來也是個很容易衝動的人。

他的心跳也已加快，呼吸也變得比較急促！

窗外的人忽然叫他的名字：「小方，方偉。」

那人雖然在冷笑，聲音却已因緊張而沙啞：「我知道你沒有睡着，而且知道我來了。」

小方保持安靜。

「我是來殺你的。」這個人說：「你也應該知道我是來殺你的。」

他問小方：「你爲甚麼還不出來？」

小方仍然保持安靜。

不僅安靜，而且冷靜，他已經發現這個人遠比他以前更衝動。

蒼白的窗紙已經被打濕了一塊，而且動得更厲害，因爲這個人的呼吸更急促！

——你要殺我時，我當然也不能不殺你。

——在這種時候還這麼衝動，實在是件很不好玩的事。

× × ×

「砰」的一聲，窗戶終於被打開，露出了一張鐵青色的臉，非常英俊，非常年青。

「我叫胡大麟。」他說：「我現在要殺你。」

他用一雙雖然很明亮銳利但却已是充滿血絲的眼睛瞪着小方：「你爲甚麼還不出來。」

小方笑了！

「此刻是你要來殺我，又不是我要殺你。」他反問這個年青人：「我爲甚麼要出去？」

胡大麟說不出話了。

他已經準備拔劍，而且已經準備衝進去。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看見劍光一閃。

他從未看見過如此明亮耀眼迅疾的劍光。

他得後退，閃避，同時也拔劍反擊。

他的動作絕不能算太慢，只不過慢了一點而已。

劍光一閃，刺的是他的咽喉，可是忽然一變，就刺入了他的心臟。

這才眞是眞正的要害，必死無救的要害。

你要殺我，我就不能不殺你。

× × ×

胡大麟心跳停止前，終於明白了一件事。

——做一個平凡的人，並不可悲也不可恥！

他本來就不該來殺人，因爲他本來就

不是個殺人的人。

因爲他太衝動！

——一個本來很平凡的人一定要去做他不該做的事，才是值得悲哀！

（三）

風還在吹！

遠方的黑暗中，還有三個人靜靜的站在那裏。

他們是和胡大麟一起來的，可是，胡大麟的死，却好像跟他們連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們眼盯着小方。

剛才小方一劍刺殺胡大麟，每一個動作他們都沒有錯過。

過了很久之後，三個人中才有一個人走過來。

× × ×

這個人走路的姿勢非常奇怪。

他當然是要來殺小方的。

可是他走過來的樣子，却好像是一個學生來見他的師長，不但文雅規矩，還帶着一點點畏縮。

小方一眼就看出他是個受過良好敎養的人，而且從小就被約束得很緊。

可是從另一方面去看，他無疑又是個非常可怕的人。

他的脚步雖然穩重，可是全身上下都充滿了戒備，隨時都保持着一種戰鬥的姿態，絕不給別人一點可乘之機。

他的手臂雖然一直是放鬆的，可是他的手一直都在他的劍柄附近。

他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小方握劍的手。

× × ×

有很多人都認爲高手對決時，一個人如果總是盯着另外一個人的手，絕不是件明智之舉。

因爲這些人都認爲任何人都不能從另外一個人的手上看出甚麼。

有一部份人認爲決戰時最應該注意的是對方的眼神，也有一部份人認爲最應該注意的是對方臉上的表情。

這些人的觀念並不正確，因爲他們忽略了幾點：

——殺人是要用手的。

——手也有表情，也會洩露出很多秘密。

——有很多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情感和秘密掩飾得很好，甚至把自己變得像一枚硬果殼一樣，讓任何人都無法從他的臉色和眼神中，看出任何一點他不願讓別人知道的秘密。

但是手就不一樣了。

——如果你看見一個人手上的青筋凸起，血管暴露，就可以知道他的心情一定很緊張。

——如果你看見一個人的手在發抖，就可以知道他不但緊張，而且恐懼、憤怒、激動。

——這些都是無法控制掩飾的，因爲這完全是一種生理上的反應。

所以一個眞正的高手，在生死對決時，最注意的就是對方的手。

× × ×

來的這個人無疑是個身經百戰，經驗豐富的高手，不但動作確實，觀念也非常正確。

小方也在盯着他，却沒有盯着他的手，因爲小方知道這種人絕不會先出手的。

小方只問：「你也是來殺我的？」

「是。」

「你認得我？」

「不認得。」

「我們有仇？」

「沒有。」

「你爲甚麼要殺我？」

這不是個好問題，有很多人殺人都不需要任何理由。

小方却還是要這麼問，因爲他需要時間來緩和自己的情緒，也需要時間來把這個人瞭解得更多一點。

這個人無非因爲同樣的理由所以才回答——

「我要殺你，只因爲你是小方，要命的小方，你可以要別人的命，別人爲甚麼不能來要你的命？」

他反問小方：「這理由够不够？」

「够了。」小方說：「絕對够了。」

× × ×

說完了這句話，小方就已先出手。

因爲這個人是絕對不肯先出手的，他的同伴已經給他一個很好的敎訓。

他也想學小方，要以逸待勞，以靜制動！

只可惜他還是算錯了一馬——小方動得實在太快了，遠比他想像中快得多。

× × ×

劍光一閃，鮮血飛濺，魔眼已經刺入了這個人的咽喉。

不是胸膛，是咽喉。

他同伴的死，給了他一個難忘的敎訓，他一直都在保護自己的胸膛心臟。

所以小方刺的是他的咽喉！

——劍是死的，人才是活的，完全同樣的一劍刺出去，往往會有完全不同的後果。

——一個學劍的人如果要想活得比別人長些，就要先學會活用自己掌中的劍。

小方無疑學到了這一點。

所以他活着，他的對手却倒了下去，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就已倒了下去。

看着這個人倒下去，小方忽然發覺自己的心跳得比平時快得多。

因爲他已看出對方並不是容易對付的人，也從未想到自己一劍就能得手。

他出手之迅速，判斷之正確，竟連他自己都已經想像不到。

他的劍法無疑已往前邁進了一大步！

（四）

黑暗中彷彿有人在嘆息，就好像掌聲那樣的嘆息，充滿了讚賞之意。

「你們當然也是來殺我的。」小方看着站在黑暗中的兩個人……，「你們不妨同時出手。」

一個人還是站着沒有動，另外一個人却已經開始慢慢的往前走。

他走得比剛才死在小方劍下的那個人還慢。

他沒有直接向小方走過來。

小方盯着他，盯着他的每一個動作，盯着他一雙發亮的眼睛。

忽然間，小方發現自己錯了。

這個人不是來殺他的，另外一個人才

是攻擊的主力。

這個人只不過是想轉移小方的注意力而已。

他沒有劍，也沒有殺氣。

× × ×

另外一個人呢？

就在這一瞬間那個人居然已不見了。

（五）

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絕不會忽然消失的，只不過誰也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

對面那個人已經走到一株樹下，很悠閒的站在那裏，完全抱着一種旁觀者的態度在那裏觀察着小方的反應，一雙發亮的眼睛裏甚至還帶着種漠不關心的笑意。

這個人雖然是跟另外三個人一起來的，却好像根本沒有把他們的死活放在心上，只不過想來看看小方怎麼樣應付他們而已。他當然不會是小方的朋友，但是也不像小方的仇敵。

這是種很奇怪的態度，奇怪而曖昧，就好像他身上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一樣。

× × ×

小方的態度也很奇怪。他一直在注意着站在對面樹下的這個人，對那個忽然不見了的可怕對手，反而好像並不在意。

他居然對這個人笑了笑，這個穿灰衣的人居然也對他笑了笑，居然還向小方問好：「你好。」

「我不好。」小方說：「我好好的在睡覺，却有人無緣無故的要來殺我，我怎麼會好？」

灰衣人嘆了口氣，不但表示同意，而且還表示同情。

「如果我好好的躺在床上，忽然有三個人要來殺我，我也會覺得很倒楣的。」

「只有三個人要來殺我？」

「只有三個。」

「你呢？」小方問：「你不是來殺我的？」

灰衣人又對小方笑了笑。

「你應該看得出我不是。」他說：「我們無怨無仇，我爲甚麼要殺你？」

「他們也和我無怨無仇，他們爲甚麼要來殺我？」

「他們是奉命而來的。」

「奉誰的命？」小方又問：「是不是呂三？」

灰衣人用微笑來回答這問題：「不管怎麼樣，現在他們三個人裏已經有兩個死在你的劍下。」

「第三個人呢？」

「第三個人當然是最可怕的一個。」灰衣人說：「他比前面兩個人加起來都可怕。」

「哦？」

「第一個去殺你的人叫胡大麟，第二個叫杜永。」灰衣人說：「他們的劍法都不弱，殺人的經驗也很豐富，我實在想不到你能在一招內就能取他們的性命。」

他嘆息，又微笑：「你的劍法實在比他們估計中高得多。」

小方也微笑。

「那也許只因爲他們的劍法比他們自己的估計差得多。」

「可是第三個人就不同了。」

「哦？」

「這第三個人，才是眞正懂得殺人的人。」

「哦？」

「前面兩個人死在你的劍下，就因爲他們不能知己知彼。」灰衣人說：「他們不但高估了自己，而且低估了你。」

他說：「可是第三個人對你的出身家世武功經驗都已經瞭如指掌，因爲他在沒有到這裏來殺你之前，已經把你這個人徹底研究過，而且剛才還把你殺人時出手的動作看得淸淸楚楚。」

小方承認這一點。

「可是你呢？」灰衣人又問小方：「你對他這個人知道多少？」

「我一點都不知道。」

灰衣人嘆了口氣：「所以你在這一方面已經落了下風。」

小方也承認！

「現在你站着的地方，是個很空曠的地方。」灰衣人說：「從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得到你。」

他又問小方：「你知不知道他在那裏？看不看得見他？」

「我看不見。」小方說：「只不過我也許可以猜想得到。」

「哦？」

「他一定已經到了我的身後。」小方說：「就在我剛才全神貫注在你身上的時候，他就從另一邊繞到我後面去了。」

灰衣人看着他，眼中露出了讚賞之色：「你猜得不錯。」

「現在他說不定就站在我後面，說不定已經距離我很近，說不定一伸手就可以殺了我。」

「所以你一直不敢回頭去看。」

「不錯，我的確不敢回頭。」小方嘆息：「因爲我如果一回頭去看，身法上必會有破綻露出來，他就有機會殺了我。」

「你不想給他這種機會？」

「我當然不想。」

「可是你就算不回頭，他也一樣有機會可以殺了你。」灰衣人說：「從背後出手殺人總比當面刺殺要容易些。」

「雖然會容易一點，却也不能算太容易。」

「爲甚麼？」

「因爲我還沒有死。還不是死人。」

小方說：「我還有耳朶可以聽。」

「是不是聽他出手時的風聲？」

「是！」

「如果他的出手很慢，根本沒有風聲呢？」

「不管他的出手多慢，我總有感覺的。」小方淡淡的說：「我練劍十餘年，走江湖也走了十餘年，如果我這一點感覺都沒有，我怎麼會活到現在？」

「有理。」灰衣人點頭同意：「絕對有理。」

「所以他如果要出手殺我，就一定要考慮到後果。」

「後果？」灰衣人又問：「還會有甚麼後果？」

「他要我的命，我也會要他的命。」小方的聲音還是很冷淡：「就算他能把我刺殺在他的劍下，我也絕不會讓他活着回去。」

灰衣人盯着他看了很久，才輕輕的問：「你眞的有把握？」

「我當然有。」小方說：「不但我自己相信自己有這種把握，連他也都一定相信。」

「爲甚麼？」

「如果他不認爲我有這種把握，爲甚麼直到現在還不出手？」

「也許他還在等。」灰衣人道：「等到有更好的機會時才出手。」

「他等不到的。」

「那麼現在你就不該跟我說話。」

「爲甚麼？」

「無論甚麼人在說話的時候，注意力都難免會分散。」灰衣人道：「那時候他就有機會了。」

小方微笑，忽然問這個灰衣人：「你知不知道剛才附近發生了甚麼事？」

「不知道。」

「我知道。」小方說：「就在你走到這棵樹下的時候，樹上有一隻松鼠鑽進了洞穴，震動了六片葉子，我們開始說話的時候，左面的荒地裏有一條蝮蛇吞下了一隻田鷄，一條黃鼠狼剛從前面山脚下跑過去，後面客棧裏有一對夫妻醒了，客棧老板養的一隻饞貓正在厨房裏偷魚吃。」

灰衣人吃驚的看着小方，吃驚的問：「你說的是眞的？」

「絕對不假。」小方說：「不管我在幹甚麼，附近一二十丈內的動靜，都逃不過我的耳目。」

灰衣人嘆了口氣。

「幸好我不是來殺你的。」他苦笑：「否則現在我說不定也已死在你劍下。」

小方並不否認。

灰衣人又問小方：「你既然明知他要殺你，既然明知他在你的身後，爲甚麼不先出手殺了他？」

「因爲我不急，急的是他。」

小方微笑：「是他要來殺我，不是我要殺他，我當然比他沉得住氣。」

灰衣人又嘆了口氣。

「我佩服你，眞的佩服你，如果我們不是在這種情況下相見，我眞希望交你這麼樣的一個朋友。」

「現在我們爲甚麼不能交朋友？」

「因爲我是跟他們一起來的。」灰衣人道：「你多多少少總不免對我有些提防之心。」

「你錯了。」小方搖頭：「如果我看不出你的用心，怎麼會跟你說話？」

「現在我還是可以交你這個朋友？」

「爲甚麼不可以？」

「但是你根本不知道我是個甚麼樣的人。」灰衣人說：「你甚至連我的姓名都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當然可以。」

灰衣人又笑了，笑得很愉快：「我姓林，叫林正雄，我的朋友都叫我馬沙。」

（六）

「馬沙！」

這個名字當然不會引起小方的驚訝和懷疑，小方的朋友中有很多人的名字都遠比這個人的名字更奇怪得多。

「我姓方，叫方偉。」

「我知道。」林正雄說：「我早就聽見過你的名字。」

他慢慢的向小方走過來。

他的手裏還是沒有劍，全身上下還是看不出一點殺氣。

他向小方走過來，只不過想跟小方親近親近，這本來就是件很自然的事，因爲小方已經把他當作朋友！

小方本來就是個很喜歡交朋友的人，本來就沒有提防他，現在當然更不會。

就在他快要走到小方面前時，臉色忽然變了，忽然失聲低呼：「小心，小心後面。」

小方忍不住回頭——無論誰在這種情況下都忍不住回頭的。

就在小方剛回過頭去的那一瞬間，林正雄忽然從袖中抽出一柄劍。

一柄百煉精鋼鑄成的軟劍，迎風一抖，毒蛇般刺向小方後頸。

左後頸。

× × ×

小方是從右面扭轉頭往後去看的，在這種情況下，他的左後頸當然是一個「空門」。

——「空門」是一種江湖人常用的術語，那意思就是說他那個部位，就像是一扇完全未設防的空屋大門一樣，只要你高興，你就可以進去。

每個人的左頸後都有條大血管，是人身最主要的血脈流動處，如果這條血管被割斷，必將流血不止。無救而死。

一個有經驗的殺手，不等到絕對有把握時絕不會出手。

林正雄無疑已把握住最好的機會，這是他自己製造的機會，他確信自己這一劍絕不會失手！

就因爲他對這一點確信不疑，所以根本沒有爲自己留退路。

所以他死了，死在小方的劍下！

× × ×

小方明明已經完全沒有提防之心，而且已經完全沒有招架閃避的餘地。

林正雄看準了這一點，也算準了這一點。

他這一劍刺出時，心裏的感覺就好像一個釣魚的人已經感覺到釣竿在震動，知道魚已上鈎。

想不到就在這一刹那間，小方的劍忽然刺了出來，從一個他絕對想不到的部位刺了出來。

他的劍還未刺入小方的後頸，小方的劍已經刺入了他的心臟。

小方的劍刺入他的心臟時，他的劍距離小方後頸已經只有一寸。

——僅僅只有一寸，一寸就已足够。

——生死之間的距離，往往比一寸更短，勝負成敗得失之間往往也是這樣子的，所以一個人又何必計較得太多？

（七）

冰冷的劍鋒貼着小方的後頸滑過去，林正雄握劍的手已完全僵硬。

小方身後忽然又響起一聲嘆息，一陣掌聲。

「精采。」一個很平凡的聲音嘆息着道：「精采絕倫。」

聲音距離小方很遠，所以小方轉過身

來。

剛才他扭回頭時，並沒有看見他後面有人，當時他眼中只有林正雄和林正雄的劍。

現在他看見了。

一個人遠遠的站在黑暗中，和小方保持着一種互相都很安全的距離。

因爲沙平從不願讓任何人對他有一點提防懷疑之心。

「我本來以爲你一定活不成了。」他嘆息着道：「想不到死的居然是他。」

「我自己也想不到。」

「你甚麼時候才想到他才眞正是第三個要殺你的人？」

「他走過來的時候。」小方說。

「那時候連我都認爲你已經願意交他這個朋友了，你怎麼會想到他要殺你？」

「因爲他走路走得太小心了，就好像深怕會踩死個螞蟻一樣。」

「小心一點有甚麼不好？」

「只有一點。」小方說：「像我們這樣的江湖人，就算踩死七八百個螞蟻也不會在乎的，他走路走得那麼小心，只不過因爲他還在提防着我。」

「有理。」

「只有自己心裏想去害人的人才會去提防別人。」

「哦？」

「我有過這種經驗。」小方說：「吃虧上當的，通常都是不想去害人的人。」

「爲甚麼？」

「就因爲他們沒有害人之意，所以才沒有防人之心。」小方說：「如果你也曾有過這種經驗，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沒有這種經驗。」沙平說：「因爲我從來都沒有相信過任何人。」

他看着小方微笑：「也許就因爲你曾經有過這種經驗，已經受到過慘痛的教訓，所以現在還沒有死。」

「也許是的。」小方說：「愚我一次，其錯在你，愚我兩次，其錯在我。如果我受到過一次教訓後，還不知警惕，我就眞的該死了。」

「說得好。」

「你呢？」小方忽然問：「你是不是來殺我的？」

「不是。」

「你是不是呂三的人？」

「是。」

「是不是跟他們一起來的？」

「是。」沙平說：「我們都是奉呂三之命而來的，只不過我們得到的命令不同而已。」

「哦？」

「他們三個人奉命來殺你，我只不過奉命來看看而已。」

「看甚麼？」

「看你們是怎樣殺人？」沙平說：「不管是他們殺了你，還是你殺了他們，我都要看得清清楚楚。」

「現在你是不是已經看得很清楚？」

「是。」

「那麼現在你是不是也已經應該要走了？」

「是。」這個人說：「只不過我還要求你一件事。」

「甚麼事？」

「我要帶他們回去。」沙平說：「不管他們是死是活，我都要帶他們回去。」

他問小方：「你肯不肯？」

小方笑了！

「他們活着時對我連一點用處都沒有，死了對我還有甚麼用？」他問沙平：「我爲甚麼要留下他們？」

「你肯讓我帶他們走？」

小方點頭：「只不過我也希望你能替我做一件事。」

「甚麼事？」

「我希望你回去告訴呂三，請他多多保重自己，好好保重自己，等我去見他時，希望他還是活得安然無恙。」

「他會的。」沙平說：「他一向是個很會保重自己的人。」

「那就好極了。」小方微笑說：「我眞的希望他能活着等到我去見他。」

沙平也同樣微笑：「我可以保證他暫時還不會死。」

（八）

呂三當然不會死。

人一直相信他絕對可以比任何一個跟他同樣年紀的人，都活得長久些。

他一直相信金錢是萬能的，一直認爲世界上沒有金錢買不到的事，甚至連健康和生命都包括在內。

不管他想的是對是錯，至少他直到現在還一直都活得很好！

× × ×

三號、十三號、二十三號都死了，都死在小方的劍下。

呂三一點都不意外，他們三個人的死，好像本來就是他意料中的事。

——他明知他們三個人必死，爲甚麼還要叫他們去送死？爲甚麼不讓他們同時出手？

這一點連沙平都不太明白了！

× × ×

沙平只明白的是：呂三交給他做的事，他就要做到，無論多麼困難的事他都要做到。

——呂三要他將他們三個人帶回去，不管死活都要帶回去。

沙平做到了。

——如果他們都已死在小方劍下，呂三一定要在四個時辰內看到他們的屍體。

這是件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可是沙平也做到了，他們死在凌晨之前，正午後呂三已經見到了他們的屍體。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人追查出他的行蹤。

要做到這一點當然更困難，班察巴那和小方當然絕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可以追查出呂三藏身處的機會，何況這個機會很可能已經是最後一次機會。

連這一點沙平都做到了，他確信絕對沒有任何人，能從他這裏追查出呂三的下落。

他甚至可以用他自己的頭顱來賭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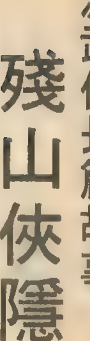
× × ×

他爲甚麼如此有把握？

這三件事他是怎能做到的？

——本章終。全文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盧令・圖



湖邊石翁像　古廟燃燭人

斜陽落照，芳草如茵，一羣歸鳥，投向遠處的叢林。

這裏是青海的「哈拉湖」，碧波如鏡，水面之下，倒映着山坡，浮雲，像是夢境裏的景色，美得出奇。

「哈拉湖」的正前方，有一座百十尺的小山，名叫「木蘇」，在青海人的土語中，是「神奇的禮物」之意。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也不知道是什麼人，居然在「木蘇」山上，建築了一座頗具規模的佛寺，紅牆綠瓦，使週遭愈加顯得絢麗如畫。

可是現在，這座佛寺卻沒落了，荒廢了。

原來碧綠的瓦，殷紅的牆，由於風雨，冰雪的侵蝕，都失去了它們原來的光彩，像是一張蒼老的面孔，正在低聲的喟嘆着，沉暮之情，一眼便可看出。

不知是什麼緣故，青海的佛教徒，永遠不再來了！

在昔日，這座佛寺的香火，必然很旺盛，這可以由殿內陳設衆多的香爐得到證明。

可是此刻，人們都忘記了它，偶爾有些牧人到來，也沒有一個人進去看它一眼，彷彿那是一塊罪惡之地。

一陣徐徐的晚風吹來，它的影子，伴着彩霞，叢樹，和落葉，在湖水中輕輕的浮動着……。

遠遠傳來一聲輕微的馬嘶，接着蹄聲也可以聽見了。

在金紅色的陽光下，馳來了一匹烏黑色的駿馬，馬上的人，只不過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他穿着一件單薄的長衫，未曾持韁，雙手都掩在長長的袍袖中。

他生得英俊健壯，雙眉飈揚，墨黑如漆，挺秀的鼻子，嘴唇很薄，紅潤光澤。

最俊的還是他那雙眼睛，亮得賽過午夜的寒星，可是並不可怕，因爲其中含蘊着智慧和熱情，仍然有一種柔和之美！

由他古銅色的皮膚看來，他必然飽經風塵，在江湖上遊蕩了很多年了。

他似乎很沉靜，臉上除了洋溢着青春的氣息外，看不出什麼表情。

直到馬兒在湖邊停了下來，他才抬起頭，望着那殘破的寺院，嘴角浮出一絲淺淺的笑容——但是也很快就消失了。

在晚風中，似乎聽見他在低語：「不錯！達木寺！我終於找到了！」

說完了這句話，他由袖口內，伸出了兩隻虎掌，撕碎了一片小紙條，紛紛的拋進了「哈拉湖」中。

他很細心，把紙片撕得粉碎，也許這張紙片寫上有什麼秘密，那就沒有人知道了。

他的目光，循着地勢，打量着「達木寺」的四週，以及附近的地形。

在「達木寺」的周圍，有十七個殘破不全的石翁像，七倒八歪的陳列着，他仔細的看着，臉上又浮現出笑容，自語道：「看來也許不虛此行！」

自語着，他腿腕略一用力，那匹駿馬立時揚蹄奔馳，踏着一人多深的荒草，向「達木寺」奔去。

馳行中，這少年人隨手拔起幾根野草，自語道：「這麼一塊人間勝地，却荒廢了！」

駿馬奔行如飛，時而發出一聲長嘶！殷紅的夕陽，映照着這一人一騎，沉靜之中，頗顯一種風雲之氣。

不一會的工夫，已然到了廟前，他飄身下馬，表情顯得更爲深沉，佇立在廟口，沒有發出一些聲音。

夕陽很快的落了下去，暮色漸漸的濃了，他矮身跪在一座石像之前，低聲的祈禱着：「爹娘保祐，孩兒已經找到了達木寺……。」

祈禱到這裏，他一雙俊目之中，充滿了熱淚，但是他強忍着不使它流出眼眶。

他緩緩的站起身子，走近一座石像，張開他的雙臂，把這座石像緊緊的擁着，

用着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道：「古浪！你有此奇遇！總該技驚天下，力除十惡了……。」

翌晨，天邊才露出曙色，山木的倒影，在湖面上已然看得很清晰了。

怪的是，那十七尊石翁像都豎直了，它們的倒影，在湖面上浮動着，像是十七個生命的影子。

當太陽出來的一霎那，古浪已然立在湖邊，他穿着一身黑色勁裝，顯得神武和豪邁，看來不像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

他全神貫注的，盯視着湖面石像的倒影，突然，他身如飄風般的，在湖邊來回的縱越，帶起了虎虎的風聲，快疾無比！

他身形快得出奇，像是一片飛雪，又像是一粒迸珠，才前又後，倏左忽右，遠遠望去，恰似一個飛舞若電的黑球，簡直使你看不出是個人來。

可是，當你仔細看時，又不禁爲之驚訝了。

原來他只是不停的換着十七個招式，而這十七個招式，與湖面那十七個石人浮影的姿勢完全一樣。

古浪一遍遍的重覆着，絕不稍停。就在他全心練習之際，突然一聲蒼老而深沉的長嘆，由那破落的廟院中傳了出來。

古浪不禁大吃一驚，這時他正縱起空中，身如鵬鵰，只見他雙臂一環，猛然把身子擰了轉來！

緊接着他身子猛然一長，「長風萬里」，身如狂風一般，在空中一個大盤旋，雙足向空一蹬，宛似一隻巨鳥一般，撲上了山坡！

他毫不遲疑，脚才點地，已是再次騰起，這一次竟比上一次更要快疾。

一連七八個縱身，已經撲到了廟門，其神速簡直令人不敢思議。

他像一陣風似的，撲進了神堂，雙目似電，四下略一掃射，沉聲問道：「什麼人發嘆？」

問過之後，四下寂靜如死，除了微風，吹動着四週的野草，發出一陣陣「沙沙」之聲外，別無一絲聲息。

古浪的一雙劍眉微微蹙起，緩緩的移步走到神堂的側門。

他低頭察看了一下，目光接觸到一物，精神不禁一振，連忙彎身拾起。

他拿在手中細細觀看，是一個很小的白玉佛像，雕刻得極好，光澤溫潤，顯然是件價值連城的寶物。

古浪把那尊玉佛緊緊的抓在手中，立時由側門走出，來到天井之中。

這天井的範圍倒也不小，全用白色的方塊大石鋪成，由於荒廢日久，已是落葉遍地，隨風飛舞。

除了天井的正北方，在內殿之外，東，西兩排廂房，倒也有十幾個房間。

古浪略一察看，自語道：「這些大概是以前僧人的禪房。」

他說着，已經把每一間禪房察看了一遍，絲毫沒有發現。

於是，他緩緩的走向內殿。

走上了石階，便開始用手去推那兩扇紅木雕成的大門。

當他的手，才接觸到那兩扇紅木大門時，突然一股斜來的勁風。向他的雙腕擊了過來！

雖然這股勁風離他還很遠，但是古浪已經覺着非同小可，他猛然把雙掌收回，身形一幌，向旁閃開了五尺。

他身形還未站定，便把身子擰了過來，饒他轉得快，仍然沒有發現甚麼。

天井之中，空空蕩蕩，一個人影也沒有！

古浪臉上不禁微微變色，忖道：「如果我的感覺沒有錯誤的話，此人的功夫就太高了！」

他很快的圍着天井轉了一圈，一無所見。

古浪心中想道：「如此看來，這內殿之中，必然有些名堂……」

於是，他更下定決心，非要到內殿中尋找出一個結果來不可。

他把那尊白玉佛像，很仔細的放進袋中，再度走向內殿。

這一次他全神貫注，但是却沒有絲毫警兆，那兩扇紅木大門，很容易地便被他推開，發出「吱—呀——」一聲輕響。

隨着這聲輕響，落下了一片塵澤，和一些斷落的蛛絲。

古浪用衣袖掃開，跨進內殿。

這間內殿，早已荒廢了多年，然而供桌上的兩隻蠟燭竟然點亮着。

由於蠟燭擱置太久，略有蛛絲，這時火頭搖曳，劈拍着響，昏黃色的光芒，不住的幌動。

古浪不禁吸了一口氣，說道：「怪事，誰點的蠟燭。」

他目光向四下巡掃，朗聲說道：「是那位朋友？請出來一晤！」

意料之中的，沒有人回答他，於是他把內殿之中，每一個角落都搜了一遍，除了灰塵蛛絲之外，仍無發現。却在案頭之上，找到了很多殘破的經卷。

古浪很小心的，把它們收集在一起，夾在脅下，一掌打熄了燭火，走出內殿。

他把那些經卷送到自己寄居的禪房之內，壓在皮褥之下，這才又走出房來。

他自語道：「既然他跟定了我，遲早總會出現！」

說完，如飛向寺外奔去。

他像是緊絃上的一隻疾箭般，射到了山下。

這時太陽的位置已經移動，那十七個石像浮動的姿勢也跟着變動了，於是古浪又摩擬着展演開一套新的拳脚。

直到日正當中，他才收住了勢子，全身已然汗濕透盡了。

古浪長長的吐了一口氣，把上身衣服脫下，露出雄壯結實的胸脯，在烈日下發出古銅色的光澤。

他擰乾了濕衣，揩拭着身上的汗水，搖着頭，苦笑着自語道：「老天爺，練了半天，一點要領也沒有啊！」

說罷又搖搖頭，匆匆的趕回廟中，打開乾糧，却發覺方桌之上，平放着一大塊風乾了的鹹羊肉！

古浪不禁霍然一驚，猛然站了起來，把那塊羊肉拿在手中，自語道：「怪了！此人到底是什麼意思？」

但是他知道，一時之間是無法找到那

人的形跡的，於是也就毫不客氣，取出了乾糧，夾着羊肉吃了起來。

他匆匆的吃過了乾糧，急忙又趕到山下。

他看了看湖面的石人倒影，並沒有什麼變動，這才放了心，輕輕的舒了一口氣，說道：「我就先洗個澡吧！」

好在曠野荒郊，四下無人，古浪脫去了衣服，足尖輕點，拔起了六尺多高，身子彎成弓形，活像一隻巨蝦。

當他凌空落下，距湖面只有三尺時，猛然身子一綳，成了一條直綫，緊接着「噗！」的一聲輕響，已然沒入了「哈拉湖」中。

他好高的水性，湖面只不過滲出了一圈水紋，竟連一絲水花也未濺起。

雖然烈日如火，但是湖水仍然寒涼透骨，侵入肌膚。

古浪展開身形，竟似一隻蛟龍般，在「哈拉湖」中翻撲沉浮，激得浪花點點，在日光中閃爍不已！

古浪興緻大起忖道：「湖山眞個可愛，如果不是有事，我眞願永遠在此！」

他取過了髒衣，略為洗滌，平鋪在岸上，然後儘情的戲水，雖然這兒只是他一個人，但是他不住狂笑大叫，好不高興，把附近的魚兒，嚇得紛紛逃開。

良久，當他發現太陽的位置又移動了，這才慌忙的爬上岸，像個原始人般，又開始他的功課。

直到夕陽西沉，暮色矇矓時，古浪始停了下來，因為太陽已落山，那些石像的影子已經模糊沒有什麼變化了。

古浪又洗了洗身子，把晒乾的衣服穿上，由於過度疲勞，他把身子平放在芳草地上，讓和柔的清風，輕輕的拂過，只覺得舒適極了！

古浪望着天邊的彩霞，一雙俊目中，射出兩道奇異的光彩，自語道：「我的任務太重，我必定要不怕任何艱苦，把這套奇絕的功夫練成。」

古浪說着，面上露出了一絲不可理解的笑容，接着說道：「青海人眞笨，平白的放過了這種天下難求的神技！」

這個孩子的思想，遠比他的年紀成熟，沒有任何一個十七歲的孩子，會像他這麼深沉穩靜的。

當月亮上升之後，他又開始忙碌了，這時的招式，與白天恰恰相反，因為月亮的光是由相對的方面照來的。

一直到二更時分，他才疲累的停住了手腳，長長的吐了口氣。

他覺得很高興，因為這一天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他的收穫是無價的。

但是由於過度的疲累，他又禁不住發出了怨言：「創始這套劍法的人眞缺德，簡直是折騰後學的人！」

雖然這麼說着，可是他仍然深深的感激着那個人。

匆匆十天過去，十天以來，除了陰天和中夜以外，他從沒有停止過練習，但是他很灰心，因為十天來晝夜的苦練，他居然得不到一點要領。

然而他師父蒼老的聲音，總是在這個時候，迴繞在他的耳邊：「孩子，學會它！一定要學會它！」

於是，熱血又開始在他的心中沸騰，也更堅定了他的原來本是已經很堅定的信心。

第十一天的傍晚，古浪發現自己的糧食快完了。

恰好今天夜晚月亮不曾出來，也許他也疲倦了。

古浪心中很高興，想道：「正好！趁今天沒有月亮我去辦些糧食，順便買些紙筆，把這些姿勢變化畫下來，以後就省事多了。」

他帶了些銀兩，由廟後拉過那匹黑馬，騰身而上。

那匹黑色的駿馬，顯然不耐長期的閒居，古浪才一上馬，牠已閃電般向山下馳去。

古浪撫着他的頸子，笑道：「黑兒，今天你可以痛快的跑一陣子了！」

在「哈拉湖」之南，百里之內有一小鎭，名叫「多玉」，這時古浪便是朝那個方向駛去。

馬蹄踏在黃土地上，發出輕脆的「得！得……」之聲，如畫的景色，由古浪的眼邊，飛逝般的向後退去。

儘管在白日裏炎熱異常，只要太陽一落山，立時判若兩個季節。

古浪身在馬上，寒風習習，有一種深秋的感覺。

他心中默默的想道：「我一個人生活在這裏，雖然寂寞，可是將來也只有我一個人，獨享這份成功的滋味啊！」

「多玉」鎭位於「哈拉湖」與「伊克別爾齊」之間，是一個很小的鎭。

大約還不到二更，古浪已經抵達了。

由於這一帶林木遍野，盛產木材，所以「多玉」鎭便成了一個小小的木材集散地，倒也十分繁榮。

古浪先尋了一家馬店，着他們為馬辦草料，然後一個人向鎭上唯一的一家「百樂」酒館走去。

青海人隆鼻凹目，身材高大，有些像新疆人，他們都有着很大的酒量，所以這時酒館之中，已經擠得滿滿了。

古浪在門口張望了一下，立時有伙計趕了出來，嚷道：「客人請進，牛羊肉稞酒全有！」

古浪點了點頭，說道：「這多人我往那裏坐？」

伙計笑道：「不要緊，我給你找！」說着把古浪讓進了酒店，不少青海人因沒有坐位，都站着吃喝，他們站着喝酒聊天，往往是一兩個時辰，不足為奇。

小伙計很快便請人移出一個坐位，古浪坐下之後，點了些酒菜，獨自吃喝。

由於他裝束儀表與衆不同，大家都看得出奇，他是由中原來的，於是不少人來找他聊天，但是他却很少答覆，顯得非常冷漠。

時間一長，那些青海人也就不再尋他談話了。

古浪飲食之際，突見衆人紛紛閃開，心中很是奇怪，抬頭望去不禁心中一動。

原來門外進來一個灰衣老僧，這老僧髮鬢皆白，但是紅通通的一張臉，精神極佳，很難判斷出他的年紀。

那老和尚進來之後，一般青海人紛紛

施禮，老和尚也含笑合十。

他略一張望，便向古浪這邊走了過來，用青海話問一個當地人說道：「朋友，可否為我讓出個坐位來？」

那青海人連聲應諾，讓開了去，老和尚便在古浪對面坐了下來。

古浪見他所點菜食，葷酒皆有，心中想道：「我當他是雲遊高僧，却原來是個喇嘛。」

因為一部份西藏喇嘛是暈酒不忌的。

那老和尚自從酒來了之後，便專心吃喝，不再與別人交談。

古浪細心的打量他，見他長得甚是清癯，雙目雖然淨潔，但缺少練武人的那一份光彩。

他雖然吃的是大酒大肉，但是吃相文雅，很有幾分書卷氣。

古浪察看他良久，心中暗笑，忖道：「他不過是個普通喇嘛，我却把他誤會作古廟中燃燭之人！」

等到古浪酒飯已過，吩咐伙計辦了十天的乾糧，那老和尚突然對古浪說道：「小兄弟，請問你貴姓呀？」

古浪聽他說的是青海話，便也用青海話回答道：「我姓古。」

這個少年人的天性中，似乎有一份冷漠存在，所以他對任何人遠是冷冰冰的，從來沒有一絲笑容。

老和尚微微一笑，眼睛瞇成一條縫，說道：「老僧法號門陀。」

古浪一聽他的法號很是奇怪，不禁望了他一眼，仍然不發一言。

門陀和尚淺淺的喝了一口酒，又接着說道：「古施主，老僧是個遊方的野和尚，無家可歸，你知道那兒有什麼空廟，可供老僧棲身麼？」

古浪心中一動，冷冷說道：「哈拉湖有座達木寺，老師父不嫌偏僻，不妨去該處寄宿！」

門陀老和尚高興異常，用力的搓着一雙乾枯的手掌，說道：「阿彌陀佛，有這等去處，老僧自是不會放過，施主，你也在達木寺棲身麼？」

古浪望了他一眼，一言不發。

這時小伙計已把乾糧送來，馬店伙計也已把那匹駿馬牽到門口，並且代辦了一大包草料。

古浪付清了賬，把人，馬兩大口袋食料，掛在了馬屁股上，然後上了馬。

這時已是三更時分，酒店內的人都走完了，只剩下那個老和尚。

古浪上馬之後，向他遙遙拱了一下手，說道：「老師父再見！」

門陀和尚却追了出來，說道：「施主，如果順路，你可否把我載到『哈拉湖』去？」

古浪雙目一閃，說道：「不順路！」

一言甫畢，胯下駿馬已夾着一聲長嘶，如飛而去。

古浪回到了「達木寺」之後，一切均無異狀，第二天起，他又開始了艱苦的工作。

清晨，太陽還沒有出山，古浪在湖邊散步，他望着清澄的湖水，被微風吹起了陣陣漣漪，心中不禁聯想到自己的身世和任務。

他很焦急，恨不得一天就把這種功夫學會。

那十七具殘破不全的石翁像，默默的站立着，這十多天來，雖然經過了他的搜集和修補，但仍然有一具石像缺了一顆頭顱。

古浪心中很難過，因為這十七具石像，就如同他的師父一樣，他對他們充滿了摯愛和尊敬。

他已把這一帶都找遍了，但是始終尋不着那顆失去的頭顱。

這時東方漸紅，天已經亮了，突然，一個念頭像閃電般，由古浪的腦際掠過，他忖道：「這十七個石人雕塑得栩栩如生，我何不逐個詳細看看以增進對他們的印象？」

於是，他開始走向最左方的一具石像，那具石像與他差不多高，古浪細細的觀察着。

這尊石像，是個七旬以上的老者，生得甚是枯瘦，頷下長鬚垂胸，可惜面部殘破不全，無法看清他的相貌。

古浪看了半天，忖道：「他一定是個奇人，只可惜不知道他是誰？」

古浪想着，正要提步離開，突然發現這石像的內脅下，刻着幾行小字，如果不用心去看，幾乎看不出來。

古浪連忙低下了頭，仔細看去，只見上面刻的幾行小字是：「莫云形，河北人，擅『千佛指』。」

古浪不禁驚喜交集，失口道：「啊！莫云形！」

莫云形是江湖上一大奇人，直到現在，偶爾還在江湖上出現，什麼人為他塑下這尊石像呢？

古浪百思不得其解，遂再向第二尊石像走去。

這座石像是一個老年的道士，身子很瘦，頭部大得出奇，兩個大眼睛深深凹進去，看來很是恐怖。

古浪又在脅下尋着了他的名字，那是：「婁弓，湖北人，擅『萬手琵琶』。」

古浪大吃一驚，因為這婁弓也是江湖中聞名喪胆的人物！

他疑惑了好一陣，又走向了第三座石像。

這第三座石像，也就是缺了頭顱的，看他的穿着，像是一個文弱書生，長袖墮地，右手還拿着一隻短笛，體態修長，雖是一座石像，仍然有着很濃的書卷氣。

古浪仔細的尋找，只在他胸前找着一個「琴」字，此外別的什麼也沒有。

這具石像，似乎有着極強的吸引力，使古浪徘徊不去。

他心中想道：「這人一定也是個武林奇人，可惜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也想把自己所知道的厲害人物，在腦中想了一遍，但是始終想不出一個名字中有「琴」的人物來。

第四個石人是一個古稀的老婆婆，生得很是醜陋，身上的小字，寫的是：「況江君，河北人，擅『青袖八閃』。」

這也是個不可一世的人物，古浪一年前曾經見過她一次，所以認得她，却不知為何被人塑了像，遠放在青海的「哈拉湖」邊。

接着，他依次的看完了所有的石像，都是他所熟悉的人物，其中有十二人，身上都刻了「已死」兩個字。

未死的六個人，除了前面四人外，另外兩個是：「谷小㫒，河南人，擅『雲天劍』。」以及「石懷沙，四川人，擅『無相神功』。」

古浪滿懷疑惑，他沒有想到，這十七個人，全是他所知道的人物，却不了解是誰爲他們塑了像，來研究他們的功夫。

這時旭日已升，嬌紅如玉，映透了半邊天。

古浪取出紙筆，準備把這十七座石像倒影的各種變化，一一畫下來。

到了傍晚的時候，古浪已經畫下了將近三百種不同的變化姿式，雖然未能把它們的每一變化畫全，但已經相差無幾了。

今晚又沒有月亮，古浪把所有的畫仔細收起，回到了廟中。

睡下之後，倒不禁想起在「多玉」遇見的門陀和尙，他原以爲門陀和尙是個非常人物，一定會尋到這裏來的，想不到却是多疑了。

一陣陣的夜寒襲來，悶雷隱隱作響，古浪忖道：「想是要下雨了。」

他起身把窗戶關好，再度睡下，這時霹靂一聲，銀蛇般的一條閃電一閃而逝，緊接着落下了雨聲。

不一時，狂風大作，甚是恐怖，但是古浪却睡得很甜。

三更時分，古浪醒了過來，悶雷正殷，古浪突然想起一事，不由一驚，忖道：「啊！那些石像可能會受到雷雨的摧損，我得趕快把他們放好！」

古浪想到這裏，立時披衣起牀，推開房門，閃身而出。

他才落到天井中，全身已然透濕，這時恰好亮起一道閃電，眼角只見人影一閃，很快的便消失了。

古浪心中一驚，足下一點，掠過了西廂房，緊緊的追了下去。

狂風暴雨，吹得他口鼻難開，那黑影已經出去了十餘丈，正向山下狂奔。

古浪提足了氣，大聲喝道：「朋友！何不留下來與我作作伴？」

他口中喊着，人如驚鴻一般，一掠七八丈，由一叢矮樹上越過，快速已極的緊追不捨。

這時風强雨疾，雷電交襲，整個的天地好像要崩坍了一般！

前面那條人影，御風飛行，快得出奇，古浪一連三四個起落，已失去了那人的影跡。

再向前去，便是大片樹林，古浪站在暴雨之中，忖道：「他必然跑到林子中了！會是什麼人呢？」

在這種情況下，古浪知道，再要想找出此人，已是不可能的了，於是他便轉身向「哈拉湖」撲去。

等他趕到湖邊，目光所及，不禁又驚又痛，原來那十七具石像，已經碎成了許多小塊。

古浪撲過去，就近觀看，發現那些石像分明是被人以掌力震碎的！

古浪不禁大怒，咬牙道：「好匹夫！下次可不容你輕易逃去了！」

古浪巡視着這十七具石像，每一個石人的人頭，都裂成了兩半。

他心中很詫異，忖道：「看情形此人似是有爲而來，並非專來對付我的……」

他想着，拾起了兩半人頭，在閃電之下，略一察看，心中又是一驚，失聲說道：「啊！我却不知道人頭之中，還曾藏有東西！」

雖然他尙不知道人頭之中藏了些什麼，但可以想像得到的，必然是些極不平凡的東西。

古浪不禁懊喪得很，這些寶物，都是由於他自己的疏忽而平白放過了。

他丟開手中的兩片人頭，又拾起了另外兩片，飛快的向廟中奔去。

古浪進入房中，顧不得混身透濕，尋出火種，匆匆燃上了油燈。

燈火昏黃，古浪略一掃視，不禁又是一驚，原來他就寢的那張床上，竟是一片泥水，並且被翻得亂七八糟。

這情形很明顯，是有人在他出房之後，乘虛而入，搜查他的底。

古浪心裏明白，那人翻搜的目的，是在他昨日所畫的那些畫形。

他緊張萬分，匆匆把牀板翻起，所幸畫片還在，石像已毀，現在這些畫片，便是無價之寶了。

古浪小心的把他們收好，然後把身上濕衣換去，他心中很是納悶，由這幾天所發生的事情看來，那人似乎一直在暗中窺視自己的一舉一動。

方才的追蹤，顯示那人有着一身卓越的輕功，必然是一個扎手人物。

古浪警惕着自己，在下一次的行動中，自己要盡全力，把那鬼魅般的人物擒獲。

他正在思忖着，突然，遠處傳來一曲笛音！

古浪劍眉一揚，但是這一次他並沒有行動，只是靜靜的坐在那裏聆聽。

風雨，雷電，雖然震耳欲聾，但是那曲笛音，却如天外仙樂，清晰悠長，每一個音符，都深深的打入了古浪的心中。

笛音哀婉，有如巴峽猿啼，杜鵑泣血，當此雷雨之夜，空山古廟，聽來更是不勝淒涼。

不知不覺間，古浪被這曲笛音引入了化境，他彷彿感覺到，那是自己的親人在呼喚，心中有一股不可開脫的悲戚，眼角也流出了幾點熱淚。

良久，笛音戛然而止。

雷雨仍殷，古浪已經不知流了多少淚了。

他用衣袖擦拭着，忖道：「好蠢！我竟被它騙去了眼淚！」

由於方才的笛音，使古浪想起了那缺頭的石人，他手中不是拿着一支笛子麼？

翌晨，風雨已停，大地恢復了平靜，昨夜的大雷雨，把萬物洗刷一清，便是「哈拉湖」的湖水，却變成了渾沌一片了。

古浪走到湖邊，十餘天來，與他爲伍的那些石人，四分五裂的散佈一地。

古浪心中很是難過，他痛恨那個破壞石人的人。

滿地均是成半片的人頭，向內一面尙留有箝物的痕跡，這些都是古浪事先疏忽

，所未發現的。

那些破碎的石像，已經毫無用處了，古浪把他們拾起來，丟入湖口水中。

費了很大的時間，古浪才把那十七具石像的破塊丟完，這時「哈拉湖」邊，已空無所有了。

古浪忖道：「難道我的緣份就這麼多麼？十幾天的時間我却是一點要領也沒有得到！」

他感嘆了一陣，便取出自己所畫的圖片，然後在湖邊看着自己的影子，苦練起來。

正午時分，古浪才歇了手，突聽一聲鈴脆之聲，隨風傳來，甚是悅耳。

他心中很奇怪，立時把畫片收起，沿着湖邊，迎着聲音走去。

不一會的工夫，一騎雪白的駿馬迎風馳來，馬的頸子上掛着一串銀色的小鈴鐺，發出清脆悅耳的聲音。

古浪停下脚步，馬兒已經馳近了，馬上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她穿着一身黑衣，背後揹着一柄寶劍。

這種情形看在古浪的眼中，不覺很是詫異，忖道：「她會是什麼人？怎麼……」

念頭還沒轉完，那女孩已發出了一聲嬌喝，把馬兒停了下來。

古浪仔細打量她，只見她身材窈窕，一張瓜子臉，雲髮拂亂，一雙秀目，宛如清澄的湖水一般。

她的鼻子挺秀，小小的咀，秀美之中，另有一種剛强之美，因此看得出，她也有着剛强的性格。

古浪正在打量她，那女孩已經說道：「朋友，你貴姓？」

古浪翻了一下眼睛，有些不樂的說道：「我叫古浪，妳呢？」

那女孩輕輕的念着他的名字道：「古浪，古浪……」

古浪有些不耐煩，說道：「妳是誰？到這裏來作什麼？」

那女孩微微一笑，露出編貝似的牙齒，面頰上也掀起了兩個酒窩，美得出奇。

她微笑着說道：「我叫童石紅，來找人的。」

古浪別過臉，目光投向湖面，冷冷的說道：「妳找誰？」

他的冷漠和稚氣，引起了童石紅的興趣，她雙手輕輕一按馬鞍，人如巧燕般的落下馬來。

古浪似乎不願與她接近，向旁邊移開了幾步！童石紅逼上前來，說道：「我要找一個人，他住在廟裏。」

古浪看了她一眼，緩緩的說道：「他叫什麼名子？」

童石紅說道：「他是一個出家人，法號叫阿難子。」

一聽這句話，古浪不禁大吃一驚，目光烱烱的望着她。

阿難子是靑海第一奇人，也是整個武林的頂尖人物，已經有五年沒有下落，但是武林中，仍然傳誦着他一些驚天動地的事跡。

古浪望了她良久，才說道：「這是一座空廟，除了我以外，再沒有第二個人，妳到別處去找吧！」

童石紅似乎很失望，輕輕的啊了一聲，說道：「那麼你知不知道他搬到那裏去了？」

古浪有些不耐煩，搖頭道：「我不知道！我來的時候，就是一座空廟！」

他說着，逕自走到湖邊坐下，拾起地上的碎石，投向湖心，發出「通！通！」的清脆之聲。

這時四下很是靜寂，古浪只顧投他的石子，連看也不去看她一眼。

突然，他聞到一股淡淡的清香，童石紅竟坐到了他的身旁。

她也拾起石子，一顆顆的投向湖心，古浪也不理她，仍舊投着自己的石子。

沉默也一陣，童石紅終於打破了寂寞，說道：「你住在這裏作什麼？」

古浪轉頭望了她一眼，說道：「不作什麼？」

童石紅秀眉皺了一下，說道：「你這人眞奇怪，好像不太喜歡理人。」

古浪說道：「我就是這個脾氣！」

他說話的神情，就如同一個小孩子在生氣一般，不禁惹的童石紅笑了起來。

她的笑聲輕脆悅耳，一如她馬頸上的小鈴鐺。

古浪氣道：「不要笑！妳來找阿難子作什麼？」

童石紅用雙手整理着被風吹亂的頭髮，借着湖水照着自己的容顏，好半晌才說道：「我找阿難子要一樣東西。」

古浪問道：「他是個出家人，你找他要什麼東西？」

童石紅漫不經心的說道：「我找他要一支筆……」

說到這裏，她似乎才發現自己說錯了話，連忙停住口，並且臉上微微的變了顏色，叱道：「你到底是誰？問我這些作什麼？」

古浪將身站起，冷笑道：「妳不說我也知道妳找他是要那隻筆！」

童石紅霍然也站了起來，叱道：「我找他要什麼筆？你說！」

古浪哼了一聲說道：「春秋筆？對不對？」

童石紅面色大變，驚道：「啊！你也知道春秋筆！你到底是什麼人？」

她說着，竟由背後撤下寶劍，彷彿一言不合就要動手似的。

古浪含笑搖手，說道：「快把寶劍收起來，嚇不倒我的。」

童石紅反而把寶劍握得更緊，如臨大敵一般，提高了聲音喝道：「你要不說出你是什麼人，可別怪姑娘不客氣！」

古浪撫着一雙虎掌，哈哈大笑道：「妳一個女流之輩，就能把我嚇住麼？」

童石紅的臉，已經漲得通紅，以寒光閃閃的寶劍，指着古浪說道：「我再問你最後一句，你是作什麼的？」

古浪含笑說道：「問也是白問，還是省省力氣吧！」

童石紅大怒，手中寶劍一揮，叱道：「好小子！我要你知道姑娘的厲害！」

一言甫畢，身如淸風一般，撲了過來，招出「蓮子吐心」，劍身夾着一道寒光，直向古浪前胸刺到！

這一招來得好不神速，眼看寒光閃閃的劍鋒離古浪前胸已不過數寸，敢情她是

眞的不留情了！

古浪一聲輕笑，身子一幌，童石紅寶劍刺空，他已在三尺以外。

他的臉上，掛着幾絲惡作劇的笑容，說道：「姑娘，妳還差得遠呢，省點力氣吧！」

童石紅一聲急叱：「我叫你狂！」

第二劍又出，只見她身如巧燕，一陣風似的捲到，劍身一橫「量地爲舟」，夾着凌厲的劈空之風向古浪頭顱劈來。

她的招式旣猛且狠，一點不留情。

古浪身子一旋，鬼魅般的閃開去，壓低了嗓子，笑着說道：「第二劍！」

童石紅大怒，腕子一帶，寶劍倏然轉回，隨着古浪的身形，刺向古浪的「肩井穴」！

古浪「喲」的叫了一聲，說道：「好劍法！」

肩頭一扭，劍尖由肩旁滑過，再一進步，已經掀近了童石紅，笑着說道：「已經第三劍啦！」

童石紅叱道：「還有，你等着吧！」

劍隨聲出，直取古浪前胸。

童石紅這一劍於憤怒之中，使出了全身功力，寶劍來勢雷霆萬鈞，劍身顫動，發出陣陣龍吟之聲。

古浪不禁有些詫異，他想不到這姑娘小小年紀，居然有這麼高的功夫，心頭暗暗吃驚。

這時寶劍已經刺到前胸，古浪凹腹吸胸，身子立時退後了半尺，童石紅第四劍又落了空，她不禁大怒，叱道：「我看你逃！」

隨着這句話，她腕子一震，寶劍如龍口之舌，急如沉雷般劈下！

這一次古浪不再躲讓了，他一聲喝叱道：「妳眞不知好歹！」

這時劍尖已然逼到切近，古浪不但不讓，反而猛翻右掌，二指如電，竟揑向童石紅的劍身！

他這裏二指還未遞出一半，童石紅已經感覺到一股勁力，心中吃驚，那裏還敢讓他揑住。

她急忙把寶劍撤回，但是她的身子已然掀近，只得右手猛抬，玉指直點古浪「眉心穴」。

古浪見她身手靈活，所出招式，每一招都是向致命之處下手，好似彼此有着深仇大恨一般。

他心中甚是惱火，猛然偏頭讓開，喝道：「看樣子要給你點苦頭！」

他猿臂一伸，五指如鈎，向童石紅的右腕抓去。

這雖然是屬於小巧的擒拿功夫，但是經古浪使展出來，却是威猛難擋。

童石紅猛覺勁風襲衣，古浪的虎掌已經遞到，芳心大震，急亂之中，足根用力一蹬，身子如同疾箭倒射，向後退開了五尺。

古浪脚下未動，身子已經迫了過去，笑道：「惹起了我，想逃也來不及了！」

說着右掌像閃電一般，追着童石紅的身形，二指如電，點向童石紅的額頭。

童石紅見他身形如風，出手勁疾，小小年紀，指力却是十分驚人，不禁嚇得花容失色，慌忙又倒退五步。

古浪方才是一味逃避，這時却反了過來，一招接一招，逼得童石紅連連後退。

她揮動着手中的寶劍，連連的叱道：「你要是再逼我，我可要使絕招了！」

古浪聞言大笑，說道：「我正要等着看你的絕招！」

童石紅柳眉一豎，右手之劍猛劈下來，口中嬌叱道：「你再接姑娘這一劍！」

這一劍來得好不凌厲，直逼古浪面門，古浪微微一笑說道：「還是這一套。」

他向左一閃，已然讓開劍鋒，正要出招，不料童石紅這一招竟是虛招。

古浪尚未躱讓之前，她便已把寶劍收了回去，緊接着劍尖一轉，「袖裏乾坤」，寒光閃閃地向古浪右肩砍來。

這一招倒是出乎古浪意料之外，他身形才移開，寶劍已經砍到身前！

在這種情形下，古浪想要施展別的招式，已經來不及了，他只得向外移開一步，拚命的把身子一擰，想躲過她這一劍。

誰知童石紅這一劍仍是虛招，就在古浪欲動未動之際，她的劍勢倏然又變。

只見她長劍猛然向下一沉，由上式改爲下式，寶劍夾着劈空之聲，向古浪的雙足砍到。

這第三招眞個驚人，古浪萬沒有料到，她竟有這麼一手出奇的劍法，更想不到她竟連使兩次虛招，而全力在此一劍。

這時眼看就要被寶劍砍上，古浪已無暇思索，他雙足一蹬，身子向上拔起了七尺多高，雖然逃過了，但是劍身緊貼脚消過，也算是異常驚險了。

古浪身在空中，又驚又怒，大喝道：「好丫頭！我要你知道厲害！」

但是等到他落下了地，正準備給童石紅一個厲害時，却見童石紅已經收了寶劍，坐到一旁去了。

古浪頗爲奇怪，忍着怒氣說道：「妳怎麼把寶劍收起來了！」

童石紅回過頭來，嫣然一笑，道：「我已經佔了上風，自然不願意再打了！」

古浪聞言不禁一怔，說道：「這就算佔了上風了？」

童石紅點頭道：「我動手的規矩是，對方只要被我逼起空中，就算是敗了！」

古浪啼笑皆非，說道：「這是那門子規矩，妳可敢再與我較量幾招？」

童石紅哼了一聲說道：「有什麼不敢？不過現在我不願意動手了！」

古浪心裏雖然很不服氣，却又無可奈何。

於是他走得遠遠的，在湖邊坐了下來，童石紅默默無言，只是對着水面整理自己的容顏，好似坐在梳粧台上一般。

古浪看着心裏有氣，把頭轉過一旁。

但是童石紅好像有吸力似的，不一會的工夫，他的目光又轉了回來，偷偷的打量童石紅。

她大約只有十五六歲，紅通通的一張臉，像是熟透的蘋菓，正以雪白的兩隻玉手，編結着自己的一頭烏髮。

不一會的工夫，她編成了兩個大辮子，對着湖面照了半天，搖搖頭，好似不太滿意，又把編好的辮子打散了。

古浪看得希罕，心中忖道：「費了這大的事編好，爲什麼又打了開來？」

他才是個十七歲的孩子，自然不懂得女孩子的心理，深以爲怪。

童石紅全神貫注在自己的頭髮上，不知弄成了多少種怪模樣，最後又不滿意的恢復了原狀。

時間一長，古浪也不禁看得津津有味，忘記了方才那塲打鬥。

童石紅一直弄着頭髮，直到累了，才把目光移到古浪身上。

只見古浪雙手抱着膝，把下巴貼在膝頭上，一雙俊目注視着自己，好像看得出了神。

童石紅不禁面上一紅，啐了一口，說道：「呸！不要臉，看人家梳頭！」

她這幾句話，把古浪說了個大紅臉，趕緊坐直身子，氣道：「誰看妳梳頭？」

童石紅把滿頭秀髮甩向腦後，說道：「這裏的景色好美啊！」

古浪聞言心中好笑，忖道：「妳弄了半天頭髮，却讚起景色來了！」

童石紅見他不答，又說道：「你一個人住在廟裏，到底是作什麼？」

古浪氣道：「妳管我？喂！妳還不走作什麼？」

童石紅說道：「這裏是荒山野廟，又不是你家，告訴你，我今天不走了。」

古浪瞪目而視，說道：「什麼？妳今天不走了？」

雖然古浪怕她躭擱了自己工夫，但是奇妙得很，心中却有一種希望她留下的希望。

童石紅在湖水裏洗洗手，說道：「嗯！這裏景色太美，我要多玩幾天。」

說完，站起身子，牽着那匹白色的駿馬，沿着山徑，竟向那座破廟走去。

古浪吃了一驚，趕忙也站起來，想要攔住她，但却不知被一種什麼力量阻止着，看着她苗條的背影，消失在紅色的院牆裏。

古浪用手摸着自己胸前的圖册，忖道：「糟糕！她在這裏，我就不能練功夫了，非得讓她走才行。」

想着，立時趕了過去，等他走進廟門，一看之下，不禁氣得半死！

原來童石紅竟擅自取了他所辦的馬料，餵着她那匹駿馬。

古浪趕緊把那一口袋豆子搶了過來，說道：「妳怎麼隨便拿我的東西？」

童石紅若無其事，拿出一塊雪白的絲絹，擦拭着馬身上的灰土，邊道：「有什麼了不起，吃了多少給你錢就是了！」

古浪氣得發抖，說道：「去妳的，我又不是賣馬料的，告訴妳！吃完了趕快離開這裏！」

童石紅回過頭來，說道：「我要是不走呢？」

古浪正色說道：「我不是與妳開玩笑，妳要是不走，麻煩可大了！」

他說完之後，提着那一袋豆子，向殿內走去，當他走到了邊門之時，又轉過身來，說道：「我少時再來，妳要是再不走，我就不客氣了！」

說罷，逕自回到自己的房間，看看正午已過，便取出乾糧吃着，但是他的心中，始終放不下童石紅，忖道：「她可能會眞的走了……」

好幾次，他想去把她留下來，但是每次都強自忍着，因爲他不願意爲她而誤了自己的正事。

古浪食不知味的，把肚子塞飽，前院靜悄悄的，沒有一些聲音。

古浪心中有些婉惜，這時，他彷彿才感覺到童石紅的美。

他正思忖着，突然，前院大殿之中，傳來一陣篤篤的木魚聲。

古浪不禁大爲驚奇，這深山寺院，久已人獸無跡，和尚也都死絕了，那裏來的木魚聲。

他打開房門，忖道：「莫非是那門陀和尚來了？」

想到這裏，他加快了步子，向前院走去。

前院之中，靜悄悄的，童石紅和那匹白馬，都已不見踪跡，大概是走了。

大殿之內，木魚聲陣陣，並且夾雜着經文，古浪雙手推開殿門，只見一盞孤燈之前，坐着一個灰衣老僧，一手敲着木魚，口中念念有詞。

這念經的和尚，正是他在「多玉」所遇見過的門陀老和尚。

古浪不禁又氣又笑，忖道：「眞是個怪和尚，專誠跑來唸經了？」

由於老和尚經聲不絕，古浪也不好與他講話，靜站了一會，轉身走出正殿。

他站在廟前的大石上，向下望去，童石紅果然騎着她那匹駿馬，沿着「哈拉湖」邊向北行去。

古浪心中有些空虛，這一霎那，他又後悔不該趕她走的。

一直到她的背影快要消失，古浪還站在大石之上遙望，背後突然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古施主，她走遠了。」

古浪回過身來，不知何時，門陀老和尚已經來到身後，銀白色的鬍子，被風吹得不住飄動。

古浪點了點頭，說道：「不錯！她去遠了，老師父到來爲何？」

門陀老和尚把手揹在背後，眺望着遠處的景色，說道：「我是出家人，難道不該到廟裏來麼？」

古浪不再說話，望着童石紅的去處，他希望能再看到她一點影子，但是很失望，童石紅早已去得無影無踪了。

門陀老和尚仍然在古浪的附近，來回的踱着步子，他似乎很關心這個少年人，望着他的背影，一會點頭，一會搖頭。

良久，門陀老和尚又問道：「古施主，你還要在此盤桓多久？」

他的話把古浪由幻想中驚醒過來，回過身，說道：「我還要待些時候，老師父你呢？」

門陀和尚在廟門口，一塊大石上坐下，含笑道：「老僧打遍天涯，從未見此勝地，說不定便要以此爲歸根之地。」

古浪一雙劍眉微蹙，但是他並沒有說什麼，因爲自他第一眼看到這個老和尚之後，便有一種異常的感覺，所以便容他在這廟裏住下。

一幌眼之間，又是七天過去了，這七天之中，古浪每日照例到湖邊練習招式。

門陀和尚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在大殿內念經，偶爾也和古浪談談天，但是在古

浪練功夫時，他都不出現，好似故意躲開似的。

這麼一來，更引起了古浪的疑心，決心要探明這個老和尚的底細。

這一天，黃昏時候，古浪正在湖邊苦練，老和尚由半山上走了下來，他雙手攏在袖筒中，一路觀賞着風景，顯得悠然自得。

古浪立時停下了活動，老和尚已經緩緩的走了近來，半月形的眉毛微微一揚，笑道：「小施主，你在練功夫麼？」

古浪點點頭，說道：「只是為了強身，練着玩的。」

門陀和尚笑着點了點頭，說道：「小施主，我看你身手矯健，不知你練的是什麼功夫？」

古浪心中一動，反問道：「老師父，你也會武功麼？」

門陀和尚微微含笑，說道：「我是出家人，焉會學那些兇殺玩藝？不過我活的時間太長，跑過了天下，也見過不少會武功的人，所以倒看得懂些。」

古浪劍眉微揚，說道：「老師父，你看我的武功如何？」

門陀和尚笑道：「看你人倒是聰明得很，想來你的武功必然不錯，你可願讓我試上一下！」

古浪雙目一閃，雙手抱拳，說道：「願意領教！」

老和尚摸着垂胸長鬚，笑着說道：「呵呵……我是不會武功的人，說什麼領教，你看，那邊是什麼？」

古浪隨着他的手勢望去，只見湖畔右方，有一株三人合抱大樹。

這株大樹並不像一般樹木生得那麼筆直，而是稍有斜度，好似斜着生長的，足有二十餘丈高。

古浪回過頭來，說道：「那株大樹如何？」

老和尚慢條斯理的，指着樹下道：「你再看樹下有什麼？」

古浪又依言看去，不知何時，樹下竟多了一個二尺多高的帶耳大花瓶，古色古香，似乎甚是名貴。

門陀和尚接着說道：「現在你如果能用一隻手，提着瓶耳，裝滿了『哈拉湖』水，以自身功夫，走上這株大樹，便算是一流功夫了。」

古浪覺得有些稀奇，自己估計着，大約可以作到，於是點頭道：「好的，我就試試看。」

說着向樹下走去，門陀和尚又道：「注意，上樹之時只能用脚，不能用手。」

古浪回頭道：「我知道啦。」

門陀和尚又道：「如果瓶中之水，濺出了一滴，還算不得功夫。」

古浪笑道：「我想還不至於。」

說着已然走到樹下，他低頭望了望那隻大花瓶，只見上面浮着雕着山水雲形，色作深綠，非金非石，試用二指彈了一下，發出清脆之聲。

古浪單手握住瓶耳，向上輕輕一提，覺是分紋不動，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

以古浪的一身功夫，連一隻小小的花瓶若提不動，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古浪面上一紅，暗運三成勁力，作勢向上一提，那隻瓶子，雖然微微搖了一搖，但是仍然未曾離地。

「怪了，這瓶子到底是用什麼東西做的？」

他暗暗吸一口氣，運起了八成力，這一次總算把瓶子提了起來，但是仍覺非常吃力。

門陀和尚已經笑道：「孩子，看起來容易，作起來却不簡單啊！」

古浪面紅耳赤，氣道：「笑話，這算得了甚麼？一隻小小……」

才說到這裏，氣鬆了一些，立時覺得花瓶向下墮，奇重無比。

古浪的身子，竟也被花瓶帶得歪向一旁，幾乎站不穩。

他大驚失色，連忙加了一成勁力，才算是把花瓶穩住，人已驚出了一身冷汗。

門陀和尚笑道：「總算不錯，現在去裝水吧！」

古浪已顧不得說話，極力的提着氣，向岸邊走去，儘量的平衡着身子。

奇怪的是，這隻小小的花瓶，足有千鈞之重，竟使得他有些步亂之象。

門陀和尚含笑旁觀，就像是在看戲一般。

古浪費了很大的勁兒，才走到了湖邊，頭上已經冒出了汗。

由於要取水，他不得不把左腿跪在地上，身子又是一衝，險些落下湖去。

古浪嚇得一陣心跳，他又猛吸了一口氣，把右臂平伸，那隻花瓶，在空中不住的顫抖。

這時古浪也顧不得掩飾自己的窘相，把勁力貫在右臂，探入湖水之中。

立時一陣「洞洞」之聲，瓶中裝滿了湖水，由於瓶在水中，重量立時大減，古浪鬆了一口氣！

這時他已經知道，這件差事，不是自己的功夫可以勝任的。

但是他的天性好強，咬緊了牙，用力的把瓶提上來，並站起了身子。

門陀和尚又道：「等瓶身上的水瀆流盡了再走，不然就弄不清是否濺出來的水了。」

古浪無奈，只好站在那裏，手裏好像提着一座山，重得要命。

等到瓶身上水珠滴完，門陀和尚才道：「好了，現在上樹吧！」

古浪這才舉起千斤之步，向大樹一步一步走去。

古浪提着千斤之瓶，裝滿了湖水，向那棵古怪的大樹走去。

那隻大瓶，本來就重得出奇，裝上湖水之後，越發不可支持，古浪心中大為奇異。忖道：「只不過灌了這麼一點水，怎會就又重了這許多？」

他咬緊了牙，把全力貫注在手臂上，但是那隻花瓶，已然微微的顫抖，根本沒有辦法走快。

至此，古浪才知道厲害，但是心中亦有一種憤怒，以他這身卓越的功夫，竟連一隻瓶子都提不起，這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門陀和尚坐在湖邊的一塊大石上，面上帶着一絲笑容，靜靜的望着古浪，看他的表情，似早已斷定古浪無法作到似的。

古浪這時面紅耳赤，心中又驚又怒，一條右臂酸痛不已，幾乎就要支持不住。

他強自忍着，慢慢的，總算走到那株大樹前。

古浪抬起頭望了一下，雖然這棵大樹斜向一邊，但是陡度仍然極大，若要走上二十餘丈，空身當然沒有問題，提着這隻瓶子，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古浪打量了一陣，覺得右臂奇痛，不敢久捱，當時氣貫丹田，雙足一點，躍上了五六尺，落在樹幹上。

他才落在樹幹上，瓶中之水，已由瓶口濺出一大片來。

門陀和尚大笑道：「好了，你已經輸啦。」

古浪面紅耳赤躍下樹來，把那隻大瓶放在樹下，用力的喘息着。

只不過是這麼一會工夫，古浪的感覺，竟比與別人拚了半天命還累，心中好不駭然。

門陀和尚拍着身邊的大石，笑道：「坐下來歇歇吧！」

古浪還在生着悶氣，站在那裏不動。

門陀和尚含笑望着他，半响又道：「自己功夫不濟，生什麼氣？」

古浪雙目烱烱的望着門陀和尚，問道：「你是不是武功很高？」

門陀和尚搖頭道：「我告訴過你，我只是個走方的和尚，根本不會武功的。」

古浪瞪着他說道：「我不相信，這隻瓶子這麼重，你不會武功怎麼拿得動？」

門陀和尚笑道：「這瓶子，又不是我拿來的！」

古浪走到他面前，說道：「不是你拿來的還有誰？我在這兒住了這麼久，就沒見過它。」

他一雙目光，烱烱迫人，好像在問口供一般。

門陀和尚說道：「是我一個朋友拿來的，他聽說你在練功夫，要我考驗考驗你一下。」

古浪搖頭道：「我不相信。」

門陀和尚說道：「你不相信，那就算了！」

古浪轉過身，望着那隻古怪的花瓶發怔，不知心中在想些什麼。

門陀和尚突然問道：「小施主，你習武有多少年了？」

「十二年了。」

古浪說這句話的時候，連頭也沒有回一下，他的目光直射在那隻花瓶上，一臉的不憤之色。

他的話使得門陀和尚驚奇起來，他站起身子，說道：「啊！你練武已有十二年了？你今年多大？」

古浪說道：「我今年十七歲了，你不信麼？」

門陀和尚雙手握住古浪的膀子，仔細的看了一陣，搖頭道：「你雖然練了十二年的武功，可惜却沒有什麼用處！」

古浪一雙俊目閃了一下，說道：「為什麼沒有用處？」

門陀和尚放開手，說道：「練武的人，最基本的是先把筋骨氣練出來，然後練別的工夫才有用。」

古浪聞言，挺起了胸脯，說道：「難道我的身體還不够強壯嗎？」

門陀和尚笑道：「你的身子是够壯了，可是內力不够，不然你為什麼提不動那隻花瓶？」

古浪聞言不禁為之語塞。

門陀和尚又接着說道：「我看你最近好像在練一種深奧的功夫，這麼多天來還沒有得到要領，就是因為內力不够。」

古浪心中若有所悟，說道：「若是我內力够了，就能够練成了麼？」

門陀和尚笑道：「譬如一個人，會走之後，方能學跑，練武也是同樣道理，你多想想吧！」

說過之後，雙手套在了肥大的袖筒中，轉身上山而去。

古浪一個人，痴立在湖邊，思索着門陀和尚的話。

由於方才提瓶的失敗，加上門陀和尚的幾句話，古浪不禁有些茅塞頓開之感。

這十幾天來，練習那套神奇的功夫，總是不得神髓，原來都是因為內力不够，而致舉手投足，均無法進入化境。

他從沒有想到，是因為自己內力不够，如今門陀和尚一語道破，他總算大澈大悟了。

於是，他決心先由內功練起，那隻大瓶放在那裏，正好利用。

這時他不禁對門陀和尚生出了敬佩之心，也把他當作是一個身負奇技的奇人。

整個一天，古浪一直在練那隻花瓶，可是總覺得力氣不够，累出滿身大汗，每次還是把花瓶中的水濺了出來。

但是他並不氣餒，相反的，他心裏充滿了喜悅，因為有一個善心的奇人在栽培他，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他坐在那株大樹根上，望着地上的花瓶，心中忖道：「最多十天，我一定要把內力練足。」

想到這裏，他的目光又射到山上那座古廟，想道：「看來這個和尚對我倒是很好，以後我要對他客氣些！」

這時已是落日時分，紅日彩霞，映在湖心，顯得多彩多姿，分外美麗。

古浪不禁也又想起了童石紅，奇怪得很，自她離開之後，古浪時時想念她，却又說不出所以然來。

他覺得自己太寂寞了，如果有童石紅在這裏，他們可以聊天，一同騎馬，或者在「哈拉湖」中戲波……那將是多麼有趣的。

古浪想着，不禁笑了起來，當他發覺，這只是他自己的幻想時，不禁又感到幾分惆悵。

他嘆了一口氣，仰首望天，紅紅的太陽，已掛在山頭之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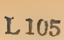
門陀和尚自從上山之後，就沒有再出來過，但是古浪可以清清楚楚的聽見，一陣陣的木魚和誦經之聲，隨風飄傳過來。

古浪心中想道：「出家人眞是奇怪，念經一念就是一天。」

想着，他起身回廟，希望能够接近門陀和尚，多知道他一點底細。

一路走來，山風吹着他汗透了的身體，感到一陣寒涼，由於過分的疲累，他也懶得去洗澡了。

—未完—





未央劍

武俠長篇故事

伴霞樓主・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化名喻儒的顏如玉與朱逸結伴而行，半路在客棧與那專程追尋顏如玉而來的張珏遇上，而黑判官，河朔三煞等人覬覦張珏財寶巳跟踪而至。張珏一行人投宿在客棧，顏如玉怕會被張珏認出，是以避開了，又去買一包鐵彈丸作暗器，黑夜，黑判官等果然偷襲，朱逸挺身而出，不過暗地裏却是顏如玉使用鐵彈丸爲他殺敵……二人不願與張珏同行，故又漏夜趕路，直奔濟南府，朱逸一心想早些到達，只爲了想盡自己能力去保護顏如玉，使這少女感動不巳。忽然背後有人叫聲朱相公，使顏如玉嚇得趕忙拉着朱逸跑進林子深處——

聖藥療毒傷　揮劍退惡賊

朱逸和顏如玉兩人再又上路，那不是走道兒，簡直是遊山玩水，顏如玉只差沒走兩步退一步，雖然又不是在大道之上，但總是三數十里路程，天黑時候，仍然見到那濟南府外的萬家燈火。

朱逸叫道：「好了，可總算到啦。」這半日來，可眞是心急如焚，却連催促也不敢。

不料顏如玉叫道：「啊呀！」竟停步不前，朱逸道：「喻兄弟，怎麼啦？」顏如玉說：「糟，我忘了時下不靖，城門關得早，我們進不了城啦。」

朱逸一口氣幾乎緩不過來，這是怎說，好不容易，終於到了顏姑娘的家園，却進不了城？呔！朱逸那怒火再也按捺不住，皆因這位喻兄弟那雙在昏暗會倍常顯得明亮的眼睛，分明帶笑，好哇！敢情是小兄弟故意拖延，挨到城門關了時候，才來到這城外，但他只有乾生氣，只有瞪眼的份兒，那敢言語，想想看啊，要是得罪了這位喻兄弟，那還了得，誰能指點他的功夫？不過才兩日光景，他即使在路邊歇下來，他都不閒，必要運運一會氣，調元，可不是才兩日工夫，已有了大進境。

幸是那喻兄弟沒瞧他，沒瞧見他切齒瞪着眼，說：「這可是沒法兒啦，咱們只有在城外落店，等天亮才進城。咦！你怎麼啦？」

朱逸眼望着那似烟若霧的迷茫燈暈，似呆如痴，顏如玉也不理他，拖着他就走，好不容易忍住了，也沒笑出聲來，但朱逸可再也忍不住了，道：「你你，拖我往那去啊？不是說落店麼？」

那濟南城門外，有一條不甚熱鬧的大街，倒有小半是招商客棧，有那路過的人客，或者是到得晚了，進不了城的旅人，便住了下來，但是，顏如玉拖着他走到城門口那大街，一拐彎，却踏上了一條石板路。

顏如玉道：「你瞧，那裏黑壓壓有個林子，有燈光必有人家，咱們借宿去。」

朱逸奇道：「兄弟，放着客棧，投宿怕不便當，倒要去借宿？」

顏如玉把頭一扭，說：「你去投你的客棧吧，我偏要借宿。」她本來拖着朱逸的，一掉手，就不是走，而是奔了下去。

朱逸那敢言語，這位兄弟任性得很，不過，這兩日之中，他的行動看來像是任性，甚至有些怪異，但到後來才知十分有理，他搖了搖頭，在心中嘆了一口氣，忙追了前去。

那石板在昏暗的天色中，看得清清楚楚，落下一個斜坡，小橋那面就是林子，溪水悄悄地流，只有夜風在樹林裏聒噪。

不料剛才過得小石橋，朦朧中有兩道暗光一閃，跟着有人喝道：「站住了，甚麼人！」

朱逸一怔！甚麼？濟南府城外，倒有剪徑的賊？哈？妙極。

若然是三五日前，他怕不巳早嚇破了胆，但現今他可不把小賊放在心上，何況喝問的人在數丈外的林子邊，當下拔出竹劍，但他巳晚了，顏如玉一幌身，只聽兩聲噯唷，兩聲蹌踉，朱逸趕了過去，只見兩個穿着號衣的漢子，捧着手腕，兩人脚下有兩把寒光閃閃的刀。

顏如玉怔了一怔，說道：「你們是……營裏的！」

可不是兵營裏的，天色雖暗，但也還能辨得出來，那穿着還像個小小的武官兒。退了兩步，大概也把顏如玉與朱逸看清了，也就站住了，腰也直起來了，道：「好哇！你們敢殺官造反。」

顏如玉哼了一聲，說：「像你們這種不中用的官兒，我要殺你們，還能有命耀武揚威？我倒要問你們，可得老老實實答話。」

說着，手中劍揚了揚，在那兩人面前一幌，嚇得那兩個武官兒登時又縮起頭來，原來顏如玉適才只是用劍點兩人的手腕，傷而不重，追問說：「你們在這裏幹甚麼！」

只見林子裏搶出一人，說：「啊！原來是朱相公，快別動手，這是張公子請府尊大人，派來保護顏姑娘家宅的。」

朱逸一聽就慌了，道：「你說甚麼？顏姑娘家裏出了事？」

那人道：「沒有，林子那面就是顏姑娘的家，是張公子怕賊子找上門來，不過是加一分小心。」

朱逸啊了一聲，說道：「原來顏姑娘的家不是在城裏，是在城外，咦！喻兄弟呢？」

不料一句話工夫，顏如玉巳不見了，急得朱逸連聲呼喚。

那人道：「朱相公，你可就好了，張公子正派人四出尋訪，我這就立刻命人去知會張公子。」

朱逸却如痴如呆，是他心下似有所悟：難怪喻兄弟不落店了，原來是引他來……咦！喻兄弟怎知道這裏有顏姑娘的家？

那人巳在對那兩個武官說道：「兩位沒事吧，這位是張公子正在尋訪的朱相公，有勞兩位去知會一聲。」

朱逸雖不知道這人姓甚名誰，但知是那張珏身邊的人，忙道：「顏姑娘可有在家？」

那人道：「原來朱相公也是來訪顏姑娘的，張公子也是專程而來，可惜顏姑娘沒回來過，皆因賊子們曾敗在顏姑娘的令尊手下，賊子們昨晚巳現了身，張公子担心會來騷擾，故爾才請府尊派兵保護，朱相公，我陪你進城。」

朱逸好生失望，但一聽說要陪他進城，那必是去見張公子了，登時慌了，說：「不，不，我，我找喻兄弟。喻兄弟！」

他大聲呼喚，轉身就跑，那人叫道：「朱相公別走！」

既然顏姑娘沒回來過，他可不能失去喻兄弟，朱逸一面呼喚，一面回頭跑，後面那人可也一面喚他，一面追，不行，他若再呼喚，他跑到那裏，這人豈不循聲也追到那裏。

朱逸不再叫了，一頭鑽進路邊的草叢裏，那兩人打面前追了過去，一個說：「晦氣，怎麼連人影也沒瞄見就受傷了？」

朱逸容得三人過去了，才要長身，忽然眉頭上被拍了一下，啊呀！但回頭瞧見是顏如玉，喜道：「喻兄弟，原來你在這裏。」

顏如玉小聲的說道：「快走吧，眞討厭。」

朱逸道：「我我……討厭！」

顏如玉道：「我是說那姓張的，咱們不能往前走了，得找地方，這番眞要借宿了，快隨我來。」

朱逸跟在她後面，心下似乎更明白了些，但想想仍是不明不白，倒更糊塗了，這番眞要借宿？那麼先前便不是去借宿了？而這喻兄弟領他去的，却是顏姑娘的家，不是去借宿，難道顏姑娘的家，倒成了他的家不成？奇怪。

「喻兄弟，你站住。」朱逸叫道。

顏如玉說：「有話待會再說，快走。」她脚下不停，朱逸也不敢停步，咀也不停，說：「我問你，你，你知道顏姑娘的家在這裏，你也必然認識顏姑娘。但你怎不早說？」

顏如玉忍住笑，道：「眞好笑，一字騰龍劍天下聞名，是濟南府的人，誰不知道顏家莊威名。」

朱逸道：「是是。」心想：我眞蠢，喻兄弟好武功，既也是武林中人，當然曉得。

他本來似有所悟，現下竟絲毫不疑了，莫約走了兩三里地，只見前面又有個莊園。顏如玉道：「裏面有燈火，看來裏面人還沒睡，大哥，你在這路口等我，咱們就在這裏借宿一宵好了。」

去了一會，那莊門開了，只見有人提着燈籠走來，說：「這位敢是朱相公？」

朱逸道：「正是。」

那人道：「我家主人有請。」

朱逸心想：「喻兄弟好本事，說得人家派人來請，但喻兄弟怎不回來？」

他隨那人走到門口，只見一人迎着他一拱手，道：「朱相公請。」

朱逸忙不迭也一揖，再又拱手道：「多有打擾，老丈請。」

顯然是此間主人了，心下好生訝異，路過借宿罷了，主人怎會親迎到門口？

這人的鬍鬚巳半白，穿着得更不俗。他被迎到廳上落坐，那主人兀自相陪，才看了茶，跟着大碗小碗，巳擺了一桌的菜

餔，大戶人家，一切便當，那也不奇，只怕喻兄弟與這人家相識吧？且待問過了再說，但他的喻兄弟不見出來，那主人已經來相請入席。

朱逸沒法，只待揖請主人家名姓，那老丈含笑道：「我姓顏，朱相公請用飯，我已吃過了，不相陪了，請隨便用些。」

朱逸啊了一聲，道：「老丈也姓顏，必是顏姑娘的本家了？」

那老丈笑道：「我家亦有姑娘，族中的姑娘亦不少，顏姑娘既是顏家的，姓顏的自也是本家，卻不知朱相公說的是那家姑娘？」

朱逸本不慣應酬，平日和生人應對也臉會紅的，此刻更紅了，當眞適才問得可笑，忙道：「我是說顏大剛顏大俠的姑娘，姓顏，芳名如玉的。」

他睜大了眼睛，心在劇跳，卻見老丈搖頭道：「朱相公說的是他家？那兩父女去了秦中，已半年沒回來過了，同姓罷了，卻不同宗，不過倒也認得。朱相公請用飯，我不陪了。」

老丈退了出去，朱逸才想起沒問喻兄弟，但人家已走了，只待坐下來一面吃喝，一面等待，那料，飯吃完了，才有人來請他就寢，朱逸問時，那人卻直搖頭，是奉主人之命相請，別無所知，亦不知尙有前來投宿人。

朱逸心下納罕，皆因請他就宿的客房，顯然不是接待不相識的過客的，以那人家來說，顯然把他當貴客接待。

一夜無話，喻兄弟就是不見現身，主人家亦不出來，那家人卻慇懃侍候，再問時仍是一問三不知。

朱逸納悶又焦急，過了午，家人又來請他用飯，朱逸再也忍不住了，請見主人，卻說主人進城去了，要傍晚才會返來。

只見那菜餚更是精美，比昨晚的更見豐富，好不容易，盼到日落，晚飯卻不請他出去，直送到他房中來，問起主人，卻說仍未回來，燈已掌上來了，朱逸越是納悶焦急，忽然那喻兄弟推門而入，道：「咱們該上路了。大哥，這一天一夜，你該歇過來了吧。」

朱逸道：「兄弟，卻是這一天一夜，你去了那裏？怎也不說一聲，可把我悶得慌。你敢是與這主人相識。」

顏如玉笑道：「豈不聞北地人家多好客麼？別問了，上路吧。」

朱逸道：「怎麼連夜上路？可也得先去謝過主人。」

顏如玉道：「我已謝過了，大哥，我是爲了你，你不想想，那張公子派人到處尋訪你，要不夜裏動身，能走得脫麼，除非願意你陪他上京，不陪我。」

原來爲了這個，朱逸忙道：「我當然陪兄弟你，走罷，當眞夜裏上路好。」

只見那家人已候在門口，門已開在那裏，兩人一出門，那門也隨即在身後關上了。朱逸道：「兄弟，我想着可仍是納悶，這一天一夜你去了那裏？此地人家雖好客，也沒個把不相干的人當貴客接待。」

顏如玉道：「怎生把你當貴客了？你開口子曰，閉口子曰，忘了這裏正是夫子的禮義之鄉，還當是你那荒寒的芒陽山下啦。」

朱逸啊了一聲，道：「是了，說得是，這裏去曲阜不遠，正是夫子的禮義之鄉，我一時倒忘了。」

那月色雖不明，但大道好走，說話間，已把濟南城的燈火拋在後面老遠，漸漸連光暈也見不到了，顏如玉說：「大哥，你要練腳下功夫，這裏最好不過，我瞧瞧，你腳下功夫可有進境，我在前面走，你來追趕。」

朱逸道：「原來走路也可練功夫，那可是最好了。」

他此番是來尋顏如玉的，非但顏姑娘沒回家，連人家的家園也不能去瞧瞧，本來有些失望，但顏姑娘沒回家，自然是北上追那飛天狐去了，昨日又躭擱了一天，他要追趕顏姑娘腳下可得加勁。是以登時高興起來，既是路也趕，功夫也練了，那還不高興。

顏如玉在前邁開步子，朱逸在後面跟着，初時還跟得輕易，不料還不到一個時辰他已氣喘起來，但一見顏如玉在前，衣袂飄飄，行得瀟洒，他那敢示弱，直到喘氣如牛，顏如玉才一笑止步，道：「好了，大哥，這兩個時辰，我們已走出六七十里地了，不料你一個文弱書生，練功夫不過一個多月，竟然有此成就，簡直就像是已經脫胎換骨了一般。」

朱逸雖然心喜，但張着大咀喘氣，那還答得上話來。

顏如玉又道：「大哥，好了，現下那姓張的仍在濟南府尋訪你我……不，我是說尋訪你，可再也找不到了，咱們歇歇再走，待會你練練內功，練練劍，天也該亮了。」

朱逸和她這一路行來，何曾出過主意，何況這位喻兄弟全爲了他，自然說好。

說來可眞奇怪，那顏姑娘敎他的八招劍法，這位喻兄弟也像懂，不但懂，而且精，倒是他練那八招一字騰龍劍，顏如玉也不閒着，也拔劍在手，比比劃劃，甚麼！他胡謅的甚麼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風雨，喻兄弟越比劃越起勁？朱逸奇怪得索性停下來瞧她。

只見黑暗中，顏如玉眼睛發亮，說：「我明白了，你以爲是胡謅，其實大有道理。」

朱逸道：「當眞！」他想知道喻兄弟是不是哄他玩兒，但分明說得認眞，且面露興奮之容。

顏如玉道：「所謂劍法，古老相傳，千古不易，練劍的人人尊崇，誰也不敢變易，因爲你打破常規，不合劍法，倒令人手腳無措了。」

朱逸道：「兄弟，你不騙我，我說的眞有道理麼？」

顏如玉道：「還有，是你的竹劍兒先聲奪人，但有一點，卻是先前我想不通的，現下才明白了，因你遇到的，都是武功高手，這種人因爲見多識廣，見你敢以竹劍對敵，可就當你是內功高手，必有所恃了，心下先生了怯，因是你的劍雖無法，也以爲你有非常之法而異於常法了，故爾不敢近你之身。」

說着，顏如玉笑了，又道：「但幸是你遇到武功高手，被你的竹劍所惑，若然眞遇到的只是個毛賊，遇上不管三七二十

一，那你可就糟了。」

朱逸道：「兄弟，那豈不是毫無用處，怎說大有道理？」

顏如玉道：「確有大道理。大哥，但你得先練好基本功夫才行，譬如那八招劍法，你先練好了，再有了臨敵經驗，能守者才能自保，那才能談得上攻敵，要不然你未出手，先沒命了，或是傷在你自家手下了，又豈能還談得上攻敵。」

朱逸道：「好啊，那我把這八招劍法練好了再說。」

其實朱逸絕頂聰明，最是用志不分，他這些日來，一心一意，無時無刻，甚至在夢裏，都在劍上，是以雖練了不多日，卻已盡得那八招劍法的奧秘，熟練更不用說了。顏如玉瞧着也心喜，讚不絕口，又陪他過招，增進臨敵的經驗，敎他隨機應變，逢招變招。

待到天色明時，顏如玉倒比他更高興，說：「大哥，不料你短短時日，竟有這大成就，現下休說是遇到毛賊了，就是遇到武功高手，八招之內，你也足以自保有餘，以後你加緊練你那些甚麼三分春色。大哥，你走吧。」

朱逸一怔！說：「甚麼？我走？難道兄弟你不走？」

顏如玉道：「我還要躭擱些日，你在京裏等我，我會去尋你，天亮了，倒是快些上路，休要被那姓張的家人尋到你。」

敢情顏如玉是送他離開濟南。乍然言別，朱逸呆住了。

顏如玉知道這呆子的性情，再不多說一句，一揚手，如飛往回奔去，朱逸大叫道：「兄弟！兄弟……」追了一程那還追得上，眞怪，他奔上一個小崗，可看出老遠，卻看不出顏如玉去了何方。

他就在那小崗之上，呆呆地站了好久好久，這位兄弟年紀不大，但武功高得出奇。不，看來和那顏姑娘的年紀也差不多，顏姑娘既能夠把一個縱橫江湖，武林中使都奈何不得的賊寇，犂庭掃穴，還殺死了那麼多賊子，比較之下，可就不奇了，要離開他，要走，豈能追得上他，罷了。

且慢，他怎可把一個少年，和一個姑娘比較？他眼前登時浮現了兩個面影，一個是顏姑娘，一個是喻兄弟，咦！他二人怎會恁地相似？

不是現在，而是當初一見這喻兄弟，已似曾相識了，已發覺他若不是兩道眉兒斜飛入鬢，迥異於顏姑娘的眉兒彎彎之外，眞像極了，但他是個死心眼的書呆，毫無所疑，俊美的少年像個美麗的姑娘，那有何奇？但現今可不同了，他到過了顏家莊，這喻兄弟不入城，不落店，卻把他帶去顏姑娘的家園，他怎會知道顏姑娘的家園所在？

想到這裏，這兩日來那顏老丈的接待，也上了心頭，那接待，豈是對一個路過陌生的投宿者，會如此的，簡直就是在接待一個貴賓。

這幾日來，他和喻兄弟相處的一幕又一幕，都湧上心頭，死心眼兒一但活了，就像是移去了眼前的面紗；但這呆子忽然搖起頭來，自言自語說：不，不是她，小子怎會是姑娘，是了！朱逸驀地一拍大腿：是了，他的姓是假，喻兄弟必不姓喻，也姓顏，八成是她叔伯的堂兄弟，那投宿顏老丈的家，只怕就是他的家。

是了！是了！難怪他也懂得一字騰龍劍，難怪他和顏姑娘眉兒雖有別，面龐卻那麼相似了。

書呆子越想越對，可也越想越惱：好哇，我當你親兄弟，你卻騙我，八成兒你姓顏，不姓喻。

卻因這一惱，他也不再追，也不想回頭了，這才獨個兒上了路。

他走了，眞惱了嗎？更加倍想念就眞；不過，他更急於要追趕顏姑娘，她必是過門不入，追賊北上去了。不管他姓顏還是姓喻，反正到京就會會着他，還是追趕顏姑娘要緊，那飛天狐在逃，她的父仇也就未報，豈會甘休。

想想那顏姑娘危險，她追賊，那麼多賊子也在找她，但他也不是個沒事人兒，現今他亦與賊子們結下仇了，若然遇上……好，他可不是甚麼大俠，那晚不明不白把賊子打跑了，雖是有目共睹，但他說甚麼也不信自己就是無敵天下的大俠，不，說甚麼這事有些兒邪門，但他心疑，賊子們可不疑，若然遇上了，他可沒命了。

不，他可不能在道上走，但不走大道，怎能查訪得出顏姑娘的行踪？這可難爲了他，只有一個法兒，發現有可疑的人就躲，大站頭不住，落小站，逢城不入，遇到大些的鎭甸，就繞過去，對。

朱逸一路打聽，逢人便問，但越問越沒勁了，皆因一問三搖頭，就沒遇到過點頭的。

這日傍晚，他落在一個小市集上，總共也沒二十戶人家，掛得有個破燈牌兒，寫着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

平日大碗酒大塊肉的賊子，豈會落小店？一聲：「夥計，住店。」

那個打盹兒的夥計啊了一聲，把眼睛揉了揉，不差，沒有錯，眞有位公子爺落店，前去五里，就是王家集，那是個大鎭甸，有的是酒樓客棧，天還沒黑，怎倒落到他這店裏來？

那夥計像捧鳳凰一般，把他迎進店去，說：「公子爺請坐，待我拾掇了，就來奉請。」

原來像這樣的小客棧，不過是些趕路的肩挑負販，貪圖便宜，才來住的，沒甚麼店堂，不用說了，牆壁也因冬天屋中再又生火，也被烟薰黑得見了油光，這樣的炕，豈是公子爺住得的。

要知顏如玉已替朱逸換過了衣衫，儼然像個富家公子，其實他生長寒微之家，那夥計那會曉得，滿以爲來了財神爺，自要加倍慇懃，那裏間倒還有小房，久已不住人了，不過堆放着些雜物，原來他是收拾去了。

店裏黑得很，灶裏已生了火，灶前有個老頭兒正把柴往灶裏送，此外就無人了，這倒合了他的心意。一會那夥計前來，說：「公子爺，小地方小客棧，沒好招待的，你將就住一晚。」

朱逸那是要人侍候的，也不慣人奉承，卻也明白，這店家不過是爲了錢。錢！朱逸無聲一嘆，摸出個銀錁兒來，說道：「店家，有勞你做些吃食的，不用多費神

張羅，有現成的就是了。」
　夥計的連聲說：「有有有，公子請歇着。」才待轉身，朱逸忙又喚住他，打聽如此這般一個姑娘，夥計的把頭猛搖，說道：「公子爺，你瞧，我們這地方，可眞還是個必經之地，若是打這兒過去，沒個不見的。」
　朱逸早已知他會怎麼回答了，這些日子來，他打聽過的人，沒一百也有數十，回答總是一般無二，但他仍不死心，仍去街口望一望，轉一轉，回到店去，那天色已黑盡了，只聽店裏有人大嚷，是夥計站在桌邊，嚷道：「你要吃，那容易，先拿銀子來。」
　原來炕上有個鬍子都白了的老頭兒，倚在牆上，顯是早就在炕上了，只不過朱逸進店時，天色已經昏黑，沒有注意。
　那夥計一眼瞄見朱逸回來，道：「好了，公子爺，你說，這老頭兒可是不講理，幾個錢的店棧，已欠了兩日沒給了，又說是有病，我替公子爺燉的鷄，他倒嚷着要。」
　朱逸一瞧，那老人家兩頰沉陷，可不是像病了，只不過那兩隻眼睛好亮。
　窮人最憐窮人，皆因窮人也才最知道窮人的苦楚。朱逸見老人家雖是粗布衣衫倒還整潔，不像個低三下四的人，忙道：「好啊，夥計快送去給這老人家。」
　夥計一怔，道：「但是……公子爺，這鷄可是你的銀子買來的。」
　朱逸道：「那就算我送去恭喜老人家，快送過去。」
　夥計瞪大了眼睛，詫異的說：「甚麼？恭喜？」
　朱逸道：「病人想飲食了，那就是病好了，自該恭喜，快快送過去好了。」
　夥計的却不動，說：「公子爺，你可是佛菩薩，但你可被他騙了，他說有病，其實吃喝得比我還要多，兩天下來，他已欠了我十二個大饅頭的錢，要不是見他隨身帶着個包袱，那衣衫也還能換得出幾個錢來，我才不肯賒給他哩。」
　朱逸一皺眉頭，却也不能說店家不是，像這樣的小店，不過是將本糊口，他現下身邊多的是金銀，這兩日來就沒花用過，他雖然從來少見金銀，但書呆也就不會看重金銀，當下說道：「夥計，這老人家必是一時不便，欠你多少，都算我的。」
　說着，又摸出個銀錁兒來，其實這書呆那知庶務，連饅頭賣多少錢一個也不知道。夥計說：「不用了，公子爺，你適才給我的銀子，一兩有多，那用得了許多，這老兒欠我的一分銀也不到。」
　敢情銀子那麼值錢，但朱逸並沒有收回，說道：「夥計，就算這老人家存在你這裏吧，他想吃甚麼，你就買來給他，年老的人竟要孤身在外的流浪，你該好生侍候他才好。」
　說着，嘆了口氣，原來他想他爹爹一生窮苦，死了連棺材也沒，現在有銀子了，欲養却親已不在，故爾一見這老人家，不由心中淒楚，發出一聲嘆息。
　那夥計可眞還見過這樣的好人，雪花花的銀子，送給一個糟老頭兒，但他既有錢可賺，豈會不接。不料夥計剛伸手要接，陡然燈光一暗，啊呀，朱逸急退一步，只見那老人家已坐在桌邊，正把那銀錁子放在桌上，拍的一聲，說道：「快取酒來，我可有銀子哩，要上等高粱酒，小子，滲水的酒，我可不喝。」
　夥計叫道：「公子爺，你瞧，這老頭八成兒是騙子，這可是病倒動不得的。」
　朱逸却一眼就瞧見了，這老人家不像有病，不過一條左腿腫得像水桶一般，他坐在櫈上，那腫的一條腿，便擱在旁邊一條櫈上，不料竟會有這麼快的身手。
　當下說道：「老人家，原來你是腿腫了，讓我瞧瞧，只怕我能治也說不定。」
　那老人家眼睛更亮了，說：「你眞要能治，那可好了，我是前幾日在野地裏睡覺，被毒蛇咬了，偏是一種罕見的毒蛇，劇毒無比，這小地方又配不到藥物，身邊又沒銀子，要化去這毒，可非得十天半月不可。」
　朱逸也沒注意甚麼化去毒，怎生化法，他才替顏如玉療過毒，臨去時，顏如玉又把那瓶療毒的靈藥留給了他。此刻一見這老人家腫得快要黑了的腿，他立即想起來了，當下命夥計取過燈來，瞧了瞧那傷口，只見有黑色的血，在往外流，這大概就是他說的化毒吧。忙又命夥計取過一盆水來，把老人家的傷口洗淨了，再取藥來敷上。
　夥計的巴不得這老頭兒快好了走路，要不然，在他店裏死了，他店裏的麻煩可多了，更不知要破多少財，只怕還得買口棺材來埋他，是以奔走來去，一句怨言以沒有，不料兩人這裏忙完了，抬起頭來一瞧，那老頭兒把整隻鷄，也吃得差不多了，連替朱逸備下的一壺酒，也喝得乾乾淨淨。
　呔！夥計的可惱了，可有這樣不知好歹的人，人家送他銀子，又替他醫傷，他倒把人家的酒菜吃得乾淨，但夥計的氣得還沒發作出來，朱逸却喜道：「老人家可眞要恭喜你了。」
　嘿！可有這麼不知好歹的老頭兒，竟然怒道：「好小子，我被毒蛇咬傷了腿，你倒要恭喜我。」
　那夥計切齒大怒，却不料朱逸連連搖手，說道：「老人家，被蛇咬了那是沒法兒，但你竟能吃得下一隻全鷄，又喝得一壺酒，可見毒沒攻心，現下敷上了我這藥，有個三兩日，保管就好了。」
　老頭兒在臘下的一隻鷄腿上咬了一口，忽地怪眼一翻，說：「敢情你是個傻小子，毒要攻了心，早沒命啦，豈還能吃喝，却是我問你，你那是甚麼藥，看來還是眞不錯。」
　當眞怪事年年有，惜老憐貧也罷了，老頭兒竟然罵他傻小子，氣得那夥計蹬蹬脚走了，就連朱逸也惱上了，這是怎說？銀子送了人，酒菜被人吃了，不嫌髒，也替他療了傷，被罵傻小子倒一些兒不惱，哼，看來眞是個傻小子，一些兒不假。
　其實那夥計那會曉得，朱逸正生親欲養而親不在之感，不自覺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朱逸聽老人問起那藥，而藥正是顏如玉所贈，不禁登時得意起來，說道：「老人家提起此藥，可眞大有來歷，這是……」

且慢，那日提起顏姑娘，幾乎死在河朔三煞手中，這老人家雖然絕不會是賊人一夥，但一個姑娘名字，豈能逢人便說？
　想起顏如玉曾說過此藥的來歷，便道：「不瞞老人家說，此藥乃是秦中太乙劍派的秦老英雄所秘製，專醫百毒，便是被再厲害的毒鏢所傷，亦能藥到毒除，不信，老人家你等着瞧好了，明兒一早，你的腿就會毒血流盡，化了腫了，不幾日就能痊癒。」
　那老人家竟上上下下打量起朱逸來，那目光一落在那竹劍之上，似乎一怔，但當他那目光回到朱逸的面上，却笑了起來，道：「你是說秦天都？那麼，你所說必然不假，我這條腿有救了？」
　朱逸說：「老人家，你也認得秦老英雄嗎？」
　老人哼了一聲，說：「他麼？憑他也配！」
　朱逸以爲他說不配認識，讚道：「那老英雄不但威震關中，便是這大河南北，也是無人不知，人人尊敬。」
　那不過是顏如玉所說罷了，但人家顏姑娘也恁地說了，那還錯得了，偏是這老人不耐煩，把那半白了的眉頭一皺，道：「我問你，你掛着竹劍在腰間幹嗎？這麼個大個兒啦，也不害臊。」
　朱逸不悅道：「甚麼話，你以爲我玩兒呢，不瞞你說，你也休要瞧不起這把竹劍，三五七個賊子，我只是這麼，這麼三分春色，可全把賊子給打跑啦。」
　他說得認眞，老人家瞧着他也不轉眼，忽然打了個哈哈，說道：「好好，那可眞好玩兒，你吩咐店家取酒來，你怎麼用竹劍把賊子打跑，說來給我下酒。」
　朱逸道：「正是，老人家，這藥你還得內服一些，用酒來服，收效最好。」當下吩咐夥計快取酒來，那夥計倚在旁邊桌上，雙手在胸前一抱，瞧那老頭兒一眼，他就有氣，聽着朱逸一聲聲老人家，也有氣，心說，可眞是個傻小子。朱逸催他取酒，便賭氣抱了罎來。
　朱逸道：「添些菜來最好？」
　夥計眉頭一揚，說：「你瞧這是什麼時候，你銀子多，我可沒地方去買。」
　老人家順手把吃賸的半隻鷄腿塞給他，道：「把這個吃了。」怎麼他直擠眼？朱逸才一怔，那夥計却突然走了，一會，捧了一盤醃肉，和一盤鷄子來，再又回去取了盤饅頭。
　老頭兒呵呵笑道：「當眞有的是用銀子也買不到的，傻小子，是這教了你一個乖。」
　原來夥計是賭上氣了，不是有銀子沒地方去買，而是氣這小傻子不過，待得朱逸要吃老頭兒吃賸下來的鷄腿却又可憐起這小傻子起來，聽得老騙子一聲呵呵，夥計才知道仍然上了當。
　呔！騙了銀子，騙了人家吃的，騙人家替他了療毒，再又騙了一罎酒，好哇，連他待價而沽的一方醃肉也騙了，最令夥計惱怒的是，不論是這傻小子還是他，都是心甘情願，老騙子可都沒開過口。
　夥計氣得七竅生烟，賭氣關上了大門，自去睡了，要不然，瞧着朱逸抹拭那老騙子傷口中流出來的濃血，他非作嘔發狂不可。
　朱逸替他換了藥，喜孜孜說道：「老人家，料不到濃血這麼快就流盡了，腿上的腫也消了，明日你就會沒事了。」
　老人家點了點頭，先前那腿腫得像小水桶，現下只約略粗些，那青黑之色也快褪盡了。說道：「小哥兒，你怎生有如此本領用這竹劍把賊子打跑了，說出來我聽聽。」
　這老人七老八十的了，稱他小哥兒，那有什麼緊要，總比傻小子好聽些，朱逸道：「我可眞餓啦，我吃大饅，你飲酒，把服下的藥力催一催，倒更好。」
　他瞧夥計走開了，不，這老人家一定不是壞人，你瞧他一臉正氣，那雙在燈下的眼睛，也越來越亮了，瞧着他就不轉眼，賊眼可不是這樣瞧人的。
　朱逸咬着饅頭，心下在盤算，要知心裏得意之事，被人問起了也不說出來，可眞不是滋味。那麼，告訴他，一定不要緊，告訴這麼老一個老人家，何況又對他這麼好，一定沒錯兒。
　老頭兒望着他，一雙眼似閉還睜，眯笑，朱逸道：「老人家，只是，我告訴你，你可別對人說出來，待會我還得替你換一次藥，反正不能睡，你就當故事兒聽吧？」
　老人說：「我不告訴人，小哥兒，你的故事兒出你之口，入我之耳，怎麼也打我咀裏掏不出來。」
　原來朱逸眼珠子亂轉的那個工夫，從他臉上，老人瞧出了喜悅的光彩中，又透露着莊嚴，要不是他本性敦厚，豈會敬一個陌生的貧病老人，朱逸越說得認眞，他可越是好奇起來。
　朱逸道：「我告訴過你，這解毒治傷的靈藥，是那天下聞名的秦老英雄所贈的了，其實，我可不認識那秦老英雄，而是由……由一位姑娘轉贈的。」
　老人家說：「姑娘？怎樣個姑娘？」
　見到朱逸提起姑娘，就面露肅容，他倒不能笑了。
　朱逸道：「嘿，你可別瞧不起那位姑娘，本事可大得很，一字騰龍劍，天下無敵。」
　老人家眯着的眼睛忽然睜大了，說：「可是姓顏……」
　朱逸霍地站起身來：「你你……」
　老人家一擺手，說：「坐下，我不認識，你說下去。」
　朱逸却不說，直瞅着老人家打量，心想：這裏和濟南府不過一站路程，顏姑娘的爹以一字騰龍劍揚威武林，知道的人必多，八成兒這老人家是顏姑娘的鄉里，要不然怎會一猜就着，連姓也說了出來。
　老頭兒喝了一大口酒道：「怎麼又不說了？」
　朱逸道：「老人家，告訴你眞不要緊吧。」
　老頭兒打了個哈哈，笑得朱逸臉上一紅，當眞說得眞傻，忙道：「老人家，這可有個緣故，那顏姑娘雖是孤身一人，但對敵却多。」
　老頭兒點點頭，說：「是因爲她殺了不少惡賊子，那漏網的賊子們要找她尋仇是嗎？」

朱逸大吃一驚！道：「你你……都曉得！」

老人道：「小哥兒，你別怕，看來你是很少在江湖上行走，像她這樣，一夜之間連殺死二十多個惡賊，又是個年紀輕輕的姑娘，這樣的事兒，又怎會不立即傳遍天下。」

朱逸登時色舞眉飛，道：「這麼說，顏姑娘是名揚天下了，老人家，那我也不瞞你，我這把劍，就是顏姑娘給我的，她親手削製的。」

說着，不禁摸着那發黃了的竹劍，難掩那得意的神色。既然這老人家也罵惡賊，當然就不會是賊，當下把以往之事，源源本本說了，自然說得色舞眉飛，道：「老人家，你說奇是不奇，那麼多有本事的人打不跑的惡賊，我的竹劍還沒挨着賊子，便全給嚇跑了。」

老頭兒的眼不眯，也沒得意了，朱逸目中有迷惑的神色，像是也感染了這老頭兒，幾乎有半盞茶工夫，盯着朱逸瞬也不瞬。

朱逸却因終於把心中的得意找着人說了出來，好不歡暢，道：「老人家，我再替你瞧瞧傷口，只怕毒血流盡了。」

果然老人的血色見了紅，且已是鮮紅，朱逸暗暗納罕，怎會好得這麼快？忽然想起：這老人先前腿腫得雖大，膝蓋以上却一點也不見腫，連膚色也沒變，眞奇？

不過夜已深了，他也倦了，這番因血色見了紅，才替老人家敷藥包紮，說：「好了，老人家，明兒你就能行動自如了。」說着，已大大打了個呵欠。

老人家道：「難為你啦，小哥兒，你明日一早就要上路，快去睡吧，我還要喝兩碗酒。」

這老人的酒量可眞了不得，雖說是個小罎兒，但也有好幾斤，看來快被他喝光了，朱逸躺在床上想：看來這老人家必是一時落魄，那氣度沒一些兒低下的人，但不論如何，他可作了件好事。」

好事作了，心中的得意與疑惑也找到人說了，也躺在床上了，那身心自是無比舒暢，那眼睛自是一閉上就沉沉睡去了。

直到醒來，已是辰末時候，從那昨晚沒關的房門，一直可瞧到街上。街上，滿街的陽光，哟唷，不早了，朱逸跳下來，那夥計瞧見他就嚷，說：「公子爺，這可是你自找的，可不關我的事。」

朱逸怔道：「你說甚麼？」

夥計向那空空的炕上一指，道：「那老騙子一早就溜了，八成兒是作晚趁着咱們睡着時溜的！」

朱逸道：「敢是你少了甚麼？」

夥計道：「倒也沒少甚麼，但公子爺你先前的那錠銀子，他可騙去了。」

朱逸這才一笑，說道：「那原是給他的，怎會是騙，夥計，我給你的銀子，可夠了。」

夥計道：「加上那老騙子的店錢和十二個大饅，還多哩，公子爺可是現在要走，我找來給你。」

朱逸道：「罷了，多的給你。」他雖不急着追趕顏如玉，但怕碰到河朔三煞那夥賊子。甚麼喪門劍，黑判官，惡賊的名兒就夠惡了，想起就不由他不怕，他也不是遠遠避開大道，但見到可疑的人就躲。

顏姑娘沒踪影，偏是那位喻兒弟又捨他而去，要是有喻兒弟在身邊，他就不怕了，不禁嘆了口氣，感到好生的淒苦。

他要不是死心眼兒，也就不成爲書呆子了，迄今他竟然絲毫不疑，竟不知喻儒就是如玉，就在他身邊，那男女顯然之別也不覺察，正是君子可欺以其方，以眞誠對人者，也相信人家也必不我欺。

大道之上冷冷清清，並不見有行人，不料正行間，路邊一株樹後，鑽出一人來，一把抓住他，說：「小哥兒，我算計你早該來啦，怎麼這時候才來。」

朱逸被他駭了一跳，待見那老人家，才舒了口氣，道：「老人家，是你！那夥計不是說你昨夜就……」

老頭兒呸了一口，說：「說我溜了不是？你信不信？」

朱逸說：「我我……」當眞他爲何要溜？幸是沒說出來，忙搖了搖頭。

老頭兒說：「你心甘情願替我付了房飯錢，又沒欠店家的，爲甚要溜。」

朱逸納納道：「是是，但你……老人家……」

老頭兒說：「我是走不動，悶了兩日，悶得發慌了，才出來溜躂溜躂。」

朱逸大喜的道：「老人家，那你的腿竟是好了？」

老頭兒一踢腿，道：「雖不利便，却已是行動無碍，嘿，小哥兒，你猜，怎麼我出來就不回去？」

未逸道：「正要問老人家。」

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尤其是朱逸有感於親欲養而親已不在，這老人家的氣度又是是顯然異於常人，先是可憐他，待得替他療了傷，不知怎的，那親切之感也油然而生，是以對這老人倒倍加尊敬了，因是聲聲老人家。

不料老頭兒打了個哈哈，說道：「是我碰到人了，小哥兒，你猜是誰？」

當眞好笑得緊，他知道老人家只是萍水相逢，碰到的，他如何猜得出，道：「老人家你必是他鄉遇故知了，那可眞喜可賀。」

老頭兒眉頭一揚，道：「非也，我碰到的可是你的故知。」

朱逸愕然，心下大奇，繼而大喜，他曾把追趕顏姑娘及提早北上之事相告，也曾詳述她的相貌，那必是碰到顏姑娘了，他暮想朝思，淒苦失望，驀然聽得老人之言，更不用問是誰，呵的一聲？忙問道：「在那裏。」

本是那老人抓住他，不自覺反手抓住老人的胳臂，那老人呵呵一笑，向山溝裏一指，道：「便在那寺中，這便是我在此守候不回去之原故。」

朱逸喜不自勝，早一揖到地，那身子尚未直起來，已拔腳就跑，老頭兒在後叫道：「喂，小哥兒，你等等。」

朱逸那還會停留，越過一個土崗，紅牆已盡露面前，再遠處，現出一片房屋，好大一個鎮甸。

那老頭兒追了個前後脚，未到寺門口，已追上了他，拉開嗓門兒，叫道：「朱大俠來啦，朱大俠，你等等。」

眞怪，那麼一大喝，直似在他耳打了

個晴天霹靂，因是近着朱逸的耳邊，令他不但耳鳴，而且眼前一黑，因是他也不是停步，而是一個踉蹌幾乎站立不穩。

老頭兒這一大喝，怕不會聲聞數里，朱逸非但不以爲奇，而且大喜，顏姑娘在寺中，自是能聽到了。

可不是已有人聞聲奔了出來，來得好快，不是一個，且是兩條人影如飛而來，啊呀！朱逸才要再起步時，驀聽來人狂笑道：「當眞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你闖進來，好小子，你可認得我。」

朱逸早認出來人猛吸了口涼氣。怎會是這個魔頭。

來的是以黑判官爲首，跟着是那喪門劍古元！朱逸知道，飛天狐一夥賊子，黑判官坐的是第二把交椅，現下對江湖中的事，他已懂得多些了，武功強弱，也已分辨得出來，知道這黑判官的武功，遠在那河朔三煞之上。

怎麼會是這兩個魔頭？而不是顏姑娘！啊呀！他要躲，但躲無可躲，身側只有那個老頭兒，不自覺一斜身，躲到那老頭兒身後。

那老頭兒身後豈能躲，何況人家早瞧見他了，偏是老頭兒呵呵笑道：「朱大俠，這不是你的故人麼？我說的不假罷？」

啊呀！不好，莫非這老頭兒是賊人一夥！他可上當啦，想轉身跑，但人家更快，來的兩人一分，早截住了他的去路。

兩人手中都已亮出兵双來，只不過喪門劍古元在一丈之外，相隔得遠些，前晚他就是竹劍尚未點中這古元，就把賊子們嚇跑了，顯然他對朱逸仍然心有所懼，但黑判官的判官筆斜橫胸前，相距他不到半丈，又一聲狂笑，說：「好小子，老子正要找你，你倒自己親身送命來啦。」

那晚喪門劍古元本不把朱逸放在眼裏，但不知道怎麼攪的，他竹劍一指，古元的手腕上巳一陣劇痛，內家功夫造極登峯，據說可以隔空點穴，用劍，也不用沾身，亦可傷人，喪門劍正因沒見過可聽說過，而且手腕劇痛，喪門劍幾乎脫手，是以嚇得飛身而逃，今天再度相遇，那會不心中忌憚。

那黑判官可不同了，那晚他是與馬回回惡鬥，本已稍佔上風，而且已先傷了一個護院，一個鏢師，吳桐知這喪門劍古元一逃，形勢大變，自是走爲上計，後來一聽說起原來壞在這姓朱的小子手中，那不恨之入骨，他可不信邪，那有竹劍而又未沾身，就能傷人的，雖然河朔三煞和涙子石奇，都異口同聲，說朱逸如何了得，他可不信。

這夥賊子那晚逃走後，再度受挫，那會甘休，黑判官南來，本是跟踪馬回回，原以如那老鏢師受雇於戶部張尙書，必有大量金珠財寶，不料帮手沒找到，老巢倒被顏如玉毀了，本來黑判官已不再存奢望，偏有這麼巧，馬回回迎着了張珏，竟繞着濟南府這路上來，而失散的賊子，又已有了六人聚在一起了，自不放過那大好機會，却偏又在眼看得手之時，朱逸却揷了手，賊子們雖全身而退，對朱逸自也存了一天二地之恨，結下三江四海之仇。

飛天狐不知去向，黑判官可就爲首，由他發號施令了，想想看，毀了他們老巢，多年辛苦得來的賊贓，一夜之間化爲烏有，就壞在一個顏如玉，而濟南府有她故家園，黑判官千里追踪，覬覦戶部張尙書的金銀珠寶，現下亦落在濟南府中，這夥賊子豈會罷手，豈會離開濟南府，黑判官落在這寺中，發號施令，巳連夜派出河朔三煞和涙子石奇，訪尋飛天狐，廣邀帮人，不料沒一個回來，倒來了朱逸，當眞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現在見了朱逸只單身一人，自己方面雖然不很多人，比較之下，倒也人多勢衆。

黑判官一聲狂笑，判官筆封着門戶，就是不信邪，口中念念有詞：好小子，這可是送命來啦？

× × ×

却說朱逸以爲老頭兒說的故人，乃是顏如玉，大喜狂奔而來，那料迎來的竟是這個黑煞神，還有一個喪門劍。

這書呆魄散魂飛，他叫啊呀！那老頭兒却叫噯吱，是朱逸在驚恐之下，就像掉在水裏的人，碰到一根稻草也緊緊抵住一樣，他也把老頭兒的胳臂緊緊抓住，抓得老頭兒呼起痛來。

但朱逸可不全是不自覺地，而是心中也有惱恨，他可憐這老人家，帮助了他，更替他療了傷毒，却恩將仇報。

黑判官見朱逸怕成這般模樣，更一聲狂笑，倒不立刻出手了，判官筆一指，對古元道：「敢請這位就是朱大俠，哈哈，敢請你們全不敵他一隻竹劍。」

喪門劍急得蹬脚，叫道：「這小子最會裝呆扮傻，小心。」

黑判官就是不信邪，說：「是麼，哈哈，小子，那就亮你的竹劍啦。」右腕一翻，判官筆直指朱逸。

老頭兒大叫道：「未大俠！快！快放開我，啊呀！」未逸既是躲在他身邊，那判官筆自然也就成了指正他。

這書呆雖緊緊抓住他的胳臂，但能有多大的力量，老頭兒一掙就跳了開去，連忙說：「朱大俠，這人好惡我怕！」

老頭兒的聲音發抖，但朱逸連身子也在發抖，不不，不能發抖，一字騰龍劍無敵天下，雖然他只傳了八招，但他可不能丟臉，丟一字劍的臉事小，丟了顏姑娘的臉，那可就生不如死，皆因活着也沒臉見她了，不不，不能抖。

當眞他瞎扯胡謅，也退了涙子石奇，那喻儒兄弟也曾退了河朔三煞，他又替那張珏公子解了危難，現今他巳把那八招一字劍練得熟了，這黑判官再厲害他也不該怕的。

不怕！就這麼瞬間的轉念，朱逸登時不抖了，那胸也挺了起來。

「不怕！」朱逸說，也不知是對那頭兒說，還是對他自己說。

黑判官又一聲狂笑，喝道：「小子，亮你的劍。」

朱逸一拔，再拔，既然他把竹劍重於性命，自是用絲條綁得緊緊的，一時間，拔不出來，也就手忙脚亂，喪門劍古元反而蹬脚，叫道：「小心，我說是不？這小子最會裝呆扮傻。唉！」

但要想黑判官就此罷手，如何能够。直替黑判官着急，心想：我可得見機而行，識時務者爲俊傑。

朱逸越是笨手笨腳，他也越怕，黑判官向朱逸欺進，他倒退得更快了些。

朱逸不怕了，也就怒起上來，爾何人哉！天子的門徒，敢呼小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大怒之下，總算用力也大，竹劍就拔了出來。

只聽那老頭兒嚷道：「好啊！朱大俠，這個大惡人要不教訓教訓他，日後必會到處橫行霸道。」

這一聲朱大俠，陡然之間，眞感到豪氣干雲，皆因首次叫他朱大俠的是石奇那賊浪子，他可也眞在浪子石奇面前，兩次三番露足了臉，人家張公子，大貴人，可不也叫他朱大俠，馬回回乃是天子腳下的大俠，可不是也叫朱大俠，爲什麼？爲的就是他替那麼多人解了危難，一次是巧合，二次是僥倖，難道三次也有那麼巧？不不！八成兒他天生來就是個大俠，就是無敵天下的大俠。

嘿！瞧啊，朱大俠的胸脯兒挺得有多高，竹劍這般如此圈抹帶掃，更增威武，說：「黑判官，來來，惡賊之不可敎也，死有餘辜。」

老頭兒哈了一聲，說：「朱大俠，敢情他是判官呀，今兒可準沒命了。」

黑判官分明見朱逸不過是個怯小子，那像是身有武功的，他不信邪，是以氣焰天高，不料轉瞬之間，這小子不露怯了，那竹劍這般如此一晃一抹，雖瞧不出武功深淺，但却顯然不是個不會武功的人，再加喪門劍古元直嚷着，不倒反而露了怯，不錯，他沒和這小子較量過，但喪門劍古元的武功，總是併肩子一齊上的河朔三煞的武功，他却知道，是錯不了。

就在黑判官這麼一楞之頃，朱逸道：「怎麼他今兒沒命啦？」

老人家說：「朱大俠，那還用說麼，判官可就是鬼，鬼就該在陰曹地府，你猜，他怎會跑到陽世間來？」

朱逸一怔，說：「那書上可沒說，老人家，你必然曉得。」

老人家眉頭一揚，說：「要不曉得，我也不說了，你有所不知，那地獄之中，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是鬼就要錢。」

朱逸道：「老人家，既是黑暗地獄，必是黑錢了。」

老人家讚道：「朱大俠，你眞聰明，正是黑錢，使了黑錢，就能使鬼推磨，那大鬼受了黑錢，眼就隻開隻閉，小鬼就橫行無忌，作歹爲非……」

哈！敢情這老人家也會胡謅瞎拉，但連朱逸這書呆子也知老頭兒是轉着彎兒駡黑判官，那黑判官豈會不知道，若然他也曾生了那麼一點兒怯，因這一怒，也再不怯了，呔！黑判官想多瞧瞧賊子們提起來就怕的「朱大俠」，端的是什麼來路，到底沒瞧出來，倒被兩人拿他來開心，怒喝道：「小子，閉咀！」

朱逸道：「是指鹿爲馬也，顚倒黑白，此之謂耶？」

老頭兒說：「黑判官要黑錢，黑錢遮黑了眼，那裏還分得皂白，啊唷！朱大俠小心……」

是黑判官霍地上步，向朱逸左面肩井左面肩井穴點到，朱逸嚇慌了，顏如玉已敎過他眼心步法，那可是絲毫亂不得的，必要眼與心合，心與手合，手與步合，才能逢招化招變招，才能尅敵致果，他瞧着黑判官的判官筆點來了，那心下明知該如何閃避，如何拆招進招，偏是他臨敵經驗欠缺，腳沒踏丁字，本該左肩一拋，右肩一沉，手中劍就勢抹出的，黑判官武功了得，也知他必然如此這般，偏是朱逸眼合心合，步却不合作，左肩倒也拋出了，那腳沒踏丁字，下盤不穩，重心頓失，登時一個踉蹌，便也不是沉右肩，抹手中劍，而是後退了半步，不料反而巧巧躲過了黑判官掃向期門穴的一招。原來這賊子點肩井的一招是虛，招未及半，已閃電般變招，掃向他的期門穴，若然朱逸眞沉右肩，上步遞劍，那可就非傷在判官筆下不可了，這麼一來，黑判官便掃了個空。

啊！黑判官吃了一驚，他可不知朱逸是嚇慌了，腳亂手忙，還以爲朱逸當眞武功神奇莫測，他一筆掃空，下盤雖穩，但門戶洞開，忙不迭沉腕橫筆當胸，却不知朱逸已嚇出了一身冷汗，忽聽那老頭兒叫道：「妙啊，朱大俠果然名不虛傳，定中原全憑一劍！」

朱逸心說道：着哇！怎麼忘了顏姑娘所敎，對敵首在制敵機先，失了主動，那就是捱打，當眞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呔！一劍定中原！黑判官哼了一聲，判官筆斜推帶掛，可用上了十成勁道，筆重竹劍輕，碰上了不斷也會出手，不料老頭兒嚷：「判官要見閻羅，朱大俠氣功端的造極登峯！」可不是嗤的一聲，黑判官筆才推出，手腕一陣劇痛，那原是同一剎那，嚇得他硬生生斜竄出去，雖沒魄散，已嚇得魂飛了！幸是老兒一嚷，才知道原來是傷在人家劍上發出的眞氣之下了！

黑判官如何不魂飛魄散，隔山打牛，隔空點穴的功夫，他都聽說過，這眞氣隨劍發出，遙指能傷人，聽也沒聽說過的，他倒身受到了，那手腕劇痛如折，幾乎握筆不牢，這姓朱的可眞是劍術通神！

這這！這是怎麼攪的？這書呆更傻了，怎麼還隔着尺多兩尺遠，這惡賊倒像受了傷？又和那晚退賊一般？

喪門劍古元叫道：「還不快走！」話出口，已轉身就跑。

老頭兒却又嚷嚷：「要逃啦！朱大俠，你瞧，可千萬別放走這兩個賊子。」

賊子就在眼前，倒要他來指點，却聽嗤嗤兩聲，喪門劍古元的屁股上像被劍刺着一般，痛得他一跳丈高，沒命狂奔，黑判官身才半轉，左胯上忽地劇痛如割，而他和人家相隔却有一丈多遠，還怕他不嚇得連滾帶爬鼠竄奔逃。

那仍是一瞬之間吧了，朱逸的竹劍兀自在定中原全憑一劍，竹劍仍在胸前凝空，未曾縮得回來。是以他一時間，驚怪奇詫得忘了縮回劍來，兀自目送兩個賊子逃去已遠的身影，已越縮得更小了，還是老頭兒讚道：「了不得，朱大俠當眞英雄蓋世，天下無雙。」

朱逸說道：「我我…我英雄蓋世？」

老頭兒翹起大拇指，說：「天下無雙，一點兒不假，不是你的竹劍這麼的一指，賊子們就沒命逃走了麼。」

朱逸迷茫的目光，漸見了光彩，說：「逃啦，賊子們眞眞逃啦。」（未完）


碧玉珠
令你艷光四射
碧玉珠
令你青春長駐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每樽售價35元
化粧品只可遮蓋憔悴，
和歲月的痕蹟，
碧玉珠却可以令你的
美麗發乎皮膚之內。
精神奕奕，容光煥發，
是青春的象徵，
無論你是什麼年紀，
碧玉珠都能令你：
暗病消失，身體健康，光彩照人。
碧玉珠 婦女之寶
總批發 永安公司 5-223283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5-445643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均有代售